

島津世家 卷十九

松齡公 上

島津世家卷之十九

松齡公 諱義弘、初名忠平、或義珍、稱又四郎、位官歷兵庫頭從五位下侍從四位下空相、薨、稱惟新齊從

上、

公 貫明公同母弟也、以天文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生伊作、天文弘治之間我三國大亂凶逆之徒蜂起各據城邑、故公自少未嘗追寧處、天文二十三年秋我大中公與貫明公各將兵往攻帖佐岩鋸城、陣於日當平狩集、公亦將兵往陣於白銀、十月二日進迫岩鋸城、帖佐蒲生之敵兵二千餘員、渡平松川屯池島、我軍反至星原設備進兵、大戰敵軍敗走逐至高樋川、斬首五十餘級、城兵大懼夜委城而遁、十月十九日、大中公命公使守岩鋸城、時僅二十歲、弘治二年三月十五日大中公攻蒲生松坂壘、城兵固守禦之、公與其兄貫明公、自執刃進破城門、敵兵出迎之、公自言我斯島津又四郎忠平也、遂斬強敵一人獲其首、而趨出鎧上所受之五ツ時、公二十二歲自斬敵、始於此十月大中公進兵迫蒲生城、十二月薨刈左馬權頭來陣、於北村援蒲生範治之勢相持、至三年四月大中公乃與貫明公此月十五日進兵攻左馬權頭陣、公亦與右馬頭忠將、左兵衛尉尚久、各將兵從軍、然彼之陣在山上、四方險峻難近、且敵所發之矢無不中於我兵、公怒將先登賊兵開門出戰、有楠原某先衆來戰、公下馬自謂我斯島津又四郎忠

平也、接刃戰遂斬楠原某、國老村田越前守經定、三原右京亮進戰、其餘兵爭前登、權頭戰屈白刃、賊兵死者不知其數、我軍中樺山助太郎忠副義久、貴島助五郎、濱田藤左衛門尉戰死、公亦身被創故姑班軍、此年十月十九日大中公再進兵襲松坂壘取之、公亦從有功豐後守忠親、爲日向飢肥城之守將、伊東義祐屢侵飢肥、故請公爲養子、大中公許之、公自謂夫伊東一國之勢而、飢肥乃一郡之孤城也、戰爭未嘗斷矣、且距鹿兒島遼遠而時有緩急請援、亦恐不能速來救、又況薩隅之間內亂終、不能自稿、則亦或終不能出兵於遠地、以來援耳固辭謝之、然大命不止故今茲、永祿三年三月往飢肥爲忠親之養子、故伊東氏畏公勇武不敢侵、封疆他口公有歸薩摩、伊東義祐聞之率大軍來侵飢肥、公聞之欲趨其急、大中公與貫明公止之不聽即日歸飢肥、義祐亦聞公歸、授兵北、肝付省鈞河内守兼權大中公之姊夫也、怒伊集院大和守忠朗之截惟幕識父鶴首、叛於我、又襲取廻城、與彌寢右近大寺重長、伊地知周防介重興共據之、大中公怒之四年六月往陣大臺、馬立、竹原山所、圍攻廻城、肝付及彌寢下大隅兵悉起救兼續等、七月十二日襲竹原山陣、右馬頭忠將出馬立陣往戰、忠將敗績死亂軍中、大中公率大軍來整走之、兼續等委廻城逃恒吉、於是大中公乃召公、公曰臣嚮奉大命、

與「忠親」約爲「父子」、大飫肥、郡孤城受「大國敵」、其危甚矣、今豈得「遽舍而歸耶」、終不能應「命也」、忠親聞之來見、公曰、聞卿以「予之故」不應、鹿兒島之召、今三國內亂不能相安、且右馬頭新死、衆皆失力故召卿以鎮衆、卿宜速歸鹿兒島代「右馬頭扶社稷」、使「國家復於大山之安」、三國已歸平安、飫肥豈獨不安哉、我願盡力守「飫肥」、伊東氏其何足懼耶、卿其無以我爲「意也」、公聞之感激不堪泣數行下遂告別歸鹿兒島、先是北原又八郎兼守宰「日州眞幸院居飯野城」、比來罹「疾死而無後」、其臣相議日欲使「北原民部少輔」爲「兼守之後」、兼守之妻者伊東義祐之姉也、義祐欲取眞幸院「奪兼守之妻」、再嫁馬關田右衛門佐、乃使「右衛門佐居三山城」、誘殺民部少輔、北原又太郎兼親懼出「奔求麻」、於是眞幸院大亂踊城主、白坂佐渡介獻「城降」、後樺山玄佐安藝守善久、時維髮稱玄佐、使「佐渡介之男、與左衛門尉及曾於郡士本田某竊往求麻、告相良氏請以兵入兼親于眞幸」、相良氏諾之本田某獨歸反命、一左衛門尉得「相良氏兵、先襲馬關田城取之入兼親、德滿城主北原八郎右衛門尉、聞兼親之歸來屬之、故眞幸一院又遂歸兼親、乃入兼親於飯野而、大中公乃遣麾下兵、與相良氏兵守飯野城、大川平越前守者世屬北原氏居飯野川平城、依以大川平爲氏、先是越前守請屬公之麾下、公許之、越前守年老未幾而死男將監繼主大川平、將監亦早死、

而其子九郎幼、學書於狗留孫山寺、伊東氏窺大川平無、永祿五年率兵來攻大川平城、城兵盡出殊死戰、向暮敵兵退去獲首五十餘級、城兵死者僅不過十人、然敵兵尚不退欲再來攻、而城中兵寡計其終不能保委城去、遂往告公其由、公界之加久藤鍋灰塚榎田邑居之、後又隔大川平川新築壘稱之今城、使九郎守之、且入麾下士三百人守之、此時飯野以西屬我三山以東皆屬伊東氏、以故封疆終不能穩、北原氏族人北原伊勢介男新介在「橫川城」、屢侵邊境欲乘北原氏之衰迫兼親、白爲眞幸之主、五年六月三日、公及弟又六郎歲久將兵往擊之、大中公亦往陣「隅州溝邊」爲「警援」、且使「新納刑部大輔忠元、伊集院源介久春來援」、公勢公方圍「政橫川城」、城守將伊勢介新介率兵出戰、本田刑部少輔瀧聞美作守督兵當之、忠元久春來橫擊大敗之、又六郎歲久率吉田之騎步已入城門、縱橫奮擊身亦被傷、城遂陷斬伊勢介父子、獲首數百、大中公乃以「橫川賜」麥刈大和守重猛、貫明公往北原氏邑栗野、北原兼親觀栗野當是時、相良氏之兵守飯野者悉歸求麻、故增我兵守飯野城、六年春大中公至飯野、二月十日發兵擊三山、敗伊東氏軍、兼親之伯父左兵衛尉守吉松城、竊入相良氏之兵、與伊東氏通謀欲襲飯野事覺、左兵衛尉畏其見罪委城出「奔球麻」、北原八郎右衛門尉、白坂與一左衛門尉離兼親之

麾下屬我、故兼親之勢日衰、且相良氏欲奪兼親真幸地、是以移兼親於伊集院神殿、此年一作七年賜眞幸院公移居飯野、守封疆、七年春北原兼親來飯野、謂公曰今多發兵守今城、衆勞甚矣、惟今城固接近飯野城、不若姑罷今城戍也、萬一今城有急則發飯野衆救之耳、公從之三月罷今城戍卒、兼親嘗有怨大川平一族、是以私謀滅其門族、詐請以罷戍兵也、五月晦日伊東義祐窺今城虛、率兵來攻城陷、九郎之叔父孫左衛門、其弟孫次郎其祖隼人・八重尾兵部、其弟藤左衛門・橋口越後・春日兵左衛門・二宮兵部左衛門男、次郎五郎與松與一兵衛野添新左衛門已下死者九十餘人、有長野仲左衛門、適來訪大川平氏、時有此難故與其從者九人皆死、九郎嘆曰我門族悉滅我獨生何爲乎、直突又戰死亂軍中、九郎時僅一六歲無衆不措者此戰也、伊東氏麾下亦死者及五百餘人云、義祐令衆悉虜今城老少男女奴婢僕隸、以歸伊東三位入道大膳大夫義祐、薨、髮額三位入道、據三山城、欲窺虛取飯野城、大中公開之九年十月、使貫明公往攻三山城、公及左衛門尉歲久各率兵從軍、二十六日攻三山城、城將陷而公身被大創、故衆扶歸乃相議姑班軍、夫菱刈氏者累世之臣也、而與祁答院氏・澀谷氏・蒲生氏倍于我者、有年然而向宥其罪、賜橫川・菱刈氏忘其恩未幾、而又黨相良氏爲寇、於是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大中公及貫明公乃自栗野至

湯尾、公又自飯野至馬越、明日朝貫明公揚旗於諏方山、大中公進兵至馬越陣尾、公爲前鋒攻馬越城、辻大藏左衛門尉・有馬軍彌左衛門尉・久富軍兵衛尉將登壘壁、城主井手龍駿河守男、兵部少輔彌四郎山斬辻・有馬・久富三人、公自執刃格殺強敵數人、財部傳內左衛門尉・東郷兵部少輔・阿多掃部助・宮原右京・新納刑部大輔・伊集院美作守・有馬奉膳兵衛尉等從公之軍、有功衆並進城陷、竟斬井手龍父子、敵死者數百人敵兵大懼、二十四日夜委本城・湯尾・曾木・市山・青木・山野・羽月・平泉・橫川等數城、而退入大口城、是以菱刈隆秋大失勢、乃請援於求麻相良氏、相良氏發兵援之、十一年正月二十日、大口守兵三十人出堂崎、公僅率三百人往擊之、我兵衆寡不敵、一戰敗走、公殿敵步卒將別府安藝守・岩崎六郎兵衛尉・內田傳右衛門尉等率數百輕兵、競進、公自謂我斯島津兵庫頭忠平也、彎弓射之、其矢莫不中、中川上左近將監久朗引至飛田瀬、會別府安藝守接戰、久朗之臣福島筑後自傍以射之、其矢中安藝守之面、斃、久朗亦自當敵多而身被數創、家臣等亦多戰死、故扶久朗後久朗病創沒退去、公將渡羽作瀬遠矢下總守・財部傳內左衛門尉・入来院筑後守等反馬戰、身被傷、公見彼等之危、自反馬拒追者屢退之、然敵競進我兵皆被創、貫明公及左衛門尉歲久・伊集院右衛門兵衛久通、率大軍來援大戰、時大中公

軍亦至、故敵懼引去、伊東右衛門尉・有川雅樂助貞真等從、貫明公軍、力戰有功、公退入曾木城、八月伊東氏合心於相良氏、來陣於飯野・桶比良、又稱出原陣加久藤・馬關田百姓多變、心屬伊東氏、公固守飯野城、不出初球麻皆越六郎左衛門、娶大川平九郎姉、八月十日夜竊使人告我麾下士遠矢下總守曰、昔口伊東氏之使人宿吾私室、使人言伊東氏今已陣於田原、即桶比良未足遠陷飯野城、欲使相良氏進兵大明司、我自陣桶比良古壘相共陷加久藤城、而後攻飯野、不可無備也、遠矢即告之故、公乃傳中野越前守・伊尻神力房、佐渡守祐宗之叔父率兵往守大明司古壘、使相良氏兵不得陣古壘、皆越六郎左衛門妻頻進夫令通意於我、故公竊使人告皆越曰、汝來屬于我、則我中汝大川平地以爲九郎之後、皆越乃諾焉、期日乃使遠矢下總守・田實伊豫守・橋口出羽守率銳卒六十人、到河原口迎皆越夫妻、遂賜大川平地以爲九郎之後、改稱大川平左近將監、元龜三年正月、伊東義祐遣伊東加賀守于球麻、謂相良義陽曰、夫島津者我數世之寇也、余頻年與島津戰數失利、將士隕命者不爲不多、恨浹骨髓、故欲今茲悉封內兵、與島津決戰而報壘年之憾也、伏乞君之與我脩隣好、少出兵援之使我得意於一戰、義陽對曰君欲報恨於島津、乞援於我敵邑、夫島津強大動輒侵我疆土、今幸君之將懲島津之強暴焉、敵邑何不以

賦從君之軍乎、及期告于我一將趨赴也、加賀守大悅歸告義祐、義祐乃遣謀於飯野・加久藤之間窺其虛實、時公在飯野城、稱龜之城加久藤乃公夫人居之執事川上枕枕等守之、而僞召加久藤城守兵、入飯野城、又聞道竊遣還加久藤、視加久藤無人於謀、且撰一女子有才畧者、使之夜出奔伊東氏、小林城、告曰妾仕公夫人者也、有士之誘我者誤捐其所贈士之書、於途爲他人所獲、故事覺矣、公怒執妾將殺之、夫人憐妾之獨能服事、私解縛出走球麻矣、夜暗不辨前後、女之身而不能遠踰山、涉水以至球麻矣、幸得至于茲、願垂憐使収妾無死、伊東氏哀之以収養、是女常語云、加久藤城險而難攻、然唯鎗掛口崖岸抵而易登耳、且近夫人之居、自是遭鼓躁進則城中躁擾而城可忽陷也、而又從敵之間而城廣狹險易、凡便敵攻城者無不言焉可、故敵亦不疑、此女戰後逃歸云加久藤三德院當時號三寶院、後遷三寶院門、斷號改三德院、替者菊、後號爲新清開基僧、善占公夢、出與伊東戰、忽然馬腰脚折、既覺而心不樂也、疑其凶夢、召菊一占之菊一曰、是吉夢也、其乘馬腰折則徒也、和讀徒與勝同音公乃悅賜之盃酒、且竊命之日、汝罷禪法師也、即敵亦不甚疑、我以汝爲謀、往來山東其所聞告于我、菊一許之、三國既平之後以菊一之有功賜之、百石采地爲日向十三城首僧長、五月三日夜伊東加賀守等率其兵三千

許人、竊曰：「小林經本地原・上江・木崎原、至加久藤城下、放火、焚村落、直發、賊攻、鎗掛口、時東方將、白當、鎗掛口前、有岡鶴斷而高、其上即樺山淨慶宅地也、淨慶與其男二人出多投下石、故不得遽進、既而淨慶父子下山戰、爲敵被殺、時川上肱枕揮兵、關門出左右擊之、故敵少退、敵將伊東宗右衛門馬上收敗軍、將再進攻城、不動寺之僧見之、執銃射中之斃、故敵躁亂不能進、方是時、會加久藤十在城外者、及菱刈之士代宿衛者至、橫擊之、故皆退、反與加賀守之一軍、會木崎原、公則在飯野城、以脩日待、俗夜供、香花、徹曉至、平旦、乃出、慎迎、出日、以拜之、謂之日待。禊事、終夜不寢、郡臣皆陪侍、夜將明、肥後民部少輔出戶外、見西火大起、入告、公一座大驚、與公俱發、岡望之、加久藤火焰光燒天、公大疑之、使人往視之、初使上江屠戶藤元丹後或曰當作丹後、與惡疾者數人、託取薪、往來窺取地要害、見其皆癡人、敵亦不疑、時丹後來告曰、某今聞人馬之多過本道、疑可伊東氏向、加久藤城、公聞之始、伊東氏之放火、謂諸將曰、我常謀致伊東於我城下、一戰以敗之、卿等所知也、滅伊東氏有是舉耳、乃與諸將處分部伍、城中兵寡不滿三百人、先使遠矢下總守率六十餘人、往援加久藤、使村尾源左衛門、率五十人、覆本地口溝中、待敵之過、出橫擊之、又命民庶老者十四五人、多持白旗、覆橫尾至本地口之山中、視號、悉揚

旗、徒挾木間、乃使富永萬左衛門、窺敵之至本地口、舉燧、以爲號、又使五代右京亮友喜率四拾餘人、覆白鳥山、麓野間門之中、戰、矢出掩其不虞、且曰、若有球麻之援兵來至、我兵寡恐不能敵、故多挾白旗、往來山林疑敵、而後使有川雅樂頭貞真、伊勢貞昌之父、時爲公執事、公乃自騎馬、怒色顯面、乃結、冒纓、喫緊曰、今日必無伊東矣、上井次郎左衛門尉秀秋、鎌田政年、和田圓覺院、佐谷田武藏守、赤塚吉右衛門、宮原伊賀守等從焉、其兵都百三十人出、屯大明司山東二八坂、伊東氏敗軍既至木崎原、乃議、加賀守曰、加久藤城險且有備、不能遽陷、如何、加賀守曰、球麻之援兵未至、遠望東方、白旗滿野、殆覺島津之軍塞我歸路也、且見白旗多西行、是飯野之軍多往援加久藤也、若或遲時、則恐敵兵益加、而不能飯不若、速躍、白鳥、過高原、全師而歸、衆然之、乃南向、白鳥山、過、初公與白鳥山光嚴上人善、上人亦能兵、爲公備不虞、於是驅寺門徒、屬乃流亡士民、凡三百許人、以紙爲旗幟、小羽皆爲兵、且以紙多作旗及人形、於山林之間、疑敵、揚喊、山上下雖伊東氏兵多、懼建敵之勢、引反、木崎原、公在二八坂、使澤田八專、敵疆弱、八專還告曰、敵既受前後敵進退、維谷屯木崎原、其兵不過三千人、自朝戰而往來險峻、衆皆勞矣、我今以逸擊之、何不勝之有、請速進兵試之可也、公聞之、召鎌田政年曰、我今將當敵汝之一軍、巡山而

出敵之後、政年諾之、遂率私率六十許人、涉川、向末水西進、
方是時、加久藤兵亦追及之、然視敵之兵多、猶豫不進、公視之、
大怒、率麾下兵僅五十騎、直涉廣瀬、急馳之、敵見之、公備
亂、伊東又次郎・落合源五左衛門等揮兵、殊死戰、我前軍敗走、
久留伴五左衛門・遠矢信濃守、臣等願當敵決戰、其間、公固
備以一戰、即執刃戰、富永刑部・野田越中坊・鎌田大炊介・曾木
播磨俱進力戰、遂悉死之、於是、公一軍四十許人爲魚麗陣、
直衝敵、敵出其後、然敵大軍決死戰、我兵寡而衆、未至、勢
將不能抗、故、公亦白執鎧、厲衆令進戰、敵有長峯四郎・齊
力過人、振大刀三尺餘、縱橫奮戰、公曰、彼何人乎、甚害乎我事、
有誰殺之者、竹下又左衛門・瀬戸口八郎左衛門二人迎戰、遂斬之、
然敵不肯爲退競戰、故、公亦與伊東新三郎或作新・會田中
接鋒戰、終殺新三郎今三隅田有六地藏即・至于此、加久藤兵悉至、
菱刈尋至、故敵躁亂、向小木一作・原退、追擊之大克之自三隅田
中間有三小川、衆洗刀狐疑、鎌田政年將馳出敵後、然其道遠而且、公亦
急戰、故稍後期於是、直自鳥越山下、橫當敵、土代友喜自野
間門起、加久藤及菱刈軍亦追及之、於是伊東氏兵受三方敵、不
能禦、大將加賀守及伊東大炊介・伊東又次郎・落合源五左衛門等
皆死、新納忠元見東方火光熾、率兵自大口踰般若寺越、涉
吉松川、經大溝原、出木崎原、見敵敗軍在岡上、馳之、敵亦

強戰、伊東權之介・伊東源四郎・伊東右衛門右衛門者・長倉四郎兵
衛及長倉久九郎長倉衛、爲日・等多死之、伊東氏兵遁至本地原、
村尾之伏兵悉起、伊東氏兵大敗死者不知其數、公自率三四十
騎追過鬼塚原、至粥餅田、柚木崎丹後守・肥田木玄才收敗軍、
靜引去、公追及之、自謂我是鳥津兵庫頭忠兵也、柚木崎執弓屬
矢將射、公忽捐弓與玄才俱跪地、見將降之意、公以爲彼
今降我者、或偽謀、近于我、搏之、亦不可計也、乃馬上直以
矛刺丹後守、馬爲屈膝令、公易刺敵、亦遂殺玄才、此
馬騎牝馬而調良非常者也、故自此名之彌膝跼蹻此馬八十三歲死、
寶永年中、種子島伊時爲建碑、田中五右衛門・黑木播磨守催加久藤・飯
國、明代伊時一作碑文、今見在龜泉院・野士二百五十人從、公之後、若或有伊東氏之反、軍再戰、爲
以此敗之也、至是播磨守告、公自粥餅田小川班軍、播磨
守殿焉、此戰始、寅終未獲首二百九十六級、其餘棄原野、者不
知其數、我軍亦死者及二百六十人、然伊東氏有名將士多亡、是
以義祐大失勢、夫霧島山者、跨日隅二州、三山・高原二城以東、則
屬伊東氏、故當時有山東稱、時伊東義祐據兩城之固、屢出兵、
侵我境界、以故、公請往陣高原、退伊東氏、於貫明公上、公
許之、於是使市來美作守大口・迫間中斐守栗野・佐谷田武藏守、
遠矢下總守皆飯・及通高原地理者、鳥玉利大炊左衛門尉・鳥玉利
壹岐豫賴往擇要害地、天正四年八月十八日、貫明公至飯野、

此日向暮、公率飯野・加久藤・馬關田・大口等數拾邑兵、而向高原、北郷左衛門尉時久尾張守忠親子・中務大輔家久・圖書頭忠長權髮稱三雲・左兵衛尉等率數十邑衆、公軍、次日黎明、貫明公亦進兵向高原城、往陣於耳付尾、其餘諸將悉陣高原郊野、乃使川田駿河守義朗、行勸請喊之法、我兵競進直攻高原城、貫明公制之不耳聽破外門入、栢原將監・間瀬田刑部左衛門尉・濱田右京亮・長谷場兵部少輔宗純・上井伊勢守覺兼・伊地知伯耆守重秀・長谷場織部佑純辰・長野兵部少輔・福屋日向守等、又已破第二門進第三門、隔壘戰、敵固禦之、我兵三原源三郎・入佐郷左衛門尉久爲・中將房野村右衛門尉・井尻早左衛門尉・四本半八郎忠次・宮原越中守昌景等戰死、小川内口城門之已敗、唯本城完、地藏院口亦將敗、然日向喜故我軍退反、貫明公此夜移陣於花堂在霧島山下、公及右馬頭征久・左衛門督成久・圖書頭忠長・中務大輔家久陣於廣野、二十一日家久・忠長將進兵攻高原城、城中之兵有言曰請暫止兵、願有白也、故使伊集院美作守久宣・本田因幡守親治刑部大輔親知子・上井覺兼往聞之、肥田木河内守出城日、兩日之戰城中困苦甚矣、請去獻城、乃使落合豐後守・肥田木河内守來質於我、故使本田因幡守及德持舍人佑往質高原城、二十三日高原守將伊東勘解由率騎步百七十餘人、環甲執矛先老少男女僕隸・奴婢凡八百餘人、出城東門引去、貫明公乃入高原城、

乘夜燒外壘、於是高原・高寄・三山・内木場・岩牟禮・須木・須師原・奈崎八邑咸爲貫明公之有、乃使鎌田政年守三山城、宮原筑前守景種守須木城、二十五日公入三山城、二十八日貫明公亦來會三山城、使軍師川田義朗凱樂此夜收兵歸飯野、晦日公獻盛膳於貫明公、使上原尚近爲高原地頭職、伊東義祐使福永丹波守爲野尻宰、福永有怨義祐、通意於我久之、義祐知福永之有異志乃召其男藤十郎爲質、故五年十月福永使告尚近日、我本欲屬島津氏麾下者思子孫之榮也、今也我子質三位入道之所、我不能棄子以至麾下、尚近憎其違約與竹内備前守・朝倉常陸介、相議偽作福永之所、通於我一書、日非奮某獨欲來從薩摩、我麾下之士亦固所願也、速來擊義祐、我出其不意、則當有大功固封之、使竹内夜窺隙竊入野尻城中、乃捐之義祐發麾下之士、代往守野尻城、此日義祐之族人伊東大炊太夫適當直、朝將還得其書歸獻義祐、義祐大怒舉兵擊之、十二月六日悉聚緩城、方議誅福永之謀、有野村某者在座、亦初與福永之隱謀、故此夜竊告福永、福永大懼明日使四位若狹告尚近日、今夜請獻野尻、早發高原士卒入野尻城、城中若有舉火宜作喊爭先急攻城、若無舉火則銜枚潛來、我將發城門期既迫、速來勿失而今日尚近之曾於郡未歸諸士、亦多出獵山林、唯老少守高原、朝倉・竹

内急馳入召還尚近、且告事於飯野、竹内備前守率精兵六十五人往入野尻・新城、福永丹波守出己之城降之、公亦將兵至野尻、伊東氏兵逃奔、故野尻亦終爲我有、八日迫戸崎城、守將漆野豐前發鳥銃禦之、然城中兵寡而不能久支、卒委城去、於是過戸崎至紙屋、益進兵逐之焚竹田町、往次佐土原、又進迫富田城、城主湯地出雲守降出雲守獻雞七於貫明公、伊東義祐大懼出奔豐後、野村加賀守亦自厭肥來降、於是日向之地悉歸於我、六年四月琉球國王使妙嚴寺來聘、有獻秋豐後大友左衛門尉義鎮入道宗麟男、新太郎義統將豐肥筑六國兵數萬、來屯于縣占壘、十月二十日圍攻高城、放火城外民屋、高城守將山田新介有信與公弟中務大輔家久戮力固守禦之、十一月朔日、貫明公率薩隅二國軍、至於佐土原、公亦率眞幸之騎步往會、貫明公、十日公設覆兵一軍、臨敵陣、挑戰殺敵兵三十餘人、敵陣中視之多出追我兵之殺敵者、時覆兵悉起斬五百餘人、遂放火敵松山陣、我軍在佐土原及都於郡者見火起、多馳至高城、十一日貫明公亦自將兵發佐土原進屯根白坂、明日與大友氏戰、主客死者甚多、本田因幡守親治、北鄉藏人久盛讀賊守忠相第三子、藏人久盛子戰死、我軍亂走、大友氏兵乘勝追之、公執矛戰、右馬頭征久・圖書頭忠長橫擊之、其餘諸將揮衆鼓譟進、大友氏軍敗績、人馬陷深淵中溺死者不知其數、遂

迄美々川七八里之間伏屍數萬、於是大友氏之勢不復振、相良修里大夫義陽者肥後八代・葦北・球璣三郡主也、爲我仇已尚矣、九年八月十八日、貫明公往討之、公將衆軍陣葦北八景尾、平田美濃守光宗・上井伊勢守覺兼・本田下野守親貞下野守親貞親尚子公軍、其餘諸將陣錢龜之尾・輕石之尾・熊牟禮・井川・比良、義陽欲救水保城、既至佐敷、然懼我大軍、不敢近、義陽與其老臣議、乃獻葦北・七浦地降於我、九月二十六日義陽來平佐敷謁、貫明公、使其子兄弟質公所、九年十二月二日、義陽侵平佐・堅志田・御船・隈莊等邑、且沿川流放火將微軍還、御船甲斐宗運聞之大怒出追之、義陽屯響原、宗運進兵於左右擊之、義陽敗死故相良氏大失勢乞救於我、公乃遣新納忠元往守八代、初義陽之弟相良大膳亮卒、津奈木邑與義陽不相善來居我谷山地、後又移居飯野、聞義陽敗死舉兵入上求麻、郡邑大擾、公聞之乃使人往召歸大膳亮、十年正月相良忠房獻八代地、乃賜之公以移居之事、見貫明公下、十年十一月龍造寺隆信及鍋島氏逼有馬、遣川上上野守久隅援之事亦見、貫明公下、公聞田尻氏被難將發兵救之、乃先使左京房及荒武某竊至田尻、窺隆信等之虛實、二十九日左京房等反告曰、隆信構陣於九所逼田尻氏、然其兵不多田尻氏據險固守之糧食不之、且隆信固懼有馬之兵、將不

日徒還也、故公罷出師十二月二日、甲斐宗運使人乞平曰、所前蒙命以我子或孫爲質我不能也、請俾我一族爲質與隈部一戰則唯命也、公曰汝向和乎隆信、以己之孫質之、今和于我欲以其族人爲質、我知其非真服者、然而汝因我弟中務大輔請平者久矣、姑不可不許也、兩日之中其送汝之質、旦十日以降三日之間、與隈部一戰以顯其真服、不然終不能信汝也、五日我軍之在有馬者、襲千々岩城、援之、獲首三百級、敷根越中守賴次、鎌田源左衛門尉兼政上井覺兼之弟、爲鎌田壹山田新介有信藏人有德子、後稱越前守、時守政實養子者、雄髮稱理安、理或作利、願姓左馬介久虎等有功、有義田木左衛門尉八代此戰尤力矣、故身被數創、公與家久就其館以勞之、公使延命院從往勸宗運擊長野、宗運云以我與合志氏之騎步擊長野、則因衆寡不敵實自取敗也、請辭十一日宗運使其族四人質於我、川上久隅等既陷千々岩城而隆信尚堅陣不敢退、故久隅與鎌田寬栖等議姑歸肥後、十一日又攻日比良城援之斬城主小森田某、我軍既陷千々岩日比良二城、然隆信以爲我軍還出久暴露兵罷糧乏不能久止、故不肯退、是以久隅等先班軍、十五日公召有馬修理大夫兄弟饗之、弟中務大輔家久上井覺兼矢野出雲守・新納駿河守・有河雅樂助貞實等陪席饗有舞樂、大矢野氏朝八代、先是大矢野擁郡不降、故責之不見賴請見不止、

於是二十日召見之、二十六日宗運奉誓書於八代云、自後無有貳於島津氏無通龍造寺、八代一郡比真幸院爲稍小也、晦日公因國老伊集院忠棟・上井覺兼辭移八代、十一年正月肥筑之間稍靜於是公歸自八代、三月十一日貫明公使鎌田政廣勸公速自真幸院移居八代、公曰八代之地小於真幸院也、不能捨大移小矣、請辭之、十二年春隆信進兵侵合志城、宇都隈本主將等告急、三月貫明公自將三國騎步、往次肥後佐敷城、公亦自飯野往從駕、二十日至佐敷謁之且獻酒肴、公進次八代、圖書頭忠長・平田光宗等先至有馬、二十一日又四郎彰久・上原尚近尋至、薩摩騎步一千五百併有馬兵、不三千人過深江入安徳進陣島原、隆信聞薩摩兵寡易之、此月二十四日自率大軍來戰、我軍衆寡實不敵、雖然中務太輔家久縱兵殊死戰、我軍無不當十一隆信敗績、川上左京亮忠堅獲隆信首、此日所獲首都三千餘級、一十六日獻隆信之首於佐敷、四月十九日貫明公歸自八代、乃使公及伊集院忠棟・平田光宗在八代、鎮肥筑前後國、故留滯八代數日歸飯野、八月又奉命如八代、龍造寺肥前守政家因秋月三郎種實求和諸將相議雖疑其非心服、姑許其請、且使僧及秋月氏使人俱至肥前以察其誠否、僧還反命曰、政家曰其土之在肥後者悉屬薩摩、在其肥前者以爲己之有、因裁盟書

視^ス無^{コト}二心、公俾^ル稅所新介・上原尚近答^フ之曰獻其土之在^ル肥後者、且裁^シ盟書^ヲ以贈^ル於我^ニ焉、吾亦不^レ疑是以今許^ス其求、乃裁^シ盟書^ヲ贈^ル之日、卿自^レ今守^ル約無^ハ變^ス之、則予亦豈捐^ル君乎、君其莫^レ疑^フ之、九月八日使^シ圖書頭忠長・伊集院忠棟・上井覺兼記^ヲ法令^ヲ於版^ニ、建^ス之肥後、十日如^シ隈本、十三日往^シ陣^ニ吉松、肥後山鹿氏因^テ伊集院久春^ノ請^ニ降^ル、十四日俾^ル宇動伊賀守爲^ス質、公使^シ町田久倍・伊集院久春^ヲ領^ル衆、往^シ山鹿視^ル其動靜、十五日町田久倍・伊集院久春^ヲ贈^ル書曰、今日得^ニ至^ル山鹿城^ニ會^シ山鹿氏^ヲ請^ニ以^テ山鹿城^ヲ爲^ス薩摩本陣^ニ、山鹿氏曰山鹿地方^ニ里老少男女避^ル兵、散^リ居邊陲^ニ、今不^レ可^レ入^ル大軍^ヲ於城中、城外數里有^ニ要地^ニ日^ノ之宗像、其地誠足^ニ立^ル營壘^ニ以^テ之爲^ス本陣、惟彼言多^ニ僞詐^ニ、其請^ニ降者亦未^レ可^レ信^ル之、請少濟^シ巨等之兵、於是發^シ八代及七浦等兵、遣^シ於山鹿十六日小代・白間野等乞^ニ降^ル、二人盡^ニ山鹿氏之黨也、山鹿氏見^テ薩摩兵加^フ、乃又俾^ル宇動彈正爲^ス質、以視^ル不^レ負^ル於我、然山鹿之歸^ル我也、原出^ル不^レ得^ル已、則其意卒不^レ能^ル誠也、諸將不^レ許^ル其請、遂進^シ兵逼^ル之、山鹿氏乃曰我初不^レ欲^ル屬^ル麾下、向乞^ニ和者姑緩^ル戰爭也、久倍・久春遣^シ人於八代、告^シ山鹿氏不^レ肯心服、二十一日隈部但馬守因^テ城入道^ニ要^ニ、請^ニ降^ル而一要以^ニ隈部之質、二十三日隈部又使^シ其弟爲^ス質於我、此日公及右馬頭征久・薩摩守義虎・圖書頭忠長、自^ニ吉松^ニ往^シ山北、我先鋒

往^シ次^ニ高瀬、二十六日征久擊^シ白間野氏・小代氏陣、拔^シ之斬^ル數百人、二十七日合志藏人親重來會、二十九日小代某請^ニ降^ル容^ニ之使^シ族二人質^ヲ於我、十月朔日隈部但馬守邊春某來謁、皆獻^シ甲冑、小代某亦俾^ル人來拜^シ成、二日召^シ宇土左衛門尉顯孝、饗^シ之張^ル樂以娛^ル之、四日訪^シ合志親重之陣^ヲ勞^シ之、贈^シ太刀及帛、親重獻^シ公盛膳^ヲ且獻^シ太刀・甲冑及帛、十五日贈^シ龍造寺政家・秋月種實・筑紫上野介廣門、各以^ニ太刀一口・馬一匹^ニ、政家及家晴・鍋島飛騨守裁^ヲ盟書^ヲ贈^ル於我、且日豐後兵陣^ヲ筑後、豐後諸將謂^ニ政家曰、先是大友氏被^レ敗^ル於日向、失^シ數萬兵^ヲ其怨^ル淡^ル骨髓、隆信亦去年戰^ニ死于島原、爲^ス臣子者豈莫^ニ遺憾^ニ哉、若從^テ我滅^シ島津氏、球麻・八代則爲^ス政家之有^ニ耳、故政家之臣變^ル志^ニ黨^ニ大友氏^ニ者亦有^ニ之、夫大友氏反復吾固知^ニ之、是以無^ニ屬^ニ彼之心、今大友氏欲^ニ出^シ軍^ヲ於筑後、請^ニ來伐^シ之、公諾^シ之然^ニ公自謂^ニ、今急發^シ薩摩衆^ヲ至^ニ筑後^ニ彼與^ニ隈部戮^シ力塞^シ後、或難^ニ引去^ニ、於是與^ニ諸將議^シ謂^ニ使者曰、大友氏率^シ大軍^ヲ出^シ筑後、我亦不^レ可^レ不^レ多發^シ軍、大軍臨^ニ遠地^ニ、則用度亦不^レ能^ル遽辦^ニ也、請發^シ兵則待^ニ來年而可也、方今有^ニ人之勸^ニ與^ニ大友氏和^ニ其事將^ニ成也、予姑遣^シ使者使^シ大友氏退去^ニ耳、若不^レ肯退則是實^ニ我敵也、我將^ニ來伐^シ之、十六日宇佐八幡宮社人等贈^シ書曰、大友氏厭^ニ我日本風^ニ、親^ニ南蠻怪異人^ヲ放縱無道多敗^ニ神祠佛寺^ヲ、今災將^ニ及^ニ我八幡宮^ニ、望率^ニ三國

兵來陣于高瀨、上爲佛神討姦惡、下爲人民除凶虐、因義舉兵以問其罪、亦無不勝矣、彼之惡虐如此、八幡神靈豈不輔君之功乎、請君勿疑十八日使、善哉坊全乘坊、赴大友氏陣告之、日向秋月種實和龍造寺於我、政家納肥後、筑後地於我、而龍造寺及秋月筑紫同請擊豐後陣、然而我元無怨於豐後、冀與我結好罷戰、息民速徹兵則我亦班軍、以各守其封疆耳、若不聞我言則徒不可止也、其莫速歟、大友氏不聽十九日、公及征久自山北夜浮海歸八代、前龍造寺家晴、鍋島飛騨守獻盟書、二十四日、公亦裁盟書贈二人、二十五日、公歸自八代、十三年四月、貫明公使圖書頭忠長、町田久倍、伊地知重秀、公爲三國守護代、居肥後八代、以攝國政、公固辭之不得、命六月、公復如八代、且分三國兵爲五使、代守肥後封疆、八月十日阿蘇氏麾下甲斐相模守宗運之第二子、以阿蘇衆攻我花山嶽、陷之、主將木脇州部左衛門尉祐昌、花山、鎌地頭、鏖出左京亮政虎死之、十一日襲肥後隈莊城、甲斐治部、甲斐帶刀等帥衆出戰、我軍急擊大敗之、斬治部、帶刀以下二百餘人、敵兵出城門、戰三船兵四千許人來援、然日已暮故罷兵、退軍小川、三船兵亦不好戰、乃班軍、公授兵歸飯野、八月、公又出八代、閏八月十三日、公率兵登法連寺尾、竊遣兵於堅志田、焚其城下、上井覺兼、新納忠元屯響原、我兵放火堅志田、者

攻甲佐壘、之斬敵數百、圖書頭忠長、伊集院忠棟來響原、會覺兼等、向陷壘者來告曰、視堅志田城、菰尾尤不完固、請自此攻者城可陷矣、從之、既至城下、登自菰尾、平田新四郎先登、被衆競進城陷、城兵死者不知其數、十四日、公至堅志田、十五日、梅北宮內左衛門尉國兼率私卒、往窺三船城、甲斐氏既委城去、故三船城空虛也、國兼使告公公夜入三船城、忠長、忠棟、覺兼進兵隈莊、遣僧城中謂曰三船城既降我、汝守孤城、以敵于我、能幾日得支乎、蓋速出質以降於我、城中聞之、明日遂出質乞降許之、一八日城一要使男出助九郎來聘、二十一日隈部親泰來會有獻、公襲之、公既降堅志田、三船、隈莊三城、故三國諸將及隈部氏、赤星氏、志岐氏、上津浦氏、天草氏皆賀之、各獻太刀一口、二十二日合志親重使男對島守來賀、父宣賴亦來謁曰、我子親重沈酣干酒、郡下咸非毀之某屢誡之不聽、願至卒喪其身、俯願垂憐於某及孫對馬守、次長主合志氏宗祀、公慰撫而還之、二十三日、公又裁盟書贈龍造寺政家、二十七日阿蘇氏致質五人于我、二十九日小代下總守使人來聘獻太刀一口、馬一匹、與呂木新介叛、甲斐宗運之臣藏岡讚岐問、田代宗傳、公使圖書頭忠長、上井覺兼誅與呂木兄弟、及藏岡父子、九月二日使新納久饒、本田正親、稻田新介長辰、謂合志宣賴曰、汝之子藏人親重謀叛、我知之、宣賴聞之、自來謝罪、故公

不忍罰之、諸將皆曰親重之陰謀既發覺而、宥其罪甚不可也、故公以爲宥一人以違衆、則如國家何乎、乃令宣賴及親重去合志城、居邊境、親重等出居小山邑、四日阿蘇氏使其臣村山美濃守來聘、獻太刀・馬、五日期月種實・龍造寺政家・筑紫廣門遣使獻太刀・幣帛、貫明公使伊集院淡路守忠利・平田豐前守宗祇來訪、六日使伊集院久春・山田有信・猿渡信光等率宇土・隈本等兵侵池封疆、先是相良義陽死、事於響原、當時立其後於求麻、於是使稻留長辰令諸將賜豐田於相良氏、九月十二日久春・有信・信光襲筑後掘切城、陷之斬三百餘人、十五日有馬氏來朝始朝也、於是責其怠慢、不見明日有馬氏之罪、召饗之有馬氏獻太刀及緞子・酒魚、此年貫明公讓守護職於公、十四年三月近衛殿下賜書、使古川主膳入道宗心來以賀去歲爲守護職、去歲十一月將軍義昭賜偏諱義字、改名義辰八月復改名義珍、夫伊東氏上世以鎌倉舊臣僅受封、來居日向、子孫自占疆土稍強大也、於是不奉守護之令、寇我者尚矣、丁貫明公之世彌益逼我、天正五年冬舉兵擊之、義祐大敗逃豐後、六年冬大友宗麟男義統、將豐肥筑前後六州軍擊我、義祐來圍日向高城大失利、其騎步大半死亡矣、過以織田信長命與大友行成、然大友氏懷怨動侵我封疆、故十四年冬公自將擊豐後、左衛門督歲久男三郎次郎忠隣・右

馬頭征久・圖書頭忠長・川上久信・新納忠元・新納久時・北鄉忠虎・樺山規久・伊集院忠棟・伊集院久春・伊集院忠能・鎌田政年藝名・鎌田政近・川上久辰・平田宗房・大寺大炊助・白濱重政・宮原景種・町田久倍・肝付兼寛・敷根頼元・大野久高・伊勢貞昌其兵三万七百余、自肥後入豐後之南郡、十月二十一日陣阿蘇郡野尻、明日攻高城陷之斬首者數十、伊勢貞昌年十七亦獲敵首、入田宗知・志賀道益素歸心於薩摩、故公之入豐後也、二人率其兵一千餘人來降遂爲卿導、此夜入宗知之居城、縱火焚松尾及鳥嶽城、明日又陷片加世城、一万田及鎧嶽城降、拔之久多見及滑瀧田三城、津筒牟禮城主戸次攝津守統貞源稱未降、故十月二十四日遣諸將過津筒牟禮、宗和道益說源稱降之、公入津筒牟禮城、道益嗣子道輝孫、小左衛門親次據岡城稱病不出城、峻峻且有大河之固、道輝者入田宗和・赤星備中守之親戚也、故二人遣使日早可出質降薩摩、道輝稍許之中務大輔家久將中軍、山田有信・吉利下總守忠澄・土持左馬權頭・伊集院久治・伊集院久宣・本田親貞・上井覺兼屬之、其兵都一万餘人自日向驛踰梓山、入豐後三重、其都邑諸壘近於三重者悉焚之、進陷緒方城陣於盤東寺、公命家久守三重年滿、公之軍鎮護鑓嶽・鷲臺城、先是貫明公使僧文之及鎌田正廣請九州於豐臣公、公聞之謂政廣等曰、聞九州大半屬島

津氏、今也我以所其宜裁之、其以與肥後・豐前各半國筑後一國於大友義鎮、肥前一國與之毛利、以筑前一國爲直隸、此餘以與島津氏、宜容此言、以速與大友行、汝等歸告之義久、而以初秋復來告義久之聽之否、汝若期不至則我大兵將既發、汝其勿誤爾之君正廣等復命、諸將皆不欲而又不得遣政廣、小寺黑田・仙石・秀久與中國毛利奉命來鎮西、分國郡・秀久期至豐後、與小寺・毛利會豐前、小寺・毛利直至豐前欲會我與大友分國郡、筑前・城井・長野・秋月・高橋數氏心服於我、不從小寺・仙石之令、我諸將聞之益張勢威、大友義鎮與仙石秀久來陣於府內上原之地、十一月十二日大友義鎮・仙石秀久・土佐・長曾我部信親・讚岐十河政泰・尾藤甚右衛門尉等、率大軍逼年滿、家久擊敗之、殺信親、政泰・秀久僅免死不知其所之追擊之、又敗之、殺敵者過當、義鎮退入府內城、家久一戰得利、勢威彌盛、故義鎮大懼又捨府內城奔高崎城、家久遂入府內城、義鎮又不得止高崎、遠出奔豐前龍王、公在津筒牟禮城、三重軍敗敵、聞入府內、十二月進降、白仁志賀道運・一万田・滑瀧田三城皆陷焉、岡城主志賀氏稱疾不出、二十四日移軍於朽綱、十五年正月川上久信・町田久倍、新納忠元・率兵入玖珠郡、野上・岐部・惠良・切加布等皆降、二十六日公往軍於玖珠郡野上、豐臣公數我罪曰、其島津不

翅背、命不分國、又反迫仙石・尾藤・殺長曾我部・十河・攻亡高橋紹運、其罪甚大也、我今來西海誅之、令島津無遺類矣、豐臣公大軍將至鎮西、鎮西諸將聞之、昔日降我者皆歸意於大友、春豐臣公大軍既入鎮西、於是公乃班軍使赤塚源太左衛門尉重堅領兵五十人、往菅迫援志賀播磨介・返薩摩、且賜之甲一領・鳥銃二挺、播磨介日不翅以衆援臣、且賜甲及銃、恭以拜戴焉、向使伊集院三河守大童休意援臣、臣將與赴薩摩也、故敬返今所賜援兵耳、重堅乃還大森彈正者將也、率千四百餘人襲菅迫、播磨介防戰死者甚多、及日既傾敵引去、於是與妻子共僅逃肥後甲佐、三月十一日公自野上移軍於健軍、明日將出健軍、豐臣公前鋒已至湯嶽、小寺氏兵與豐後迫間某、俱來犯我健軍營、我兵出擊殺十六人、敵懼引去此日公入府內、三月十五日高野木食上人・一色昭秀、奉將軍義昭書至府內、使與豐臣公行成、諸將僉不可日、不如早歸據三國之險以防之、先俾弟左衛門督歲久・右馬頭征久、自肥後路歸、町田久倍・新納忠元・伊集院久春・梅北國兼・二階堂秀行・猿渡信光等從歲久之軍、公及弟家久欲經三重路還日向、夜出府內過清田之嶮、敵塞前路我軍進戰、伊勢貞昌・久留木攝津介擊之、各斬敵一人、佐多忠常・長谷場純實・松下越中守・志和池外記等戰死、故公少退兵伊集

院久宣・平田宗張・白濱重政・大寺大炊助等戰死于鶴崎、其餘士卒死者不知其數也、明日進到三重入松尾城、路屢遭賊前後來劫、乃使川上久信・伊集院忠棟・吉田清存・鎌田政近等盡力退之、十七日去松尾城過藥師堂歷梅嶮路、賊徒自後發銃既登山上、地名賊徒又遮前路、多發鳥銃、故亦仰我軍進發鳥銃退之、少焉、賊徒又三方來逼、公與家久擊之、賊軍亂走追之斬首百餘級、此夜止長谷川內、十八日出長谷川內賊徒之追類也、屢反兵擊退之、阿多筑後守死之、往過梓山、我三國兵來迎、此夜入縣城、山川有信亦率一軍、來十九日入高城、二十日至都於郡會、後任大和太納言貴明公、四月六日豐臣公弟羽柴美濃守秀長來陣、兵數萬、來陣高城財部間、列營者五十一、公與貴明公待薩隅兵來加、然敵軍深壘爲久留米之策、高城城主山田有信兵不過三百餘人、堅守出、秀長之前陣營部善祥坊・小寺高孝陣於根白坂、十七日公與貴明公率二萬餘兵往擊之、我軍敗績、三郎二郎忠隣死之、其餘死者三百餘人、於是興山上人安國寺一色駿河守來勸和親、貴明公從之、二十一日以伊集院忠棟・質秀長之本營、五月朔日貴明公還乎鹿兒島、公者乃聞相良氏之變志、將侵真幸院、遂反飯野八日貴明公謁豐臣公於太平寺、桑山修理亮重晴・福智三河守長通贈公書、令公速往見秀長、故以此月十九日適秀長之野尻

營謁之、二十一日公長男又一郎君自飯野往質豐臣公之所、從適京師、六月豐臣公軍平佐城、未幾豐臣公經山崎鶴田出曾木、公追見豐臣公、拜賜大隅於我、賜日向真幸院一郡於又一郎君、真幸院蓋謂吉田・馬關田・加久藤・飯野・小林也、豐臣公賜肥後熊本佐々陸奥守、陸奥守在國用度修刻民益已、百姓怨情、豐臣公聞之大怒令九州諸將討之、十二月公將入肥後、陸奥守之妻相良氏姊也、故堅守韋北不許我軍之至、限本、會安藝・安國至限本、說陸奥守、誘致於京師、於是十六年正月豐臣公罷九州諸將之討限本之兵、安國寺告陸奥守之無罪於臣公、公不聽陸奥守屈居攝津尼崎、屢請見赦罪戾、卒不許、後誅之於尼崎、又使福島正則・淺野行長・加藤清正託經界田賦之事、至肥後召佐々之黨盡殺之、宇土城主伯耆守顯孝從豐臣公、在京師其弟顯廣在宇土黨佐々及事之迫來奔薩摩出水、正則等使薩摩守忠辰殺之、御船城主甲斐掃部助及其弟相模守林兵部大輔・田代宗傳・津守光永・木山左近將監・隈莊城主甲斐上總介・隈部但馬守親泰・內古閑・下野守鎮房・山鹿城主宇動左衛門尉等以佐々黨所殺、復公奉豐臣公之命適京師、閏五月二十三日夜至泉州境經王寺、此夜又一郎君來謁、二十五日貴明公亦訪公寓居、六月四日入謁豐臣公於大坂城、任公侍從且賜饗、七月

豐臣公賜「公羽柴氏・豐臣姓」、八月五日賜「公日向諸縣一郡」、十七年八月十日賜「告辭大阪歸本藩」、十八年小田原北條氏直叛、豐臣公將「東征使」又一郎君從「軍」、九月適于大坂代「貫明公」、二十七日夜「貫明公自京師至大坂明口公往謁之賜公盛膳」、十月二日「貫明公訪公寓居公饗之明日公之京師、貫明公亦尋至京師、八日貫明公招公饗之賜茶環溪先生黃友賢者江夏人也、遊學於齊魯諸儒之間、博學弘問最深于易、當於明末天下亂盜賊並興數爲賊所劫、於是避亂來居我本藩者、有年公聞其德盛業正、故擢之於民間置諸左右、以閒暇之時使友賢講明道義也、比來公在京師者久之、友賢常在公左右、其所裨益亦不爲少也、其在洛也、公卿大夫聞其學業誘博招延之、受教者甚多學易及詩者亦皆師友賢、十一月公從貫明命公如大和訪大納言秀長、十二月六日貫明公將還藩辭京師赴大坂、公亦至大坂十六日公如京師、二十八日豐臣公議關白官於秀次世稱公曰太開、今歲請關白秀次聚樂邸獻盛膳、十九年秋豐臣公男樂君或曰稱鶴早世此年四月生、或曰比年豐臣公不堪悲哀之情、故遊清水寺以消憂、三日留止所遇爲感哀情轉甚、終日竟夕不能遺念、於是乎始有入朝鮮之志蓋欲并大國、自逞以慰其心也、豐臣公乃謂左右曰、古來中華之侵我日本、

者多矣、日本伐外國者唯神功皇后征三韓耳、是以來千歲無聞、今吾起於早賤掌握日本、何不不足之有然大丈夫、豈以此爲足而徒終百年之命、吾今欲使秀次爲帝都之守、掌日本之事、我自入大明而爲皇帝、去年馳書於朝鮮既言此事、然而朝鮮未有答書是慢我也、不可不討其罪矣、我將先伐朝鮮、朝鮮若從我則爲前鋒而進、若或不肯從則悉攻平之、直入大明豈其難乎、乃聚諸大臣議之咸聞之大驚、以爲豐臣公其或狂乎、此年天下亂上下困弊方今四海漸靜、今又遠出師於異域、則上下之資人民之困益甚矣、百姓將不勝焉、然畏不能敢違、陽對曰甚可也耶、此實神功皇后以降盛事也、觀威於殊俗者非君則不能矣、豐臣公大悅乃俾九鬼嘉隆於伊勢浦、造鐵艦數百艘、其船之最大者號日本丸、且令中國四國九州之諸侯亦各備戰艦、蓄資糧催兵馬、豐臣公下令以三年三月來爲日本諸將赴朝鮮之期、乃築本營於肥前名護屋、自往裁處軍政、使東國之兵之不習于船戰者、屯于名護屋、以其國之遠近、或出其兵之半、或出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南海四國九州之兵皆習船戰、故使之航海趨朝鮮之役、此年豐臣公令諸侯曰、明年將伐朝鮮國須先使我日域都鄙正經界制田賦、以奉其籍、公在京師聞之、乃使白濱重治・新納旅庵還告貫明公、豐臣公又贈書于琉球、

曰、吾勃興于草萊、掌握六十餘州、殊域遐方來庭者不少矣、吾今將征大明、冀琉球未通、使納貢獻、吾欲遣兵滅之、近有原田孫七郎者、以商船之利、屢往來于琉球、告我曰、速至琉球、說本朝加兵於明國、則彼必來享焉、余是以暫宥汝也、明年春我將出師、汝不速來謁我、我必遣大兵、將燒其城郭、盡其島鵠、汝其母悔琉球得書大驚、遣鄭禮齊、天明、因福建巡撫使趙參魯、而告大明帝、江石人許儀近朱均旺來居薩摩、亦相議作書、因福建守臣告之、大明帝聞之、以爲未足、恐也、乃令海邊兵士、整頓戰艦而已、琉球亦竟不奉答書、豐臣公乃先以小西攝津守行長其兵七千、宗對馬守義智其兵五千、松浦式部卿、法印鎮信其兵三千、有馬修理大夫其兵二千、大村新八郎其兵一千、宇久大和守其兵七百、都一万八千七百一、爲一軍、次加藤主計頭清正其兵一万、鍋島加賀守直茂其兵一万二千、相良宮内大輔其兵八百、都二万二千八百一、爲一軍、使行長、清正更日、代爲前鋒、次黑田甲斐守長政其兵五千、大友豐後守義統其兵六千、都一万一千一、爲一軍、次公之兵一万人爲一軍、次福島左衛門大夫正則其兵四千八百、其餘諸將都八千七百人爲一軍、蜂須賀阿波守家政其兵七千二百人爲一軍、次長曾我部土佐守元親其兵三千、生駒雅樂頭其兵五千五百、都九千二百一、爲一軍、小早川左衛門佐隆景其兵一万、立花左近將監宗茂其兵二千五百、都一万五

千七百人爲一軍、次毛利右馬頭輝元其兵三万人爲一軍、陸路之兵都爲十三万人也、九鬼大隅守嘉隆其兵千五百、藤堂佐渡守高虎其兵二千、脇坂中務少輔安治其兵千五百、加藤左馬助嘉明其兵七百五十、海路之兵都九千二百人也、止守名護屋者十萬餘人、豐臣公又別聚兵六万人、大明多兵若來援朝鮮、則爲以此擊之、公及久保君將趨朝鮮之役、文祿元年、二月二十七日、發栗野、從軍備二十三騎也、次大口以待衆軍皆至、三月公發大口、次肥前唐津、此月豐臣公將適名護屋、君臣僉曰、君在名護屋、遙與大明、朝鮮接兵、惟簡書往來亦必不少矣、撰有文才者、以令從可也、若不、然則書牘或來不能達其意矣、公曰、吾欲使大明朝悉弄其文字、從我本朝國字、其何難之有、豈徒任學生乎、君臣不敢復言、其夜豐臣公翻然改志、乃使相國寺僧承兌、南禪寺僧靈王、東福寺永哲從往名護屋、二十六日豐臣公出京師、使京師人皆出見其軍粧、此夜次攝津茨木、四月至安藝廣島、遊嚴島、進至長門國府、祠仲哀天皇、神功皇后廟、至赤間關、如阿彌寺、覽安徳天皇影及平家一族之畫像、古人詩賦詠歌多懸其側、寺僧出語故事、豐臣公悅、遂航海至肥前名護屋、豐臣公分界四十八万人之米穀於諸軍及舟子廩養、諸將聚九鬼嘉隆館爲盟、凡七條其一曰、船中之軍議最可擇其宜從之、其二曰諸船若有危難則可相赴救之、其

三日若得聞敵謀、則速告報之、其四曰若有功勞之淺深、不可或偏私以告報之、其五曰莫竊他人之勞、以爲己之功、其六曰凡每將必可出二謀卅也、其七曰有告事於名護屋、則必明視三監察使、而後報之不得私告報之、七條之約若有違者、明神殛之盟畢、更設酒宴、盡歡諸將濟軍於朝鮮、至此時薩摩之船未至、於是公不得已未雇船數艘、與諸將共航壹岐風本、數日未有順風、俟我船至、屢臨海上而未到、故上下大不樂也、會敷根賴元之和船一艘至、請爲公乘船、公乃爲久保君乘船、公乃乘加治木小船、四月二十五日南風殊烈、至夜半、海上稍穩、小西行長謂波濤若穩則諸船悉發、不如我先入而速入王城、夜潛解纜、到對馬、豐崎、其餘諸將平明驚、行長之舟不見、悉出風本、歷五六里忽遭逆風、徒反風本、行長在豐崎、欲速至於朝鮮、而逆風未止、至四月二十八日、雖海上未穩、忽變爲順風、恐諸將之或逐及于已、此日酉時遂解纜、波濤到慶尚道釜山浦、直進兵攻城、朝鮮兵二萬餘人放矢、如雨、行長揮兵頻進放銃、急攻拔之、朝鮮兵死者八千五百餘人、乃召譯問曰朝鮮諸城近釜山浦爲何乎、答曰去此三十里有城曰登萊、行長聞言衆曰、今日之戰衆皆大勞矣、須暫休息、然登萊城聞釜山浦已陷、衆或爲備拒之、則援之、亦不易矣、今乘勢直進出敵之不意、掩其

未備所謂迅雷無暇掩耳者也、且我因汝之力、以陷朝鮮之兩城、於一日之間、播武名天下、受殿下之重賞、不亦憐乎、汝等其努力矣、衆從之、於是行長日中發兵逼於登萊、城兵聞釜山浦城陷衆悉死、大懼奔城逃走、小西主殿助、木戶作右衛門等追斬首九百餘級、行長大悅乃陣登萊、息人馬、四月二十八日公與諸將自壹岐航於對馬、諸將戰艦衆多而其粧飾盡美、故公慙我船寡而且修飾弊壞繫船於島鰯之間、不敢交於衆船、行長將進兵於忠清道中州、譯曰忠州者形勝之地玉城之所、以依賴也、驍將銳兵多守之不減六、七万人、食糧亦甚多矣、且能射者多、若取之王城亦不能保、於是行長欲進兵取忠州城、浮田秀家與行長善、恐行長先衆趨異域、或深入重地、有不虞之禍、欲白往救之、乃與家臣等議、衆皆可之、於是五月朔日夜解纜早航于釜山浦、行長之家人等守釜山浦者、喜秀家之至、詳告行長之戰功、秀家深感之、明日贈書行長賞其功勞、行長聞秀家之先衆來援、而大悅焉、加藤主計頭清正聞行長之先衆獨航朝鮮、而大恚曰、履行長之跡、非于我志也、乃進船於熊川、登陸路、既至而聞行長之下數城、大憤曰、今日而後我爲先鋒耳、決不爲他人之後矣、行長聞清正等既到與家人議曰、吾欲以我一軍陷忠州城、顯武名如何、弟小西主殿助、木戶作右衛門等亦是之、於是行長率衆夜至忠州城下、

急攻之、城兵大亂爭先遁潰、然殘兵五、六千人防戰甚力、行長俾五十人竊自城後、縱火城兵懼不能禦悉奔城、而遁走追殺敵者不知其數、朝鮮王李昞聞忠州城陷、而狼狽北遁、義州、妃及太子臨海君璉次子順和君璉通元良哈、五月三日公至朝鮮釜山浦進兵軍永平、加藤清正・遠江守光泰・黑川長政・鍋島加賀守直茂等軍忠州城東南野招行長、五月六日早行長至清正之營謀入王城、清正曰此行也吾必爲前鋒、行長笑曰朝鮮之前鋒我親受、殿下命、今豈可私改之哉、我決不爲讓乎人也、清正曰法令縱雖如此臨時先登者在、其武勇而已、行長怒將相聞、直茂制曰先陣之命固在行長、然而行長既拔二城建功今也入王城、則行長、清正相分並進、兵亦不可耶行長心服之、乃曰自此至王城、其路有二、南大門者行程百里許其間有大川、東大門者行程百餘里、雖纔遠而無川隨、清正之所好耳、直茂等感其能讓功、清正日縱有大川而吾其隨近進兵于南大門、於是行長歸己之陣、使向所虜掠生口水練者二十餘人、竊至南大門川流、悉流捨其舟筏、清正不知之、日夜倍道而進往至大川、清正見其不可涉使人傍求舟、未見舟可涉之地、亦無有不得已而留川上、曠日耳、行長乃以五月十日、至王城東大門、關門堅鎖石壁高聳不得遽入、或謂行長曰、門傍有水門、關之可矣、行長從之、木戶作右衛門以銃推憂關、

水門衆得入、行長下令日莫亂軍列、莫濫貪取貨財、莫入酒家、整衆而後入、遍見王城、無有入、行長乃分兵守四門、明日清正之先鋒到王城南大門、守者曰、小西攝津守昔日已取王城、俾吉曹守之、若有事則許入數人耳、不許入衆其人歸而告之清正、清正大患日今也我入王城、何益之有乎、不如追國王王子虜之、乃陣城外、聚家臣相議曰、余欲前驅而入王城、違殿下之命而不顧、雖然爲大川被隔而卒後、行長、吾心憤懣無聊鬱々不暢、欲追國王王子、虜之以慰心也、衆皆是之、於是此夜三更發兵晝夜倍道進、既過咸鏡道、到元良哈境、始聞王子兄弟及后宮皆在會寧城、即金五國女直與朝鮮之疆、清正自謂是實天之所、以與吾、遂進兵圍攻王子之從兵數百人、數日之間不能少休息、且食不入口者數日、故精神昏沈無能起矣、故不能一戰、使人請和親、清正許之遣使曰、吾今追及王子、豈可得逃乎、宜自來見我、近臣應之曰、日本大將若無殺王子、可自來、若必殺之王子自裁而已、終不至爾之陣、清正曰吾豈爲妄殺王子哉、速來我陣、則吾懇請殿下、使王子無害、且自此兩國會盟修和親、尋好如前古耳、王子其何懼之有縱雖有殿下不聽於我、請誓以身保之使王子之命無危耳、王子悅使人謂清正曰、予及從臣不飲食者數日、請清正爲來我城、而饗我、若聽我請、恩惠之厚何以加

之、且曰清正若來勿以衆人唯十許人而可也、清正謂異域之人其誠否未可知也、乃率數百人具饌而人饗王子及侍臣、王子居東方、清正居西方、禮畢坐定、設膳差酒三巡、清正從臣持酒饌之具、奔走者多而少聒矣、王子之從臣驚之謂、清正欺王子、而害之、執弓屬矢欲射清正、清正驚制之語言不通向清正進、清正無如何謂、中奉以印有結約信、因取己之印貼紙而投與之、手把束王子以爲質、既而得靜、清正既捕太子臨海君及次子順和君而送之、於王城上書於名護屋、而報告豐臣公、清正之人城也、國妃與王幼子同遁、侍婢多掩而過係頸物一尺許、蓋牛脯也、清正之先驅將捕之、清正曰勿視其向、勿掠其物、勿敢觸犯、遂爲不知國妃、而爲作飲食、贈之、乃使逃去、朝鮮之人畏清正之驍勇、且感其慈仁、後及衆軍皆亂入發朝鮮王之墳墓、故復大怨之、豐臣公聞清正捕王子、大悅賜短刀吉光及黃金五十兩、諸將在王城定謀進兵、於二道加藤清正已入王城之東北威鏡道、故使屯兵以鎮撫衆庶、使小西行長署王城之西北平安道地、兵於平壤舊都、對馬侍從有馬修理大夫、松浦法印、大村新八郎、五島若狹守屬焉、其兵二万平壤之地遠王城百五十里、故此間多築城、大友義統、黑田甲斐守、小早川筑前守、吉川左衛門尉、柳澤某等守之、梅北國兼、出尻但馬守將赴朝鮮之役、泊肥前平戶、遽變

心作亂反陷肥後佐敷城、薄八代、松浦筑前守擊殺田尻父子、佐敷守將等誘殺梅北、初豐臣公之人薩摩也、唯左衛門督歲久不服待、公無禮也、故大憤之、及國兼等作亂、祁答院之士卒亦在國兼等之麾下、故疑歲久亦黨梅北、乃使討之、公殺之瀧之水、獻首於京師、豐臣公聞朝鮮既悉破、謂、大明援兵將大至、我兵之在朝鮮者不過十三万、其或難敵乎、故又使兵六万人赴朝鮮、增田長盛其兵二千人、石田三成其兵二千人、大谷吉隆其兵二千五百人、前野但馬守長康其兵一千人、凡一万七千二百人爲一軍、淺野幸長其兵三千人、南条左衛門尉其兵千五百人、中川右衛門大夫秀政其兵三千人、凡一万五千五百人爲一軍、岐阜少將其兵八千人、羽柴丹後少將其兵三千五百人、長谷川藤五郎秀一其兵五千人、木村常陸介其兵三千五百人、糟屋內膳正其兵二百人、片桐東市正直盛其兵二百人、凡二万五千五百人爲一軍、伊達政宗亦請赴朝鮮之役許之、長盛、三成、吉隆既到朝鮮、示豐臣公之號令諸將曰、行軍之法宜固守、約束、使行長、清正、長政三人代爲先鋒、其餘軍令則從前日所定、凡百將士厲力橫行于朝鮮、大明之間、正法制、儼武備、無隨日本之武名、行長雖多軍勢而恨清正深入重地、捕王子、其功却在己之上、故與清正有隙、行長遣人于王城、請諸將曰、請渡鴨綠江、直入大明、願諸將進兵援我、吾爲前鋒、

以敗「明兵」、諸將皆曰慶尚、全羅兩道固守「城」而不「降」大敵在「內」、輕渡「鴨綠江」、朝鮮履「其後」、不「亦危」乎、不「如先進」兵於全羅道、行長聞「之」不「悅」、乃使「僧玄蘇」作「書」以告「朝鮮王李昫」曰、「日本與「大明」構「兵」是似「衆寡不敵」也、雖「然是我」「豐臣公之命也、豈可「如」之何「乎」、夫我日本混「之後國饑民殷既無「侮奪人」之心、豈復有「貪貨財」之意、守「豐臣公之欲伐」大明「者爲「報怨」也、今朝鮮介「于兩國之間」、是故假「路」於朝鮮「耳」、朝鮮若服「我」則何攻「屠汝」城邑「乎」、而汝不「從」於我「而完」城郭「聚」衆庶「以拒」我、故我「不」得「已」而攻「擊」之「耳」、今國悉破而王僅屯「鴨綠江」、我長驅而大敗「汝」其在「近」耳、書至李昫大驚頻「乞」援於大明使者冠蓋相望、大明皇帝大驚曰、「日本犯「朝鮮」、窺「中國」者數百年所未聞也、其速出「兵」以救「朝鮮」、大明頃年兵革不止、鈍兵厲師未「知」所「其出」也、而李昫頻「乞」援不「已」於是先令「遼東巡按、李時寧等」發「遼東兵」救「之」、李時寧遣「其將祖承訓史儒」、涉「鴨綠江」、至「平壤」安定館「行長夜遣「少卒」、犯擊以試」之、敵陣中大騷亂、行長悅曰「明兵亦不足「畏」也、明日行長自率「兵」往攻「安定館」、祖承訓史儒迎「之」、明兵見「日本之軍伍齊整」、遂巡不「進」行長麾「兵」急擊大破「之」、史儒戰死祖承訓僅以「身免明兵悉死、其逃歸者纔十餘人而已」、事聞「于大明」朝野震懼、此年「豐臣公母大廳遭「疾比來大漸」「豐臣公開」之、將「歸侍「床蓆」、此月二十二日自「名護屋」歸晝夜倍「晦日至」

京師、聞「二十五日」已辭世、大哀昏絕而仆良方蘇、乃葬「大德寺」、既而復赴「名護屋」、至「赤間關」將「航」名護屋、船當「灘石」破、豐臣公亦將「溺遇」毛利秀元馳「輕舸」來扶、得「無」死、公甚賞「之」、遂任「宰相」、約以「其女」妻「之」、且怒「船主之不」堪「任斬」之、既至「名護屋」欲「自航」朝鮮、皇帝下「命」尼「之」、秀吉答曰「辱下」敕以止「臣之行」、不「敢奉」休命「乎」、然遣「大軍」於朝鮮、雖「我之軍屢有「利」、而明兵若至勝敗未「可」知矣、臣身在「日本」不能「坐指」畫「万里之外」也、若我兵一敗日域數十萬將士暴「骨於異域」耳、其若「此也雖」悔何及、故雖「似」違、敕欲「速攻」平大明「朝鮮」、而輝「日本兵威」方外「也、其行止則未」能「決矣」、沈惟敬者亡命無賴也、嘗來「日本」與「行長有「一面之交」、既歸通「於吳妓陳澹如」、澹如之僕有「鄭四者」、先是亦來「日本」得「罪被」執是年逃歸、遇「惟敬」而詳語「日本之事情」、惟敬又頗有「立」功之志、聞「鄭四之言」、謂方今大明與「日本」、構「兵當」此時、如「京師」說「和親」、以立「功耳」、乃如「京師」揚言曰、「我能知「日本之事情」、司馬石星方掌「朝鮮之事」、其妾文表茂偶遊「澹如之宅」、聞「惟敬之言」、而薦「之石星」、召「惟敬」共語大喜曰「吾得「人也」、及「祖承訓等軍敗」、石星謂不「大軍」則不「能」敵「日本」、因欲「先遣」惟敬游「說行長等」、結「和親」而後縱謀「之」、惟敬請日多賄「金帛・珍貨」、於日本諸將、而結「和親」、石星聽「之」於是惟

敬買蟒衣・玉帶・花幣等物、而至朝鮮、先遣人于平壤、試行長、行長亦素喜和議、與惟敬會于乾伏山、惟敬悉陳和好之利、且行長所好者、惟敬悉諾之、故行長及諸將皆信、惟敬之言、增田長盛・石田三成・大谷吉隆亦皆是和議、徒嘆口俟、和親之成耳、行長贈書於惟敬、其畧曰日本昔日有勘合船、以與中華通今也絕之既久矣、是以我豐臣公頻年雖求和親于朝鮮、而朝鮮不應我求也、故豐臣公大憤之、使我輩伐朝鮮也、今足下來平壤、欲與我結和親、是實國家承平之基也、足下奏明皇帝遣官使于日本、見和親之實、則何幸加焉、其官使來則請以五十日爲期矣、且贈之甲冑・弓鞍・十單刀長劍、明日惟敬又求日本銃、行長又贈書其畧曰、朝鮮王李昖在義州、足下往告之速歸本國、可使我與我親于五十日之間、惟敬歸奏明帝、而朝議未能一決之、十月大明帝以總兵李如松爲提督、各鎮之兵多屬矣、又以侍郎吳應昌爲總略使、促大兵以救朝鮮、應昌又能達日本之事、故薦用之、經略宋應昌屯遼陽、提督李如松率兵渡鴨綠江、李如松分兵爲三軍、揚元爲中軍、如松爲右軍、張世爵爲左軍、吳惟忠領南兵三千、而屬右軍、其兵五万余人、二十七日出海關、十二月二十五日誓于軍、渡江、加藤清正自元良哈境入女直、降數城、乃城金山、使加藤與三右衛門率兵三千守之、又城橋中、使九鬼

四郎兵衛・天野助左衛門・山内甚三郎領兵三千守之、清正還威鏡道甲山、撫安衆庶、民人悅服、諸將使公父子守江原道金化、十月自永平將移金化、初令又七郎忠豐守春川城、朝鮮兵六萬餘人來逼春川、公聞之發兵救之、而後又將自往援其勢、故不能速移金化、然朝鮮軍屢失利、漸退去、於是十二月公移金化、金化之地僻、遠其土亦薄瘠故五穀不熟、萊根亦不多、居之、尤以爲不便也、是以諸將多避之、致之公父子云、二年正月李如松率兵五萬至安定鎮、朝鮮軍爭來屬之、乃至二十萬人、行長使步率挑戰、明人李寧擊走之、虜七人、行長固守平壤城、不出、二十五日李如松督衆軍攻平壤城、平壤之地東接大江、西北山險又城外二里許而有牡丹臺、築塞於臺則分兵守之、平壤城中兵一万五千人、李如松・揚元・張世爵進兵往攻牡丹臺、守兵能拒之、如松等使吳惟忠向牡丹臺、其餘皆向平壤、夜半城兵出襲敵、敵不克、明日如松等自三方均進攻城、行長厲兵堅禦之、明兵少退、城兵見之開門出、張世爵見城西方守兵少、一万人急攻敗之、乘勝遂入城中、行長督兵保本城、固禦之、如松不能陷本城、及晡時引去、此戰行長之兵死者千六百餘人、如松軍死亡者及數千人云、初行長聞明兵之至、及遣使于大友義統・黑田長政・久留日秀包曰、明兵二十万不日將攻我平壤、請來救我、義統性怯聞明兵二十万人之語、畏無救意、且

謂衆曰敵之人兵如是矣、行長決不_レ生我救_レ之不_レ能克_レ矣、卒_レ狼狽逃_レ歸王城、長政・秀包亦以其士卒之不_レ多、故不能援之、且爲_レ大河被_レ隔故衆議不能決、行長點檢城中之兵、疇昔戰多死傷所_レ存者不過_レ五千人、行長與_レ衆議曰、我兵少援兵亦不至_レ豈足_レ當_レ明之大兵哉、與_レ徒死_レ于此不如先反_レ王城、圖_レ他日之功耳、遂潛_レ兵而夜遁_レ王城、黎明如松來攻_レ平壤城、則城中無_レ一殘留者、如松大恨_レ其不_レ得_レ殺_レ行長、乃分_レ兵迫_レ之不_レ及、行長將_レ還_レ王城、過_レ長政・秀包之營、曰、如松大兵將_レ至須_レ與_レ我速還_レ王城、長政・秀包對曰未_レ見敵而遁斯非_レ夫也、足下粉骨擗身亦既至矣、宜_レ早還_レ王城、吾二人先至_レ小早川隆景陣、三人同心與_レ明兵決_レ戰而已、行長不敢強_レ之、增田長盛・石田三成・大谷吉隆聞_レ行長之遁_レ平壤而大驚遣_レ二人於隆景、令_レ速班_レ兵隆景曰、我自_レ始至_レ無_レ再歸_レ日本之意幸與_レ明兵相逢、欲_レ白奮不_レ避_レ矢石刀矛、隕_レ命于戰場傳_レ名于後世也、老夫之志在于此耳、未_レ足以_レ我死生爲_レ殿下之損益也、今我欲_レ以死報_レ萬一_レ矣、縱明兵百萬何足_レ畏哉、使者還告_レ之、石田・增田聞_レ之茫然不知_レ所爲、謂_レ涉_レ大川而迎_レ敵於遠_レ非_レ上策也、今奔_レ隆景如_レ後難_レ何、大谷吉隆曰吾願再往_レ說_レ隆景令_レ還_レ王城、石田等同_レ之、吉隆乃往而說_レ隆景相共還_レ王城、方_レ是時朝鮮群盜竊起據_レ險塞_レ路、故王城與_レ釜山浦往來不通、諸將在

王城者相議曰、加藤清正始入_レ朝鮮長驅大進虜_レ王子、震懼今遠在_レ咸鏡道、召_レ之_レ王城使_レ擊_レ群盜、三奎行是_レ之、於是增田・石田・大谷贈_レ書于金化口、使_レ我陣上送_レ之咸鏡道、敷根仲兵衛請_レ往、公使敷根與_レ狼渡掃部兵衛、率_レ銃手百人往_レ于咸鏡道甲山城、而授_レ書清正清正對_レ之曰、吾亦欲還_レ王城、而金山橋中兩城遠在_レ敵地、今遽棄_レ之無_レ生而歸者、我今往并_レ彼兵而還耳、清正乃使齊藤・立木・莊林・隼人・龍造寺又八郎引_レ兵五千、迎_レ與_レ三右衛門等、清正亦督_レ衆軍繼_レ之、齊藤・莊林等以_レ正月二十三日_レ到_レ于金山、時群盜大起圍_レ金山、齊藤・莊林等急擊敗_レ之群盜敗走、齊藤等入_レ城中問_レ與_レ三右衛門如何、衆答曰昔者既與_レ敵兵戰、與_レ伊東勘平・井手市左衛門已下一百餘人悉死、齊藤等深憐_レ之乃悉迎_レ金山橋中兵還、清正大悅遂去_レ咸鏡道、而以_レ二月五日還_レ王城、於是清正出_レ攻_レ群盜敗_レ之、五・六日之間望_レ風遠引去、李如松進_レ兵到_レ開城窺_レ王城、張通事者謂_レ如松曰、日本之銳士多死_レ于平壤王城之軍不足_レ畏也、已公等必成功如松信_レ之、高昇孫守廉祖承訓等率_レ二萬人將_レ前軍以_レ朝鮮兵爲_レ後軍、渡_レ開城川到_レ碧蹄館、小早川隆景者爲_レ先陣之將、立花宗茂・久留日秀包・筑後待從等屬_レ焉、衆議而日敵將來攻、其期未_レ可知乃遣_レ斥坏、屢伺_レ敵宗茂之兵夜出窺_レ敵、暗與_レ如松兵遇驚相擊而引去、及_レ且見_レ之則如松大軍已追去_レ王城、僅一里許諸

將爭先鋒、隆景曰吾既爲先陣之將、吾豈爲讓耶、日本之與大明決雌雄、在今日也、我雖老而先衆而死戰耳、諸將以隆景之老、未有之、隆景請之不止、諸將不得已而從之、隆景乃處分部伍、栗屋四郎兵衛率兵三千爲前軍、井上五郎兵衛率三千備其次、其次乃隆景自將兵一萬人備中軍、立花宗茂其兵二千五百人、久留米秀包・毛利元康其兵六千、別爲備兩軍既相會使之橫擊明軍、既而李松之先陣與栗屋之兵戰、栗屋敗績井上代戰井上亦衆寡不敵、士卒多死傷當此時、宗茂・元康之軍橫衝敵中堅、明兵少卻隆景見之揮兵大戰、李如松亦勵兵能戰、李如栢・李如梅・李寧・李有昇與如松共苦戰、從己至午隆景之兵窺如松欲獲之、李有昇救之手斬數人、有昇中銃丸斃、會楊元之兵來援於是如松又大進、隆景・宗茂・元康戮力奮擊又率大敗之、亂軍之中如松落馬井上見之、知其如松馳馬而進將獲之、然明兵百餘人苦戰、扶如松去明兵走者多溺于開城川、凡死者及萬餘人、日本諸將請追如松、隆景制焉不許乃還王城、李如松大失利將退兵、會南兵持銃五百挺而來援乃猶屯下開城、欲以待明援兵再戰、日本諸將見隆景戰勝、僉以爲明兵不足畏也、乃進欲攻開城、然而明兵之在開城者猶十數萬、故諸將亦不能輒出兵唯待明兵之來攻、王城西南有大河、沿河倉廩數間蓄兵糧數十萬石、

王城諸將因此安南府有兩山、南有大河西有山逕通開城、明兵築壘守之、守兵亦不寡諸將之在王城者、增田長盛・加藤光泰・長谷川藤五郎・木村常陸介等以不與前日之戰爲深恨、故欲拔明兵壘以爲功而議於石田・增田・大谷、三人聽之長盛等率二萬餘兵登峯覬明壘、壘中若無人長盛等疑之遣騎十餘人窺焉、反日城中特靜敵或棄城遁也、於是諸將急進兵攻之、城兵多與投木石防之、長盛・光泰等進攻破外郭、城兵驚之、群來發矢如雨兩死傷甚多、增田等急退兵敵乘勝追之、增田等大敗績、會隆景・清正・行長慮增田等之或不勝相共率兵來迎、故城兵見日本兵來如引去、明日隆景等又遣人覬城中、昨日長盛等破外郭城中大懼而多逃潰自瀨河、而隕命者甚多矣、故昨日既棄城還開城、隆景曰、昨日若再攻陷之城兵可悉死矣、如此則李如松亦必不能保開城、嗚呼可惜哉增田等聞之、悔而無益增田・大谷既敗平壤及開城之壘皆獻捷書於名護屋、豐臣公、深賞隆景・宗茂之功、賜褒書、又問義統之不救行長、大怒曰、是非爲士者素意、而墜我本朝之武名、實吾耻也、武夫能守其道勿如義統也、近衛信輔有遊覽朝鮮之志、帝聞之賜宸翰、豐臣公以留之、李如松遣使于東京曰、近聞日本秀吉欲自率二十萬兵直入大明、不可無備明帝

聞之大驚、乃使宋應昌傳檄于劉綎陳璘等、濟水陸之軍、發金二十萬兩以資軍、於是李如松又使李寧祖承訓領兵一萬守開城、楊元軍于平壤、李如柏軍于寶山、查大受軍于臨津、當此時、浮田秀家據龍山營、積粟數十萬石、查大受簡精兵自間道竊至龍山、縱火焚其積糧、自是秀家遂乏食、三月加藤光泰・細川忠興・長谷川秀一・木村常陸介等率兵二萬人進攻晉州、晉州者朝鮮名城也、去王城十里許、初李昭之奔義州也、多居累世之寶器于此城、簡精兵二萬人守之、忠興・秀一等不知之、謂城中兵寡、甚易之、既到城下、直麾兵攻之、朝鮮兵出城而迎戰、忠興等軍亂走、時日漸長、城兵益進、忠興等大敗、僅得歸王城、士卒死者甚多、於是衆相議曰、此則特受殿下譴責耳、不如以實告之、請援兵、援兵若至、則擊走李如松、且取慶尚全羅兩道、使王城之與釜山浦往來便焉、乃上書名護屋曰、明兵二十萬在開城、我兵十萬守王城、彼能知地形、且兵士日增、我兵寡不能遽擊走之、是以尚試攻晉州、城堅兵多不克拔之、却爲敵見、窘黃海・忠清二道、既取之、然民人多不服或據于險隘、以塞路、全羅・慶尚二道亦半服于我、然人民相聚動履、我後若多築城壘、分兵守之、則諸道將悉平、唯憾我兵之不甚多耳、故不能遽分兵也、若賜援兵、則勝李如松必矣、而大功一立、直入大明、亦不難矣、豐臣

公見書令諸將曰、催兵即使安藝侍從・毛利秀元率兵二萬航朝鮮、後又豐臣公與東照廟及利家日夜相議欲濟軍、然在名護屋者不過十萬人、守京師及大坂者亦不多、故無可遣于朝鮮者、於是豐臣公泫然流淚曰、吾生于小國以人民不多故不能一舉而擡大明、遺憾何以如之、憤激初齒者久之聞者皆歎其志之大、況惟敬自明京到開城、告李如松曰、石星有意於和親、又往行長之陣而決和親、行長去年與惟敬爲約者七條其曰、必決和親、其二曰割地屬我、割地者今日本既取朝鮮四道、宜以此屬日本也、其三曰入貢如往古矣、其四曰明帝可封豐臣公爲日本國王也、其餘三條者深秘之、故世無知者、增田・石田・大谷・小西等皆若于朝鮮之役、日無不思歸、故特從惟敬之言、而甚好和議、惟敬欲以明帝之女妻豐臣公於明京、屢言之、惟敬謂行長曰、今足下所言之七條悉成、宜先速還朝鮮二王子及其從臣、且王城之諸兵亦皆宜先退、諸釜山浦、李如松亦將退兵于大明、行長素爲和議之主、然又頗疑其或惟敬之爲間、故未肯之、故惟敬還與石星謀遣徐一貫・謝用梓行長之陣、多贈金帛、說和親之使、行長及長盛三成・吉隆皆與清正有隙欲反其所、捕王子廢大功、故皆同和議、而糧食漸乏、且士卒不服水土、多病瘡死者亦多矣、是以皆有先退釜山浦之意、惟敬窺知之、大喜

益勸和議、行長等相議曰：「還王子者不受。」殿下之命、則如後之譴何乎？但退兵者在增田、石田、大谷之意耳。增田等以四月二十一日、將退兵諸將久屯王城、故農工、商賈皆歸家造業者多於我兵士也。是以增田等曰：彼或與明兵通謀塞我歸路、則難於班師。今悉逐庶民、而後退軍乎？縱雖逐之、彼與明兵屢我後、我軍危矣。不若悉誘殺之而後退乎？然無事則尤所不忍也。衆不能一決。時小早川隆景在座、獨低頭、鼾睡不出一語。三成呼曰：衆議紛紛如此、足下何低頭而睡？今班師者一大事也、請有計者誨我。隆景徐對曰：諸將所言皆是也。然我又有一計試聞之。今諸將之卒隸朝鮮之人居其半矣。先不可不逐此輩也。然轉運資用致釜山浦者、亦非此輩則不可也。不如治任備負擔之徒、縱火於諸營、烟中驅之退兵。火烟若揚則明兵驚動而無履我後矣。庶民亦逃避而不敢逐我衆皆同之。乃放火於諸營、乘烟而退兵。庶民亂走無敢追者。朝鮮諸臣走至李如松之營、告曰：日本兵既引去、追擊之則彼之兵可盡矣。如松不聽曰：孫武有言：歸師勿遏。其豈可追之乎？且臨海順和王子猶在彼。今若追之則王子亦不能歸矣。遂不從。經略孫繼祖謂諸將曰：日本使者若至和議決矣。故使內藤飛彈守如安如大明、石星待之甚厚矣。如安人省見石星、和議乃成。沈惟敬亦來釜山浦、固和親約。於是日本諸將

多歸國、而行長等猶留釜山浦、諸將既班師於釜山浦、待明使、五月沈惟敬與徐一貫謝用梓共至於名護屋。豐臣公大悅使東照廟及利家饗大明兩使、謝梓館東照廟、徐一貫號唯館利家營。一日豐公召二使而賜饗獻酬、既畢賜二使太刀一腰、白銀千枚、衣服二十、襲暑衣三十領、又賜白銀五百枚、暑衣百領、道服百領于其從者。又賜白銀三千枚以黃金所裝飾長刀一口于沈惟敬、名護屋者地形輻輳海水圍繞風景特勝賞二使見而愛之、皆賦詩以抒其幽情。豐臣公聞之爲浮船與明人游歡、其船數百艘諸家之旌旗帷幕翻翻海上、公亦自御樓船其粧最盡美、虎皮鞘鎗二百、金造長刀數十步卒二百餘人著舊道服陪從其傍、舟中設宴觀世金春侍舟中、有散樂終日而止。二使亦大歡樂明日豐臣公召二使賜茶、既而二使乞歸乃贈書大明、其書曰：今請和親者果無偽詐則我亦何渝此誓乎？請如向所約迎大明皇帝之淑女、以爲妃焉。向兩國久爲相害、而無聘問之事、故勘合船終止矣。今也和乎事就則必通使者如往昔、兩國之上卿通盟以定成矣。我自去年遣驍將伐朝鮮抄略其都邑、虔劉其士民以正其罪、今貴國頻求和親、若聽於我言則有朝鮮之罪、割其四道界李松、其餘四道者則我有之、而又令朝鮮王子及大臣一二人爲上賓于我、去歲我將加藤清正擒朝鮮王子、沈惟敬懇請求于我、

故今放還王子。我謂朝鮮貴臣數人顯世々不叛于我之實、以誓于我、可也。謝用梓・徐一貫受之而歸。豐臣公使內藤如安俱行、且賜書於行長・長盛等、使還朝鮮王子及其從臣、臨海・順和・王子復入土城、李昭歸自義州、朝鮮人民按堵、如故沈惟敬大悅先遣使告石星、石星聞之於明帝、明帝人賞之。豐臣公使熊谷半次・小野久右衛門至朝鮮、勞諸將、且責大友義統曰、我築諸城、使汝等守之者、本爲援先軍急也、而當行長平壤之難、而爾不能救之、且聞明兵之衆多、而遽逃走也、其怯懦甚矣、夫吾數十年之間、以武爲業、我兵未有一敗績、而今方我之與大明構兵之時、義統首爲怯懦之行、匪啻是己之耻、是造秀吉之過、而成日本戮者也、我欲劓義統之首矣、然大友氏者賴朝以來世々相承吾不忍一朝殲之、故忍有其一死矣、往年義統與島津相持之時、援於我、元、無與大友好、雖然、爲武將者聞人之急、不可不救之、故速出兵、義統不待我兵至、而與島津戰、大破而不能歸、其城遠逃于妙見龍王之間、此無知無勇也、士之所耻與之齒也、客歲義統請我姓一切也、余謂大友者其家舊矣、故不欲授之、然而依其志之切、乃授之姓氏、其官位亦不爲下、而其行如此、故我不敢列義統於諸將、以辱有功之人、其囚之置安藝宰相輝元之邸、從者不可過四五人、義統之子近侍於我久矣、故我

有之、雖然彼既爲義統之子、何顏列武將、余將請以使陪侍于禁廷也、又責太郎忠辰薩摩守義虎之守曰、汝身既屬義弘、則事皆當受義弘之指揮、而却不欲屬義弘、我察汝之意、義弘者好武之人、常以先鋒爲心、故深入重地、今忠辰懼之逃避、海邊、其志以爲我兵若失利、則欲速乘船逃日本、以免急耳、是固勇士之所深恥也、我先入九州之日、又太郎雖無尺寸之功、許義弘之請、賜其舊邑、且以其地僻遠、不使與京師經營及關東之役、而今忘恩背義、惜其身命、不可不罪其自今之後、僅率十數人、屬之小西行長、又責波多河守曰、我既使汝屬鍋島直茂、則當與直茂共進退、而却不從直茂、而竊退居熊川者、其怯弱之甚、不可勝言也、夫名護屋者波多氏之封內也、我今築陣汝之邑、而汝無意前驅、但好有海濱、以伺時勢、眞可憎焉、比來諸將曰王城退兵於釜山浦、方此時汝忽出於其途、同退、欲以與諸將相儔也、心術之不正、何以加焉、磔之輒而猶有餘罪、然今先抑我怒、解我憤、宥其人罪、前年我入九州、我將收汝之邑、而以直茂之固請之、是以不忍削汝之邑也、憐其國之遠、不使汝與帝都之經營及關東之役、今忘其大恩、其行事之汚下如是也、故屬汝黑田長政、而僅全其身耳、豐臣公又賜書於三成及長盛・吉隆・清正・行長曰、釜山浦邊傍之所撰、其要害、高壘以固守之、大明之和

親或有偽則速進拔「王城」以直入「大明」汝等其勿忽、晉州城者前日雖既攻之不能拔之、是我大恨也、諸將當約期一舉以陷之、而後分附諸將固守朝鮮二十餘城、其城壘之營造糧米之出入各撰其人、以載之、凡事皆使告報于名護屋、六月朝鮮二王子及從臣贈書於加藤右馬允、清正家臣以謝、清正日兩王子臨海君、順和君、兩府夫人陪官長溪君、上洛君、行護軍大將、南兵使等白壬辰年、四月二十四日、被擒日本大將軍計頭清正入城相見、即加禮遇一行下人并給衣糧撫恤願至、又稟于關白殿下到金山浦、還許放還京城、其慈悲如佛真箇日本中好人也、況素聞關白殿下雄傑無比四隣皆畏之、且善於分別侍隣國王子諸官稍存舊意、愍其渡海、使復于京、其恩厚與此海俱深、一行之人其敢或忘、後日若對日本及計頭復發雜談、少有背負之意、非人情也、天地鬼神共知之矣、修好之日通書寄情事、清正得之以爲家珍云、豐臣公贈書於朝鮮諸將、使淺野長政、黑田如水奉命至朝鮮、示書諸將、其畧曰、前日諸將雖攻晉州城、而城主牧司能拒之、故不能下之遺憾甚矣、諸將其均進以破晉州、斬牧司之首見於我、增田・石田・大谷三人同往長政、如水之館、而慰遠航方外、時長政如水相共圖策、茫然不知三人之至、石田目於增田・大谷出去而、彈正如水猶不知之也、終恭後始聞侍臣等之言、雖三奉行至、座主爭行不

敢有禮待之意、故三奉行慍而歸、長政如水大驚遣使請三奉行再三、而三奉行不肯來、且謂使者曰、彈正等與我言不如圖策之愈終不來矣、是以長政如水亦恐人之嘲笑、且憚豐臣公之譴責、增田等遂不與長政等會、長政如水無如何、乃告命其餘諸將而歸、後豐臣公聞而怒其怠慢無禮云、諸將將攻晉州城、清正行長爲前鋒、毛利秀元・浮田秀家各將一方、小早川隆景・黑田長政・淺野長政・伊達政宗等屬秀元焉、鍋島直茂・長曾我部元親・蜂須賀家政・立花宗茂等屬秀家焉、其兵凡六萬餘人、夫晉州大江有前、其三方險而石壁側立牧司率朝鮮兵二萬而守之、劉綎又帥師來陳于大丘府、諸將皆謂不能輒拔之、然憚豐臣公之患衆皆勵志爭進、秀元在西秀家在東、加藤・小西・黑田・淺野向城西、清正怒行長之主和議、送還兩王子、廢己之功而欲屠晉州破其和謀、故先衆而進、使步卒傾發高檣、麾兵攻之、城中騷擾黑田・伊達亦進攻之、城兵固拒之、秀元自西方急擊入城中、縱火城中、大亂遁走追殺之、死者一萬五千三百人、其餘或僵死于巖上、或溺死于江中者不知其數、牧司逃于林藪中、秀家之臣岡本權丞獲之、視首于所虜生口、皆曰是主將牧司也、獻其首于名護屋、豐臣公大悅、晉州城者朝鮮寶器悉納之、故箕子以來所世世相傳之重器多、喪之奉詔復歸于王城、未數月而聞日本之

軍陷晉州城、大驚告、急於大明諸將、面乞援時、吳惟忠軍于善山府、劉綎也、于大丘府、駱尚志守于南原、李如松猶在于開城、如松召沈惟敬、而責之、惟敬懼、即到釜山浦、讓行長之違約、行長怒曰、汝雖與我約和議、而明兵深入朝鮮、以備於我、是非我欺汝、汝欺我也、是以惟敬又入大明、頻謀和議、八月、豐臣公賜書于秀家、秀元勞諸將、勸其怠倦、其畧曰、兵器、粟米、鹽醬等之物、告之增田右衛門尉、早川主馬首、而藏之倉廩、朝鮮山多矣、豫伐薪木、蓄之城中、以備冬、大雪若降、難乎伐薪、莫或忽之、使士卒有寒疾之患也、篙人常在舟中、故遭寒疾者多矣、別營室廬居之、若久無用、則使之歸其本國、俟來春而還、召反之、至九月、大明未報和親、豐臣公又遣書曰、築諸營、則須以完固、大明和議我以爲或誕耳、諸將莫惑於和議、以倦於戰矣、其必固守爾之營而可也、吾將復遣援兵、而悉平朝鮮、不若者、然大明若果結和好、則亦宜別有議而已、沈惟敬歸、明依石星、而頻請使、李如松、劉綎等班師、石星奏于明帝、明帝聽之、李如松曰、開城歸、明劉綎猶留焉、時日本兵充滿于釜山浦矣、李如松已引衆軍而歸、故朝鮮人驚危有金侍郎者、賦一絕、贈于如松曰、聞道將軍捲甲還、定知和伐是非間、朝廷若有班師命、不猶昏亡、當亦寒如松還聞、惟敬多贈貨物花布之類、於行長、加之惟敬以日本之求貽之書籍、又受

日本之旗五本、而藏之、大怒欲殺惟敬、然惟敬原石星之所舉也、故不能妄誅之、豐臣公以大明和議之報未至、故以爲欺我也、依日夜與東照廟及利家事籌策、一日黑田如水隔垣聞軍議、入告、豐臣公曰、方去歲大軍入朝鮮之時、家康或利家督乎衆軍、則政刑明清軍令正整、而大事可成矣、不然則雖如某等者、使有裁制之取、朝鮮不難矣、方今清正行長年壯、而不通武畧、唯以勇爲上、以故二人每爭功、而相侵害朝鮮、人民不知所適從、遁匿于山林之間、日本人所歷之三道郡、無居民、野無青草、諸將困苦甚矣、若此而已、則功終不可成矣、豐臣公深是之、謂贏師久於外、而勢一屈、則恐內亂取大敗耳、故召東照廟及利家氏、鄉長政曰、釜山浦諸將有懷上之意、而無進兵之志、我欲自帥征朝鮮矣、今催水陸之軍、附託日本於德川氏、則我不有勞意、我自督中軍十萬兵、使利家將兵十萬爲左軍、氏鄉將兵十萬爲右軍、都三十萬兵、長驅大進乎三韓、直入大明、陷明京、以爲中華皇帝、東照廟不悅曰、我自幼以武爲業、未嘗有一敗、今又何獨居守于日本乎、大命縱屢降而決不能從矣、淺野長政進曰、是狐之作妖也、我聞之久矣、今於殿下得見之、想狐必憑之矣、匪復前日之人也、德川殿其勿怒焉、豐臣公聞之大怒、頭髮直上曰、噫、汝輩正豎子、汝言無禮也、將拔劍擊之、利家氏鄉急抱留之、

日、彈正者我輩罪之耳。豈煩汚君刃乎？彈正不敢懼之曰：我輩數百人受誅，未必爲憂。○大比年出兵於朝鮮，每戶有三人，則必出一人。今日本軍大半在朝鮮，轉漕之費日本虛耗百姓怨嗟，殿下之兵今日發，則明日必有羣盜蟻起者。及是時，德川殿縱有奇策，而亦何有所施乎？若夫速班師，偃武修文，則國家自此昇平無憂耳。豐臣公益怒之，利家、氏鄉叱長政，使之去。長政既歸，待公使者之至，而欲自裁也。數日，公召長政，有之，淺井備前守長政女嬖，豐臣公、今茲生男，名捨，後名秀次告之，浪古耶。名護屋亦，初浪古耶。豐臣公聞之大悅，曰：朝鮮事沈惟敬既約，和議矣。軍旅之事皆托德川氏及利家，我姑歸。大坂乃乘輕舸，馳到於大坂。鍾愛最也，遂有廢秀次而建捨君之志。此年，公長男久保君中，瘴癘，以九月八日卒於巨濟。加藤清正素欲破和議，內藤如安如，大明，未還以爲明人殺如安。十一月三日，清正率兵攻安康，劉經白慶州來救，清正擊敗之，斬首三百餘級。劉經逃走。豐臣公欲讓天下於秀賴，而秀次更無遜讓之色，乃欲使秀賴居大坂，自營於大和多門，而老之，然以其地之僻遠，乃令城伏見。三年春，命增田、石田使撰監書十三人之姓名，舉之。豐臣公又簡定以佐久間河內守政實、瀧川豐前守、佐藤駿河守、水野龜助、石尾與兵衛、竹中貞右衛門六人爲監，經營既成，乃又築小山於水畔，列植象木，建堂於其間，號學問所，以

沈香木造茶室，延客賜茶，以白樂請將在朝鮮者困勞殊甚，而丹波少將秀勝、東鄉侍從、長谷川藤五郎秀一、加藤遠江守等卒于軍。中川秀政亦戰死。豐臣公憐之，乃下令使將士多得歸，獨留守釜山浦，諸○不得還是年石星以內藤如安之言于泰明帝，明帝許○。豐臣公、久保君卒後，又八郎君朝京師奉命赴朝鮮之役。伊集院抱節、比志島國貞奉，貫明公命，至名護屋，俟君之至。然數月，君未至，故公召二人於朝鮮。二人以七月二日至朝鮮，九月二十九日敵艦數十艘逼巨濟，公使伊集院抱節往援之。福島正則犄之，十月初日敵又備戰艦數十艘來侵我營。日中退去，四日，日中敵船凡二十餘艘又來犯我營，而桑山小藤太及杉若氏出追之，發銃，種子島左近太夫時以下亦出，舟十餘艘發銃，敵遠退去，晦日，又八郎君航海暮到于巨濟營，即謁公獻太刀一口馬代。四年正月，明帝聽石星之言，使鑄日本國王之印，且造冠冕法服，遣正使李宗城、副使揚方亭，封豐臣公。四年春，木下吉俊、淺野長吉之書至，曰：山林得虎致肉與，賜於名護屋，爲殿下服藥之用，其皮即賜獲虎者。故將獵昌原山，山中雪深不可入也，待雪少消。三月八日，航於昌原，明日早登山，使數千人環山，終日雷呼扣，艸木、山川震動，不見一虎。徒下山耳，十日再環山，發喊猛虎之走，山虎遂出，圍走守右衛門尉，彰久之臣安田次郎兵衛疾走，揚呼虎，

虎返欲嚼安田、安田拔刀刺之、虎怒將嚼安田、安田之刀徹於喉、其末出脊虎倒與安田俱落、墜虎死、安田得不死矣、又有二虎伏高末、走衆待其走下、少焉天大雨、藥線火滅不能發、鳥銃、衆無如之何也、又八郎君謂舍人上野權右衛門曰、汝往追虎上野諾之、直上高、白謂我殺猛虎、遺譽於後世、馳以登虎見之來迎、嚼上野、懸牙揮離地、大許上野便死、虎又棄上野、登于高、帖佐六七走進切虎頭、三刀、然而虎益怒嚼六七之股、不放福永助十郎、後稱久左衛門來、執虎尾、掛松枝引之、且拔脇刀刺其腹、長野助七郎、後稱六兵衛亦來刺其腋、而後虎斃矣、既獲兩虎下山、明日還巨濟、六七病未幾而死、乃告獲虎於小西行長、遂使平田五次右衛門所獲虎肉、與腹盛之、數樽還獻、豐臣公大悅、四月二十八日賜書以賞之、且曰虎肉既足矣、又勿獵先、是止我三國經界田賦、今茲四月使公歸藩受班祿、公乃使又八郎君領本部軍守巨濟營、五月十日發巨濟、乃浮海六月至大坂、遂如伏見城謁、豐臣公、二十九日賜薩摩・大隅及日向諸縣郡班祿、台書、頃年秀次爲關白、天下士大夫莫不崇尊之、秀次驕侈無度、喜作凶虐、時自城上發鳥銃射行人、以爲樂、背命叢林志藹、註解諸曲百番、行于世、往年豐臣公歸京師、居大廳、喪將再赴名護屋、世謂豐臣公老矣、秀次當代之至名護屋也、秀次終不及於此、黑田

如水嘗諫秀次曰、殿下櫛風沐雨、一日不能休息、方今在名護屋、焦思朝鮮之役、其齒已過半百、其勞殊甚矣、唯恐身命將爲之蹙也、今公起於匹夫之中、坐外高位者、非公有尺寸之功、此乃殿下之賜恩也、今約爲父子、食數州之地、人間之榮於是極矣、夫殿下百歲之後治天下者、非公歟、今坐見殿下之勞、不欲己代之可謂無恩無義者也、不孝之罪豈可逃乎、伏願公速到名護屋代殿下、以指麾諸將、則足慰天下之望也、耳、其坦腹於京師、徒以戲遊爲事者、天人共所疾也、吾恐災之或及公之身、秀次卒不從、是以世人無不非笑秀次者、及至于秀賴之生也、秀次之威權漸滅、天下益疏之、於是秀次畏甚、備武備、時人怪之、皆謂秀次有覬覦之意、其每出敖遊、張弓矢、備鳥銃、實如敵在前者、人或有告變者、於是七月豐臣公遣宮部善祥坊・德善院・玄以・増田長盛・石田三成・富田左近將監于聚樂、謂秀次曰、有人告汝之叛狀、我雖不信、之然衆或疑之、其奉盟書以明見其無反心、秀次聞之大驚曰、是固虛誕之說也、我在聚樂、爲衆被崇尊、皆以大人之大德也、豈有叛心乎、伏願以大人之明照鑑我丹心、乃裁盟書授之五人者、於是善祥坊等歸而白之、豐臣公曰我固知其如此也、彼何叛于我者乎、時木村常陸介在淀夜乘輿如聚樂、與秀次謀事良久而乃出、石田三成聞之即白、豐臣公、毛利

輝元又使人告曰、去歲秀次使白江備後守來曰、輝元宜見裁盟書、雖父君沒後而無叛我、故不得辭之既奉盟書、以其草藁附三成以奉乎豐臣公、其餘說秀次之反狀者甚多矣、公亦半疑之於是再遣宮部善祥坊・德善院玄以・中村一氏・山内一豊・堀尾吉晴、告秀次曰世間紛紛言汝之有反心、然我知汝之不反於我也、汝其自來明見其無叛心、於衆以間執讒慝之口、尼孝藏主亦以甘言勸秀次之會伏見、秀次心危之猶預未決、吉田修理亮竊告秀次曰、君若無反心姑在聚樂、抒其真情、切乞宥可也豈可輕適伏見哉、殿下決不爲赦之、若實有反心請倍一万兵於我、我襲伏見殺殿下、以爲君顯忠耳、秀次不肯遂與五人者如伏見、豐臣公乃使館木下大膳亮邸、乃又遣使曰速登高野山、故七月八日秀次削髮如高野、近侍臣百餘人皆雜髮而從焉者凡三百許人、公聞之使木下大膳亮傳命曰、秀次之從者不可過騎馬二十人步卒十人、秀次諾之、故從適者武藤左京亮・生田石京亮・崔部淡路守・津田雅樂助・山岡主計頭・前田主水正・不破万作・雜賀虎丸・山田三十郎・山本主殿助・志水善三郎等數人耳、方是時謂諸侯曰我已到于高野、則請莫復訪之秀次往居於青岩寺、十三日豐臣公使德善院玄以・增田長盛・石田三成・淺野長政・長束正家、賜書于木食興山上人使秀次自殺、福島正則・福島右馬助・池

田伊豫守奉命適高野山、十五日早授五奉行之書於興山、且陳豐臣公之命、興山諾之、三使遂以三千兵圍青岩寺、秀次日來者何人其無禮何如是甚乎、崔部淡路守出告興山曰、秀次將自殺、何以爲逃走乎、今三使圍青岩寺、何無禮甚耶、上人願止之興山往諭三使退兵、秀次遂自殺、八月二日斬秀次、二子及侍女三十餘人於三條川原、見者莫不流涕、初正親町上皇崩、未七日秀次敗山中、逐禽獸以爲樂、且屢游獵比叡山、或携妓女而登留止山中宴飲、淫荒無度嘗遭警者於北野、呼之進已近拔劍斬之衆諫不聞、世人惡其虐以殺生關白稱之是以卒及於此云、八月公賜告而辭京都、二十日歸栗野、此月二十一日豐臣公下命賜播磨・石見二州之內湯浴之邑三千八十石、此年豐臣公下命薩隅二国及日向諸縣郡移我家臣封邑、公以此年十月白栗野移帖佐、北鄉忠能白莊內移祁答院、右馬頭白清水移種子島、伊集院幸侃白高山移莊內、公來歲將再赴朝鮮之役、鑿船爲兵備、而此年有豐臣公之命徵公、故十二月十一日出帖佐、五年、正月十三日至大坂、

島津世家卷之十九

松齡公

諱義弘初名忠平或利義珍稱又四郎、位官歷兵庫頭從五位下侍

從四位下、宰相薨髮稱惟新齋、

上

公、貫明公同母弟也、以天文四年_{乙未}七月十三日生伊作、天文弘治之間我三國大亂、凶逆之徒蜂起各據城邑、故公自小小未嘗遑寧處、天文二十三年秋我大中公與貫明公各將兵往攻帖佐岩劍城陣、於日當平・狩集公亦將兵往陣、於白銀十月二日進迫岩劍城、帖佐・浦生之敵兵二千余員渡平松川屯池島、我軍反至星原設備進兵大戰、敵軍敗走遂至高樋川斬首五十余級、城兵大懼夜委城而遁、十月十九日大中公命公使守岩劍城、時僅二十歲、弘治二年三月十五日大中公攻蒲生松坂墨城兵固守禦之、公與其兄貫明公自執刃進破城門、敵兵出迎之公自言我斯島津又四郎忠平也、遂斬強敵一人獲其首、而趨出鏡上所受之矢、五時公二十二歲自斬敵始、於此十一月大中公進兵迫蒲生城、十二月薨刈左馬獲頭未陣、於北村援蒲生範清之勢相持、至三年四月大中公乃與貫明公、此月十五日進兵攻左馬權頭陣、公亦與右馬頭忠將左兵衛尉尚久各將兵從軍、然彼之陣在山上四方險峻難近、且敵所發之矢無不中、於我公怒將先登賊兵開門出戰、有楠原某先衆未戰公下馬自謂、我斯島津又四郎忠平也、接刃戰遂斬楠原國老村田

越前守經定・三原右京亮進戰、其餘銳兵爭前登權頭戰屈自剄賊、兵死者不知其數、我軍中樺山助太郎忠副_{善久}・貴島助五郎・濱田藤左衛門尉戰死、公亦身被創故姑班軍、此年十月十九日大中公再進兵襲松坂墨取之、公亦從有功豐後守忠親爲日向飫肥城之守將、伊東義祐屢侵飫肥、故請公爲養子大中公許之公自謂、夫伊東一國之勢而飫肥乃一郡之孤城也、戰爭未嘗斷且距鹿兒島遼遠而時有緩急請援、亦恐不能速未攻又況薩隅之間內亂、終不能自穩則亦或終不能出兵、於遠地以未援耳固辭謝之然大命不止、故茲永祿三年三月往飫肥爲忠親之養子、故伊東氏畏公勇武不敢侵封疆、他日公有婦薩摩、伊東義祐聞之率大軍未侵飫肥、公聞之欲趨其急大中公與貫明公止之不聽即日歸飫肥、義祐亦聞公歸收兵北、肝付省鈞_{河內守兼續}・大中公之姊夫也、怒伊集院大和守忠朗之載帷幕識文鶴首叛於我、又襲取廻城與祿寝右近太夫重長・伊地知周防介重興共據之、大中公怒之四年六月往陣大臺・馬立・竹原山三所圍攻廻城、肝付及祿寝下大隅兵悉起救兼續等、七月十二日襲竹原山陣右馬頭忠將出馬立陣往戰、忠將敗續死、亂軍中大中公率大軍未擊走之、兼續等委廻城逃恒吉、於是大中公乃召公、公曰臣嚮奉大命與忠親約爲父子、夫飫肥一郡孤城受大國、敵其危甚矣、今豈得遽舍而歸耶終不能應命也、忠親聞之未見、公日聞卿以予之故不應鹿兒島之召、今三國內亂不能相安、且右馬頭新死衆皆失力、故召卿以鎮衆卿宜速歸鹿兒島、代右馬頭扶社稷使國家復於太山之安、

三國已歸平安，飫肥豈獨不安哉？我願尽力守飫肥伊東氏，其何足懼耶？其無以我爲意也。公聞之，感憤不堪，泣數行下，遂告別婦鹿兒島。先是，北原又八郎兼守幸日州真幸院居飯野城，比未罹疾死而無後，其臣相議曰：「欲使北原民部少輔爲兼守之後，兼守之妻者伊東義祐之姉也，義祐欲取真幸院奪兼守之妻，再嫁馬關田右衛門佐，乃使右衛門佐居三山城誘殺民部少輔，北原又太郎兼親懼出奔求麻，於是真幸院大亂，踣城主白坂佐渡介猷城降，後樺山玄佐安藝守義久時，新髮稱玄佐，使佐渡介之男與一左衛門尉及曾於郡士本田某，竊往求麻告相良曰：「請以兵入兼親于真幸相良氏諾之，本田某獨婦反命與一左衛門尉得相良氏兵，先襲馬關田取之入兼親德滿，城主北原八郎右衛門尉兼親之婦未屬之，故真幸一院又遂婦兼親乃入兼親於飯野，而大中公乃遣麾下兵與相良氏兵守飯野城，大川平越前守者世屬北原氏居飯野，大川平城依以大川平爲氏，先是越前守請屬公之麾下公許之，越前守年老未幾而死，男將監繼主大川平將監亦早死，而其子九郎幼學書於狗留孫山寺，伊東氏窺大川平無主，永祿五年率兵未攻，大川平城城兵盡出殊死戰，向暮敵兵退去，獲首五十餘級，城兵死者僅不過十人，然敵兵尚不退欲再未攻，而城中兵寡計其終不能保委城去，遂往告公其由，公界之加久藤鍋灰塚榎田邑居之，後又隔大川平川新築壘欄之今城，使九郎守且入麾下十三人守之，此時飯野以西屬我三山，以東皆屬伊東氏，以故封疆終穩，北原氏族人北原伊勢介男新介在橫川城，屢侵邊境欲乘北原氏之衰自

追兼親自爲真幸之主，五年六月三日公及弟又六郎歲久將兵往擊之，大中公亦往陣隅州溝邊爲警援，且使新納刑部太輔忠元・伊集院源介未援，公勢公方圍攻橫川城，城守將伊勢介新介率兵出戰，本田刑部少輔・滝聞美作守督兵當之，忠元・久春未橫擊大敗之，又六郎歲久率吉出騎步已入城門，縱橫奮擊身亦被傷城遂陷，斬新介父獲首數百，大中公乃以橫川賜麥刈大和守重猛，貫明公往北原氏邑栗野，北原兼親猷栗野，栗野當是時相良氏之兵守飯野者悉婦求麻，故增我兵守飯野城六年春大中公至飯野，二月十日發兵擊三山敗伊東氏軍，兼親之伯父左兵衛尉守吉松城竊入，相良氏之兵與伊東氏通謀欲襲飯野事覺，左兵衛尉畏其見罪委城出奔求麻，北原八郎右衛門尉・白坂與一左衛門尉離兼親之麾下屬我，故兼親之勢日衰且相良氏欲奪兼親真幸地，是以移兼親於伊集院神殿，此年一作七年賜真幸院公移居飯野守封境，七年春北原兼親未飯野謂：「公曰今多發兵守今城衆費勞甚矣，惟今城回接近飯野城不若姑罷今城戍也，萬一今城有急則發飯野衆救之耳，公從之三月罷今城戍卒兼親嘗有怨，大川平一族是以私謀滅，其門族詐請以罷戍兵也，五月晦日伊東義祐窺今城虛未攻城陷，九郎之叔父孫左衛門・其弟孫次郎・其祖隼人八重尾兵部・其弟藤左衛門男次郎五郎・橋口越後・春口兵左衛門・二宮兵部左衛門男次郎五郎・與松與一兵衛・野添新左衛門已下死者九十餘人，有長野仲左衛門適未訪大川平氏時有此難，故與其從者九人皆死九郎嘆息曰：「我門族悉滅我

獨生何爲乎、突又戰死乱軍中九郎時僅十六歲、無衆不惜者此戰也、

伊東氏麾下亦死者及五百余人云、義祐令衆悉虜今城老少男女奴婢

隸、以婦伊東三位入道大膳太夫義祐孫
髮繼三位入道、據三山城欲窺虛取飯野城、

大中公聞之九年十月使貫明公往攻三山城、公及左衛門尉藏久各率兵

從軍、二十六日攻三山城城將陷而公身被大創、故衆扶歸乃相議姑班

軍、夫菱刈氏者累世之臣也、而與祁答院氏・渋谷氏・蒲生氏倍于我

者有年、然而向有其罪賜横川、菱刈氏忘其恩未幾而又黨相良氏爲寇、

於是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大中公及貫明公乃自栗野至湯尾、公又自

飯野至馬越、明日朝貫明公揚旗誼方山、大中公進兵至馬越陣尾、公

爲前鋒攻馬越城、辻大藏左衛門尉・有馬軍彌左衛門尉・久富軍兵衛

尉將登墨壁城主井手龜藏河守男兵部少輔彌四郎、出斬辻・有馬・久

富三人、公自執刃格殺強敵數人、財部傳内左衛門尉・東郷兵部少輔・

阿多掃部助・宮原右京・新納刑部太輔・伊集院美作守・有馬奉膳兵

衛尉等從公之軍有功、衆并進城陷竟斬井手龜父子、敵死者數百人敵

兵大懼、二十四日夜委本城・湯尾・曾木・市山・青木・山野・羽月・

平泉・横川等數城、而退入大口城、是以菱刈隆秋大失勢、乃請援於

求麻相良氏相良氏發兵援之、十一年正月二十日大口守兵三千人出堂

崎、公僅率三百人往擊之、我兵衆寡不敵一戰敗走公殿、敵步卒將別

府安藝守・岩崎六郎兵衛尉・内田傳右衛門尉等率數百輕兵競進、公

自謂我斯島津兵庫頭忠平也、彎弓射之其矢莫不中、川上左近將監久

朗引至飛田瀬會別府安藝守接戰、久朗之臣福島筑後自傍射之、其矢

中安藝守之面斃、久朗亦當敵多而身被數創、家臣等亦多戰死、故扶

久朗後久朗
病創沒退去公將渡羽作瀬・遠矢下總守・財部傳内左衛門尉・

入末院筑後守等反馬戰身被傷、公見彼等之危自反馬拒追者、屢退之

然敵競進我兵皆被創、貫明公及左衛門督藏久・伊集院右衛門兵衛尉

久通率大軍未援、大戰時大中公一軍亦至、故懼引去伊東右衛門尉・

有川雅樂助貞真等從貫明公軍力戰有功、公退入曾木城、八月伊東氏

合心於相良氏未陣於飯野桶比良又稱田
原陣、加久藤・馬関田百姓多變心

屬伊東氏、公固守飯野城不出、初求麻皆越六郎左衛門娶大川原九郎

姉、八月十日夜竊使人告我麾下遠矢下總守日、昔時伊東氏之使人

宿吾私室、使人言伊東氏已陣於田原即桶
比良未足遽陷飯野城、欲使相良

氏進兵大明司我自陣柿本占墨相共陷加久藤城、而後攻於飯野不可無

備也、遠矢即告之故公乃傳中野越前守・伊尻神力房先渡守祐
宗之叔父、率兵

往守大明司占墨、使相良氏兵不得陣占墨、皆越六郎左衛門妻頻進夫

令通意於我、故公竊使人告皆越曰、汝未屬于我則我昇汝大川原地、

以爲九郎之後皆越乃諾焉、期日乃使遠矢下總守・田實伊豫守・橋口

出羽守率銳卒六十人、到河原原口迎皆越夫妻、遂賜大川平地、以爲

九郎之後改稱大川平左近將監、元龜三年正月伊東義祐遣伊東加賀守

于球麻謂、相良義陽日大島津者我數世之寇也、余頻年與島津戰屢失

利、將士隕命者不爲不多恨決骨髓、故欲今茲悉封内兵與島津決戰、

而報累年之憾也、伏乞君之與我修隣好少出兵援之、使我得意於一戰、
義陽對曰君欲報恨島津乞援於我敵邑、夫島津疆大動輒侵我疆土、今
幸君之將懲島津之強暴焉、敝邑何不以賦從君之軍、及期告于我將趨
赴也、加賀守大悅、告義祐、義祐乃遣謀於飯野加久藤之間、窺其虛
實時公在飯野城稱龜之城、加久藤乃公夫人居之川上肱枕等守之、而偽召
加久藤城守兵入飯野城又間道遣還加久藤、視加久藤無人於謀、且撰
一女子有才畧者使之、夜出奔伊東氏小林城告曰、妾仕公夫人者也、
有士之誘我者誤指其所、贈士之書於途爲他人所獲故事覺矣、公怒執
妾將殺之、夫人憐妾之嚮能服事私解縛出奔球麻、夜暗不辨前後女之
身、而不能遠踰山涉水以至球麻矣、幸得至茲願垂憐使取妾無死、伊
東氏哀之以取養是女常語云、加久藤城險而難攻、然唯鑰掛口崖岸樵
而易登耳、近夫人之居自是遽鼓躁則城中躁擾而城可忽陷也、而又從
敵之問而城廣狹險易凡便攻城者無不言焉、故敵亦大疑此女戰後進婦云、加
久藤三德院當時歸三寶院後藤三寶院門跡歸改三德院、瞽者菊一後号新清爲開基、盲僧
善占公夢出與伊東氏戰忽、然馬腰脚折既覺而不樂也、疑其凶夢召菊
一占之菊一日、是吉夢也、其乘馬腰折則徒也和諺徒與勝同音、公乃悅賜之
盃酒且竊命之曰、汝琵琶法師也則敵亦不其疑我、以汝爲謀往未山東
以其所聞告于我、菊一許之、三國既平之後以菊一之有功、賜之百石
采地爲日向十三城百僧長、五月三日夜伊東加賀守等率其兵三千許人、
竊自小林經本地原上江、木崎原至加久藤城下放火焚村落、直發攻

鑰掛口時東方將白當鑰掛口前有岡壘斷、而高其上即樺山淨慶宅也、
淨慶與其男二人出多投下石、故不得遽進既而淨慶父子下山卒、爲敵
被殺時川上肱枕揮兵關門出左右擊之、故少退敵將伊東宗右衛門、馬
上取敗軍將再進攻城不動寺見之執銃射中之斃、故躁亂不能進方、是
時會加久藤士在城外者及菱刈之士、代宿衛者至橫擊之故皆退反、與
加賀守之一軍會木崎原、公則在飯野城以脩日待俗夜供香花徹曉至早旦、乃出慎迎出日、以拜名謂之日待、
禊事終夜不寢群臣皆倍侍、夜將明肥後民部少輔出戶外見西火大起入
告公一坐大驚、與公俱登岡見之加久藤火燭火天、公大疑之使人往視
之、初使上江屠戶藤元丹後或曰當作丹波與惡疾者數人、託取薪往未窺敵地
要害見廢人、敵亦不疑時丹後未告曰、某今聞人馬之多過本道疑可、
伊東氏向加久藤城公聞之始知伊東氏之放火、謂諸將曰我常謀致伊東
於我城下一戰以敗之卿等所知也、滅伊東氏有此舉耳、乃與諸將處分
部伍城中兵寡不滿三百人、先使遠矢下總守率六十餘人往援、加久藤
使村尾源左衛門率五十人覆本地口溝中待敵之過、出橫擊之、又命民
庶老者十四五人、多持白旗覆橫尾至本地口之山中視、辨悉揚旗徒挾
本間乃使富永萬左衛門窺敵之至、本地口舉燧以爲號、又使五代右京
亮友喜率四十余人白鳥山麓野間、門之中戰央出其不虞、且日若有球
麻之援兵果至我兵寡恐不能、敵故多挾白旗往未山林疑敵、而後有川
雅樂頭貞真伊勢貞真之父時爲公執事、守飯野城、公乃自騎馬怒色顯面乃結白纓喫緊
日、今日必無伊東 上井次郎左衛門尉秀秋・鎌田政年・和田圓覺院・

佐谷門武藏守・赤塚吉右衛門・宮原伊賀守等從焉、其兵都百三十人出屯大明司山東二八坂、伊東氏敗軍既至木崎原、乃議加賀守曰、加久藤險且有備不能遽陷、加賀守曰球麻之援兵未至、遠望東方白旗滿野始覺島津之軍塞、我歸路也、且見白旗多西行是飯野軍多往援加久藤也、若或遷時則恐敵兵益加而不能飯、不若速踰白鳥過高原全師而歸、衆然之乃南向白鳥山通、初公與白鳥山光嚴上人善上人、亦能兵爲公備不虞、於是驅寺門徒屬乃流亡士民凡三百許人、以紙爲旗幟寸刃皆爲兵、且以紙多作旗及人形置之、於山林之間疑敵揚喊山上下雖伊東氏兵多懼建瓶之勢引反木崎原、公在二八坂使澤田八專職敵強弱八專還告曰、敵既受前後敵進退維谷屯木崎原其兵不過三千人、自朝戰而往未險峻衆皆勞矣、我今以逸擊之何不勝之、有請速進兵試之可也、公聞之召鎌田政年曰、我今將當敵汝之一軍巡山而出敵之後政年諾之、遂率六十許人涉川向末永西進方、是時加久藤兵追及之、然視敵之兵多猶豫不進、公視之大怒率麾下兵僅五十騎、直涉廣瀨急馳之敵見公備亂、伊東又次郎・落合源五左衛門等揮兵殊死戰、我前軍敗走、久留伴五左衛門・遠矢信濃守日、臣等願當敵決戰其間公固備以一戰、即執刃戰富永刑部・野田越中坊・鎌田大炊介・曾木播磨俱進力戰遂悉死之、於是公一軍四十許人爲魚麗陣直衝敵敵出、其後然敵大軍決死戰、我丘寡而續者未至勢將不能抗、故公亦自執鎧勵衆令進戰敵、有長峯四郎亦視平力過人振大刀三尺余、縱橫奮戰公日彼何人乎、

甚害乎我事有誰殺之者、竹下又左衛門・瀬戸口八郎左衛門二人迎戰遂斬之、然不肯爲退競戰故、公亦與伊東新三郎或作新三郎・會田中接鋒終殺、新三郎今三隅田有六地藏即公所殺新三郎處、至于此、加久藤兵悉至菱刈兵尋至故敵躁亂、向小木一作狐疑原退追擊之克之自三隅田至木原中間、有小川衆、洩方被名師大乃洗川、鎌田政年將馳出敵後然其道遠而、且公亦急戰故稍後期、於是直白鳥越山下橫當敵五代友喜、自野門起加久藤及加久藤及菱刈軍亦追求之、於是伊東氏兵受三方敵不能禦、大將加賀守及伊東大炊介・伊東又次郎・落合源五左衛門等皆死、新納忠元見東方火光熾率兵、自大口踰般若寺越涉吉松川經大溝原、出木崎原見敵敗軍在岡上馳之、敵亦強戰伊東權之介・伊東源四郎・伊東右衛門右衛門加賀守弟・長倉四郎兵衛及長倉久九郎長鎧衛爲日向八千町第一等多死之、伊東氏兵遁至本地原村尾之伏兵悉起、伊東氏兵大敗死者不知其數、公自率三四十騎追過鬼塚原至粥餅田柚木崎、丹後守肥田木玄才收敗軍靜引去白謂、我是島津兵庫頭忠乎也、柚木崎執弓屬矢將射、公忽指弓與玄才俱跪地見將降之意、公以爲彼今降我者或偽謀近于我搏之、亦不可計也、乃馬上直以刺丹後守馬爲屈膝令、公易刺敵亦遂殺、玄才此馬驛牝馬而調良非常者也、故自此名之稱膝野驛此馬八十三歲死埋於龜泉院、寶永年中、種子島伊時爲建碑、田中五右衛門代伊時作碑文云、今見在龜泉院、黑木播磨守催加久藤・飯野士二百五十余人從公之後、若或有伊東氏之反軍再戰、爲以此爲敗之也、至是播磨守告公自粥餅田小川班軍、播磨守殿焉此戰始、寅終未獲首二百九十六級、其餘棄原野者不知、其數我軍亦死

者及二百六十人、然伊東氏有名將士多亡、是以義祐大失勢、夫霧島
山者跨日隅二州、三山・高原二城以東則屬伊東氏、故當時有山東稱
時伊東義祐據兩城之固、屢出兵侵我境界以故公請往陣高原退、伊東
氏於貫明公公許之、於是使市未美作守^{大口}・迫間甲斐守^{粟野}・佐谷
出武藏守・遠矢下總^{皆飯}・及通高原地理者島玉利壹岐據竊往擇要害
地、天正四年八月十八日貫明公至飯野、此日向暮公率飯野・加久藤・
馬關田・大口等數十邑兵而向高原、北鄉左衛門尉時久<sup>尾張守忠親了、
猶髮稱一黨</sup>・
中務太輔家久・圖書頭忠長<sup>左兵衛尉
尚久子</sup>・等率數十邑衆屬公軍、次日黎明
貫明公亦進兵向高原城、往陣於耳付尾、其餘諸將悉陣高原郊野、乃
使川田駿河守義朗行勸請賊之法、我兵競進直攻高原城、貫明公制之
不聽破外門入、柏原將監・間瀬田刑部左衛門尉・濱田右京亮・長谷
場兵部少輔宗純・上井伊勢守覺兼・伊地知伯耆守重秀・長谷場織部
佑純辰・長野兵部少輔・福屋日向守等又已破、第二門進^(書)第三門隔壘
戰敵固禦之、我兵二原源三郎・入佐鄉左衛門尉久爲・中將房野村右
衛門尉・井尻早左衛門尉・四本半八郎忠次・宮原越中守昌景等戰死、
小川内口<sup>城門之
名下同</sup>已敗、唯本城^ノ完地藏院口亦將敗、然日向暮故我退反、
貫明公此夜移陣於花堂<sup>在霧島、
山下</sup>、公及右馬頭征久・左衛門督歲久・圖
書頭忠長・中務太輔家久陣於廣野、二十一日家久・忠長將進兵攻高
原城、城中之兵有言曰、請止兵願有白也、故使伊集院美作守久宣・
本田因幡守親治<sup>刑部大輔
親知子</sup>・上井覺兼往聞之、肥田木河内守出城日、

兩日之戰城中困苦甚矣、請去獻城乃使落合豐後守・肥田木河内守未
質於我、故使本田因幡守及德持舍人往質高原城、二十三日高原守將
伊東勘解由率騎步百七十余人、揔甲執矛先老少男女僕隸奴婢八百余
人出城東門引去、貫明公乃入高原城乘夜燒外壘、於是高原・高崎三
山内木場・岩牟礼・須木・須師原・奈崎八邑咸爲貫明公之有、乃使
鎌田政年三山城宮原筑前守景種守須木城、二十五日公入三山城、二
十八日貫明公亦未會三山城、使軍師川田義朗凱樂、此夜收兵歸飯野、
晦日公獻盛膳於貫明公使上原尚近爲高原地頭職、伊東義祐使福永丹
波守爲野尻宰、福永有怨義祐通意於我久之、義祐知福永之有異志、
乃召其男藤十郎爲質、故五年十月福永使告尚近日、我本欲屬島津氏
麾下者思子孫之榮也、今也我子質三位入道之所我不能棄子、以至麾
下尚近憎其違約、與竹内備前守・朝倉常陸介相議僞作、福永之所通
於我書曰、非舊某獨欲未從薩摩我麾下之士亦固所願也、速未擊義祐
我出其不意、則當有大功固封之使竹内夜窺隙竊入野尻城中、乃指之
義祐發麾下之士代往守野尻城、此口義祐之族人伊東大炊太夫適當直
朝將還、得其書歸獻義祐、義祐大怒率兵擊之、十二月六日悉聚綾城
方議誅福永之謀有、野村某者在座、亦初與福永之稔謀、故此夜竊告
福永、福永大懼明日使四位若狹告尚近日、今夜請猷野尻早發高原士
卒入野尻城、城中若有舉火宜作喊爭先急攻城、若無舉火則銜枚潛未
我將發城門、期既迫速勿失、而今日尚近之曾於郡未歸、諸士亦出獵

山林唯老少守高原。倉竹內急馳人召還、尚近且告事於飯野竹內備前守率精兵、六十五人往入野尻新城、福永丹波守出已之城降之、公亦將兵至野尻伊東氏兵逃奔、故野尻亦終爲我有、八日迫戶崎城守將深野豐前發鳥銃禦之、然城中兵寡而不能久支卒委城去、於是過戶崎至紙屋益進兵、逐之焚竹田町往次佐土原又進迫、富田城主湯地出雲守降山雲守獻鷄七於貫明公、伊東義祐大懼出奔豐後、野村加賀守亦自歛肥未降、於是日向之地悉歸於我、六年四月琉球國王使妙嚴寺未聘有獻秋、豐後大友佐衛門尉義鎮入道宗麟男新太郎義統、豐肥筑六國兵數萬未屯于縣古翠、十月二十日圍攻高城放火城外民屋、高城守將山口新介有信、與公弟中務大輔家久戮力固守禦之、十一月朔日貫明公率薩隅二國軍至於佐土原、公亦率真幸之騎參往會、貫明公十日公設覆兵一軍臨敵陣、挑戰殺敵兵三十余人、敵陣中視之多出追我兵之殺、敵者時覆兵悉起斬五百余人、遂放火敵松山陣我軍在佐土原及都於郡者、見火起多馳至高城、十一日貫明公亦自將兵發佐土原進屯根白坂、明日與大友氏戰主客死者甚多、本田因幡守親治・北鄉藏介久盛讀岐守忠相第二子藏人久盛了戰死、我軍亂走大友氏兵乘勝追之、公執矛戰右馬頭征久・圖書頭忠長橫擊之、其余諸將揮衆鼓譟進迄美々川、七八里之間伏屍數萬、於是大友氏之勢不復振相良修理太夫義陽者、肥後八代・葦北・球麻三郡主也、爲我仇已尚矣、九年八月十八日貫明公往討之公將衆軍陣葦北八景尾、平田美濃守光宗・上井伊勢守覺兼・

本田下野守親貞下野守親貞子從公軍、其餘諸將陣錢龜之尾・輕石之尾・熊牟礼・井川比良、義陽欲救水俣城既至佐敷、然懼我大軍不敢近、義陽與其老臣議乃獻葦北七浦地降於我、九月二十六日義陽未于佐敷謁貫明公、使其子兄弟質公所、九年十二月二日義陽侵甲佐・堅志田・御船・隈莊等邑、且沿川流放火將徹軍還御船、甲斐宗運聞之大怒出追之、義陽屯響原宗運進兵於左右擊之義陽敗死、故相良氏大失勢乞救於我、公乃遣新納忠元往守八代、初義陽之弟相良大膳亮宰津奈木邑與義陽不相善、未居我谷山地後又移居飯野、聞義陽敗死拳兵入上求麻郡邑大擾、公聞之乃使人往召婦大膳亮、十年正月相良忠房獻八代地、乃賜之公以移居之事見、貫明公下十月十一日、龍造寺隆信及鍋島氏逼有馬、遣川上上野守久隔援之事、亦見貫明公下公聞田尻氏被難發兵救之、乃先使左京房及荒武某竊至田尻、窺隆信等之虛實、二十九日左京房等反告曰、隆信構陣於九所逼田尻氏、然其兵不多田尻氏據險固守之糧食不乏、且隆信固懼有馬之兵將不日徒還也、故公罷出師十二月二日、中斐宗運使人平曰所前蒙命以我子或孫爲質我不能也、請俾我一族爲質與隈部一戰、則唯命也、公曰汝向和平、隆信以己之孫質之今和于我欲、以其族人爲質、我知其非真服者、然而汝因我弟中務太輔請平者久矣、姑不可不許也、而日之中其送汝之質、且十日以降三日之間與隈部一戰、以顯其真服不然不能信汝也、五日我軍之在有馬者襲千々岩城拔之獲首三百級、數根越中守賴次・鎌田

源左衛門尉兼政^{上其爲之弟鎌田}・山田新介有信^{藏人有德子、後稱越前守、}

^{源氏弟政實子}

^{難安稱理安理或作利}

顯娃左馬介久虎等有功、贅田全左衛門^{八代}士、此戰尤力矣、故身被數創

公與家久就其館以勞之、公使延命院從往勸宗運擊長野宗運云、以我

與合志之騎擊長野則固衆寡不敵實自取敗也、請辭十一日宗運使其族

四人質於我、川上久隅等既陷千々岩城、而隆信・尚堅陣不敢退、故

久隅與鎌田寬栖等議姑婦、肥後十一日又攻日比良城拔之、斬城主小

森田某、我軍既陷千々岩・日比良二城、然隆信以爲我軍遠出久暴兵

罷糧乏不能久止、故不肯退久隅等先班軍、十五日公召有馬修理太夫

兄弟饗之、弟中務太輔家久・上井覺兼・矢野出雲守・新納駿河守・

有川雅樂助貞真等陪席贊響有舞樂、大矢野朝八代、先是大矢野擁郡

不降、故責之不見請不止、於是二十日召見之、二十六日宗運奉誓書

於八代云、自後無有貳於島津氏無通龍造寺、八代郡比真幸一院爲

稍小也、晦日公因國老伊集院忠棟・上井覺兼辭移八代、十一年正月

肥筑之間稍靜、於是公歸自八代、三月十一日貫明公使鎌田政廣勸公、

速自真幸院移居八代、公曰八代之地小於真幸院也、不能捨大移小矣、

請辭之十二年春隆信進兵侵合志城、宇都隈本主將等告急三月貫明公

自將三國騎步往次肥後佐敷城、公亦自飯野往從駕二十日至佐敷謁

之、且獻酒肴公進以八代圖書頭忠長・平田光宗等先至有馬、二十一

日又四郎彰久・上原尚近等至、薩摩騎步一千五百併有馬兵三千人

過、深江安德進陣島原、隆信聞薩摩兵寡易之、此月二十四日自率大

軍未戰我軍、衆寡實不敵、雖然中務太輔家久縱兵殊死戰我無不一當

十隆信敗績、川上左京亮忠堅獲隆信首、此日所獲首都三千余級、二

十六日獻隆信之首於佐敷、四月十九日貫明公歸自八代、公乃使伊集

院忠棟・平田光宗在八代、鎮筑前後國故留滯八代數日歸飯野、八月

又奉命如八代龍造寺肥前守政家、因秋月三郎種實求和、諸將相議雖

疑其非心服姑許其請、且使僧及秋月氏使人俱至肥前、以察其誠否僧

反命曰、政家曰其土之在肥後者悉屬薩摩、在其肥前者以爲己之有、

因裁盟書視無二心公俾稅所新介・上原尚近答之曰、獻其土之在肥後

者、且裁盟書以贈於我馬、故吾亦不疑是以今許其求、乃裁盟書贈之

日、卿自今守約無變之則予亦豈指君乎、君其莫疑之、九月八日使圖

書頭忠長・伊集院忠棟・上井覺兼記法令於版建之肥後、十日如隈本

十三日往陣吉松^{肥後}、山鹿氏因伊集院久春請降、十四日俾宇動伊賀守

爲質、公使町田久倍・伊集院久春領衆往山鹿視其動靜、十五日町田

久倍・伊集院久春贈書曰、得至山鹿城會山鹿氏請以山鹿城、爲薩摩

本陣山鹿氏曰、山鹿地方三里老少男女避兵散居邊陲、今不可入大軍

於城中城外數里有要地、日之宗像其地誠足立營壘以之爲本陣、惟彼

言多偽詐其降者亦未可信之、請少^止濟臣等之兵於是發八代及七浦等兵

遣山鹿、十六日小代白間野等乞降、二人蓋山鹿之黨也、山鹿氏見薩

摩兵加乃又俾宇野彈正爲質、以視不負於我然山鹿氏之婦我也、原出

不得止則其意卒不能誠也、諸將不許其請進兵逼之山鹿氏乃曰、我初

不欲屬薩摩下向乞和者姑緩爭也、久倍・久春遣人於八代告山鹿氏不肯心服、二十一日隈部但馬守因城入道、要請降、而一娶以隈部之質末、二十三日隈部又使其弟質於我、此日公及右馬頭征久・薩摩守義虎・圖書頭忠長、自吉松往山北我先鋒往次高瀬、二十六日征久擊白間野氏・小代氏陣拔之斬數百人、二十七日合志藏人親重未會、二十九日小代某請降客之使族二人質於我、十月朔日隈部但馬守遣者某未謁、皆獻甲冑小代某亦俾人未拜成、二日召宇土左衛門尉顯孝饗之張樂以嬉之、四日訪合志親重之陣旁之贈太刀及帛、親重獻公盛膳且獻太刀・早宵及帛、十五日贈龍造寺政家・秋月種實・筑紫上野介廣門、各以太刀一口・馬一匹政家及家晴・鍋島飛騨守裁盟書贈於我、且日豐後兵陣筑後・豊後諸將謂政家曰、先是大友氏被敗於日向失數萬兵其怨浹骨髓、隆信亦去年戰死于島原、爲臣子者豈莫遺憾哉、若從我滅島津氏球麻八代者、則爲政家之有耳、故政家之臣麥志黨大友氏者亦有之、夫大友氏反復吾固知之、是以無屬彼之心、今大友氏欲出軍於筑後請未伐之公諾之、然公自謂今急發薩摩衆至筑後與隈部戮力、塞後或難引去於是與諸將議請、使者日大友氏率大軍出筑後、我亦不可不多發大軍臨遠地、則用度亦不能遽辦也、請發兵則待未年而可也、方今有人之勸與大友氏和其事將成也、予姑遣使者使大友氏退去耳、若不肯退則是實我敵也、我將未伐之、十六日宇佐八幡宮社人等贈書曰、大友氏厭我日本風親南蠻怪異人放縱、無道多敗神祀佛宇今災將

及我、八幡宮望率三國兵來陣高瀬上、爲佛神討姦要下爲人民除凶虐因義舉兵以問其罪、亦無不勝矣、彼之惡虐如此八幡神靈豈不補君之功乎請君勿疑、十八日使善哉坊・金乘坊赴大友氏陣告之日、向秋月種實和童造寺於我、政家納肥後・筑後地於我、而童造寺及秋月筑紫同請擊豊後、然而我元無怨於豊後冀與我結好罷戰、息民速徵兵則我亦班軍以各守其封疆耳、若不聞我言則徒不可止也、其莫速殲矣、大友氏不聽、十九日公及征久白山北夜浮船歸八代前、逆造寺家晴・鍋島飛騨守獻盟書、二十四日公亦裁盟書贈二人、二十五日公歸日八代、十二年四月貫明公使圖書頭忠長・町田久倍・伊地知重秀、公爲三國守護代居肥後八代以撰國政固辭之不得命、六月公復如八代且分三國兵爲五使代守肥後封疆、八月十日阿蘇氏麾下甲斐相模守宗運之第二子、以阿蘇衆攻我花山墨陷之、主將木脇刊部左衛門尉祐昌花山地頭・鎌田左京亮政虎死之、二十一日襲肥後隈莊城甲斐治部・甲斐帶刀等帥衆出戰、我軍急擊大敗之斬治部帶刀以下二百余人、敵兵出城門戰三船、兵四千許人未援日已暮、故罷兵退軍小川三船兵亦不好戰、乃班軍公收兵歸飯野、八月公又出八代、閏八月十三日公率兵登法連寺尾、竊遣兵於堅志出焚其城下、上井覺兼・新納忠元屯響原放火、堅志田者攻甲佐墨陷之斬敵數百、圖書頭忠長・伊集院忠棟・萩尾尤不完固請、自此攻者城可陷矣、從之既至城下登自萩尾、平田新四郎先登被傷衆競進城陷、城兵死者不知其數、十四日公至堅志田、十五日梅北宮內左

衛門尉國兼率私卒往窺三船城、中斐氏既委城去、故三船城空虛也、國兼使告公公夜入三船城、忠長・忠棟・覺兼進兵遣僧城中謂曰、三船城既降我汝守孤城、以敵于我能幾日得支乎、蓋速出質以降於我城中聞之、明日遂出質乞降許之、十八日城一要使男出助九郎未聘、二十一日隈部親泰未會有獻公饗之、公既降堅志田・三船・隈莊三城、故三國諸將及隈部氏・赤星氏・志岐氏・上津良氏・天章氏皆賀之、各獻太刀一口、二十二日合志親重使男對馬守未賀宜頓亦未謁日、我子親重沈酗于酒群下咸非毀之、某屢誡之不聽願至卒喪其身俯願垂憐於某及孫對馬守、以長主合志氏宗祀公慰撫而還之、二十三日公又裁盟書贈龍造寺攻家、二十七日阿蘇氏致質五人于我、二十九日小代下總守使人來聘、獻太刀一口・馬一匹、與呂木新介叛甲斐宗運之臣藏岡讀岐・間田代宗傳・公使圖書頭忠長・上井覺兼誅與呂木兄弟及藏岡父子、九月二日使新納久饒・本田正親・稻留新介・長辰謂合志・宜頓曰汝之子藏人親重謀叛、我知之宜頓聞之自未謝罪、故公不忍罰之諸將皆曰、親重之陰謀發覺而有其罪甚不可也、故公以爲有一人以違衆則如國家何乎、乃令宜頓及親重去合志城居邊境、親重等出居小山邑、四日阿蘇氏使其臣村山美濃守未聘太刀馬、五日秋月種實・龍造寺政家・筑紫廣門遣使獻太刀・幣帛、貴明公使伊集院淡路守忠利・平口豐前守宗祇來訪、六日使伊集院久春・山口有信・猿渡信光等、率宇土・隈本等兵侵三池封疆、先是和良義陽死事於響原、當時立其

後於求麻、於是使稻留長辰令諸將賜豐田於相良氏、九月十二日久春・有信・信光襲筑後堀切城陷之斬三百余人、十五日有馬氏未朝始朝也、於是有馬氏獻太刀及段子・酒魚、此年貴明公讓守護職於公、十四年三月近衛殿下前賜書、使石川主膳入道宗心未、以賀去歲爲守護職去歲十一月、將軍義昭賜諱義字改名義辰、八月復改名義珍、夫伊東氏上世以鎌倉旧臣僅受封未居、日向子孫白占疆土稍強大也、於是不奉守護之令寇我者尚矣、丁貴明公之世彌益逼我、天正五年冬舉兵擊之義祐大敗逃豐後、六年冬大友宗麟男義統、將豐筑肥前後六州軍擊我、義祐未國日向高城大失利、其騎步大半死亡矣、遇以織田信長命與大友行成、然大友氏懷怨動侵我封疆、故十四年冬公自將擊豐後、左衛門督歲久男三郎次郎忠隣・右馬頭征久・圖書頭忠長・川上久信・新納忠元・新納久時・北鄉忠虎・樺山規久・伊集院久春・伊集院忠能・鎌田政年龜髮管柄・鎌田政近・川上久辰・平田宗房・大寺大炊助・白濱重政・宮原景種・町田久倍・肝付兼寛・敷根頼元・大野久高・伊勢貞昌其兵三萬七百余、自肥後入豐後之郡、十月二十一日陣阿蘇郡野尻、明日攻高城阡之斬首者數十、伊勢貞昌年十七亦獲敵首、入田宗和・志賀道益素帰心於薩摩、故公之入豐後也、二人率其兵一千余人未降、遂爲鄉導此夜入宗和之居城、縱火焚松尾及鳥嶽城、明日又陷片加世瀨城、一万田及鎧嶽城降拔久多見及滑瀧田三城、津箇牟札城主戸次撰津守統貞龜髮稱源未降、故十月二十四日遣諸將逼津箇

牟礼城、宗和・道益說源瑞降之、公入津箇牟礼城、道益嗣子道輝孫小左衛門親次據岡城、穰病不出城峻峻且有大河之固、道輝者入田宗和・赤呈備中守之親戚也、故二人遣使日早可出質降薩摩、道輝稍許之、中務太輔家久將中軍山田有信・吉利下總守忠澄・土持左馬權頭・伊集院久治・伊集院久宣・本出親貞・上井覺兼屬之、其兵一萬余人、自日向驛踰梓山入豐後三重、其郡邑諸邑近於三重者悉焚之進陷緒方城、陣於盤東寺公命家久守三重年滿、公之軍鎮護鑑嶽臺城、先是貫明公使僧文之及鎌田政廣請九州於豐臣公、公聞之謂政廣等曰、聞九州大半屬島津氏、今也以所其宜裁之、其以與肥後・豊後・豊前・筑後一國於大友義鎮、肥前一國與之毛利以筑前一國爲直隸、此餘以與島津氏宜容、此言以速與大友行平汝等煥告之、義久而以初秋復未告、義久之聽否汝若期不至、則我大兵將既發汝其勿誤、爾之君正廣等復命諸將皆不欲、而又不遵政廣・小寺黑田・仙石秀久與中國毛利奉命未鎮西分國郡、秀久期至豊後與小寺・毛利會豊前、小寺・毛利直至豊前欲會我、與大友分國郡筑前・城井・長野・秋月・高橋數氏心服於我不從、小寺・仙石之令我諸將聞之益張勢威、大友義鎮・仙石・秀久・土佐長曾我部信親・讚岐十河政泰・尾藤甚右衛門尉率大軍逼年、家久擊敗之殺信親・政泰・秀久僅免死不知其所之追擊之、又敗之殺敵者過當義鎮退入府內城、家久一戰得利勢威彌盛、故義鎮大懼又捨府內城奔高崎城、家久遂入府內城、義鎮又不得止高崎遠出

奔豊前、龍土公在津箇牟礼城、三重軍敗敵聞入府內、十二月進降白仁志賀道運一万田滑滝田三城皆陷焉、岡城主志賀氏稱病不出、二十四日移軍於朽網、十五年正月川上久信・町田久倍・新納忠元率兵入玖珠郡野上岐部惠良切加布等皆降、二十六日公往軍於玖珠郡野上、豊臣公救我罪口、其島津不翅背命不分國、又反追仙石・尾藤殺長曾我部・十河攻亡、高橋紹運其罪甚大也、我今未西海誅之、令島津氏無遺類矣、豊臣公大軍將至鎮西、鎮西諸將聞之昔口降、我者皆煥意於大友、春豊臣公大軍既入鎮西、於是乃班軍使赤塚源太左衛門尉重堅領兵五十人往督迫、志賀播磨介返薩摩且賜之甲一領島銃二挺、播磨介日不翅以衆援臣、且賜甲及銃恭以拜戴焉、向使伊集院三河守・大童休意援臣、臣將與赴薩摩也、故敬返今所賜援兵耳、重堅乃還大森彈正者岡將也、率千四百余人襲督迫、播磨介防戰死者甚多、及日既傾敵引去、於是與妻子共僅逃肥後甲佐、三月十一日公自野上移軍於健軍、明日將出健軍、豊臣公前鋒已至湯嶽、小寺氏兵與豊後迫間某俱未犯、我健軍當我兵出擊殺十六人敵懼引去、此日公入府內、三月十五日高野木食上人・一色昭秀奉將軍義昭書、至府內使與豊臣公行成諸將僉不可日、不如早歸據三國之嶮以防之、故先俾弟左衛門督歲久・右馬頭征久自肥後路歸、町田久倍・新納忠元・伊集院久春・梅北國兼・二階堂秀行・猿渡信光等從歲久之軍、公及家久欲經三重路還日向、夜出府內過清田之嶮敵塞前路、我軍進戰伊勢貞昌・久富

木根津介擊之各斬敵一人、佐多忠常・長谷場純實・松下越中守・志和地外記等戰死、故公少退兵、伊集院久宣・平田宗張・白濱重政・大寺人炊助等戰死于鶴崎、其余士卒死者不知其數也、明日進到三重入松尾城路屢遭賊、前後未却乃使川上久信・伊集院忠棟・吉田清存・鎌田政近等盡力退之、十七日去松尾城過樂師堂名歷梅地嶮路賊徒自後發銃、既登上賊徒又遮前路多發鳥銃、故亦俾我軍進發鳥銃退之少焉、賊徒又三方來逼公與家久擊之、賊軍亂走追之斬首百余級、此夜出長谷川內賊之追類也、屢反兵擊退之、阿多飛彈守死之往過梓山、我三國兵未迎、此夜入縣城山田有信亦擊一軍、十九日入高城二十日至都於郡會貫明公、四月六日豐臣公弟羽柴美濃守秀後仁大和長將大納言兵數萬未陣、高城・財部間列營者五十一、公與貫明公待薩關兵未加、然敵軍深壘爲久留之策、高城城主山田有信兵不過三百余人堅守不出秀長之前陣、官部善梓坊・小寺高孝陣於根白坂、十七日公與貫明公率二萬余兵往擊之、我軍敗績三郎二郎忠隣死之、其余死者三百余人、於是興山上人・安國寺・一色駿河守未勸和親、貫明公從之、二十一日以伊集院忠棟質秀長之本營、五月初日貫明公還乎鹿兒島、公者乃聞相良氏之變志、將侵真幸院遂反飯野、八日貫明公謁豐臣公於太平寺桑山修理亮重晴・福地三河守長通贈公書、令速往見秀長故以此月十九日適秀長之野尻當謁之、二十一日公長男又一郎君自飯野往質豐臣公之所適京師、六月豐臣公軍平佐城未幾、豐臣公經山崎・鶴田出

於曾木、公追見豐臣公拜賜大隅於我、賜日向・真幸院一郡於又一郎君、真幸院蓋謂吉田・馬關田・加久藤・飯野・小林也、豐臣公賜肥後熊本佐々陸奧守、在國用度奢侈剥民益已百姓怨倍、豐臣公聞之大怒令九州諸將討之、十二日公將入肥後陸奧守之妻相良氏姉也、故堅守葦北不許、我軍之至隈本會安藝安國寺至隈本、說陸奧守誘致京師、於是十六年正月豐臣公罷九州諸將之討、隈本之兵安國寺告陸奧守之無罪、於豐臣公公不聽、陸奧守屈居摂津尼崎、屢請見赦罪戾卒不許後誅之於尼崎、又使福島正則・淺野行長・加藤清正託経界田賦之事至肥後、召佐々之黨盡殺之、宇土城主伯耆伯耆守顯孝從豐臣公在京師、其弟顯廣在宇土黨佐々及事之迫未奔薩摩出水、正則等使薩摩守忠辰殺之、御船城主甲斐掃部助及其弟和模守林兵部太輔・出代宗傳・守光木山左近將監・隈莊城主甲斐上總介・隈部但馬守親泰・内占閑下野守鎮房・山鹿城主宇動左衛門尉等以佐々黨所殺、夏公奉豐臣公之命適京師、閏五月二十三日夜至泉州境寓絳王寺、此夜又一郎君未謁、二十五日貫明公亦訪公寓居、六月四日入謁豐臣公於大坂城任公侍從且賜饗、七月豐臣公賜公羽柴氏豐臣姓、八月五日賜公日向諸縣郡一郡、十七年八月十日賜告辭大坂帰本藩、十八年小田原北條氏直叛豐臣公將東征、使又一郎君從軍、九月適于大坂代貫明公、二十七日夜貫明公自京師至大坂、明日公往謁之賜公盛膳、十月二日貫明公訪寓居公饗之、明日公之京師貫明公亦尋至京師、八日貫明公招公

饗之賜茶環溪先生、黃友賢者江夏人遊學於齊魯諸儒之間博學弘、問最深于易常於明末天下亂、盜賊並興數爲賊所却、於是避亂未居我本藩者有年、公聞其經盛業正、故擢之於民間置諸左右以閒暇之時、使友賢講明道義也、比來公在京師者久之、友賢常在公左右其所裨益亦不爲少也、其在京也公卿太夫聞其學業該博招延之受教者甚多學易、及詩者亦皆師友賢、十一月公從貫明公如大和訪大納言秀長、十二月六日貫明公將還藩辭京師赴大坂、公亦至大坂、十六日公如京師、二十八日豐臣公讓關白於秀次世稱、公日太閤請關白秀次聚樂邸獻盛膳、十九年秋豐臣公男棄君或曰孫鶴松君共、早世此年四月生或曰此年三歲不知孰是也、豐臣公不堪悲哀之情、故遊清水寺以消憂、三日留止所遇爲感哀情轉甚、終日意夕不能遺念、於是乎始有入朝鮮之志蓋欲并大國自逞以慰其心也、豐臣公乃謂左右曰、古來中華之侵我日本者多矣、日本伐外國者唯神功皇后征三韓耳、是以未千歲無聞、今吾起於卑賤掌握、日本何不足之有、然大丈夫豈以此爲足而徒終、百年之命吾今欲使秀次帝都之守掌日本之事、我自入大明而爲皇帝、去年馳書於朝鮮言此事、然而朝鮮未有答書是慢我也、不可不討其罪矣、我將先伐朝鮮若從我、則爲前鋒而進若或不肯從則悉攻平之、直入大明豈其難乎、乃聚諸大臣議之咸聞之大驚、以爲豐臣公其或狂乎、此年天下大亂上下困弊方今四海漸靜、今又遠出師於異域、則上下之費人民之困益甚矣、百姓將不勝焉、然畏不能敢違陽對日甚可也耶、此實神功皇后以降盛事也、觀

威於殊俗者非君則不能矣、豐臣公大悅乃俾九鬼嘉隆於伊勢浦造鐵艦數百艘、其船之最大者歸日本丸、且令中國九州之諸侯亦各備、戰艦蓄資糧催兵馬、豐臣公下令以未二三月交爲、日本諸將赴朝鮮之期乃築本營於肥前名護屋、自往裁處軍政使東國之兵之不習于戰、戰者屯于名護屋、以其國之遠近或出其兵之半、或出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南海、四國、九州之兵皆習船戰、故使之航海趨朝鮮之役、此年豐臣公令諸侯曰、明年將伐朝鮮國須先使我日域都鄙正經界制出賦、以奉其籍公在京師聞之、乃使白濱重治、新納旅庵還告、貫明公豐公臣又贈書于琉球曰、吾勃興于草萊掌握、六十余州殊域遐方庭者不少矣、吾今將征大明蕞爾琉球未通使納貢獻、吾欲遣兵滅之近有、原田孫七郎者以商舶之利屢往來于琉球告、我口述至琉球說本朝加兵於明國、則彼必未享焉、余是以暫有汝也、明年春我將出師汝不速來謁、我必遣大兵將燒其城郭鑿其島鵠、汝其母悔琉球得書大驚遣鄭札齋、大明國福建巡撫使趙參魯而告大明帝江右人許儀、近朱均旺未居薩摩亦相議作書、因福建守臣告之大明帝聞之、以爲未足恐也、乃令海邊兵士整頓戰艦而已、琉球亦意不奉答書、豐臣公乃先以小西撰津守行長其兵七千、宗對馬守義智其兵五千、松浦式部卿法印鎮信其兵三千、有馬修理太夫其兵二千、大村新八郎其兵一千、宇久大和守其兵七百都一萬八千七百八人爲一軍、次加藤主計頭清正其兵一萬、鍋島加賀守直茂其兵一萬二千、相良宮內大輔其兵八百都二萬二千八百人

爲一軍、使行長清正更日代爲前鋒、次黑田中斐守長政其兵五千、大友豐後守義就其兵六千都一萬一千人爲一軍、次公之兵一萬人爲一軍、次福島左衛門太夫正則其兵四千八百、其余諸將都八千七百人爲一軍、次蜂須賀阿波守家政其兵七千二百人爲一軍、次長曾我部土佐守元親其兵三千、生駒雅樂頭其兵五千五百都九千二百人爲一軍、小早川左衛門佐隆景其兵一万、立花左近將監宗茂其兵二千五百都一萬五千七百人爲一軍、次毛利右馬頭輝元其兵三萬人爲一軍、陸路之兵都爲十三萬人也、九鬼大隅守嘉隆其兵五千五百、藤堂佐渡守高虎其兵二千、脇坂中務少輔安治其兵五千五百、加藤右馬助嘉明其兵七百五十、海路之兵都九千二百人也、止守名護屋者十萬余人、豐臣公又別聚兵六万人大明多兵若未朝鮮、則爲以此擊之也公及久保君將趨朝鮮之役、文祿元年^{明萬曆二十年}二月十七日發栗野從軍、僅二十三騎也、次大口以待衆軍皆至、三月公發大口次肥前唐津、此月豐臣公將適名護屋群臣僉曰、君在名護屋遙與大明朝鮮接兵惟簡書往來亦必不少矣、撰有文才者以令從可也、若不然則書牘或未能達其意矣、公曰吾欲使大明朝鮮悉弃、其文字從我本朝國字、其何難之有豈徒任學生乎、群臣不敢復言其夜豐臣公翻然改志、乃使相國寺僧承兌^{カキ}南禪寺僧靈王東福寺永哲從從往名護屋、二十六日豐臣公出京師使京師人皆出見其軍粧、此夜次撰津茨木四月至安藝廣島遊嚴島、進至長門國府祠仲哀天皇・神功皇后廟至赤間關、如何彌陀寺覽安德天皇影及平家一族之畫像、古人詩

賦詠歌多縣其側寺僧出語故事、豐臣公悅遂航海至肥前名護屋、豐臣公分界四十萬人之米穀、於諸軍及舟子厨養諸將聚、九鬼嘉隆館爲盟凡七條、其一日船中之軍議最可擇、其宜從之、其二日諸船若有危難則可相赴救之、其三日若得聞敵謀則速告報之、其四日有功勞之淺深不可或偏或私以告報之、其五日莫竊他人之以爲己之功、其六日凡每將必可出二諜舟也、其七日有告事於名護屋則必明視三監察使而後報之、不得私告報之七條之約、若有違者明神殛之盟畢、更設酒宴盡歡諸將濟軍於朝鮮、至此時薩摩之船未至、於是公不得止求雇船數艘與諸將共航壹岐風本數日、未有順風俟我船至屢臨海上而未致、故上下大不樂也、會敷根賴元之私船^{九端}一艘至賴元、請爲公乘船公乃爲久保君乘船、公乃乘加治木小船^{五端}、四月二十五日南風殊烈至夜半海上稍穩、小西行長謂波濤若稍、則諸船悉免不如我先人而速入王城、夜潛解纜到對馬豐崎、其余諸將平明驚行長之舟不見恐出風本歷五六里、忽遭逆風反風本、行長在豐崎欲速至朝鮮、而逆風未止至四月二十八日、雖海上未穩忽變爲逆風^{カキ}恐、諸將之或遂及于己、此日酉時遂解纜凌波濤到慶尚道・釜山浦直進兵攻城、朝鮮兵二万余人放矢如雨、行長揮兵頻進放銃急攻拔之、朝鮮兵死者八千五百余人、虜二百余人、及召譚問曰、朝鮮諸城近釜山浦爲何乎、答曰去此三十里有城曰、登萊行長聞言衆曰、今日之戰衆皆大勞矣、須暫休息然登萊城聞釜山浦已陷、衆或爲備拒之、則亦不易矣、今乘勢直進出敵之不意掩、其

未備所謂迅雷無暇掩耳者也、且我因汝之力以陷挑戰之西城、於一日之間播武名於天下受、殿下之重賞不亦憊乎、汝等其努力矣衆從之、於是行長日中發兵逼於登萊城、兵聞釜山浦城陷衆悉死大懼棄城逃走、小西主殿助・木戸作右衛門等追斬首九百余級、行長大悅乃陣登萊息人馬、四月二十八日公與諸將自老岐航對馬、諸將戰艦衆多而其粧飾尽美、故公慙我船寡而修飾弊壞繫船、於島鷗之間不敢交於衆船將進兵、於忠清道忠州譯曰、忠州者形勝之地王城之所以依賴也、驍將銳兵多守之不滅、六七万人食糧亦甚多矣、且能射者多若取之、王城亦不能保、於是行長欲進兵取忠清城、浮田秀家與行長善恐行長先衆趨異域、或深入重地有不虞之禍、欲自往救之乃與家臣等議衆皆可之、於是五月朔日夜解纜早航于釜山浦、行長之家人等守釜山浦者喜秀家之至詳告行長之戰功、秀家深感之、明日贈書行長賞其功勞、行長聞秀家之先衆未援而大悅焉、加藤主計頭清正聞行長之先衆獨航於朝鮮、而大患日履行長之跡非于我志也、乃進船於熊川陸路既至而聞行長之下數城大憤曰、今日而後我爲先鋒耳、決不爲他人之後矣、行長聞清正等既到與家人議曰、吾欲以我一軍陷忠州城顯武名如何、弟小西主殿助・木戸作右衛門等亦是之、於是行長率衆夜至忠州城下急攻之、城兵大亂爭先遁潰、殘兵五六千人防戰甚力、行長俾五人竊自城後縱火城兵懼不能禦、悉奔城而遁走追殺敵者不知其數、朝鮮王李熙聞忠州城陷而狼狽遁義州妃及太子臨海君・次子順和君暉元良哈、五

月三日公至朝鮮釜山浦進兵軍永平、加藤清正・遠江守光泰・黑田長政・鍋島加賀守直茂軍忠州城東南野招行長、五月六日早行長至清正之營謀入王城、清正曰此行也、吾必爲前鋒行長笑曰、朝鮮之前鋒我親受殿下之命、今豈可私改之哉、我決不爲讓乎人也、清正曰法令縱雖如此臨時先登者、在其武勇而已、行長怒將相關直茂制曰、先陣之命固在行長然而行長既拔三城建功、今也入王城則行長・清正相分並進、兵亦不可耶、行長心服之乃曰、自此至王城其路有二、南大門者行程百里許其間有大川、東大門者行程百余里雖纒遠而無川隨清正之所好耳、直茂等感其能讓功清正曰、縱有大川而吾其隨近進兵于南大門、於是行長婦已之陣、使僕向所虜掠生口水練者二十余人竊至南大門川流悉流捨、其舟筏清正不知之、日夜倍道而進往至大川、清正見其不可涉使人傍求舟、未見舟可涉之地、亦無有不得已而留川上曠日耳、行長乃以五月十日至王城、東大門開門堅鎖石壁高聳不得遽入、或謂行長日門傍有水門關之可矣、行長從之木戸作右衛門以銃推扞關之、衆得入行長下令曰、莫亂軍列莫次貨財莫人酒家整衆、而後入遍見王城無有人、行長乃分兵守四門、明日清正之先鋒到王城、南大門守者曰、小西撰津守昔日已取王城、俾吾曹守之若有事則許入數入耳、不許入衆其人婦而告之清正、清正大患日今也我入王城何益之有乎、不如追國王王子虜之、乃陣城外聚家臣相議曰、今欲前驅而入王城、故違殿下之命而不顧、雖然爲大川被隔而卒後、行長吾心憤懣

無聊鬱々不暢欲追國王王子虜之以慰心也、衆皆是之於是、此夜二更發兵晝夜倍道進、過咸鏡道到元良哈境、始聞王子兄弟及后宮皆在會

寧城即金五國城在女直與朝鮮之境

清正自謂是實天之所以與、吾遂進兵、圍攻王子

之從兵數百人、數日之間不能少休息、且食不入口者數日、故精神昏沈無能起矣、故不能一戰使人請和親清正許之、遣使曰吾今追及王子、

豈可得逃乎、宜自來見我近臣應之曰、日本之大將若無殺王子可自來、若必殺之王子自裁而已、終不至爾之陣、清正曰吾豈爲妄殺王子哉、

速來我陣則吾懇請殿下、使王子無害且自此兩國會盟修和親尋好、如前古耳、王子其何懼之有、縱雖有殿下不聽於我請誓以身保之、使

王子之命無危耳、王子悅使人謂清正曰、予及從臣不飲食者數日、請清正爲我城而饗我、若聽我請恩惠之厚何以加之、且日清正若未而

以衆人唯十許人而可也、清正謂異域之人其誠否未可知也、乃率數百人具饌王子及侍臣王子居東方、清正居西方禮畢坐定設膳羞酒三巡、

清正從臣持酒饌之具奔走多而貼矣カキス、王子之從臣驚之謂、清正欺王子

而害之執弓屬矢欲射清正、清正驚制之語言不通向清正進清正無如何謂、中華以印有結約信因取己之印貼紙、而授與之手把束王子、以爲

質既而得靜清正、既捕太子臨海君及次子順和君而送之於王城上書於名護屋、而告報豐臣公清正之入城也、國妃與王幼子同侍婢多掩面過

係頸物、一尺許蓋牛脯也、清正之先驅將捕之、清正曰勿視其面勿掠其物、勿敢觸犯遂爲不知國妃、而爲作飲食贈之、乃使逃去朝鮮之人

衆清正之驍勇、且感其慈仁後乃衆軍皆亂入發朝鮮主墳墓、故復大怨之豐臣公開清正捕王子大悅賜短刀治工、及黃金五十兩、諸將在王城

定謀進兵於二道、加藤清正已入王城之北東咸鏡道、故使屯兵以鎮

撫衆庶、使小西行長居王城之西北平安道地屯兵、於平壤舊都對馬侍從修理太夫松浦法印、大村新八郎、五島若狹守屬焉、其兵二万平壤

之地遼王城百五十里、故此間多築城大友義統、黑田甲斐守、小早川筑前守、吉川左衛門尉、柳沢某等守之、梅北國兼、田尻但馬守將赴

朝鮮之役、泊肥前平戶邊變心作亂反陷肥後佐敷城、薄八代松浦筑前守擊殺田尻佐敷守將等誘殺梅北、初豐臣公之入薩摩也、唯左衛門督

歲久不服待公無禮也、故大憤之及國兼等作亂、祁答院之士卒亦在國兼等之麾下、故疑歲久亦黨梅北乃使貫明公討之、公殺之瀧之水獻首

於京師、豐臣公開朝鮮既悉破謂、大明援兵將大至我兵之在朝鮮者不過十三萬、其或難敵乎、故又使兵六万人赴朝鮮、增田長盛其兵二千

人、石田三成其兵二千人、大谷吉隆其兵二千五百人、前野但馬守長康其兵一千人、凡一万七千二百人爲一軍、淺野幸長其兵三千人、南

条左衛門尉千五百人、中川右衛門太夫秀政其兵三千人、凡一万五千五百人爲一軍、岐阜少輔其兵八千人、羽柴丹後少將三千五百人、長

谷川藤五郎秀一其兵五千人、木村常陸介其兵三千五百人、糟谷内膳正其兵二百人、片桐東市正直盛其兵二百人、凡二万五千五百人爲一

軍、伊達政宗亦請赴朝鮮許之、長盛、三成既到朝鮮示豐臣公之號令、

諸將日行軍之法宜固守約束，使行長・清正・長政三人代爲先鋒，其餘軍令從前日所定凡百將士勦力橫行于朝鮮・大明之間，正法制儼式備無備，日本之武名行長雖多軍勞，而恨清正深入重地捕王子，其功却在已之上，故與清正有隙行長遣人于王城請諸將曰，請鴨綠江直入大明願諸將進兵援我，吾爲先鋒以敗明兵諸將皆曰，慶尚・全羅兩道固守城而不降，大敵在內輕渡鴨綠江，朝鮮履其後不亦危乎，不如先進兵於全羅道，行長聞之不悅，乃使僧玄蘇作書以告朝鮮王，李崐曰日本與大明構兵，是似衆寡不敵也，雖然是我豐臣公之命也，豈可如之何乎，夫我日本混一之後國饒民殷既無侮奪人之心，豈復有貪貨財之意乎，豐臣公之欲伐大明者爲報怨也，今朝鮮介于兩國之間，是故假路於朝鮮耳，朝鮮若服我則何攻屠汝城邑乎，而汝不從於我而完城郭聚庶以拒我，故我不得已而攻擊之耳，今國悉破而王僅屯于鴨綠江，我長驅而大敗汝其在近年耳，書至李崐大驚頻乞援於大明，使者冠蓋相望大明皇帝大驚曰，日本犯朝鮮窺中國者數百年所未聞也，其速出兵以救朝鮮然大明頃年兵革不止，鈍兵贏師未知所其出也，而李崐頻乞援不已，於是先令遼東巡按司李時華等發遼東兵救之，李華遣其將祖兼訓史儒率精兵三千人往救朝鮮，七月祖兼訓史儒涉鴨綠江至平壤安定館，行長夜遣步卒犯擊以試之，敵陣中大騷亂，行長悅曰明兵亦不足畏也，明日行長自率兵往攻安定館，祖兼訓史儒迎之，明兵見日本之軍伍齊整遂巡不進，行長麾兵急擊大破之史儒戰死，祖兼訓僅以

身免明兵悉死，其逃歸者纔十余人而已事聞于大明，朝鮮震懼，此年豐臣公母大廳遭疾比未大漸，豐臣公聞之將婦侍床蓐，此月二十二日自名護屋歸晝夜倍道，晦日至京師聞二十五日已辭世大哀昏絕，而仆良方蘇乃葬大德寺，既而復赴名護屋至赤間關，將航名護屋船當灘石破，豐臣公亦將溺遇，毛利秀元馳輕舸未扶得無死，公甚賞之遂任宰相以其女妻之，且怒船主之不堪任斬之，既至名護屋欲自航朝鮮皇帝下命尼之秀吉答曰，辱下 敕以止臣之行不敢奉休命乎，然遣大軍於朝鮮雖我之軍屢有利，而明兵若至勝敗未可知矣，臣身在日本不能坐指畫里之外也，若我兵一敗日域數十萬將士暴露於異域耳其若此也，雖悔何及故雖似速救欲速大明，朝鮮，而耀日本兵威於方外也，其行止則未能決矣，沈惟敬者亡命無賴也，嘗未日本與行長有一面交，既歸通於吳妓陳澹如之，僕有鄙四者先是未日本得罪被執，是年逃歸遇惟敬，而詳語日本之事情惟敬，又頗有立功之志聞鄭四之言謂，方今大明與日本構兵，當此時如京師說和親以立功耳，乃如京師揚言曰，我能知日本之事情司馬石星方掌朝鮮之事，其妾文表茂偶遊澹如之宅聞惟敬之言，而薦之石星，石星召惟敬共語大喜曰吾得人也，及祖兼訓等軍敗，石星謂不大軍則不能敵日本，因欲先遣惟敬游說，行長等結和親而後縱謀之，惟敬請日多賄金帛珍寶於日本諸將，而結和親石星聽之，於是買蟒衣玉帶花幣等物，而至朝鮮先遣人于平壤試行長，行長亦素喜和議與惟敬會于乾伏山，惟敬亟陳和好之利行長所好者惟

敬悉諸之、故行長及諸將皆信惟敬之言、增田長盛、石田三成、大谷吉隆亦皆是和議徒曠日俟和親之成耳、行長贈書於惟敬其畧曰、日本昔日有勘合船以與中華通今也、絕之既久矣、是以我豐臣公頻年雖求和親于朝鮮、而朝鮮不應我求也、故豐臣公大憤之使我輩伐朝鮮也、今足下未平壤欲與我結和親、是實國家養平之基也、足下奏明皇帝遣使于日本見和親之實、則何幸加焉、其官使未則請以五十日爲期矣、且贈之甲冑弓矢、^{盛下}、鞍單刀長劍、明日惟敬又求日本統行長又贈書、其畧曰朝鮮王李昖在義州足下往告之、遠歸本國可使定與我和親于五十日之間、惟敬婦奏明帝而朝議未能一決之、十月大明帝以總兵李如松爲提督、各鎮之兵多屬焉、又以侍郎宋應昌爲經略、使促大兵以救朝鮮、應昌又能達日本之事故薦用之經略、宋應昌屯遼陽提督、李如松率兵渡鴨綠江、李如松分兵爲三軍楊元爲中軍如松爲右軍、張世爵爲左軍吳惟中領南兵三千、而屬右軍其兵五百余人、二十七日出山海關、十二月二十五日誓于軍渡江、加藤清正自元良哈境入女直降數城、乃城金山使加藤與三右衛門率兵三千守之、又城橋中使九鬼四郎兵衛、天野助左衛門撫安衆庶民人悅服、諸將使公父子守江原道金化、十月自永平將移金化初令又七郎忠豐守春川城、朝鮮兵六萬余人來逼春川、公聞之發兵救之、而後又將自往援其勢故不能速移金化、然朝鮮軍屢失利漸退去、於是十二月公移金化之地僻遠其土亦薄瘠、故五穀不熟業根亦不多、居之尤以爲不便也、是以諸將多避之致之、公父

子云二年正月李如松率兵五萬至安定館、朝鮮軍爭來屬之、乃至二十萬人、行長使步卒挑戰明人李寧擊走虜七人、行長固守平壤城不出、二十五日李如松督衆軍攻平壤城、平壤之地東接大江西北山險、又城外二里許而有牡丹臺築、於臺側分兵守之平壤城中兵一萬五千人、李如松、楊元、張世爵進兵往攻、牡丹臺守兵能拒之、如松等使吳惟忠向牡丹臺、其餘皆平壤夜半城兵出襲敵不克、明日如松等日三方均進攻城、行長勵兵堅拒之、明兵少退城兵見開門出張世爵見城西方、守兵少一萬人急攻敗之乘勝遂入城中、行長督兵保本城固禦之、如松不能隔本城及晡時引去此戰、行長之兵死者千六百余人、如松軍死亡者及數千人云、初行長聞明兵之至乃遣使于大友義統、黑田長政、久留日秀包曰、明兵二十万不日將攻我平壤、請來救我義統性怯明兵二十万人之語畏無救意、且謂衆日敵之大兵如此行長決不生我救之不能克矣、卒狼狽逃歸王城、長政、秀包亦以其士卒之不多、故不能救之、且爲大河被隔故衆議不能決、行長點檢城中之兵曠昔戰多死傷、所存者不過五千人、行長與衆議曰我兵少援兵亦不至、豈足當明之大兵哉、與徒死于此不如先反王城圖他日之功耳、遂潛兵而夜遁王城黎明如松未攻平壤城、則無一殘留者如松大恨其不得殺、行長乃分兵追之不及行長將還王城過、長政、秀包之營曰如松大兵將至須與我速還王城、長政、秀包對日未見敵而遁斯非大也、足下粉骨擗身亦既至矣、宜早還王城吾二人先至小早川隆景陣、三人同心與明兵決戰而已、行長不

敢強增出長盛・石田三成・大谷吉隆開行長之通平壤而大驚遣人於隆景，令速班兵隆景曰、我自始至無再帰、日本之意幸與明兵相逢欲自奮不避矢石刀矛、殲命于戰場傳名于後世也、老父之志在于此耳、未足以我死生爲殿下之損益也、今我欲以死報萬一矣、縱明兵百萬何足畏哉、使者還告之石田・增田聞之茫然不知所爲謂涉大川而迎敵於遠非上策也、今棄隆景如後難何大谷吉隆曰、吾願再往說隆景令還王城、石田等同之吉隆乃往而說隆景還王城方、是時朝鮮群盜蜂起、據險塞路故王城與釜山浦往來不通、諸將之王城者相議曰、加藤清正始入朝鮮長驅大進虜王子、朝野震懼今遠在咸鏡道召之王城、使擊群盜三奉行是之、於是增田・石田・大谷贈書于金化^{まへ}曰、使我陣士送之咸鏡道、敷根仲兵衛請往公使敷根與猿渡掃部兵衛率銃手百人往咸鏡道甲山城、而授書清正、清正對之日亦欲還王城、然而金山橋中兩城遠在敵地、今遷奔之無生而帰者、我今往并彼兵而還耳、清正乃使齊藤・立本・林隼人・龍造寺又八郎引兵五千迎與三右衛門等、清正亦督衆軍繼之齊藤・立本・林隼人等以正月二十三日到金山時群盜大起圍金山、齊藤・莊林寺等急擊敗之、群盜敗走齊藤等入城中問與三右衛門如何衆答曰、昔日既與敵兵與伊藤勘平・井出市左衛門已下一百余人悉死、齊藤等深憐之乃悉迎金山橋中兵還、清正大悅遂去咸鏡道、而以二月五日還王城、於是清正出攻群盜敗之、五・六日之間望風遠引去、李如松進兵到開城窺主張通事者謂、如松曰日本之銳士多死于平壤王城之軍不

足畏也、已公等必成功如松信之、高昇孫守康祖兼訓等率二万人、將前軍以朝鮮兵爲後軍渡開城川到碧蹄館、小早川隆景者爲先陣之將立花宗茂・久留目秀包・筑紫侍從屬焉、衆議而日敵將未攻其期未可知、乃遣斥堠屢伺敵、宗茂之兵夜出窺敵暗與如松兵遇驚相擊而引去、及旦見之則如松大軍已迫去、王城僅一里許諸將爭先鋒、隆景曰吾既爲先陣之將、吾豈爲讓耶日本之與大明決雌雄在今日也、我雖老而先衆死戰耳、諸將以隆景之老未肯之、隆景請之不止諸將不得已而從之、隆景乃處分部伍、栗屋四郎兵衛率兵三千爲前軍、井上五郎兵衛率兵三千備其次、其次乃隆景自將兵一万人備、中軍立花宗茂其兵二千五百人、久留目秀包・毛利元康其六千別爲備、兩軍既相會使之橫擊明軍、既而李如松之先陣與栗屋之兵戰、栗屋敗績井上代之戰井上衆寡不敵士卒多死傷、當此時宗茂・元康之軍橫衝、敵中堅明兵少卻、隆景見之揮兵大戰、李如松亦勵兵能戰李如柏・李如梅・李寧・李有昇與如松共苦戰從已、至午隆景之兵窺如松欲獲之、李有昇救之手斬數人、有昇中銃丸斃會楊元之兵來援、於是如松又大進隆景・宗茂・元康戮力奮擊、又卒大敗之亂軍中如松落馬、井上見之知其如松馳馬而進將獲之、然明兵百余人苦戰扶如松去明兵走者多溺于開城川凡死者及万余人、日本諸將請追如松隆景制焉不許、乃還王城李如松大失利將退兵會南兵持銳五百挺而未援、乃猶屯于開城欲以待明援兵再戰、日本諸將見隆景戰勝、以爲明兵不足畏也、乃進欲攻開城、然而明兵

之在開城者猶十數萬、故諸將亦不能輒出兵唯待明兵之來攻、王城西南有大河沿河倉廩數間蓄兵糧數十萬石王城諸將因此、安南府有兩山南有大河西有山遙通閩城、明兵築壘守之兵亦不寡、諸將之在王城者增田長盛・加藤光泰・長谷川藤五郎・木村常陸介等以不與前日之戰爲深恨、故欲拔明兵壘以爲功而議於石田・增田・大谷三人、聽之長盛等率二万余兵登峯覬明壘中如無人、長盛等疑之遣騎十余人窺焉、反日城中特靜敵或棄城遁也、於是諸將急進兵攻之城兵多與投木石防之、長盛・光泰等進破外郭城兵、驚之群未發矢如雨死傷甚多、增田等急退兵敵乘勝出追之、增田等大敗績會隆景・清正・行長慮增田等之、或不能勝相共率兵未迎敵城兵見日本兵來加引去、明日隆景等又遣人覘城中、昨日長盛等破外郭城中大懼、而多逃潰自瀾河而隕命者甚多矣、故昨日既棄城還開城隆景曰、昨日若再攻陷之城兵可悉死矣如此、則李如松亦必不能保開城嗚呼可惜哉、增田等聞之悔而無益、增田・大谷既敗平壤及開城之壘皆獻捷書於名護屋、豐臣公深賞隆景・宗茂之功賜褒書、又聞義統之不救行長大怒曰、是非爲士者素意而墜我本朝之武名實吾耻也、武夫能守其道勿如義統也、近衛信輔有遊覽朝鮮之志 帝聞之賜宸翰豐臣公以留之、李如松遣使于明京曰、近聞日本秀吉欲自率二十万兵入大明不可無備、明帝聞之大驚乃使宋應昌傳、檄于劉綎璘等濟水陸之陣發金二十萬兩以資金、於是李如松又使李寧祖兼訓領兵一万守開城、楊元軍于平壤、李如松軍于寶山查大受

軍臨津、當此時浮田秀家據龍山營積、粟數十万石查大受簡精兵、白間道竊至龍山縱火焚其積糧、自是秀家遂乏食、三月加藤光泰・細川忠興・長谷川秀一・木村常陸介等率兵二万人進攻晉州、晉州者朝鮮名城也、去王城十里許初義昭之奔義州也、多居累世之寶于此城簡、精兵二万人守之、忠興・秀一等不知之謂、城中兵寡甚易之、既到城下直麾兵攻之、朝鮮兵出城而迎戰忠興等軍亂走時、日漸晨城兵益進、忠興等大敗僅得婦王城士卒死者甚多、於是衆相議曰如此則特受殿下譴責耳、不如以實告之請援兵、援兵若至則擊走、李如松且取慶尚・全羅兩道使王城之與釜山浦往來便焉、乃上書名護屋曰、明兵二十万在開城、我兵十万守王城彼能知地形・且兵士日增我兵寡不能遽擊走之、是以尚試攻普州城堅兵多不克拔之、却爲敵見窮黃海・忠清二道既取之、然民多不服或據于險隘、以塞路全羅・慶尚二道亦半服于我、然人民相聚動履我後、若多築城壘分兵守之、則諸道將悉平唯懼我兵之不甚多耳、故不能遽分兵也、若賜援兵則勝李如松必矣、而人功一立直入大明亦不難矣、豐臣公見書令諸將曰、催兵即使安藝侍從、毛利秀元率兵二万航朝鮮、後又豐臣公與東照廟及利家日夜相議欲濟軍、然在名護屋者不過十万人守京師及大坂者亦不多、故無可遣于朝鮮者於是豐臣公泫然流淚曰、吾生于小國以人民不多、故不能一舉而挫大明遺憾何以如之憤激、切齒者久之聞者皆歎息志之大、沈惟敬自明京到開城告李如松曰、石星有意於和親又往行長之陣而決和議、行長去

年與惟敬爲約者七條、其一日必決和議、其二日割地屬我割地者今日本既取朝鮮四道、宜以此屬日本也、其三日入貢如往古矣、其四日明帝可封豐臣公爲日本國王也、其餘二條者深秘之、故世無知者增田・石田・大谷・小西等皆好和議、惟敬欲以明帝之女妻豐臣公於明京屢言之、惟敬謂行長日今足下所言之、七條悉成宜先速還朝鮮二王子及其從臣、且王城之諸兵亦皆宜先退諸釜山浦、李如松亦將退兵于大明、行長素爲和議之主然又頗疑其或、惟敬之爲間故未肯之、故惟敬還與石星謀遺徐一貫・謝用梓於行長之陣多贈金帛說和親之便、行長及長盛・三成・古隆皆與清正有隙欲反、其所捕王子廢大功、故皆同和議而糧食漸乏、且士卒不服水土多病瘧死者亦多矣、是以皆有先退釜山浦之意惟敬窺知之大喜勸和議、行長等相議曰、還王子者不受殿下之命、則如後之譴何乎、但退兵者在增田・石田大谷之意耳、增田等以四月二十一日將退兵諸將久屯王城、故農工商賈皆歸家造業者多於我兵士也、是以增田等日彼或與明兵通謀窺我歸路、則難於班師、今悉逐庶民而後退軍乎、縱雖逐之彼與明兵履我後我軍危矣、不若悉誘殺之而後退乎、然靈無辜則尤所不忍也、衆不能一決時小早川隆景在座獨低頭鼾睡不一語三成呼曰、衆議紛紛如此足下何低頭而睡乎、今班軍者一大事也、請有計者誨我隆景徐對曰、諸將所言皆是也、然我又有一計試聞之、今諸將之卒隸朝鮮之人居其半矣、先不可不逐此輩也、然轉運資用致釜山浦者非此輩則不可也、不如治任備負擔之徒、縱火

於諸營烟中驅之退兵火烟若揚、則明兵驚動而無我後矣、庶民亦逃避而不聽逐我衆皆同之、乃放火於諸營衆烟而退兵、庶民亂走無敢追者、朝鮮諸臣走至李如松之營告曰、日本兵既引去追擊之、則彼之兵可盡矣、如松不敢口孫武有言歸師、而勿遏其豈可追之乎、且臨海・順和二王子猶在彼今若追之、則王子亦不能歸矣、遂不從經略孫繼祖諸將曰、日本使者若至和議決矣、故使內藤飛驒守如安如大明石星待之甚厚矣、如安入省見石星和議、乃成沈惟敬亦未釜山浦固和親約、於是日本諸將多歸國而行長等猶留釜山浦、諸將既班師於釜山浦待明使、五月沈惟敬與徐一貫謝用梓歸龍共至於名護屋、豐臣公大悅使東照廟及利家、饗大明而使謝用梓歸龍、館東照廟宮徐一貫歸龍、館利家營一日、豐臣公召二使而賜饗獻酬既畢、二使太刀一腰・白銀千枚・衣服二十襲・暑衣三十領、又賜白銀五百枚・暑衣百領・道服百領于其從者、又賜白銀三千枚以黃金所裝飾長刀一口于沈惟敬、夫名護屋者地形崛起、海水圍繞風景特賞、二使見而愛之、皆賦詩以抒其幽情、豐臣公聞之爲浮船與明人游歡、其船數百艘諸家之旌旗帷幕翻翻海上、公亦自御樓船其粧最盡美虎皮、鞘鎗二百金造長刀數十、步卒三百余人着舊道服倍從、其傍舟中設宴觀世、今春侍舟中有散樂終日而止、二使亦大歡樂明日豐臣公召二使賜茶、既而二使乞歸乃贈書於大明其略曰、今請和親者果無偽詐、則我亦何渝此誓乎、請如向所約迎大明皇帝之淑女以爲妃焉、向兩國久爲相害而無聘問之事、故勸令船終止矣、今

也和平事就則必通使者如往昔耳、兩國之卿通盟以定成 我自去年遣驍將伐朝鮮抄略、其郡邑凌劉其士民以正其罪、今貴國頻求和親若聽於我言、則有朝鮮之罪割其四道界、李昞其余四道者則我有之、而又令朝鮮王子及大臣一、二人爲質于我、去年我將加藤清正擒朝鮮二王子、沈惟敬懇請求于我、故今放還二王子我謂、朝鮮貴臣數人顯世々不叛于我之實以誓于我可也、謝用梓・徐一貫受之而歸、豐臣公使內藤如安俱行、且賜書於行長・長盛等使還朝鮮、王子及其從臣、臨海・順和二王子復入王城、李昞婦自義州朝鮮人民按堵如故、故沈惟敬大悅先遣使告石星、石星聞之於明帝、明帝大賞之、豐臣公使熊谷半次・水野久右衛門至勞、諸將且責大友義統日、我築諸城使汝等守之者本爲援先軍急也、而當行長平壤之難而爾不能救之、且聞明兵之衆多而遽逃走也、其怯懦甚矣、夫吾數十年之間以武爲業我、兵未有一敗績而今方我之與大明構兵之時、義統首爲怯懦之行匪啻是己之耻是造、秀吉之過而成日本戮者也、我欲剗義統之首矣、然大友氏者賴朝以來世々相承吾不忍一朝殲之、故忍宥其死矣、往年義統與島津相持之時乞援於我、我元無與大友好雖然爲武將者、聞人之急不可不救之故速出兵、義統不待我兵至而與島津戰大破、而不能歸其城遠逃于妙龍王之間、此無知無勇也、士之所耻與之爾也、客歲義統請我姓切也、余謂大友者其舊矣、故不欲授之然而依其志之切、乃授之姓氏其官位亦不爲下而其行如此、故我下敢列於諸將以辱有功之人其囚之置、安藝

宰相輝元之邸從者不可過四・五人、義統之子近侍於久矣、故我有之雖然彼既爲義統之子、何顏列武將余將請以使倍侍于禁庭也、又責又太郎忠辰薩摩守義虎之子、曰、汝身既屬義弘、則事皆當義弘之指揮、而却不屬義弘我察汝之意、義弘者好武之人常以先鋒爲心、故深入重地今忠辰懼之逃避陣海邊、其志以爲我兵若失利、則欲速乘船逃日本以免急耳、是固勇士之所深耻也、我先是入九州之日、又太郎雖無尺寸之功許義弘之請賜其舊邑、且以其地僻遠不使與京師經營及關東之役、而今忘恩背義惜其身命不可不責、其自今之後僅率十數人屬之、小西行長又責波多三河守日、我既使汝屬鍋島直茂、則當與直茂共進退而却不從直茂、而竊退居熊川者其怯弱之甚不可無意前驅、但好在海濱以伺時勢真可憎焉、比未諸將自王城退兵於釜山浦方、此時汝忽出於其途同退欲以與諸將和儔也、心術之不正何以加焉、磔之轆之而猶有餘罪、然今夫抑我怒解我憤宥其大罪、前年我入九州我將收汝之邑、而直茂之固請之是以不忍削汝之地也、憐其之遠遠不使汝與帝都之經營及關東之役、今忘其大恩其行事之污下如此也、故屬汝黑田長政而僅全其命耳、豐臣公又賜書於三成及長盛・吉隆・清正・行長曰、釜山浦邊傍之所撰其要害高舉以固守之、大明之和親或有偽、則速進拔王城以直入大明、汝等其勿忽普州城者、前日雖既攻之不能拔之是我大恨也、諸將當約期一舉以隔之、而後分附諸將固守朝鮮二十余城、其城壘之營遺糧米之出入各撰、其人以截之凡事皆使告報于名護屋、

六月朝鮮二王子及從臣贈書於加藤右馬允清正以謝、清正日而王子臨

家臣

海・順和君兩府夫人倍臣長溪君・上洛君行護軍大將南兵使等、自壬辰年四月二十四日被擄日本大將軍主計頭清正入城相見、即加禮遇一行下人并給衣糧撫恤頗至、又稟于關白殿下到釜山浦還許放還京師、其慈悲如佛真箇日本中好人也、況素聞關白殿下雄傑無比四隣皆畏之、且善於分別待隣國王子諸官稍存舊意愍、其渡海使復于京其恩厚與此海俱深、一行之人其敢或忘後日若對日本及計頭復究雜談、少有背負之意非人情也、天地鬼神共知之矣、修好之日通書寄情事、清正得之以爲家珍云、豐臣公贈書於朝鮮諸將使淺野長政・黑田如水奉命至朝鮮示書諸將、其略曰前日諸將雖攻普州城、而城主牧司能拒之、故不能下之遺憾甚矣、諸將其均進以破普州斬牧司之首、見於我增田・石田・大谷三人同往長政・如水之館、而慰遠航方外時長政・如水相共圍碁茫然不知三人之至石田目於增田・大谷出去、而彈正如水猶不知之也、終其後知聞侍臣等之言、雖三奉行至座主爭行不敢有禮待之意、故三奉行慍而歸長政如水大驚、遣使請三奉行再三而三奉行不肯來、且謂使者曰彈正等與我言不如圍碁之愈終不來矣、是以長政・如水亦人之嘲笑、且憚豐臣公之譴責、增田等遂不與長政等會長政・如水無如之何乃告命、其餘諸將而歸後豐臣公聞而怒其怠慢無礼云、諸將將攻普州城清正・行長爲前峰、毛利秀元・浮田秀家各將、一方小早川隆景・黑田長政・伊達政宗屬秀元焉、鍋島直茂・長曾我部元親・

蜂須賀家政・立花宗茂屬秀家焉、其兵六万余人夫普州大江有前其三方險而石壁側立牧司率朝鮮兵二万而守之、劉綎又帥師未陣于大丘府、諸將皆謂不能輒拔之然憚豐臣公之志、衆勵志爭進秀元在西秀家在東、加藤・小西・黑田・淺野向城面、清正怒行長之主和議送還兩王子廢己之功、而欲屠普州破其和謀、故先衆而進步卒傾廢高槽塵衆攻之、城中少騷擾黑田・伊達亦進攻之城兵固拒之、秀元自西方急擊入城中縱火城中大亂遁走追殺之、死者一万五千三百人其余或僵死于巖上或溺死于江中者不知其數、牧司逃于林藪中秀家之臣岡本權頭獲之視于所虜生口皆曰、是主將牧司也、獻其首于名護屋、豐臣公大悅普州城者朝鮮寶器悉納之、故箕子以未所世世相傳之、重器多喪之、李睟復歸于王城未數月、而聞日本之軍陷普州城大驚告急於大明、諸將而乞援時吳惟忠軍于善山府、劉綎屯于大丘府尚志守于南原、李如松猶在于開城、如松召沈惟敬而責之、惟敬懼即到釜山浦讓行長之違約、行長怒曰汝雖與我約和謀而明兵深入朝鮮以備於我、是非我欺汝汝欺我也、是以惟敬又入大明頻謀和議、八月豐臣公賜書于秀家・秀元等諸將、勵其怠倦其略曰、兵器粟・米・塩・醬等之物告乏、增田右衛門尉・早川主馬首而藏之倉廩、朝鮮山多矣、豫伐薪木蓄之城中以備冬大雪若降難乎、伐薪莫或忽之使士卒有寒之患也、篙人常在舟中故遭寒疾者多矣、別營室廬居之若久無用、則使之婦其本國俟末年、而速召返之至九月大明未報和親、豐臣公又遣書日集諸營、則須以完固大

明和議我以爲或誕耳、諸將莫或於和議以倦於戰矣、其必固守爾之營而可也、吾將復遣援兵而悉平朝鮮不若者、然大明若果結好則亦宜別有議、而已沈惟敬婦明依石星、而頻請使李如松劉綎等班師石星奏于明帝、明帝聽之李如松自開城婦明、劉綎猶留焉、時日本兵充滿于釜山浦矣、李如松已引衆軍而歸、故朝鮮人驚危有金侍郎者賦一絕贈于如松曰、聞道將軍捲甲還定知和伐是非聞朝廷、若有班師命不獨督亡齒亦寒如松還聞惟敬多贈貨物花布之類於行長、加之惟敬以日本之求貽之書籍又受日本之旗五本、而藏之大怒欲殺惟敬、然惟敬石星之所舉也、故不能忘誅之、豐臣公以大明和議之報未至、故以爲欺我也、依日夜與東照廟及利家事籌策一日、黑田如水隔垣開軍談入告豐臣公曰、方去歲大軍入朝鮮之時、家康或利家督乎、衆軍則政州明清軍令正整而大事可成矣、不然則雖如某等者使有裁制之取、朝鮮不難矣、方今清正・行長年壯而不通武略、唯以勇爲上以故二人每爭功、而相忤害朝鮮人民不知恥適從遁匿于山林之間、日本人所曆之三道郡無居民野無青草、諸將困苦甚矣若此而已、則功終不可成矣、豐臣公深是之謂贏帥久於外而勢一屈、則恐內亂取大敗耳、故召東照廟及利家・氏鄉・長政曰、釜山浦諸將有懷土之意而無進兵之志、我欲自帥師征朝鮮矣、今催水陸之軍附託日本於德川氏、則我不有勞意我自督中軍十萬兵、使利家將兵十萬爲左軍、氏鄉將兵十萬爲右軍、都三十萬兵長驅大進平三韓直入大明陷明京、以爲中華皇帝東照廟不悅曰、我自

幼以武爲業未嘗有一敗、今又何獨居于日本乎、大命縱屢降而決不能從矣、淺野長政進口是狐之作妖也、我聞久矣今於殿下得見之想狐必憑之矣、匪復前日之人也、德川殿其勿怒焉、豐臣公聞之大怒頭髮直上曰、噫汝彈正豎子汝言無禮也、將拔劍擊之利家・氏鄉急拘留之日、彈正者我輩罪之耳豈煩汚君刃乎、彈正不敢懼之日、我輩數百人受誅未必爲憂也、夫比未出兵於朝鮮每戶有三人、則必出一人今日日本軍大半有朝鮮轉漕之費、日本虛耗百姓怨嗟殿下兵今日發、則明日必有群盜蟻起者及是時德川殿縱有奇策、而亦何有所施乎、若夫速班師偃武修文、則國家自此昇平無憂耳、豐臣公益怒之利家・氏鄉叱長政使去長政既婦、待公之使者之至而欲自裁也、數日公召長政宥之、淺井備前守長政女嬖、豐臣公今茲生男名捨後名秀次、秀次告之浪古耶名護屋亦古耶、豐臣公聞之大悅曰、朝鮮之事沈惟敬既約和議矣、軍旅之事皆托德川氏及利家我姑婦大坂、乃乘輕軻到於大坂鍾愛最也、遂有廢秀次而建捨君之志、此年公長男久保君中輝痛、以九月八日卒於巨濟加藤清正素欲破和議、內藤如安如大明未還以爲明人殺如安、十一月三日清正率兵攻安康劉綎、自慶州來救清正擊敗之斬首三百余級、劉綎逃走豐臣公欲讓天下於秀賴、而秀次更無遜讓之色、乃欲使秀賴居大坂自營於大和多門而老之、然以其地之避遠、乃令城伏見三年春命增田・石田使撰監書十三人之姓名舉之、豐臣公又簡定以佐久間河內守政實・滝川豊前守・佐藤駿河守・水野龜助・石尾與兵衛・竹中貞右衛門六

人爲監經宮既成、乃又築小山於水畔列植衆木建堂於其間鋪學問所、以沈香木造茶室延客賜茶以自樂、諸將在朝鮮者困勞殊甚、而丹羽少將秀勝・東鄉侍從・長谷川藤五郎秀一・加藤遠江守等卒于軍中川秀政亦戰死、豐臣公憐之乃下令使將士多得歸獨留守釜山浦、諸城者不得還、是年石星以內藤如安之言奏于明帝、明帝許其封豐臣公、久保君卒後又八郎君朝京師奉命赴朝鮮之役、伊集院抱節・比志島國貞奉貫明命至名護屋俟君之至、然數月君未至、故公召二人於朝鮮二人以七月二日至朝鮮、九月二十九日敵艦數十艘逼巨濟公使伊集院抱節往援之、福島正則稿之、十月朔日敵又備戰艦數十艘未侵我營日中退去、四日月中敵船凡二十余艘、又未犯我營而桑山小藤太及杉若氏出追之發銃、種子島左近太夫久時以下亦出舟、十余艘發銃敵遠退去、晦日又八郎君航海暮到于巨濟營、即謁公獻太刀一口・馬代、四年正月明帝聽石星之言、使鑄日本國王之印、且遣冠冕法眼遣正使李宗城、副使楊方亨封豐臣公、四年春木下吉俊・淺野長吉之書至曰、獵山林得虎致肉與腸於名護屋爲殿下服藥之用、其皮即賜獲虎者故將獵昌原山中山中雪深不可入也、待雪少消三月八日航於昌原、明日早登山使數千人環、山終日雷呼扣草木山川震動不見一虎徒下山耳、十日再環山發喊見猛虎之走山、虎遂出圍走守右衛門尉彰久之臣安田次郎兵衛疾走、揚聲呼虎返欲嚙安田、安田拔刀刺口虎怒將嚙安田、安田之刀徹於喉其末出脊虎倒與安田俱落聲虎也死、安田得不死矣、又有一虎

伏高未走衆待其走下少焉、天大雨藥線火消不能發鳥銃衆無如之何也、又八郎君謂舍人上野權右衛門曰、汝往追虎上野諾之直上高自謂、我殺猛虎遺譽於後世馳以登虎見之、未迎嚙上野懸牙揮之離地二丈許上野便死、虎又棄上野登于高帖佐六七走進虎、頂者三刀然而虎益怒嚙六七之股不放、福永助十郎後稱久左衛門未執虎尾掛松枝引之、且拔脇刀刺其腹長野助七郎後稱六兵衛亦來刺其腋而後虎杜斃矣、既獲阿虎下山、明日還巨濟六七病未幾而死、乃告獲虎於小西行長、遂使還平田五次右衛門所獲虎肉與腸盛之數樽獻豐臣公、公大悅四月二十八日賜書以賞之、且日虎肉既足矣又勿獵、先是正我三國經界田賦今茲四月使公婦潘受班祿台書、公乃使又八郎君領本部軍守巨濟乃浮海、六月至大坂遂如伏見城謁豐臣公、二十九日賜薩摩・大隅及日向諸縣郡班祿台書、頃年秀次爲關白天下士太夫莫崇尊之、秀次驕侈無度喜作凶虐時自城上發鳥銃射行人、以爲樂嘗命叢林茲葛註解謡曲百番行于世、往年豐臣公婦京師居大廳發將再赴名護屋、世稱豐臣公老矣、秀次當代之至名護屋秀也次終不及、於此黑田如水嘗諫秀次日、殿下櫛風沐雨一日不能休息、方今在名護屋焦思朝鮮之役、其齒已過半白其勞殊甚矣、唯恐身命將爲之蹙也、今公起於匹夫之中坐升高位者非公有尺寸之功、此乃殿下之鴻恩也、今約爲父子食數州之地人間之榮於是極矣、夫殿下百歲之後治天下者非公歟、今坐見殿下之勞不欲已代之可謂無恩無義者也、不孝之罪豈可逃乎、伏願公速到名護屋代殿下以指麾諸將、

則足慰天下之望也耳、其坦腹於京師徒以戲遊爲事者天人共所疾也、吾恐災之或及公之身秀次卒不從、是以世人無不非笑、秀次者及至于秀賴之生也、秀次之威權漸減天下益疏之、於是秀次畏甚儼武備時人怪之皆謂、秀次有覬覦之意其每出教遊、張弓備鳥銃實如敵在前者人或有所告變者、於是七月豐臣公遣宮部善祥坊、德善院玄以、增田長盛、石田三成、富田左近將監于聚樂謂秀次曰、有人告汝之叛狀我雖不信之然衆或疑之、其奉盟書以明見其無反心、秀次聞之大驚日是固虛說也、我在聚樂爲衆被崇尊皆以大人之大德也、豈有叛心乎、伏願以大人之明照鑑我丹心乃裁盟授之五人者、於是善祥坊等歸而白之、豐臣公曰我固知其如此彼何叛于我者乎、時木村常陸介在淀夜乘女與如聚樂、與秀次謀事良久而乃出、石田三成聞之白豐臣公毛利輝元又使人告曰、去歲秀次使白江備後守未曰、輝元宜見裁盟書雖父君沒後而無叛我、故不得辭之既奉盟書以其草藁附、三成以奉于豐臣公其余說、秀次次之反狀者甚多矣、公亦半疑之、於是再遣宮部善祥坊、德善院玄以、中村一氏、山内一豊、堀尾吉晴告秀次曰、世間紛紛言汝之有反心然我知汝之反於我也、汝其白未明見其無叛心於衆以問執議薩之口尼孝藏主亦以其言勸、秀次之會狀見秀次心危之猶預未決、吉田修理亮竊告秀次曰、君若無反心姑在聚樂抒真情切乞有可也、豈可輕適伏見哉、殿下決不爲赦之、若實有反心請借一万兵於我襲伏見殺殿下以爲君顯忠耳、秀次不肯遂與五人者如伏見豐臣公、乃使館木下大

膳亮邸、乃又遣使日連登高野山、故七月八日秀次削髮如高野近待臣百余人、皆薙髮而從焉、從者凡三百許人公聞之使木下大膳亮使命曰、秀次之從者不可過騎馬二十人、步卒十人秀次諾之、故從適者武藤左京亮、生田右京亮、荏部淡路守、津田雅樂助、山岡主計頭、前田主水正不破万作、雜賀虎丸、山田三十郎、山本主殿助、清水善三郎等數人耳、方是時謂諸侯曰、我已到于高野則請莫復訪之、秀次往居於青岩寺、十三日豐臣公使德善院玄以、增田長盛、石田三成、淺野長政、長東政家賜書于木食興山上人使秀次自殺、福島正則、福原右馬助、池田伊豫守奉命適高野山、十五日早授五奉行之書於興山且陳豐臣公之命興山諾之、三使遂以三千兵圍青岩寺、秀次日來者何人其無札何如此甚乎、荏部淡路守出告興山曰、秀次將自殺何以爲逃走乎、今三使圍青岩寺何無札甚邪、上人顛止之興山往諭三使退兵、秀次遂自殺^{二十}八歲、八月二日斬秀次二子及侍女三十余人於三條川原見者莫不流涕、初 正親町天皇崩未七日、秀次畋山中逐禽獸以爲樂、且屢游獵比畋山或携妓女、而登留止山中宴飲淫荒無度嘗遭替者、於北野呼之進已近拔劍斬之衆諫不聞、世人惡其虐以殺生闕白彌之、是以卒及于此云八月公賜告而辭京都、二十八日歸栗野此月二十一日豐臣公下令賜播磨、石見二州之内湯浴之邑三千八十石、此年豐臣公下令薩隅二國及日向諸縣郡、移我家臣封邑、公以此年十月白栗野移帖佐、北鄉忠能白莊内移祁答院、右馬頭白清水移種子島、伊集院幸侃白高山

移莊內、公未歲將再赴朝鮮之役、驛船爲兵備、而此年有豐臣公之命徵、

公故十二月二十一日出帖佐、五年慶長十九ノ上正月十三日至大坂、卷全文終、

島津家卷之十九

松齡公下

去年正月明帝使以後軍都督府僉事署都督僉事、李宗城爲正使五軍營右副將左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揚方亨爲副使、奉齎書齎日本國王印及國王至群臣冠冕法服與沈惟敬共至日本、封豐臣公三人乃到三浪江留止將俟日本軍悉歸、而後往惟敬見二使裝飾車騎之盛、而人以爲美觀心羨之謂和親之議原爲吾力多也、今却副使之命猶不得之徒從彼等爲道是我耻也、深恨之乃竊買良馬二百七十七匹先遣之所近、於日本島鰯之中以此獻、豐臣公以爲求媚石星屢遣使促赴日本、而惟敬飾言以渡海之難、故宗城方亨既到釜山浦徒俟期耳、宗城年少久有釜山浦鄉思轉甚時或悲泣、惟敬聞之使謝隆語城曰、和親之事將敗也、卿等至日本恐不能再還矣、宗城聞之大恐夜與其僕從數人、微服自間道逃歸、明日方亨聞而飛報明帝、惟敬聞宗城逃大悅入見方亨方亨大憂曰、今宗城既逃而我獨至日本和親恐不能成矣、亦或有辱君命耳、乃大哭之惟敬怒曰丈夫奉君命往異域、何效尼女子之態乎、盍速撰使任者而勸之乎、如予者子以爲不可也、邪方亨固畏惟敬是以不能違、其言贈書於石星深譽、惟敬謂專使之任明帝乃以方亨爲正使、以惟敬爲神機二

營添註遊擊行副使之事、且賜銀數萬兩以資其費、六月方亨·惟敬將航日本從者四百余人、此時清正·行長猶軍釜山浦、與二使共歸日本李昫素不信和議、故不欲遣使者惟敬強之不得已、而使金羅道觀察使將官朴弘長與明使共赴日本、慶長元年八月十九日皆至和泉境、豐臣公聞之大喜點檢大坂·和泉·牛·猪·雞魚之屬充其食、且命口休于堺五·六日而後送致之伏見、二十九日方亨·惟敬至伏見豫下令街路肅然闔國人民羣聚見明冊使、乃稱贊豐臣公之威德者、洋洋盈衢冊使亦刷威儀奏管絃以遇之、豐臣公使柳川豐前守調信責黃慎朴弘長曰、朝鮮不遣王使來謝使爾輩未者此慢我也、何以得與方亨·惟敬同謁於我乎、黃慎等懼因行長而頻謝之卒不聽、九月二日方亨·惟敬造狀見城方亨在前惟敬捧金印立階下少焉、黃輦所開豐臣公出御殿上侍臣二人執大小刀侍側、群臣羅拜惟敬俯伏方亨尊惟敬之所爲而唯謹、豐臣公勞之二使·戰以責己、行長進日大明聘使其謹行其禮、於是惟敬恭捧金印及封土之冠服且授諸臣之冠服五十余具、而以日本國牧郡守之多冠服不足、乃併冊使所蓄之衣以給其數、既而冊使出豐臣公賜之珍膳美酒以饗之、明日又召二使而亨之饗頗盡美、豐臣公及東照廟·利家着大明冠服其禮亦取法於明人、豐臣公賜盃酒冊使而使有歡樂冊使見擊鼓者指問流血問譯曰、未知是何等之罪人而其徵創如此也乎、譯解說之乃大笑之樂聞、豐臣公召承兌シヤクタイ三永哲於花畠山莊使讀大明之聖書、行長私承兌曰、殿下若聞詰命則必怒焉、少變其文而使之莫怒

可也、承兌不肯乃讀之自釋其義其文曰、

聖神廣運凡天覆地載莫不尊親、帝命薄將暨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皇祖、誕有多方龜紐龍章遠錫扶桑之域、貞珉大篆榮施鎮國之山、嗣以海波之揚偶致風占之隔當絃盛際、宜統彝章咨余豐臣平秀吉、輾起海邦知尊中國西馳一介之使、欣慕來同北叩萬里之關懇求內附、情既堅於恭順恩可納於柔懷、茲特封余爲日本國王錫之誥命、於戲龍賞芝纓冠裳於海表風行卉服固藩衛於天朝、余其念臣職之當修恪恭要束感皇恩之已渥、無替疑誠 綸言永遠聲教欽哉、

公果大怒曰、明帝封我爲日本國王、是大可憎我以武既主於日本豈籍彼之力哉、前日行長日大明封我爲大明國王、故我信之而既班師矣、行長日本人而通志於大明以誘予、其罪不容誅也、其速呼行長我刎其首以甘心矣、即解大明冠服捐其誥命、行長惶恐未盡臣公揚聲叱之、行長曰是匪某一一人之所爲也、專受三奉行之旨而後決之耳、因多出往復之書以爲其證、豐臣公憤少釋焉、行長僅得免于罪、既而豐臣公召清正及三成・長盛・吉隆曰、明帝遣使封我我意不滿也姑忍之耳、今朝鮮無礼慢求和親不可許之、冊使久留何益之有諸朝速之堺、我將再起大兵斬滅朝鮮、明日方亨・惟敬反罪豐臣公怒尚甚矣欲殺、朝鮮之使承兌盡三永哲固諫而止、豐臣公聚清正及西國諸將、而約再擊朝鮮之期曰是專事軍議、方亨・惟敬曰我輩奉使于萬里之外事不成而歸、則何面目而見人乎、留止于堺數日無奈之何、乃卒與黃慎弘長等共發

堺將歸又相議曰、我曹歸大明朝鮮之後宜明告之、若有隱諱則恐誤我國矣、衆然不知所措豐臣公下令曰、以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爲先鋒中國九州之將士、其悉航朝鮮速屠盡三韓直入大明、且先是閏七月大地震伏見城崩毀、故發東國北國畿內之徒改築師旅土木並役天下大害、豐臣公憐冊使之徒歸、遣柳川調信賜金銀貨物于冊使、調信密語黃慎口、未歲將攻朝鮮汝宜速歸國使王子來謝矣、不然朝鮮之孽不可遏也、黃慎大恐告之冊使惟敬猶未信之、冊使既到肥前清正既歸于肥後、黑田長政歸于豐前繕甲兵備卒將畜資用方亨等失色、惟敬謂我若不死、則和親遂成故不深悉之、寺澤正成持豐臣公之書未冊使皆謂、謝恩也夫乃披而見之、則責朝鮮之三罪也、其詞甚倨矣、日前年朝鮮使者至深秘大明之言、而不告其情罪一也、我聽沈惟敬之乞還二王子及夫人以下、而不爲速來謝而待大明冊使之至、且王子不自來唯遣如黃朴等之賤价罪二也、大明日本之和交及冊使之航船皆以朝鮮之反覆甚遲延矣罪三也、故我將起大軍以問其罪、李崧大驚遣之大明乞其速賜援兵、九月豐臣公使、

明治十三年膳寫

島津世家 卷十九

松齡公 下

島津世家卷之十九

松齡公下

去年正月明帝使人以「後軍都督府僉事署都督僉事李宗城」為「正使」、五軍營右副將左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楊方亨為「副使」、奉「璽書」、齎「日本國王印及國王至」群臣、冠冕法服與「沈惟敬」共至「日本」、封「豐臣公」三人及到「三浪江」留止、將「俟」日本軍悉歸、而後往、惟敬見「二使裝飾車騎之盛」、而人以為「美觀」、心羨之、謂「和親之議原為「吾力多」也、今却副使之命猶不得之、徒從「彼等」為「道是我耻也」、深恨之、及竊買「良馬二百七十七匹」、先遣之所近「於日本」鵜之中、以此獻「豐臣公」以為「求」媚石星屢遣使促「速赴」日本、而惟敬飾言以告「渡海之艱」、故宗城方亨既到「釜山浦」徒俟「期耳」、宗城年少久在「釜山浦」鄉思轉甚時或悲泣惟敬聞之、使「謝隆語」宗城「日和親之事將敗也、卿等至「日本」恐不能「再還」矣、宗城聞之大恐夜與「其僕從數人」、微服自「間道」逃歸、明日方亨聞而飛「報」明帝、惟敬聞「宗城逃」大悅入見「方亨」、方亨入憂日今宗城既逃而我獨至「日本」、和親恐不能「成矣、亦或有辱」君命耳、及大哭之惟敬怒日丈夫奉「君命」往異域、何效「兒女子之態」乎、盍「速撰」堪「使任」者而勸之乎、如「予者」子以為「不可」也邪、方亨固畏「惟敬」是以不能「違」其言、贈「書於石星」深譽「惟敬」謂堪「專使之任」、明帝乃以「方亨」為「正使」、以「惟敬」為「神機三營添註遊擊」行副使

之事、且賜「銀數萬兩」以資「其費」、六月方亨惟敬將「航」日本、從者四百餘人、此時清正・行長猶軍「釜山浦」、與「二使」共歸「日本」、李屹素不信「和議」、故不欲「遣」使者、惟敬強之、不得「已而使」全羅道觀察使黃慎將官、朴弘長與「明使」共赴「日本」、慶長元年八月十九日皆至「和泉境」、豐臣公聞之「大喜」、檢「大坂和泉」、畜「牛豬雞魚之屬」充「其食」、且命日休「于堺」五十六日而後送「致之伏見」、二十九日方亨・惟敬至「伏見」、豫下「令街路肅然」、閩國人民群聚見「明冊使」、及稱「贊」、豐臣公威德「者洋洋盈」衢冊使、亦刷「威儀」奏「管絃以過之」、豐臣公使「柳川豐前守調信實」黃慎・朴弘長「日、朝鮮不遣」王子來謝、使「爾輩來」者此慢「我也、何以得」與「方亨・惟敬」同謁於我乎、黃慎等懼因「行長」而頻謝之卒不聽、九月二日方亨・惟敬造「伏見城」、方亨在前惟敬捧「金印」立「階下」少焉、黃幄所開、豐臣公出御「殿上」侍臣二人執「大小刀」侍側、群臣羅拜惟敬俯伏、方亨遵「惟敬之所」為而唯謹、豐臣公勞之、二使股戰以為「責」己、行長進日大明聘使其謹行「其禮」於是惟敬恭捧「金印」及封王之冠服、且授「諸臣」之冠服五十餘具、而以「日本國牧郡守之多」冠服不足、及餅「冊使所」蓄之衣、以給「其數」、而冊使出、豐臣公賜「之珍膳美酒以饗」之、明日又召「二使而享」之饗頗盡「美」、豐臣公及「東照廟・利家者」大明冠服、其禮亦取「法於明人」、豐臣公賜「盃酒冊使」而後有「散案」、冊使見「擊鼓者指間流」血問「譯」日未

知口、未_レ知是何等之罪人而其懲創如此也乎、譯解_レ說之、及大笑_レ之樂園、豐臣公勞_二冊使_一、冊使亦拜_レ饗燕之辱、及出、豐臣公召_二承兌_一、靈_二三_一、永哲於花島山莊、使_レ讀_二大明之聖書_一、行長私_レ承兌克_レ日、殿下若聞_二諸命_一、則必怒焉、請_レ少變_二其文_一而使_レ之莫_レ怒可也、承兌不肯_レ乃讀_レ之、且釋_二其義_一、其文曰聖神廣運凡大覆地載_二莫_一不_レ尊親_二帝命_一、溥將_レ暨_二海隅日出_一、罔_レ不_レ率俾_二昔我皇祖誕育_一、多方龜紐_二龍章遠錫_一扶桑之域、貞珉大篆崇施_二鎮國之山_一、嗣以_二海波之揚_一、偶致_二風占之隔_一、當_二茲盛際_一宜_レ續_二彝章_一咨爾_二豐臣平秀吉_一、崛起海邦、知_二尊_一中國_二西馳_一一介之使、欣慕來同北叩_二万里之關_一懇求_二內附_一、情既堅_二於恭順_一恩可_レ斬_二於柔懷_一、茲特封_二爾_一為_二日本國王_一、錫_二之誥命_一於戲龍寶_二芝罘_一襲_二冠裳於海表_一、風行_二卉服_一固_二藩衛於天朝_一、尔其念_二臣職之當_一、修恪楫要束_二感_二皇恩之已握_一、無_レ贊_二欽誠_一、祇服_二綸言_一、永遠_二榮教_一欽哉、公果大怒日明帝封_レ我為_二日本國王_一、是大可_レ憎我以_二武既主_一於日本、豈_レ籍_二彼之力_一哉、前日行長日大明封_レ我為_二大明國王_一、故我信_レ之而既班_二師矣_一、行長日本之人而通_二志於大明_一以誘_二予其罪不_一容_レ誅也、其速呼_二行長我_一、刻_二其首_一以甘心矣、即解_二大明冠服_一指_二其誥命_一、行長惶恐來_二豐臣公揚_一聲叱_レ之、行長日是匪_二某一人之所_一為也、專受_二三奉行之旨_一、而後決_レ之耳、因多出_二往復之書_一以為_二其證_一、豐臣公憤_二少釋焉_一、行長僅得_レ免于罪、既而_二豐臣公召_一、清正及三成_二長盛_一、吉隆_二日_一、明

帝遣_レ使封_二我_一、我意甚不_レ滿也姑忍_レ之耳、今朝鮮無_レ禮慢_二求_一和親、不_レ可_レ許_二之冊使久留_一、何益之有_二詰朝速送_一之堺、我將_二再起_一大兵_二斬滅朝鮮_一、明日方亨_二惟敬反_一堺、豐臣公怒尚甚矣、欲_レ殺_二朝鮮之使_一承兌_二靈_一三_二永哲同諫而止_一、豐臣公聚_二清正及西國諸將_一、而約_二再擊_一朝鮮_二之期_一、自_レ是事_二軍議_一方亨_二惟敬日我輩奉_二使于万里之外_一、事不_レ成而歸則何面目而見_二人乎_一、留_二止于堺_一數日無_レ奈_二之何_一、乃卒與_二黃慎_一弘長等_二共發_一堺將_レ歸、又相議_二口我曹歸_一大明_二朝鮮_一之後宜_レ明告_レ之、若有_二隱諱_一、則恐誤_二我國_一矣、爽然不_レ知_二所措_一、豐臣公下令_二今日_一、以_二加藤清正_一小西行長_一為_二先鋒_一中國_二九州之將士其悉_一航_二朝鮮_一、速屠_二盡_一三韓_二直入_一大明、且先_レ是聞七月大地震伏見城崩毀、故發_二東國_一北國_二畿內之徒_一、改築_二師旅_一土木並役天下人苦_二豐臣公憐_一冊使之徒歸_二遣柳川調信賜_一金銀貨物于冊使、調信密語_二黃慎_一口米歲將_レ伐_二朝鮮_一、汝宜_二速歸_一國使_二王子來謝_一矣、不_レ然朝鮮之驍主不_レ可_レ追也、黃慎大恐告_二之冊使_一、惟敬猶未_レ信_二之冊使既到_一肥前_二清正既歸_一于肥後、黑田長政歸于豐前_二繕_一甲兵_二備_一卒將_二畜資用_一、方亨等失色惟敬謂我若不_レ死、則和親遂成故不_レ深恐_レ之、寺澤正成持_二豐臣公書_一來示_二冊使_一、皆謂謝恩表也、夫乃披而見_レ之則責_二朝鮮之三罪_一也、其詞甚恠矣、日前年朝鮮使者至深秘_二大明事_一而不_レ告_二其情_一罪一也、我聽_二沈惟敬之乞_一還_二三王子及夫人以下_一、而不_レ為_二速來謝_一而待_二大明冊使_一

之至、且王子不自來、唯遣如黃朴等之賤价罪也、大明日本之和交及冊使之航船皆以朝鮮之反覆甚遲延矣罪三也、故我將起大軍、以問其罪、李昞大驚遣之、大明乞其速賜援兵、九月豐臣公使公卿與兵時賜小泉兜藝公、二十三日公自大坂浮海歸本藩、方亨惟敬既還朝鮮、朝鮮京畿道都體察使李元翼聞豐臣公再促大兵、及為兵備、方亨惟敬曰、我欲速守釜山城而拒日本兵、應機敗之、惟敬曰事成則固善矣、然日本入者武勇並人豈其易克乎、一戰失利則人々大懼勢又不振矣、予熟圖之、是以元翼恐危卒不得出軍、既而方亨惟敬皆歸、大明、惟敬恐人毀笑已而伴言曰、秀吉拜天恩之辱、暫稽首俯伏以謝恩矣、且行賄于行長、求猩猩毡天鵝絨及金器皿三十餘納之櫃中、大書曰日本國王豐臣秀吉所獻什物也、明人笑之、皆曰是南蠻之產也、而為日本之方物、而罔君信可憎矣、然明主不罪之、而藏內府、唯石星固信惟敬、然以無豐臣公之上書亦頗疑之、於是惟敬又到釜山浦、廣撰謝表而來獻、亦不署其年月、朝野以為惟敬之偽謀也、惟敬慙懼初豐臣公以二年二月為出師期、而行長欲以正月先發、清正恐後於行長、是以先諸將渡海、二月豐臣公卜今日、前陣者清正、行長拈關隔口而可為之、其不為前鋒之日則可為第二陣也、三陣者可為里田長政・毛利壹岐守・高橋九郎・秋月三郎・相良宮內大輔・伊東民部大

輔、四陣者鍋島加賀守及子信濃守勝茂、五陣者公、六陣者長曾我部元親・池田伊豫守・藤堂高虎・中川修理大夫・加藤嘉明・菅平右衛門、七陣者蜂須賀家政・生駒讚岐守・脇坂安治、八陣者備前中納言宇喜多秀家・安藝宰相毛利秀元也、且使筑前中納言秀秋守釜山浦城、太田小源五宰城中之事、使立花左近將監宗茂守安骨浦城、高橋主膳正・筑紫上野介守加德城、淺野幸長守竹島城、乃又使毛利民部大輔・早川主馬首・熊谷內藏允監諸將之軍、且命之日數續之高下戰陣之勇怯、所見所聞而莫隱之、雖親戚朋友而不可有所偏黨、正其事實、以告報之、使藤堂高虎・加藤嘉明・脇坂安治掌水軍、以四國兵援之、諸軍士固盟誓勿使有相支害之意矣、大明若出大軍、去王城五十六日程、則速告報之我、我必速來悉滅之、直入於大明、諸將其勿忽之、於是公二月十一日發於帖佐、而將赴朝鮮之役、至久見崎待順風、清正既至朝鮮、入竹馬里軍于機張、進攻梁山、朝鮮將士望風逃走、又進到西生浦、示牌文於朝鮮人民曰、日本國加藤主計頭正受太閤殿下之命、再渡于朝鮮、其非害爾朝鮮人民、莫恐怖而遠逃去、故先遣我臣金大夫諭汝等、汝等其莫疑、行長進戰艦、到豆毛等浦、攻城釜山浦、使筑前中納言秀秋守之、又多譁諸城、以為久留之計、於是日本諸將繼渡海、李昞繼往年之敗頓、大懼率后妃王子、遠奔海州、從臣亦驚遽悉逃于邊

境、李昫、羅臣柳承寵亦托入糧食芻藁於王城、而遁於尚州、朝鮮將權慄亦不能一戰、遂遁于東境、於是朝鮮又大亂、頻告急于大明、且聲言曰：日本軍兵百万分爲十三列、將入大明、豐臣太閤亦自來浪古耶、指畫軍事、駟馬相續、諸將兵十三萬悉入朝鮮、於登萊、機張、西生浦、豆毛浦、安骨浦、竹島、梁山、蔚山、加德、而橫行於熊川、金海、昌原、咸安、晉州、固城、泗川、昆陽之間、既蔑視朝鮮、然朝鮮連年兵革、百姓離散、出苑多荒、五穀不登、故諸將頗困、之是以不能深入、三月二十八日、公出久見崎、已至壹岐、豐臣公賜書初使、公出兵一萬、今又使濟五千人、公已遠出在海島之中、無如之何、故使旅庵至京師辭謝之、四月明帝刑珍爲經略、楊鎬爲經理、劉綎麻貴爲南北大師、促遼東、浙西、四川、廣東兵來救朝鮮、李昫受明帝之命爲新總督、即使左兵使允門防禦使權應銖在慶州、防島嶼之敵、右兵使金應瑞在宜寧、禦釜山之敵、統制師元均領水軍拒竹島、加德之敵、豐臣公遣使于沈惟敬、日速使明帝割朝鮮全羅、慶尚、忠清三道授我也、明帝又使惟敬速徵日本之兵、惟敬罔奈之何、五月清正行長遣柳川調信于京師、請命、六月到京師、謁豐臣公、公曰：朝鮮不聽我言者、以全羅、忠清二道猶完也、諸軍進入全羅、多聚糧米、長驅大進、事若難成、則先歸慶尚、固城守之、入西生浦、屢進兵、竭而戰、縱令雖我兵多死、必有大功、

矣、有所不若我言者、則汝等妻子皆在日本、我先戮之耳、清正行長聞之大驚、又使調信白于豐臣公、曰：近大明兵既到全羅、其勢固難敵矣、如之何、豐臣公大怒曰：往年李如松屯于開城之時、我兵一舉援晉州城、今又何懼之有、秀家等自宜寧晉州向全羅、秀元等者自慶州經密陽大丘出全羅、挾而擊之、則何難乎、之有清正等聞明兵來、即心生恐怖、何其怯乎、調信還只告清正行長、沈惟敬使朝鮮僧惟政、松雲贈書于清正曰：邢玠率七十万兵、既至朝鮮、公等諸將速徵兵而可也、不然必有大災、清正時在西生浦、答曰：松雲告我以明大兵之來、夫朝鮮兵怯懦、而聞我聲奔走耳、固不足敵於我、而今與明兵相逢、一戰、則我固願也、我欲擊敗之、直進旗于明京、玉石共焚、何幸加此哉、唯恨明兵來之晚耳、我日俟其至、惟敬等聞者皆不能自安、惟敬又密遣僧于清正、臣金太夫而求和親、辭氣懇切、金太夫不從其所、答亦與清正同、由是惟敬術窮、無爲如何、朝鮮繫戰、軻數百艘於巨濟、拒日本兵、水路將藤堂高虎、脇坂安治相議欲破之、乃使告于加藤嘉明曰：我等欲敗唐島之敵、取其中戰、卿來會、嘉明未至高虎、安治先發、嘉明未知之、有告之嘉明者、嘉明驚溫急發兵時、公在加德島、嘉明等請公自陸地襲唐島水軍、故七月十四日暮、自率兵三千餘人、巨濟碁石濱直往嶮路、十七八里而已近水寨、此時諸將已悉進戰艦、十五日

夜將半水陸並發，喊逼水寨。高虎之臣東堂新七郎夜中既取一船，我軍又七郎豐久朝又取一船，殺船中敵，然敵大船數百艘連艦發，矢如雨，安治之從兵死者甚多。嘉明進船來敵艦迎，嘉明拒之，嘉明飛移其船，單身奮戰，手目拾殺數人。嘉明之甥權七郎乃從兵亦繼移之援，嘉明殺盡船中敵，於是敵船悉其勇多引退。嘉明怒高虎等欺，已先期進兵，獨欲顯已之功，故先衆又飛乘敵船，誤落海中，然攀軸直躍上船，苦戰再取敵船，時矢中嘉明之股，流血淋漓，然嘉明誓不顧鍋島勝茂進兵來援，見嘉明甚賞贊之，嘉明日我又取敵船，公等視之意氣凜然，諸將凡取敵船百六十餘，盡焚之，公與又八郎君白陸路攻敗水寨，斬敵過當此日諸軍所獲首數十級，其餘陷海中溺死者不知其數也，且十五·六里之間海濱所，在敵船無不燒之，而後諸將歸本營，公止陣臣濟，又八郎君還，加德營將記功報于日本，高虎今日功一在我耳，嘉明進撫劍視視口佐渡其何言哉，爾再出言則我必一刀試爾以決之而已，水軍之首功不在我乎，高虎亦震怒座中皆起和解之，左右翼敵高虎不敢復言，故無事而止，明日遂獻捷書於日本，大明諸臣皆曰，日本再起大兵，者是石星之罪也，石星聞之責惟敬曰，日本來寇者唯議朝鮮之無禮耳，非背大明之命也，徐成楚難之日其與師數十萬浮海數千里，豈爲失禮而已哉，於是諸臣皆歸罪于石星，遂下獄。萬曆二十七年夏遂殺之，朝

鮮乞援兵，甚急，然大明以此年兵革屢起，故無應其召募者。大明亦大擾，邢玠素深惡惟敬，反覆故欲殺之而急逼之，恐彼之或奔日本，洩大明之機事，是以詭贈書于惟敬，以安其心，然惟敬疑之，欲奔釜山浦，邢玠使楊元率兵三千至南原，謀與惟忠·麻貴及朝鮮將元均，防惟敬不得逃于釜山浦，而惟敬猶有從兵百人，故邢玠恐其據衆遁去，簡我心腹之兵百人代之，惟敬意曉之，乃使婁國安張龍二人至釜山浦，說行長以歸降之意，且乞行長以兵迎已，行長乃命柳川訓信率兵五百人出途竊遣二人于宜寧，而召惟敬，朝鮮斥堠塞婁國安張龍之歸路，張龍竊白間道逃，取見惟敬而勸其行，楊元聞之日事已迫矣，乃不速往虜，惟敬彼必走釜山，急馳到宜寧，還惟敬于途，問曰，日本之事如何，惟敬日和親未可成矣，楊元曰不可，成則吾子何不，明告于邢玠乎，惟敬曰我今欲往慶州與清正議以定和，月餘而我將歸時惟敬色動，楊元察將其逃走，即以兵圍之以惟敬而歸丹城，邢玠乃奏明帝下獄。是年明主萬曆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惟敬伏誅，惟敬深恨楊元，使婁國安告于行長，日，南原城者楊元乃全羅道兵馬節度使李福男守之，城中兵寡決不能長保矣，足下與諸將合兵攻之，則城立而可援矣，南原東有雲峯鳥嶺，南有三浪江一路通于金海竹島，是朝鮮要害也，足下置奇兵於此，其右有閑山島，邢玠使遼兵三千守之，陳愚衷以二千兵在全州，朝鮮將金應

瑞·李元翼在雲峰、權慄·元均在閉山島傍、皆援南原城、足下若分兵備之、而後攻南原、則成功必矣、行長亦素欲取南原、故聞之大喜、即與諸將相議將攻南原城、元均與明兵相約欲攻釜山浦城、行長聞之率兵襲破元均水軍、進取閉山島故我水路軍得便皆入于光陽、豆耻津之間、於是諸將將攻全羅道或曰之、南原城、七月二十八日、公白、巨濟、浮海經二十餘里至河東、諸將自全羅、慶尚、忠清三道進兵、宇喜多秀家將左軍、小西行長爲先鋒、公及又八公君蜂須賀家政、長曾我部元親、加藤嘉明、生駒一正等五萬兵屬秀家、毛利秀元爲將右軍、加藤清正爲前鋒、黑田長政、淺野幸長等五萬兵屬秀元、癸慶州、過密陽人丘入全義館、欲與王城明兵戰、中納言秀秋在釜山城、遣山口玄蕃允·伊藤雅樂助·南部無右衛門等八千人、與秀元·清正相共進兵于忠清道、權慄·李元翼屯雲峯、聞我大兵至、皆逃潰、八月十二日既至南原、秀家·行長等明日將攻南原城、諸將欲拈閩分備全州、陳愚衷之後援、公與嘉明得聞故諸將使公及嘉明陳南原城北嶺松原山、據險以拒陳愚衷、既而秀家·行長四萬餘兵均進攻南原城、楊元及李福男固守之、鎗亂發城固不能遽陷之、於是行長等少退陣城中困、翌日之戰、將士倦罷乃解甲而安卧、十五日夜將半行長之兵遽進急攻敗城之南門、衆亂入城中、秀家·家政·元親·生駒·藤堂悉進兵悉入

城中、楊元卧帳中、之大驚身不及著衣裸逃出城、李福男獨止戰死城中死者不知其數、公與又八郎君橫擊敵之逃者、而獲首四百餘級、公亦手白斬三人、乃裁捷書獻剿日本、今夜諸將所獲首凡三千餘級生獲者亦不少、行長兵威大振、陳愚衷在全州、遽路於公及嘉明、不得救南原、及有告南原已陷者、全州士民驚迷愚衷怒制之、士民等却內起攻全州、燒其倉廩而離散、愚衷無如之何、且聞日本兵既到任實、大懼奔城而遁、故諸將進兵取全州、九月秀元·長政等到全義館、全義館去王城、不遠時副總兵解生恐日本兵直入王城、分其兵于稷山水源、以欲防之、黑田長政爲先鋒進逼之朝鮮、兵懼日本人之勇固守而不敢出、解生又率兵來援稷山水源之軍、長政迎之、長政之臣栗山備後守·後藤又兵衛率兵五十、急擊解生、參將楊登山遊擊牛伯英來圍栗山、後藤二人襲擊縱橫潰圍而出、長政自督兵二千進擊解生、秀元亦進兵解生等懼逃走、時李益喬·劉遇節來援解生、解生復還兵戰長政奮戰、於是秀元及諸將之兵出其後、故解生大懼急退、兵時日向暮、故長政等不追之、筑紫廣門·久留日秀包守星州、十月麻貴使李如梅襲之、廣門秀包擊卻之、日本兵以寒氣甚皆退屯海口、南原全州既陷後公亦進西入海南城、居數日諸將又分兵進北入忠清道、或云之、公白全羅道海南渡河北至忠清道入舒川城、又數日而與諸將俱

經全羅道南退軍慶尚道泗川古城。邢玠聞南原全州之陷，而奏陳愚衷罪于明帝。又貢李昫曰：日本攻伐朝鮮者，是大明之耻也。天兵數十萬暴露既久矣，然李昫及郡臣無有戰心，繇無知主辱臣死之義故也。南原、全州之敗者，皆是。李昫之過乎？李昫聞之，驚懼急促八道之兵，以使聽邢玠之令。十一月，邢玠督軍度鴨綠江，遂到朝鮮王城，與楊鎬麻貴會議，欲擊敗日本軍。諸將聞明兵之復大至，而遣游偵覘其動靜。此時行長在順天，清正、在蔚山，清正欲設水路之諸城，備于明軍，故往西生浦，而在機張，唯加藤清兵衛留于蔚山，秀元遣兵援清兵衛，明人皆謂清正在蔚山也。諸將築新城於泗川，自井樓櫓門壘壁至屋舍兵器，無一之不備，馬乃使公爲新塞將帥。此年冬入守新塞，且撰要害之地，營作壘壁，分兵守之。晉州城者，距新塞僅五六里，遣三原諸右衛門尉重種、黃輪治南衛門尉等守之。川上久右衛門尉久智守永春，寺山四郎左衛門尉久兼守望津營，守右衛門尉彰久之臣，川上六郎兵衛尉忠實守泗川古壘。或云之且分士代入右壘以備不虞。十一月，邢玠分兵爲三協，左協者副總兵李如梅，騎步一萬三千六十人，盧得功、董正誼、弟國器、陳寅、陳大綱屬焉。中協者副總兵高策，騎步一萬六千九百人，祖承訓、陳貴、李寧、李化龍、柴登科、苑進忠、吳惟忠屬焉。右協者副總兵李芳春、解生騎步一萬一千六百二十人，牛伯英、方時新、鄭印、王猷、盧繼忠、

揚方金、陳愚聞屬焉。彭及德、揚登山、擺賽、張維城等者，別爲遊兵，輔綴三協之關。監察御史陳效爲監軍，朝鮮軍士亦悉屬三協。烏銃一千二百四十四位，火箭十一萬八千支，火藥銃彈者遼陽分守張登雲掌，分給之諸軍。其餘三眼銃、鐵鑊銃、銃閥根、火炮、火箇、團牌、佛郎機等兵器皆無不備，軍法最嚴肅。十二月，邢玠登壇祭天地，諸將及放烏銃數萬，其儀甚整齊。既而楊鎬、麻貴師三協兵赴慶州，將攻蔚山。蔚山、南有烏山、清正之兵守之，麻貴遣高策、吳惟忠於彥陽，梁山、遮蔚山與釜山往來之路。完戶備前守，淺野幸長、太田飛彈守欲入山，先陣彥陽，遣謀密見敵動靜。高策、吳惟忠之兵見之，悉殺其謀。幸長怒曰：今敵殺我謀，不戰而徒歸，則祭後嘲乎？及欲進兵，完戶、太田止之曰：幸長之言，固大夫之志也，然明軍大至而以我寡兵往擊之，則何利之有乎？唯速入蔚山守之可也。幸長年二十二，勇氣方盛，不肯用完戶、太田之諫。曰：我不與敵戰，誓不歸矣。即自操中軍旗而進兵。完戶、太田亦不得已從之。明兵視幸長等之兵寡，四面圍之。幸長、完戶、太田奮戰，潰圍出。明兵追之，幸長等且戰且退。其間二三里，幸長被數創，比至於蔚山，殆爲敵見獲。龜田大隅守幸長會至，擊殺敵將，明軍亂散。於是加藤清兵衛開城門迎之。幸長、太田得入，唯完戶不得與幸長共入。白間路僅得入城。於是幸長守城，加藤清兵衛巡城以戒。衆毛利氏兵又守烏山，太田爲

遊兵焉、城外商賈民黎驚、明兵忽至、皆攜妻子避難于城中。故城中米穀尤乏、衆大困苦、李如梅、楊登山進兵攻蔚山、遊擊擺賽師五百人來急攻之、城兵見之、烏銃亂發、明兵避易、城兵乘之、擺賽逃走、城兵追之、明大兵又來圍之、城兵大戰擊走之、遂引還、城兵死者四百人、明兵死者二千餘人也。云、蔚山與島山之間有河、李方春解生浮舟放火於村落、欲乘火直陷城、城兵又烏銃浪放、方春解生之舟破碎者四五艘、死亡者甚多、方春解生僅免、清兵衛欲遣使于機張、召清正、擇其使者、幸長之臣木村賴母請往焉、日夜馳聘到機張、告蔚山之急、清正下令日速促輕船、我出日本之日、長政謂于我、幸長有急救之我口諾之、今幸長若死于我、當我何顏見長政、我未到蔚山之前、幸長若死、則我與明兵強戰死以顯不負長政耳、即率五百餘騎而赴焉、清正未至、麻貴、弟國器合兵來攻、急破城壁、入之城、兵弓銃亂發、敵兵多死、麻貴、弟國器力竭而退、麻貴又攻島山、島山地險而難登、守兵幾烏銃如雨、明兵亂走、麻貴怒、勦衆復進、城兵投大木、大石、明兵不能登、城兵又烏銃亂發、明兵死者不知其數、麻貴恐全師皆沒、而急徵兵、清正浮船十艘、率五百騎至蔚山、明兵皆懼、清正之勇而不欲防留之、清正戴銀帽子、兜鍪、挾長刀、立舟頭、麾兵遂入蔚山城、城中大喜、勇氣十倍、明兵又左右進攻、城城兵厲刀禦之、明兵屢敗、頗倦於戰、明日諸將與楊鎬議曰、我日以力攻此

城、是以多損我兵、而功終不成矣、想城中水利不便、且飢食亦不多矣、諸軍若遠圍攻之、則城自陷、焉楊鎬同之、於是明兵列營遠圍、不近城壁、城中果水乏、而夜密汲池水、池中多尸水混、血城兵飲之、以止渴、既而糧又盡、殺牛馬而充食、潛出城取明兵死者腰間僅在燒米、牛脯之類、以爲食、清正欲誘明兵、遣使于楊鎬、曰、日本將加藤清正與大明將楊鎬相拒有日矣、我憐衆無罪而多死、是以我欲親見楊鎬、而罷兵、楊鎬大悅、曰、清正勢盡乞降、我不爲赦之、縛以獻明帝耳、聞者無不喜、臨期楊鎬先來頻招清正、清正將往、會之幸長固止之、曰、公其勿出楊鎬之心、不可計方其相會、彼使力士急捕、則我衆軍雖勇而無爲矣、若公既與彼約而義不能不出、則我願代公而往、清正謝之、清正家臣及毛利氏諸將亦皆曰、幸長之言是也、清正從之、乃遣人謂楊鎬曰、日我不欲與汝會、前言誘汝耳、楊鎬大怒、令衆欲急攻、援城、然寒氣甚、軍士大困、故卒罷焉、三年正月、元日、行長率三千兵自順天來、秀元、秀秋、長政亦率三萬兵來援、行長四國兵二萬餘人亦尋至、皆屯蔚山邊陲、楊鎬大恐、先衆逃還、清正不知之、故不出而追之、明日行長等見明兵之甚少、皆知彼既逃去、即與城兵俱追之、吳惟忠、弟國器忘身苦戰、故明兵得悉死、然其兵器馬牛多弃于路、故世皆笑楊鎬之怯、邢玠聞楊鎬不克援蔚山、而大怒、悉聚諸軍於王城、以謀再攻之、遂奏楊鎬之

罪于明帝而罷其官。二月劉綎、陳璘、張榜、鄧子龍、藍芳威等率軍皆到朝鮮。明帝又以巡撫、萬世德爲經理、代楊鎬。邢玠以李如梅爲中路將、麻貴爲東路將、劉綎爲西路將。陳璘爲水路將、分兵固守諸城而距日本諸將。以蔚山城不固故改築之。方此時、行長聞明兵百萬先欲攻順天。驚曰、若受大兵則雖悔無及矣、不若退而保釜山浦。守之加藤嘉明曰、未見敵來、唯聞其風聲、懼而退武夫之耻也。諸將欲去則去我心獨留於此耳。諸將亦不能棄嘉明而退。議未決事聞蔚山、清正秀元即遣僧惠瓊號安國寺于順天曰、公等班兵於釜山者不可不請殿下、行長等可之乃使人請豐臣公大恩口、大明大軍來則米耳、何去城而逃避之爲乎、擇要害地築壘壁蓄資糧固守之、首尾互相援則足拒大軍是我嚮屢所告論於汝等也、汝等今忘之乎、我未聞明兵之既近逼順天也、其清正、行長、義弘、幸長、長政等六力餘兵留守朝鮮諸城、秀秋、秀元、秀家乃四國兵者暫班兵以九月復至朝鮮。六月秀元、秀家等歸自朝鮮謁豐臣公。公雖詰審問其救蔚山之遲與欲去順天城之意、痛責之而不許執謁後許之召見秀元、而勞其功又賜感牘于嘉明以褒賞其近年功、頃年諸將具報其斬獲之數、或以其首級之重、故軒馭之而遣于京師、每其至豐臣公大賞之自後諸將皆效之獻其軍實者不可勝計也、必日鼻若于耳若于公并

埋之于京師大佛殿傍號之耳塚其後朝鮮人屢來皆到京觀下祭之。秋明大軍悉至大將麻貴東逼蔚山、坐一元逼望津、泗川將擊我軍、劉綎西向順天、陳璘掌水路之軍、拱應三將、七月劉綎屯水原欲攻順天、綎欲先誘行長而執之乃遣吳宗道于順天曰、前年行長專主和議事將成矣、以清正之邪謀故秀吉怒復起兵大明軍遽來于朝鮮暴師既有日矣望鄉之思常介于心日本諸將亦何無想歸之情乎、窮兵黷武之警豈可不思之乎、我與行長相會復修前盟而班師、則兩國之慶在此耳、行長初疑之而宗道之辭氣尤懇切、行長誘之約地將會之、劉綎陣中遇有日本人潛來順天以綎之謀告行長、行長大驚卒不與綎會、故綎策不成監軍陳效責其謀拙而易泄綎亦深愧之、八月麻貴與頗貴牛伯英等軍軍于溫井向蔚山、然以清正之在城故恐而不敢急攻之、清正亦固守不出城、公分二萬兵築泗川諸壘守之自居新塞城、新塞地三面海而一面續陸望津、永春、古館皆四川三城聲于其前、鎮海固城兩城屹于其右、昆陽一城隔江在于其左、營倉粟于東陽、而多蓄食糧、公屢出剿掠狹川、宜寧、咸陽、高靈等郡邑、八月十八日豐臣公薨於伏見城壽六十三、遺言曰我即世則先姑秘之淺野長政、石田三成速至築紫使朝鮮諸將悉得歸日本、若其有退兵之不易則與德川氏及利家深謀、莫使三十萬軍爲異域之枯骨日本兵在朝鮮者十餘萬、其謂十萬一者率大數也、言畢而瞑

葬於京師東南阿彌陀峯、藏中兵器于棺槨中、淺野長政、石田三成、増出長盛咸斷髮國俗君薨、恩者則髮、畢喪而後復長、其髮、又八郎君摩下將寺山四郎左衛門尉久兼守于望津宮、六月大明、朝鮮漸進兵屯晉州城、與久兼營隔江七月久兼覆兵江畔、窺敵之苦、炎熱、人馬入河水避暑同時、銃擊人馬死者甚多、且挾旌旗於山中、時舉烟以示我兵多、故敵亦不爲遽渡江、中路將董一元白星州經高靈、九月十九日米陣晉州、然而懼公之驍勇、且以城壘之緊密、未能遽進攻、晉州之與新塞其間唯隔大江耳、公欲致之城下、以一戰人敗之、郭國安者本華人也、從公在軍且先是與央世用在日本、相友善世用今現爲參謀在一元之裨將、第國器之軍、公使國安遣書於國器之陣、以誘之、此時一元躬往宣府募家丁未至、國器請以身當敵日有斬獲、乃俟一元至、大舉我軍臨江固守勢、如長蛇、國器日觀其形勢、以望津爲首首碎則立破矣、然而晉江不可飛渡、只當以許得之邏騎得一婦、自望津營來懷中出一紙署口、此婦將度異域、吾憐而贖之天兵弗害也、末口知吾姓者今公謂郭之後埋兒謂郭之父問吾名者、有或之口無才之按國器不能解之諸葛繡解口、此郭國安也、以語參謀央世用世用躍然曰、郭國安華人也嘗與共在日本、誓効忠於本朝、今在茲可以聞矣、仍知公之在新塞國安之在望津營、乃命朝鮮商賈三人遣央世

用之書國安、約九月二十日伏火於望津、屯聚俟明兵渡晉江、焚歸以應之至期第國器率兵涉河我兵出拒之、時望津城火我兵掃救火、國器乘之遂大勝之、我兵退悉入新塞是日麻貴亦襲破永春焚其營壘積聚、我兵亦退入新塞二十一日明兵又西攻昆陽敗之、於是明兵得至江南董一元使第國科持金帛到新塞說公以和親郭國安亦贊其畫然公不聽之還其金帛、舊館泗川右壘營距新塞一里餘、俾川上忠實守之且代遣麾下之兵守之凡三百餘人皆令受制於忠實、及明兵既逼公使退入新塞日、以九月二十八日退入新塞、忠實將退兵此日朝董一元發兵將襲四川右壘、李寧先衆到城下我兵擊殺之、明兵懼不敢進、黎明董一元大軍悉至攻泗川城、城兵騎步三百許人出城迎之、敵將慮得功中銃而斃城兵乘之、然一元大軍既入城中而放火、我兵不能拒死者及大半其餘皆逃走新塞、忠實殿焉明大兵迫忠實急、忠實所受矢三十六鳥丸九六石門持銃獨出新塞、射禽押川六兵衛亦尋出、鳥丸先會明大軍將殺忠實、竄路傍叢中窺敵射其魁將落馬、押川既至馳入敵中獲其首二人走還新塞、請與兵五六百騎再往救古館衆、公固留之日弃泗川兵雖我尤所不忍、然若大軍乘勢入新塞、則我軍悉大敗、汝等守其營而勿動焉、伊勢貞昌聞之單騎往救之皆幸得免死僅入新塞、既而明兵燒東陽之糧進圍

新塞、又八郎君欲出擊走之。公叱口、不知敵兵之多少強弱、妄出戰是取敗亡之道也、乃閉城門、伏旌旗、以俟敵附城壘、少焉、日已傾、西明兵悉退去、君大恨、不與一元戰、明日董一元與諸將議急攻新塞、國器日倭雖敗而士尚衆、並歸大塞、其守必力攻之不、下而援兵亦四集、恐不能克之、往事可鑒、若不先東攻固城、倭方挫末、敢出救、向城拔則新塞援絕、此長策也、董一元猛于屢勝、掀髯曰、疾雷不掩耳、塞將不戰而下矣、十九日俾明兵騎進持榜木者於馬前、敲鉦疾前逼于新塞、殆三四百步樹其榜、公遣顯娃主水、白濱七助往取榜木、其文曰、明日十月朔日將攻新塞、預告塞將云、十月朔日大將董一元禪將孟老爺、第國器率二十萬精兵、逼新塞、公巡城中、令諸將士日、勿遽發、鳥獸待敵之近、城壘聞我號、一時雷發、致百發百中之功、敵兵漸近、公傳令發鉦、時有一白狐之出東門、入敵軍中、公與又八郎君一見之、是我家之佳瑞而福荷明神冥助也、心敬禮又有亦狐出自水門、向大軍中、諸將士咸竦然敬信之、以爲明神實臨之、無不勝者、敵軍中礮一作大砲裂如雷、火燒其藥、烟焰漲、天明兵驚迷、公乘之開城門、馳衆大進、諸將士爭先出擊、之明兵敗走、又八郎君率兵擊彰信右之軍、敵兵二人齊進迎、君斬一人、下馬獲其首、時君傷於肩、馬亦蒙復逸入敵軍中、平田新左衛門尉宗位從在、君側

突入敵軍中、遂得馬反乘、君又手斬數人、衆爭前大破之、信古之三千兵不死者僅五六十人、郝三聘、師道立軍亦潰、國器、邦榮謂敵悉出戰、城中無人、即督一萬衆皆赤衣進襲新塞、圖書頭忠長要路迎戰、衆寡不敵、我軍逃走、忠長苦戰敵銳進圍、忠長既危、然忠長踞座不動、黑田加衛尉、野添、帶刀長、本田與兵衛來援殺敵數人、公遣望見之、使麾下之騎步數百往救之、樺山久高、新納新八郎久元以告忠長、寺山久義、新納出增、新納久宣、川上久首、川上久智等追敵而登北嶺、遙見忠長之急欲救之、久兼口使、我之步卒等速進、大軍之後、幾銃侵其輕重、敵自亂矣、衆從之、敵軍人周章拾輕重逃走、於是明兵大亂、忠長等乘之、明兵死者千餘人、藍芳威、軍亦潰、唯董一元勳、諸將欲施軍而復戰、中軍、徐世卿拒我兵於望津、公擊敗之、世卿苦戰死、至是明諸軍悉亂、追之又大敗之、至晉江之畔、五六里之間、伏屍不知幾千萬、衆欲渡晉江、鑿明兵、而日已傾、西山以故、公固制之、無遂此日、羣飛掩天、不知其幾百萬、蓋爲我大得意之兆乎、將爲天哀、明兵之多滅乎、未可知之、卒全師而還、將入塞、留廣野、欲又八郎君爲都督、公自顯樂、君固辭強之、圖書頭忠長、伊集院抱節等告、君曰、我兵不充於萬、且不有他、之援、今一戰得利、是所古今未有也、姑從公之意、特使白頭歌、此亦一盛事也耳、又八郎君從之、於是公自爲頭歌之

儀、既而振旅而還、新塞、今日我軍死者市米清十郎鹿見島、瀬戸口彌七帖佐二人而已、先所見一赤狐中矢死、取之埋新塞北丘、明日點檢所獲之首級、及三萬八千七百十七、此外棄草葉之間、及沒於江者亦不知其數、悉貯之盛之大樽十一獻日本、自是之後明、朝鮮益畏我、十月十三日明人使龍涯與友理、米、乞平會寺澤正成、小西行長來訪我、故使二人會龍涯、約和親、龍涯與友理、使郭國器之茅渭演質於我、乃屬之寺澤正成、劉挺等水陸、丘園、全羅道順天城、公與立花宗茂、宗義智、寺澤正成等謀欲退敵戰艦、期十日卯上刻往見之敵聞、蓋一元之大軍悉敗沒、大懼昨夜悉退去、所殘船僅數艘悉燒亡之、遂逼陸軍亦皆既退散、德永法印、式部卿宮本長次郎渡朝鮮、聚諸將、日有豐臣公之命、咸婦諸將、日本、其以十一月十五日爲揚帆之期矣、故公亦欲班軍於釜山浦、小西行長、大村新八郎嘉前、五島孫右、門尉純玄、有馬修理太夫義純、松浦肥前守鎮信稱刑部卿法印、在順天城、大明、朝鮮大軍圍之冬與、大明、朝鮮、順天諸將遣糧於巨濟與釜山浦、以十一月十日、將委順天城、退釜山浦、時明將聞日本班師以陳璘爲水路提督、率兵八千、水陸並進、又遣副總兵、陳璘、鄧子龍、遊擊、馬文煥、季金、張良相其兵一萬三千人、浮戰艦數百、分守于忠清、全羅、慶尚三道之海口、以拒日本兵、清正去、蔚山、行長徹順天、公亦自泗川還兵、陳

璘聞之喜曰、倭之時至矣、遣鄧子龍及朝鮮李統制領水軍千餘、繫船於鼓金、塞日本歸路、公謂又八郎君、日不救順天、五將、匪啻貶我武名、實日本耻也、乃告立花、高橋、寺澤、相共發戰艦百餘艘、十一月十七日適順天、至於南海、明日敵發戰艦迎我軍、發銃飛箭且多發火炮、其聲震動天地、子龍率二百兵、乘小船進戰其船中、佛郎機而破裂、子龍亦溺死、我兵乘勝爭先移敵船、悉殺二百餘人、李統制馳舟來救、又擊之悉殺之、於茲陳璘、季金、沈理進大船、來放矢如雨、我兵不懼之、競移敵船、多殺之、敵又投大石、以破船投火壺、焚船、然衆殊死、不顧斬敵數百、取朝鮮船四大明船一、悉殺船中人、於是敵船少退順天圍稍解、五將急令衆乘船遠見我古戰、不爲援之徒逃去、故公亦引反巨濟、今日我之軍桂兵吉山城守忠防之長子、町出源左衛門尉勳解由久則父、伊集院治部左衛門尉、柏原西市丞、阿多源六、祁答院平次郎、伊地知民部少輔、同信三郎、同與兵衛尉、同平次郎、二階堂與右衛門尉、養輪治部右衛門尉、久富木佐吉、奧民部左衛門尉、大川平源太左衛門尉永祿七年夏、伊東氏陷飯野今城、執大川平源左衛門子六歲、以爲、公憐之厚賄以贖之、養之左右、時此子八歲也、已長歸大川平源太左衛門尉、至、茲戰死生二子、養稱治部少輔、次稱才右衛門、伊尻八郎、竹内宮內左衛門尉、山川源六、赤塚利七、猿渡兵部左衛門尉、井口清藏、數根十郎、鮫島小藏、米良三學房其餘至步卒等多死、立花、高橋、寺澤三氏之麾下戰死者亦數百人、樺山太郎、三郎忠征同權左衛門尉

久高實明公・喜入攝津守忠政・竹内兵部少輔實位後口改・姓名一稱・市來備後守家政也・

町田甚五郎・同三郎五郎・三浦三左衛門尉・弟子丸治助・吉田大藏

少輔・村田三郎右衛門尉・大村與左衛門尉後改・氏・祁答院・又改・澁谷・前田彌次

作・長野助七・同少次郎・國府平次郎・執印吉太新田宮・杜人・田尻是助・

黑田加兵衛尉・伊地知主計助・谷山宮内左衛門尉等凡五百餘人、

爲敵被焚・船未・知其死生、公痛哀之而步卒一人掉扁舟、幸

免來告曰衆被焚・破戰艦・雖死亡者多、幸免死者咸上・南海島

入・宗對馬守所・棄營壘・保之敵艦環・島將攻之其急甚矣、伊勢

貞昌謂・公日不救・數百士、而措之異域・島嶼・尤所以不忍也、

謂馳一小舟・適見其無恙否、而後發兵・遂與有馬次右衛門尉重純・

鮫島筑右衛門尉宗俊、俱掉舟而出、公恐貞昌之有誤遣五代勝

左衛門尉友泰代・之、友泰馳舟一里許及貞昌日、有公命

令友泰代・卿貞昌不可友泰強・之、貞昌日我已至于茲・敵船不

遠今若幸・公命・半途而還失勇士之義・雖有君命・不能

從益俾舟子疾進、友泰亦不自歸・一晝夜至南海之岸・窺之・艦

艦充滿海上・火光宛如白日・故早不得出・舟潛棹・涯岸・到南

海陣營之下、時夜將半乃潛呼出營中士・告之日、公將發兵

救之・諸將士一心堅守俟我船來救、且日今我遲延敵若捕我是

非・皆勞苦無功・諸士亦將不利也、乃急反舟去聞貞昌之言者

誤傳云、將遣救・島嶼邊陲、故此夜棄營・踰五六里之險、至之

救船未到而有扁舟一葉・來近日本之人也、衆問之對曰是對馬浦

舟也、所志只欲往營壘・拾遺棄貨資也、諸士等善詞說賴

此輩・將渡・興善島其半渡・深野掃部兵衛尉男二人、長崎六郎左

衛門尉令舟子向釜山浦・揚帆衆兄之大憤之、極口罰之深

野・長崎不顧去、於是衆以所殘小舟一葉・悉渡・興善島・久高

謂衆曰、公尚在釜山浦者請救可也、乃謂吉田大藏小輔・竹

内兵部少輔・曰、卿等乘此扁舟渡釜山浦・請救船二人答曰我

等死生存亡與五百餘人共之耳、何忍獨離群遠至釜山浦乎、

久高日公縱令在釜山不知五百餘人逃此島何以爲求援乎、

卿等幸至釜山請救五百人皆得生否則徒爲島嶼枯骨耳、卿

等何辭爲乎哉、二人從之且謂請與樺山忠征俱適如何者、公

尚在釜山浦則幸也、若已歸二人者自殺以見不負同輩・令

忠征獨歸日本以告中事、於公久高許之乃謂忠征曰、卿吾之

甥而樺山氏之宗子也久高兄兵部大輔親久男明年忠征卒於伏見・久高嗣其後・與二人俱速至

公本營・幸逃死則宜歸日本・偏盡忠於公室・如予曹亦幸

有援船來迎、則遁死以再會耳、忠征未肯久高體而後許之、故

三人同棹扁舟以至釜山浦・時公尚在巨濟・使大悅以久高

之言告之、先是貞昌等從南海歸告諸士之窮、故將發救船

寺澤正成聞之來告日、五百人者斯救五家窮者也、會被毀船

故今亦窮厄海島・五家之衆其不可不救之也、乃告之五家

於是小西行長・松浦法印・大村新八郎等亦皆發救船迎五百餘人、故卒得全於難、諸將往釜山浦者皆相約日、還吉口、發凱歌、一時解纜公乃待五百餘人至、而十一月十一日夜將半發巨濟繫船於昌原海口、二十一日過安骨浦、加德島、去釜山浦、二里許遙望之黑煙漲天、公大疑之、使人乘扁舟往視之、無一人守城壘者、諸將咸違約燒城還日本也、唯又七郎忠豐留釜山城候、公耳、公既至釜山浦、忠豐即來賀、二十四日申時發釜山浦、繫船於枚島、海程二里、生葉、絶影島也、二十五日至對馬豐崎、海程四里、二十八日至鴨瀨、先是公與又八郎君將直赴京師、故部署衆有歸國者有從京師者、部分既定後不幸有順天之戰、死者不少、且多蒙創、故所前定減大半、於是圖書頭忠長等數人會議再定扈從之士、公與又八郎君訪義智、立花宗茂及又七郎忠豐亦同至、義智待偶尤厚至我從卒悉有饗、極歡還、船十一月六日至于壹岐、風本海程四里、七日到、迫門松浦法印刑部卿請、公開宴、公執深野掃部兵衛・長崎六郎左衛門・責棄同列、欲苟免死其怯懦不義之罪不容誅、斬以徇於衆、深野之男二人有其死、九日發白壹岐、明日至筑前博多、安藝宰相秀元・石田三成・淺野長政等者以下、公之婦白朝鮮之遲緩、在于博多待、公者久矣、故即來賀而後告、秀吉之大故、且申、公遺命、公深感傷之、公遂適京師、二十七日至大坂、

二十九日適伏見謁五大老、公在博多訪三成之寓居、三成竊謂、公日龍伯法印在于京師、深結德川殿、出入往來大是違法、制、君父子至京師、諫法印、留其往來問饋可也、公諾之、既至乃告之、貫明公知三成之有技害之意、且恐其讚作盟書遺之、而示無異志秀賴、四年三月、貫明公還白京師、九日、少將君聞伊集院幸侃之異意、誘召之茶亭殺之、男忠貞聞之以莊內叛、少將君討之、此年賞朝鮮之功、賜出水郡、公、使桂太郎兵衛尉忠詮・上井神五郎里兼受出水地、忠詮里兼巡封境鎮衆心、既而里兼矯稱公命、擅行事、猥政令、且佐發御府財、私界衆猖狂無度、貫明公及少將君亦告之、公於京師、於是公即賜書於少將君以其狂人省之、令其族人執之家、六月二十三日、少將君拔山田城、八月恒古城潰、五年二月下志和池城、二十九日高城・山口等諸城咸潰、忠貞力竭降我、石田三成見豐臣公薨之後、天下大勢歸東、照廟心害之、以爲得滅之天下之權終在於己也耳、於是竊使說上、枚景勝、日、德川氏今移居大坂西城、自納諸侯之拜、蔑視、秀賴君以此視之彼卒掌握天下、必不可過二二年、足下若欲追故殿下遺德以盡忠於嗣君、則幸君之封國遠在東邊、盍早歸會津、舉兵、奧羽之間、德川氏聞之則已之巢在關東、何得不自歸備足下之軍乎、及此時我白至大坂、稱秀賴君之命、結西國諸侯、

長驅大進、則德川氏其焉得不復班軍而西哉、此時足下履其後、我拒其前、何不勝之有而關東亦卒爲足下之有、景勝聞諾之乃稱病、十一月卒、遁出京師、道過佐和山、與石田、固約十二月、歸會津、多築封內、守之、屢出掠劫邊陲、於是五年六月、東照廟薨、伏見將討景勝、時敕伊集院忠真母及弟在鞍馬、使之送歸薩摩、東照廟既出、伏見遠向關東、石田三成以爲時不可失也、及謀大老幕關西之諸侯將追擊、東照廟數遣使勸公叛、東照廟、自七月二日至十七日數復使、固辭謝之、且重東照廟命而請入伏見城以死守之者、再三然、城主烏井彥右衛門尉元忠、內藤彌次右衛門尉家長等不許之、不得已、陽應三成之募方、此時會新納旅庵公就至大坂、於是又遣旅庵於伏見、切爲請而元忠等卒不可焉、公自惟不若別擇要害地、築之、自守、以効忠於關東耳、雖然數年之間、役於朝鮮、歸也、直至京師、奔走伏見大坂之間、未一日遑寧處、故諸臣之從我數年之役者、勞之、往々賜休暇、歸之、且伊集院忠真謀叛、莊內少將君往討之、公又多遣兵援之、是以今見在公之麾下者、不過二百餘人、以之拒諸侯、大軍恐不能支一日、是徒執死亡之道耳、而我若有叛大坂、從關東之名、公及少將君夫人及三國貴戚大臣之妻子老少盡不能免矣、是亦所以尤不忍也、故不得已而遂與三成、三成與諸將議、日方今諸侯之

從德川氏、東征者、或通志於我、然我恐彼或久之而變其志、以從關東、爲我之敵也、願彼之妻子多在、大坂及京宅、今悉收之、置城中、以爲質、則彼志自固而不能背我矣、諸將皆同之、細川忠興之宅在大坂城下、三成遣使稱、故豐臣公、妄淀殿秀賴之母之命、欲召忠興之妻子、令奉仕於本丸、忠興夫人者明智光秀之女也、對日忠興之宅固接近城下、實與在本丸不異也、夫女之身而夫不在、於室而攜其子、而往於他、豈其理哉、若或臨世之者、變吾自適、以托身於本丸耳、豈適於他爲乎、今無故而移於本丸、則請辭矣、三成再三請之、卒不聽、三成怒、之以兵二百騎逼之、強迎之、夫人及召其老臣小笠原少齊、稻富伊賀守、河尻石見守、口、石田三成以兵圍我、意在於收我以爲質也、吾有自懷、我父者明智光秀也、當時我父謀叛、弑織田君、方是時、我夫謂予曰、光秀大逆無道、弑君之賊也、吾配其女者不義也、是我所不得已也、而去我矣、居無幾、父亦見殺、門族悉滅矣、吾得幸獨不死焉、於是夫又召我、曰、今明智之族夷滅、女獨爲孤寡之身、所尤可哀也、豈忍棄之乎、而乃復娶我、其眷顧之渥、我何以得報之乎、此固卿等之所知也、今也夫從軍於關東、夫嘗與吾語、德川君寵偶之厚、今又屬其軍、則其志必在盡忠於德川君也、已而今坂西作亂、欲收我母子、以爲質、吾若質於敵軍、則夫或有以我母子爲意、我自殺以報萬一、則我夫必將心爲德川

君「盡」忠、我今自殺卿等其深「誼」我遺骸、莫爲敵被獲夫人有
十歲男、八歲女、乃召之謂其男曰、子其幼而勇將之子也、莫
爲母被殺以汚父之武名、事已迫矣、子自截乃執短刀授之男
心剛也、引刃當腹夫人急執刀二刺之尋刺其女而殺之、又
自當刀胸脩刀貫出脊、侍女乃出告少齊等、少齊入覆尸縱火火
漸熾與石見守出日、細川氏妻子豈授汝等乎、我輩爲留守快
一戰乃執刃奮戰殺傷不少身亦被創反入烈火中而死、侍女亦
多燒死、伊賀守尤精鳥銃術、至是獨畏死不能獲鳥銃徒遠逃
去、無知其所後來薩摩雄髮稱一夢往往有傳其術者、後
人知其伊賀守憎之、故又不能久於薩摩更名逃去云、三成
聞夫人自殺大驚再與諸將會議遂罷收質、公與關西諸將
攻伏見城陷之、鳥井元忠、內藤家長、松平家忠等死、八月十五
日、公自伏見往渡湖水至佐和山、又往次垂井遂適大垣、
此後阿多長壽院盛淳貫明公、伊勢平衛門貞成公執、相良古右衛門、
大田吉兵衛、後醍醐院喜兵衛等皆聞亂相尋來從、此時東照廟既至
下野小山、乃聞石田三成連西國諸侯陷伏見城、直驅兵東遂
使結城宰相秀康及浦生秀行守結城與宇都宮、以壓景勝自
率大軍自東海道還討之、使台德廟率一軍自中山道還
會美濃、初真田昌幸、男幸村從東照廟軍、及石田之亂遁
歸信濃、據上田城拒台德廟軍、台德廟發兵攻之不克留

止信濃數日、故關ヶ原戰後期福島左衛門大夫正則、池田三左衛門
尉輝政、井伊兵部少輔直政、淺野左京大夫幸長、黑田甲斐守長政、
京極丹後守高知、本多中務大輔忠勝等進至尾張清洲而東照廟
乃留兵於江都視諸將之動靜、乃又遣村越茂助命諸將進兵、
八月二十一日諸將進攻圍岐阜城、織田秀信固守禦之諸將日夜攻
之、二十三日外郭悉破進攻本城、本城亦將陷於是秀信乞降乃
許之、是時三成使公進兵於洲候、此夜當東方鳥銃聲終夜不
斷、朝公召神戶千熊日、汝知此國地理、鳥銃聲者其非岐阜乎、
千熊出上隄視之岐阜城火大起、公聞之慨然曰、噫岐阜城亦
不能保、夫是可憂也、舖時三成遣使召公公殘兵於洲候
自適江渡、從者唯不過新納旅庵、本田源右衛門親高一作親商、
矢野弓次、川上久右衛門數人、既而黑田長政、田中兵部大輔吉政、
藤堂佐渡守高虎、生駒讀岐守一正、松平右兵衛尉吉綱等之兵逼、近
衆皆日洲候有中書君在、我君兵寡遠往江渡恐有危禍、我
輩不可不往也、衆多至、公乃隄阡上日將沒押川鄉兵衛公近
云、臣謂涉川以視敵之動靜、公許之公近與輕卒四五人涉川
既而公班兵於大垣途而石田三成單騎而來旁公、此夜公近還
獻首級、公出見之甚褒賞之、明朝三成亦來視首且召見公
近日、卿昔日獲佐渡敵首大垣軍獲敵以卿爲始、乃賜黃金位
一枚、九月十三日三成來公營、中務大輔豐久亦來會、山田民部

少輔有榮亦聞亂而來居大坂數日、此日率富隈之兵到公營、有營之從軍有赤崎丹後、公指示三成日、渠者我國勇敢之士也、三成聞之日汝臨戰陣勳軍忠必戰死矣、此時東照廟既至大垣西北赤坂岡山改名御勝山、明日公毀民屋設井樓望之敵軍充滿赤坂、西國營旬々三成謂、西兵之懼如此卒不能克我白一戰以鎮衆心、乃使島左等挑戰關東軍出從之、島反兵急擊敗之、獲首三千餘級、小西行長請、夜襲岡山本陣、三成不許、公亦使豐久請之、三成終不聽此夜退屯關ヶ原、天大雨夜甚闇經牧田間道西出關ヶ原、其間泥濘人馬困苦、十五日夜未明既至關ヶ原、三成分軍於二、其一軍島左近雜賀內膳將之其一軍、三成自將之備道路北、中務大輔豐久率一軍備其次、去三成一次、公備之亦去豐久白步許、豐久在道路南、公在道路北、其次備前中納言秀家、小西行長陣岡上、宛如星壁、去公軍五百步許、長束正家、長曾我部元親、安國寺惠瓊等陣南宮山、毛利秀元亦同陣南宮山、然秀元先已通志於東照廟、筑前中納言秀秋者陣松尾山、亦通志於廟、朝亦雨降雲霧飄飄主客未辨、色時將已判、東西軍相接、龜井武藏守茲矩遣使日、謂我兵之能鳥獸者於豐久、豐久諾之乃使富隈十城井三郎兵衛、前田孫左衛門及福山士、鎌田次郎九郎、前原源六等適比、其至西國諸軍人亂、有人謂茲矩變心、爲敵者未知是否、三成之前軍島左近、雜賀內膳等與、福島正

則前軍、互弓銃亂戰、公使長壽院、毛利覺右衛門先往勞左近等、時筑前中納言秀秋逆戈擊大谷吉隆軍、吉隆大怒迎擊敗之、秀秋先軍敗走、秀秋麾兵反敗軍再戰吉隆大敗、平塚因幡守、戶田武藏守屬吉隆軍、亦坐久兵衛、小川土佐守、脇坂中務太輔、朽木河內守備其南、而亦通志於關東、不肯援吉隆、因幡守、武藏守苦戰、因幡守見關東諸軍競進圍敗軍、自斬敵二人、贈首於吉隆、勸其自殺、白與山內對馬守軍大戰卒死、亂軍中、吉隆聞因幡守之勸、召家衆三浦喜太輔、曰、吾病面甚醜矣、我死汝其匿我、遂自殺、三浦乃取首授吉隆、甥僧祐玄、乃捨其刀鎧、著袈裟、包首遁奔、助聖首泥中、一說仙家衆湯淺五、吉隆之殘卒奮戰咸死、時二騎馳過豐久之軍、軍上問汝其何人非敵耶、欲急擊之、二騎答曰我進欲挑戰、於其時請辨主客、疾走過思是必秀秋使、騎告破大谷氏陣、於東照廟也、三成遣八十島助左衛門請豐久、曰、三成欲白進當敵較勝於一戰、望子與、惟新公進兵援授我、豐久偽對曰諾、然而不肯進、兵亦不告之、公八十島再來言之、衆怒不肯故八十島空還告三成、於是三成單騎來謂何以不聽我請、是甚失機會也、豐久答曰今日之戰各在勵己之力、其勝敗者不可豫知、唯俟天命耳、三成聞此言大失力、曰此亦可乎、子曰爲焉還我陣、項刺之之間三成之軍未及數銃大騷亂、此懼秀秋之出其後也、福島正則、細川忠興、加藤嘉

明・黒田長政・本多忠勝・織田有樂男・河内守等並進、三成敗績、小西行長・宇喜多秀家之軍亦敗走、公陣後有池備前軍多涉之而遁、豐久令衆口皆坐勿驕發、銃、敵既近作射之、莫不中衆既至前、其節既過方發、銃有敵中之而死者、然大軍如雪群進兵刃已交、故不能再發、銃或挾或捨、銃執刃殊死戰、我軍死者不知其數、豐久亦日奮戰死之、山田有榮從豐久軍奮刀死戰、遂與豐久相失、亂軍中左右相窺、公亦苦戰、從卒多亡存者不過二百人、見有榮召白隨於是中納言秀秋・京極高三・藤堂高虎等又來圍長壽院盛淳、請伐、公效死、公乃使木脇久作等二十餘人、除前面之敵、以盛敦爲斷後、久作執公偃月刀縱橫斬敵甲于衆人、敵避靡盛敦留當追者、見公之去既遠、著公嘗所賜緇衣繡鳳凰、自稱兵庫頭義弘奮戰死之、毛利覺右衛門亦尋死之、川上京亮久林忠堅、同四郎兵衛尉忠兄公執、同久右衛門尉久智・押川公近・久保七兵衛尉等與公相失、向伊吹山敗走亦衣軍數百追及之、忠兄等下馬將決死、忠兄之臣柏木或作柏田、或作、出石者皆未詳源藤以銃射魁將、隨馬下乃井伊兵部少輔直政也、故衆不敢逐、遽救而去、其餘與公相失、亂軍中者咸走、伊吹山、及此時、東照廟自率大軍將遮、公前路、我兵不過五六十人而與之戰、豈得免死乎、故上下一心欲快戰死、不知天命未盡乎、東照廟却向佐和山本道進軍、故幸逃一時難、時有敵之下與

匿軀而過者、公欲執矛刺之而又且罷口、彼哉彼哉何足殺乎、後醍醐院宗重在側進出日、今敕卿者欲爲異日之證也、此則島津兵庫頭義弘也、以關東諸軍尚不能獲我、故今歸薩摩者也、非苟免而逃走矣、衆聞之咸曰甚矣、宗重之賢也、今公欲竊逃去、既去其旗幟而顯見其名稱者、何其戾乎、是非愚而何宗重日、噫汝等何怯乎、今前後皆敵也、主公其可生乎將可死乎、我自謂死既決矣、故如此也、衆默然、公欲往守大垣城、而聞謂城中異心者多不能穩、欲經伊勢路出大坂、敵追公幾箭如雨、故公下馬步走至南宮山下、乃乘馬而南宮山者長曾我部元親・長東止家等陣之、公曰我經于大敵中幸得到于此、不可不告之正家說公嘗深結交元親、故使告之不知就是也、將使伊勢貞成告之、然彼既變志歸閔東、亦未可知知之、群疑滿腹衆皆危之、貞成曰我往四國之陣言之彼已爲敵、則我獨戰死耳、若未變其志、則我出陣外以麾搗之以之定公之進止可也、遂馳馬至國陣少焉、出陣外搗之衆兄大悅遂過南宮山、時元親率三千兵退歸、公日與彼之兵雜蹂則不能疾退、先彼之軍可也、已到于駒野、則以綿悅包頭著綿雨衣鞍轡銜鐙等飾、亦與矢野久次更之而乘馬、公謂衆口前路甚遠解甲冑捨之衆不可已至駒野時又謂之亦未可、公乃自脫甲冑捨之有橫山休内曰、君上戎衣不忍徒捨之原野、願賜臣臣著之

存亡與「甲冑俱耳」公許之長束正家此夜遣「騎導」公前路、明日還之此夜至「駒野峠」盜賊多起逼于前後、故使「桂太郎兵衛尉忠助・山田有榮」二人更或進前或斷後除「逼迫」之敵、已過「伊勢徑路」到「近江」日未沈「西山」以故不得過「水口城下」、竊隱「山中」土山寺水口之間待「日」之沒請「鄉人」一价、以爲「導夜從」徑踰「險」到「伊賀信樂」宿、此間屢遇「賊」前或逼後、然我從士勇氣未減奮刀死戰而幸至此、於是衆議「日今郡縣皆知」公之遁去、欲「獲以爲」功故前路多難如「之何可也」、本田親高日前路或有「難」請「自稱」惟新「獻我頭」、以誘「敵」則足「救」一時難、乃遂削「髮」然曰「此後前途無難過」大和・河內「以到」和泉平野、距「住吉」一里暫留「駕于田中」、遣「使告」棚邊屋道與「曰、予遁戰場幸到于此願汝家幸假」三宿「可也乎」、又使「矢野久次告」衆口、今欲「托」身於道與之家以衆往則誠難「於匿」軀矣、汝等其速就「大坂邸宅」可也、衆咸曰「從」君於艱難之中而至「於今日」、安危未定遽與「君別萬一有變悔無益、願臣等自截以見無」二心於生前耳、公又曰「少將殿之夫人及予之宰皆在「大坂」、卿等往深謀遠慮爲「國家」效忠、今偏主「我却謬計也、卿等其速去矣、且我生死不出」三日而決矣、若聞「我死」則卿等之存亡隨「其宜」處之可也、衆聞「之如」大坂「從」我於艱難之中、此日如「大坂」者頭娃彌市郎久秀・桂忠俊・山田有榮・大野彌三郎久武・本田親高男小源五親存・帖佐彦左衛門尉・

木脇久作祐秀刑部左衛門尉祐昌之子・鎌田玄蕃允政明寛福之曾孫・岩切雅樂助信房・二階堂彌六・後醍醐院宗重・谷口六郎重昌・伊集院伴五郎・横山弓内・本田吉藏親純・松岡市右衛門尉・園田清吉・鎌田右兵衛尉政英・若松市兵衛尉・南郷覺右衛門尉・伊地知掃部兵衛尉・指宿清左衛門尉忠政・荒田助次郎・黒木太郎次郎・野元彌六・白坂大學房・中馬大藏允・長山半六・椿松三右衛門尉・官牟禮十郎・黒田與一左衛門尉・曾木彌次郎重貞・伊尻彌五助・松岡千態・黒江少納言・花堂佐左衛門・安樂五郎右衛門兼惟・有馬善左衛門・松下喜左衛門・小川與左衛門・江浪彦三郎・江口作兵衛・北郷忠虎臣北郷少兵衛尉忠泰・三久臣島藤左衛門尉・佐多忠光臣佐多狩野介久朝等也、又京師人入江仲兵衛石田三津田甚平者自和泉請歸京師・又須田傳吉者途而有「違言」爲「等輩」、所「傷逃」走大坂「又京師人久多美平六白」大和「逃去、聞而道與使」二夫昇「女與」來謁日、某問「公戰死」憾傷不堪而今又何幸得「見何悅如」之乎、公其莫「憂不」日必使得「歸」薩摩耳、公曰至「于今」女尚不「負」舊好、情意之厚何以報「之、乃就」與道與及大重平六步履而從「之、十八日遂入」道與之住吉宅、乘「夜暗」伊勢貞成・白坂・與竹篤實・曾木五兵衛尉・重松・矢野久次・本田親政・白濱七介各自竊來侍「于住吉寓居、明日夫人聞」公竊匿「道與」之宅、使「人來賀」且「昔日俾」專秀房請「大老」曰、惟新既「戰」死于關ヶ原「以效」忠貞之節、而夫人今見在「

城中聞之哀傷不堪願使夫人就安于國、誰不戴寬厚之德、請許之、大老不聽晝夜不告退、哀請不止大老感其深切之情、卒許之然少將君夫人尚在大坂及期別有謀、有關東前鋒逼近平野之警、住吉近平野故與道與議夜主境鹽屋孫右衛門之家事急無舉與丁夫、故白濱七助、矢野久次昇與道與及大重平六又步走從之往、稱伊勢貞成逃來不敢稱、公白至既經一宿、尚未見主人、大田筑前守之女於松事、少將君夫人、於松口夫人若從、大夫人而潛遁妾願白稱夫人而留、故使相良日向守、吉出美作入道、新納孫右衛門、上原右衛門佐、木脇三左衛門尉、平田民部左衛門尉、河野鄉兵衛尉、納殿老者市米入道、平田九郎右衛門、平田吉左衛門尉等數人留守大坂宅、平田增宗謂此數人日唯留一女子所不忍也、卿等夫人去大坂之後、四口則我船已近西國及此時潛遁婦可也、謹勿誤矣、向我船主東太郎左衛門來在大坂、故令之著、船住吉津迎、公、二十一日夜更已深遇有舟之至、境津實近鹽屋之宅、平六出問之答曰、是薩摩之船也、乃東乃來迎也、謂當著、船於住吉津、夜甚闇迷至於此、既過一里、公曰惟神之祐也、我實有于此何幸如之、公乃潛乘船朝到于大坂海口、而夫人之船未到故繫纜以俟之、且遣使召增宗、日中增宗乘扁舟來口、昨日暮二夫人既乘船夜中潮減常、且夜甚闇不能出船、今潮止滿船將出、公曰、關ヶ原之役非

龍伯君及少將之所知我不得已而敵關東也、今也幸夫人及薩州所質咸得婦矣、我還造于大坂城而後自裁以謝關東如何、增宗曰關東若罪我君獨死何益乎、時夫人船亦悉到增宗厲聲口、速出船遂婦已船、於是悉發船然風不順僅近西宮、而繫船乃召二夫人乘公船、廣瀬源助、赤塚源太左衛門尉從乘、秋月氏夫人請從夫人來、故亦乘之、公船少間又發船、聞夫留于大坂邸者未過一日、已竊遁兵庫須磨之際、公聞之以爲卒不能入國乎、若聞我所質皆遁、必發兵追之、海路兵寡豈有得勝之理哉是可嘆也、立花宗茂嘗與公善、將歸藩國聞公夫人赦婦、馳船追及兵庫洋、其船四五十艘使人來告口、今天下騷擾人々相危、恐夫人不能自安故來相伴耳、衆悅謝之、然宗茂不知公遁在船中、公船亦五十餘艘合宗茂船百餘艘過須磨明石之際、里人見船之充滿海中、大怪縱橫奔迷經日漸近西海、繫船於藝州日向泊、船中有僧榮存善占、明日當與宗茂別自今以往其吉凶何如、榮存筮之日二十七、八日之間當慎也、過之無害、公使竹內織部佐渡小船先歸告中幸免死、携質而歸於貴明公、二十七日早解纜將護日向泊、及是時使告得幸免死歸於宗茂、且謝以衆船送我、故海路無難宗茂始聞公逃婦急來謁、公述疏遠之情、且喜且泣既而告別而婦白此與宗茂別南北、二十九日著船於日向細

島、此夜宿於宇多津氏、而一夫人侍女所乘船與鹿兒島代官宅万與八左衛門尉・帖佐代官・大重次郎右衛門尉等所乘二艘未至、晦日自細島往宿・財部、乃秋月氏城地也、十月朔日自財部日中到佐原、關ヶ原之戰與豐久相矢、惟不能免於死也、遺憾不可得而言也、見母及夫人感傷十倍、於他日悲泣不能止侍御左右涕泣無能仰見者、實名公使・樺山紹勳援守佐土原城、紹勳來見、公曰今日伊東祐慶陷高橋氏宮崎城、以此視佐土原地亦危矣如何、公曰我欲留佐土原所携夫人經年於大坂、婦心如矢、我以之婦國卿其努力矣、我又發兵來援乃申時自佐土原遣於八代、過都於郡大野原、公謂衆曰、先是伊東義祐侵我加久藤・縱火城外、我強兵寡自出要、諸木崎原、擊大敗之、遂到鬼塚原、袖木崎丹後守者勇敢之士也、還欲與我戰、聞我名、頗見婦降之色、然早卒之間遂刺而殺之、於戲徒殺于城之士、信可惜哉、汝等不識乎渠有後否乎、衆無知者、時飲肥之賊徒往々劫掠村落、故公分兵守封疆、此口至八代二日朝薨於八代、踰霧島山、至於曾於郡、三日到於富隈、謁員明公、此日遂歸帖佐、關ヶ原之役雖我兵甚寡、得衆死力、幸得無恙、婦、故賞之賜之祿者各有差、二夫人侍女及宅間等所乘三船、九月二十七日夜後、公渡船於豊前、黑田如水聚戰艦守海口、遇見燈識文似我船往繫、船於其傍、既而聞言語之非我國人、大

驚潛遁去、敵船追之明日遂及於豊後洋、有川助兵衛・伊集院左京・池上宮内左衛門・宅万與八左衛門男半五郎・中馬市作・大重次郎右衛門悉死之、敵殺悉船中男、唯捕女兒以婦、遂燒其船云、榮存之占終驗焉、有袖木崎次郎右衛門者、聞公稱丹後之勇、敢深惜之、且問其子孫乃自來謂丹後之子也、乃賜之三十石祿、令居高岡、次郎右衛門實非丹後之子也、丹後男平右衛門居後佐、今年卒、死莊内志和池、孫丹後幼也、久之知下次郎右衛門之偽、丹後子、得上標寬永之季丹後白米鹿兒高、効之、於是改賜三十石於丹後云、公既歸自關ヶ原之役、後有關東諸軍征西國之聲、於是新築蒲生新城、使亦赤塚源太左衛門守之、關ヶ原之戰西國諸將悉北、敗走伊吹山下、公却向南擊、敗大敵出宮山下、大兵離間與公相失者甚多矣、下野守久元國書頭忠長孫、喜入忠政、新納旅庵、入來亟親貞・押川公近・五代舍人・川上忠兄・白濱三郎・三原七左衛門・顯娃主水親智本田因幡守正親之子、母姓顯娃者、町田源六・長谷場織部祐純智等離散遁伊吹山下、既而聞公之遁伊勢、衆皆經近江出於京、多依近衛殿下信尹、後往々得歸旅庵及本田親貞男勝吉親明竄鞍馬山中、山口直友及能一作野、瀬某率五百餘人、執旅庵及親貞父子、以婦及召之奉行所、以訊問曰、惟新軍敗後潛遁歸薩摩、信也乎旅庵日、臣等與主相失亂軍中、其死生存亡非所知也、今已爲敗軍亡虜、問之無益、請速刻頭是臣等之願也、日聞西國之

叛惟新爲「其首謀」也、不知如何日惟新非「首謀」也、其從「石田」者不得「已」也、石田向使安國寺來勸「叛」、惟新云公等止矣、德川君非「汝之敵」此實取「敗亡」之道也、我不「能從」之、然石田固請不「息」、若不「聞」石田之言、將「先滅」我、且惟新及少將夫人皆在「大坂」、少將夫人者實龍伯女也、不與「石田」則將被「害」矣、於是世上陽許「之」、然又潛遣「川上久右衛門」伏見、請「入守」城者冉三島井・内藤・三之守將不肯聽也、臣之至「大坂」也聞「之」、島井忠元者與「臣有」舊交、臣願往說「之」惟新許「之」、故八月朔日至「伏見」扣門請見「忠元」、而卒不「入」我、故不得「已」而還「大坂」、以此足知「其出」於不「得」已耳、又問大坂「實皆」歸去不「知」信也乎、日臣遁「關ヶ原」竄「鞍馬山」、今日始至「于此」豈知「之」乎、日惟新携「妻子」遁「歸」有「何者」船「而然」乎、日此亦同「前言」、何以知「之」乎、又日龍伯及少將亦知「謀叛」之事乎、日不知也、臣之在「薩摩」也惟新之使來告「曰」、京畿之間于戈將「作」故使「來告」也、臣聞「之」即發「薩摩」、七月二十八日至「大坂」、是時惟新未「有與」石田「之意」、故臣遂適「伏見」是其證也、日龍伯少將不「知」之而往々有「其援兵」之至者「何」乎、汝其莫「爲」欺罔矣、旅庵日援兵未「嘗有」一人之米也如何、則惟新在「朝鮮」者七年轉遭之費上下虛耗、及「其既歸」巨濟之戰或喪「父」或亡「子」加之身被「大創」者甚多矣、哀「之」及其至「博多」悉歸「鄉里」、而又不「虞」國中賊兵大起、二年間頗倦「軍務」其焉得「出」兵耶、其或

至者我輩「三之臣」聞「亂」而自至者耳、既而本多正信出謂「旅庵等」曰、龍伯少將之不「與知」者「内府聞」之以爲「然」之、龍伯或少將速造「京師」自陳「不與知」之故、謝「惟新之罪」可也、汝等速歸「薩摩」以促「汝之君」上道、旅庵曰敢拜「命」之辱、然臣等失「主」於戰場以爲「亡虜」、何顏而歸見「寡君」乎、縱令歸告「大命」寡君疑「臣而不從」矣、請辭「之」正信曰汝之前所「言信然則非」汝之勸「事終」不「成」矣、事若不「成則國家」之存否亦未「可知」也、豈不「危耶」、如「之」則何得「以汝爲」忠「於主」乎、汝速歸以告「汝之主」、旅庵云我「二君」不「與知」者前言既詳也、然今「二君」之心亦不「知」如何也、願先遣「本出親貞告」之臣者與「親貞男勝古」止矣、東照廟聽「之」乃使「親貞適」旅庵與「親明」舍「山口氏」三年矣、直友以「親明之色美」愛「之」、及「其歸」也自解「短刀」以贈「之」、此間親貞獨東西周旋、六年本出親貞至「自」京師「貫明公」及「少將君疑」其或有「以甘言」誘、乃先使「鎌田政近往謝」公之罪「且察」其誠否、先是鹿屋「三右衛門關ヶ原」之役後「公、而歸道經」肥後「來告」、公曰、某過「肥後八代」、黑田如水・加藤清正・龍造寺・立花之衆稱「征」薩摩「群」聚于河田、先是臣結「交河田田長」甚厚矣、故宿「之衆來」田長之宅「故聞」敵之衆寡強弱及伊集院忠貞之内應、故「公召」忠貞夫妻「居」之帖佐、公使「中原圓乘房適」伏見「勞」旅庵「且告」之、日向本田親貞得「歸而」内府所「賜書」及本田正信書近衛殿下所「賜書」並至「龍伯君及

少將殿使親貞獻答書、親貞至日汝宜與之熟謀為國家致忠誠、此年四月公既自貢罪引隱辭避退居向島藤野、既歷數月山口直友使和久甚兵衛尉再來告曰、東照廟聞公之與逆徒者非其本心深信之、以無繩其罪之意也、於是實明公勸公歸帖佐、鎌田政近至京師、因大老有請本多正信、山口直友相共裁贈監書贈實明公、少將君謂國家無復有異議而促實明公自來謝、然而衆之疑惑未散、故七年春又使圖書頭忠長如京師審其信偽、於是四月十一日東照廟親賜盟書言我封國如舊而於公亦白此後無有少遺憾也、忠長受之即使還獻之、實明公使者自大坂浮海風不順至六月、乃歸獻明書於實明公、公乃燒香恭拜受之、遂決意將適京師而逆臣忠貞之黨謀窺間作亂、是以未能遽發行止未決伊集院抱節、比志島國貞、鎌田政近、喜入久正、伊勢貞昌等來奔之、公曰我關ヶ原之戰元出不得已也、今我欲自至于京師陳謝、然而或恐似犯上威、是以不果耳、惟少將殿既受讓草國家之事、盍爲我如京師以謝罪、少將君聞之曰、苟利社稷一由父之罪、而害身亦莫悔矣、於是八月朔日渡鹿兒島、北鄉三久、比志島國貞、伊勢貞昌、川上源三郎久好、敷根三十郎賴幸、三原諸右衛門尉重種等從往、次日向野尻郡數日、十七日誘殺伊集院忠貞、此日殺其母於阿多、殺弟小傳次於濱市、殺三

郎五郎及千次於谷山中村、悉殺其黨與而往至細島、乃浮海遣福島正則於兵庫、是正則告歸藩國安藝也、見少將君大悅遂反船以爲自保翼君以見東照廟、此時東照廟已還東武、正則乃遣使告少將君至、少將君亦使市來八左衛門尉與正則之使共適、既至江都東照廟游田忍地、故使往呈書於本多正純、東照廟聞少將君來在大坂以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伏見城、遂召少將君乃如伏見、二十八日正則爲贊公見見東照廟、廟遇之甚厚矣、加賜良馬二匹、浮田休復備前中納言秀家、關ヶ原役軍敗後遁竄山林、去年潛棹扁舟遠來我藩、居之牛根、事聞京師、東照廟使山口直友召之京師、直友遣和久甚兵衛尉本藩、大命故遣使牛根告之秀家老臣小瀬中務、秀家聞之遂許趣京師、初後醍醐宗重臣、仕相良義陽屢有戰功、義陽賞之比已之門族賜高橋氏、既而宗重禪高橋氏於子勝三郎賴次、自後後醍醐院及公鎮八代、九州之諸侯從靡宗重要仕、公許之、島原及堅志田岩原戰皆與有功焉、豐臣公征西之後流落肥後、豐臣公賜肥後於佐々成政、宗重屬成政、成政滅賜肥後於加藤清正、小西行長、行長在宇土、宗重又屬之、朝戰之役宗重從行長數有戰功、慶長二年請行長留其子勝三郎、白婦肥後、私以其孥來居本藩、公賜之百石、祿於入院、未幾諸將婦白朝鮮、賴次亦從行長、婦八代、關ヶ原

之役行長等敗亡、清正遂並宇土八代、故賴次亦來仕木藩、賜之二百石、一日公出游畋賴次亦扈從焉、有老翁乘疲馬而來白金山下、見公下馬拜謁、公遇之甚厚矣、賴次怪問、衆曰老人是何人也、公遇之何過厚乎、衆曰是濱田榮臨也、既而賴次告父淡齋宗重雜號稱淡齋曰、今日扈從主公道而遇一老人之卑賤、問之濱田榮臨也、彼者播武名於天下者故、太開尚知其名、然今其卑賤如此、如此、然則如某等何以得進用乎、請自此去而事他諸侯、以執青紫耳、淡齋許之遂請去後事、因幡相模公云、此時蠻船屢至、我薩藩、貨財相貿易大利之、故公贈書於蠻君、令與我相交通莫絕貿易之利、遇有蠻船毀損、公爲造船以送歸、先是寺澤志摩守廣忠使老臣高島仲兵衛來爲男式部某求婚、公以慈眼公妹應之、既而聞信南蠻淫僻之教、悔之欲遣人變易其約而難乎其一人、伊勢貞成心知之乃請曰、君之所以欲爲者臣知之、若其無勞心願受使命以往耳、決不爲辱命矣、於是公欣然命之然公亦頗危之於是爲設宴爲訣、十二年冬十月貞成遂行、從者五十餘人乃到唐津見廣忠、向使者來乞婚、寡君未嘗許之也、而使者歸曰寡君許婚矣、是大誤聞也、故使某來明告、無女之可嫁、君之男者、廣忠雖意不平、不得已應之謂、敢聽命豈我使者之誤者也乎、天草之地有仲兵衛之封邑、仲兵衛聞貞成之言大

憤之、乃歸其邑以待貞成之還、既而貞成還繫船天草、十一月十日仲兵衛託勸茶請貞成、貞成固辭之請不措矣、於是貞成謂余奉命之日、既計其如是、是今日若不行似恐死也、遂行仲兵衛請茶、饗之、貞成將茶、仲兵衛拔劍擊之、貞成急奪其劍而擊仲兵衛、仲兵衛逃走貞成追至厨竈爐而倒、仲兵衛之臣大津喜右衛門擊貞成殺之、時貞成小臣瀨戸口主稅來遂格殺喜右衛門、而後仲兵衛自來海濱向貞成之乘船云、以不得已之故、又貞成法不可自殺、然我身被深傷、故不能自引刃姑假傍人手耳、家臣乃刎其首、於是從者等取貞成之骸、歸帖佐平松、公白臨貞成宅周見其創、哀其死於國家之事、深惜之、明日事聞唐津、廣忠大驚即日作盟書遣之伊勢貞昌謂廣忠無少有負公之意也、若此事固惟出仲兵衛之私怒耳、非其自所與知也、且贈仲兵衛及喜右衛門之首以謝之、十一年冬、公移居於加治木、元和二年四月四日中自加治木駕舟詣牧岡、七日自顯妹歸加治木、六月二日虎壽丸君生則寬、九日公自至鹿兒島館、樺山久太郎、慈眼公乃就見、公公入賀、虎壽丸君生、贈太刀一口、馬一匹、錢三千萬折、三合樽酒五荷于、慈眼公、太刀一口、馬一匹、白銀五十枚、寶刀二口于、虎壽丸君、樽酒三荷、魚一折、錢十萬於、虎壽丸君之母、即慈眼公次妃、備前忠清女也、慈眼公亦獻、公太刀一口、馬一匹、白銀百枚、明日

遂婦「加治木」敷根仲兵衛者勇敢之士也、先是屢有戰功焉、然頃
日有「不臣之狀」慈眼公怒之六月遷之山口地頭、遣人途而戰
之殺之於福山、七月二日公亦至「鹿兒島」、明日慈眼公饗「公
於茶室」、下野守久元・比志島國貞・小幡長門守秀長秀長善・舞曲、故召之、後慈眼
公命冒二外一・河野湘雪了齋・伊丹道甫陪席、慈眼公獻「公刀大小」
大兼光光・四日公又入饗「茶」於慈眼公、比志島國貞・伊勢大隅守
小國光光・貞豐・三原左衛門尉・伊集院肥前入道・小幡秀長・河野湘雪・奥山
左近將監了齋道甫陪侍、本多正信卒、六日計至「鹿兒島」遣「山田有
榮」贈「香奠銀拾枚」、此日公婦「加治木」、十一月七日公子又八郎生
即兵庫忠朗、十五日放「鷹於谷山」、十九日至「鹿兒島」賀「次子生」、贈「樽
酒五荷折三合于慈眼公太刀一口・馬一匹・錢三十萬、于又八郎樽酒
二荷折一合其母即鎌田播磨守政重女也、慈眼公亦獻「公太刀一口・馬一匹・錢
五十萬」、三年三月十一日慈眼公如「京都」、公乃附之贈「太刀
一口・馬一匹・繡珍十端、本多正純太刀一口・馬代白銀十枚土井大
炊頭利勝」、四月二日中山王使者佐敷王子至「加治木」謁「公」獻「薄
芭蕉二十端・油二樽・淡盛酒一壺・歲白、次獻「金盞銀臺各一紗五
端・赤草布五端・藤盆五束淡盛酒一壺、虎壽丸君新誕、又別獻
白銀二十枚・淡盛酒一壺、謝「赦婦」賀進獻禮畢賜「之饗」、四年
慈眼公將「趨」京師、正月十七日公遣「有川與左衛門」贈「白銀萬
錢」以資「其費」、明日又遣「南鄉内匠贈」布袋幅畫、去年慈眼公第

三子生、今茲三月二日請「名於公」、公以「岩松丸」應之遂命
之獻「公白銀十枚」、公贈「岩松丸刀大小」大信國小長義、公比來病臥床
事聞「大家」・台德廟使「篠原七兵衛尉來問」疾、四月二十一日到
「加治木」即請「城中」謁見勸「茶」、慈眼公又代「公饗」之、比志島
國貞・伊勢貞昌陪侍、明日使贈「白銀二十枚於篠原氏」、福島正則
亦使「野瀬伴三郎來問」疾、五月五日至「加治木」、十二日中山王使者
具志川至獻「墨十挺及其方物數品」、使者亦獻「芭蕉布淡盛酒等」、六
月使「伊勢貞昌適」江都獻「太刀一口・馬代銀百枚・伽羅一斤・緞
子三十端・帷子十拜恩遇之握、且贈「土井利勝・本多正純、亦
各以「太刀一口・馬代銀三十枚・帷子十二」、十一日京師醫壽德庵
至「加治木」其婦「京師」也、贈「之白銀百枚」其從者十三人亦皆有
賜、八月二十六日高野山蓮金院來問亦有贈、五年己未七月二十一
日、公薨壽八十五將「終詠」和歌「日、春秋乃花毛紅葉毛止々末良
須人毛空幾關地也、氣里法彌松齡自負庵主妙園寺殿、木脇刑部左衛
門・池田六左衛門・藤井休介・折出和泉・新納式部久治・蘭牟田繼
殿助・椎原與右衛門・山路後藤兵衛種清・桐野治部左衛門原藏人等
殉死、

慈眼公

久保公君附

島津世家之二十

慈眼公 諱家久、初忠臣稱「米菊丸」又八郎、拜「薩摩守・薩摩守・大隅守」、官位歷「四位少將・中將正四位下宰相」至「從三位中納言」。

久保君附

公者 松齡公第三子也、松齡公初納「北郷左馬助忠孝」薩摩守忠孝和第三子女

生一女、生一女、釋二御夫人既遺世、嫁北郷時久、公女從女育、

後世、嫁豐、實地去之於北郷氏、妻之時久子次郎相久、相久早世、

後守朝久、臣體按實明女、宗女其實園田實明女、先其是、

大家校訂諸家譜系、以「其可」疑者、實「子清氏」方是時、以「助宗女」應之、卒

刊「其實園田實明女者、然而其所三以謂之實明女者、或曰實明實明、實明石、生

女是為「公之夫人、她後嫁「助宗、女從母實明女之故、記之曰「助生

宗女實明女、疑當以此說為是也、故令姑從之以為實明之女矣、

三子、長鶴壽丸七歲而夭、次 久保君亦早世矣、次 公公以「天正

四年丙子十一月七日生於日向眞幸院加久藤、預擇曾木越中守

使射「產弓」、文祿二年癸巳九月八日、兄 久保君卒於朝鮮、巨濟

之唐島、日本人謂二十七日訃至「京師、於是石田三成遣「吉岡藏人」趨

公朝「京師、十一月出「栗野」白「日向赤江」浮「海、十二月十三日

至「大坂謁「三成、三成日謁「殿下、須以「來年、寓「居和泉境、

以俟、命可也、故往館「境臨也之家、遇「病「痘、疾者久矣、至三

月乃得愈、於是 豐臣公召 公十九口 公至「於京師、明日如「伏

見、三成贊 公謁 豐臣公、二十六日又入「聚樂城、謁「世子秀

次君、其明公小女龜壽君時質「於京師、豐臣公下命使「與之

為「婚、故以「此年六月「娶「龜壽君、石田三成贈「書、賀「之贈「太

刀一口、錢五千酒肴、公奉「可赴「朝鮮之役、命、八月到「肥前名

護屋、島原寺澤志摩守來訪、其過「於我頗加「厚、十月九日 公至

壹岐、風本「小川土佐守亦訪 公且贈「酒肴、後屢有贈 松齡公使

國分半助、織船來迎 公半助以「十一日、至「風本、十四日至「對

馬府中「池田紀伊介訪 公寓居、此月二十六日午時至「朝鮮、釜山

浦、明日 公使「白濱次郎九郎・三原七左衛門航「唐島、告「無恙

到「釜山浦、於 松齡公、即日 松齡公遣「福永助十郎迎 公、明

日樺山久高、喜人忠續來賀、釜山浦城將小早川藤四郎先使人賀

之、此夜復自來賀贈「酒肴、毛利治部少輔大草氏亦來賀贈「酒肴、

使「相良新右衛門往拜、之、二十九日北郷宗次郎亦來賀、此日航

海夜泊「方浦、晦日發「船過「金海川、天大雨、雪少聞大霽、圖書頭

忠長迎「加德島、其餘來迎者甚多、此夜「更至「于巨濟、與「衆俱出

船遂入「本營、謁 松齡公、獻「太刀一口、及「深更、及出十一月朔

日又入「本營、謁 松齡公、獻「于衣服二領、道服一領、時賜「衣服

二領、道服一領、帶一、既反諸將士來獻「太刀馬代白麻等、賀「我

無恙至「于異域、此日 松齡公又召 公公再如「本營、 松齡公

賜「饗此夜 松齡公來「于 公營、賜「酒六樽、棘蠶魚五尾、二日小

西行長使「小西次郎四郎來賀、且贈「酒六樽、唐布串鮑棘蠶魚、

四口請 松齡公於我營、獻「盛膳、五日 松齡公賜「鳥銃一挺於我、

此日種子島氏亦贈_二銃_一於我_一。八日又七郎忠豐來賀_二獻_一太刀一口及馬代、十三日訪_二福島正則_一、贈_二太刀一口馬代酒五十樽・棘鱗魚二十・昆布五十・鮑五十_一。十八日福島正則來訪。公父子出迎_レ之、贈_二太刀一口・馬代・衣服二領於我_一。十二月朔日寺澤正成訪_二松齡公_一、公亦往見_二正成_一。此日松齡公贈_二鷹一居・屏風・雙_一於我、十四日獻_二刀一口於松齡公_一、向石田三成之所贈也。此日小西行長來訪贈_二太刀一口・馬代_一。十八日公父子渡_二于熊川_一、訪_二于小西行長_一。公贈_二太刀一口錢萬於行長_一、行長亦贈_二鷹一居於我_一。十九日五島氏訪_二公_一、贈_二太刀一口・馬代・酒・樽・棘鱗魚二尾_一。四年春公從_二松齡公_一守慶尚道巨濟營、當此時木下大膳大夫吉俊・淺野彈正少弼長吉贈_二書於松齡公_一、使_二獵山林_一得_二虎_一獻_二其肉與_一、賜以_二豐臣公服藥之用_一。松齡公將_二獵_一昌原山、山雪深不可登至三月八日雪稍解、於是白_二巨濟_一航_二昌原_一明日早登山使_二數千人_一圍_二山谷之間_一、發_二喊_一山川震動而終日不見_二一虎_一。徒下山、於是十日再往_二圍_一山守右衛門尉彰久之臣安田次郎兵衛獲_二一虎_一、公與_二松齡公_一往見_レ之、賜_二所帶之寶刀_一、備前包光二尺五寸於安田、以賞_レ之、又有_二虎伏高山_一有_二暫雨頻降火悉滅息_一、故不能發_二鳥銃_一衆無_二如_一之何、時公使_二舍人上野權右衛門_一追_レ之、虎迎_二上野_一殺_レ之、帖佐六七進斬_二虎頂_一虎怒_二嚼_一六七之股不放、福永助十郎來執_二虎尾_一掛_二松枝_一拔_二脇刀_一刺_レ之、長野助七郎來刺_二虎

腋_一殺_レ之、既獲_二兩虎_一下山、十一日還_二巨濟_一乃獻_二肉與_一腸豐臣公、先是豐臣公下令_二命正・藤摩大隅日向諸縣郡田賦_一、今茲使_二松齡公_一歸_二藩_一受_二班祿台書_一、事詳_二於松齡公傳_一、故使_二公代_一之守_二巨濟本營_一、豐臣公令_二四國諸將_一毀_二其巨濟陣營_一、其兵器及門櫓屋舍之材悉_二實_一公營、豐臣秀次在_二聚樂_一人或告_二將_一叛、四年七月豐臣公召秀次於伏見、自廉_二聞之_一、知其無_二叛心_一然使之姑避_二高野山_一、七月八日秀次適_二高野山青岩寺_一從者不過_二三十人_一、福島正則・福島右馬助・池田伊豫守等蒙_二豐臣公之命_一持_二五奉行之書_一、七月十五日往_二高野山_一示_二書於興山上人_一、且申_二台命_一遂以_二三千兵_一圍_二青岩寺_一、秀次引_二刃白晝_一、八月二日斬_二秀次之二子及侍女_一二十餘人於_二三條河原_一、此年與_二大明_一朝鮮成_二大明使者與朝鮮使者_一俱來_二聘於日本_一、八月二十八日令_二諸將_一毀_二巨濟陣_一移_二加德島_一、於是諸將多_二歸_一於日本、九月豐臣公見_二大明使者於伏見城_一、明帝賜_二金印冠服_一、使者有_二散樂_一、及其聞_二大明_一、豐臣書有_二封_一秀吉爲_二日本國土_一之語、勃然大怒、日、明主封_二我爲_一日本國王、是何事乎、可_レ憎之甚也、我既主_二于日本_一何籍_二渠之力_一乎、使者亦不可_レ久留_二於京師_一還_二之於泉境_一、又使_二柳川調信_一責_二朝鮮使者黃慎・朴張長_一曰、不_レ使_二王子來謝_一遣_二汝等賤人來_一者是輕_二我也_一、無禮甚矣、今欲斬_二汝等_一然有_二衆止_一之是以姑免_二之耳_一、我不日將_二再入_一于朝鮮也、乃止_二諸將_一歸者令_二益練_一兵以擊_二朝鮮_一、二年

日本諸將再航朝鮮也。海口。大明。朝鮮連戰艦於巨濟。而欲拒日本之兵。七月十五日水路之將藤堂高虎。臨坂安治。加藤嘉明進擊巨濟水軍。高虎。安治先往侵之。明兵迎戰。安治麾下之兵死者不少。嘉明來見敵艦。近進躍乘之。單身奮戰。白斬敵數人。加藤權七郎續乘之。殺悉船中敵。嘉明先衆大進。又乘敵船。苦戰再敗敵船。苦戰再取敵船。中矢傷股流血淋漓。然嘉明白奮不顧高虎。安治並進。悉敗水軍。公亦與。松齡公進兵敗陸軍。獲敵過當。今日取敵艦。百六十四。悉焚之。斬敵數千。陷海中。死者不知其數也。明日獻捷書於日本。松齡公留陣巨濟。公反加德島本營。邢玲深惡沈惟敬。聞惟敬懼將奔釜山浦。乃使揚元至南原。謀于吳惟忠。麻貴等。禦惟敬。不得逃去。惟敬道。婁國安。張龍於釜山浦。請歸降於日本。行長將以兵迎。惟敬。楊元聞其期。率兵至宜寧。途而遭惟敬。執之以歸。邢玲乃奏之下獄。後卒伏誅。惟敬恨楊元之捕已。而使婁國安竊告攻南原城。便利於行長。行長大喜。聚諸將安骨浦。定謀。公亦會之。七月二十八日。公與松齡公自巨濟航河東。宇喜多秀家將左軍。小西行長為先鋒。公父子屬秀家。毛利秀元將右軍。加藤清正為先鋒。左右軍都十萬人。左軍入全義館。至忠清道。權慄。李元翼棄雲峯營。逃于東境。八月十二日左右軍會于南原。明日攻南原城。松齡公與加藤嘉明軍南原北嶺。絕全州道。

使陳愚哀不得救。南原城。楊元及李福男固守。弓銃亂發。防之不能急陷。行長等相議少退。兵城中見之防嚴稍解。十五日夜行長發兵急攻之。破城南門。秀家。家政。元親。高虎等競進爭先而入。楊元卧張中。聞之大驚。裸而逃走。唯李福男止戰死。城中兵悉逃走。松齡公迎之。橫擊而大敗之。斬首四百餘級。公亦與有功。全州之民間南原已陷。大懼中起作亂。攻全州。燒其資糧。愚哀不能制之。又聞日本兵既到。任實奔城而逃。公乃從松齡公軍入海南城。居無幾。而諸將又入忠清道。公從自海南入忠清道舒川城。十月諸將經全羅道。退慶尚道泗川古館。明帝以邢玠為經略。楊鎬為經理。劉綎。麻貴為南北大帥。分兵為三協。左右。十二月楊鎬。麻貴帥兵攻蔚山。城兵固守。防之清正自機張還入蔚山。故明兵不能陷之。遼國城兵糧乏人困。三年正月元日小西行長自順天來救蔚山。秀元。秀秋。長政亦率兵三萬援行長。四國軍二萬餘人亦來也。于蔚山邊邑。楊鎬懼還諸將見明兵之甚少。始知其多逃。乃與城兵追之。吳惟忠弟國器苦戰拒之。故明兵得悉死矣。八月十八日。豐臣公薨於伏見。遺言使姑秘喪。以班朝鮮軍。九月董一元屯晉州。松齡公欲致諸城下一戰。大敗之。乃使郭國安誘之。國安與明裨將弟國器通。燒我望津屯。國器乘之。麻貴亦進破我永春營。守兵皆退聚于新寨。於是明兵軍江南。通泗川舊館。夫舊館之距新寨僅一里餘。

使川上六郎兵衛尉忠實守右衛門尉 彰久之臣、守之、二十八日夜未明、董一元率大軍攻舊館、李寧先衆而進、城兵擊殺之、明兵辟易、黎明董一元大軍悉至、城兵騎步三百許人出城迎戰、一元分兵襲舊館、入城中、而縱火我兵大亂、相良玄蕃勝日兵右衛門以下死者百五十人、衆咸走新寨、忠實殿焉、且戰且退、僅入新寨、一元等乘勝進兵、燒我東陽之糧、又進國新寨、公欲出擊走之、松齡公制之日、不知敵多少、疆弱而不可有妄出戰矣、乃自傳令固閉城門、不樹旌旗、不發箭、城中如無人、少間日已、瞞明兵退反、公憾不與一元戰、徒飯之、十月朔日大將軍一元裨將孟老爺第國器率二十萬精兵、又逼我新寨、松齡公傳令曰、勿妄發、鳥銃待敵之至、城壁下射之、須致百發百中之功、敵兵漸進逼、於是衆發鳥銃、無不中者、會有一白狐出東門外、入敵軍中、公與松齡公見之、敬信之、以爲稻荷明神助、我父子也、又有二赤狐出自水寨、入明軍中、諸將士見之以爲得神助、無不勇悅者、少焉敵軍中木植裂破、火燒其寨、火焰漲天明兵驚迷、我軍乘之、明兵敗走、公自擊彭信古之三千兵、敵三人並鋒進近、公自接刃戰斬其一人、下馬獲其首、時公蒙傷於肩、馬亦蒙傷、驚馳入敵軍中、平田宗位從、公突入敵軍中、得馬靜反乘、公公又手自斬數人、我軍乘勢爭先大破之、悉殺三千兵、其免者不過五六十人、郝三聘師道立軍亦潰、國器邦榮

見之謂、城中無人、即督一萬衆皆衣赤衣將進襲城、圖書頭忠長要道奮戰、敵兵衆多、忠長既危、然忠長踞座不動、黑田加兵衛賴清、野添帶刀長、本出與兵衛親政來援、忠長戰、松齡公亦見忠長之急、使數百兵往救之、樺山久高、新納久元忠長男、寺山久兼、新納忠增、新納久宣、川上久首、川上久智等追敵登北嶺、又見忠長苦戰、反出敵後、發鳥銃、敵騷擾、狹擊又大敗之、於是明大軍悉亂走、唯董一元勵諸將欲旋軍而復戰、中軍徐世卿留於望津、拒我、我軍擊敗之、遂執世卿殺焉、乘勝追至晉州江、班軍五六里間、伏屍不知幾千萬、明日點檢所得首三萬八千七百十七級、悉獻之獻日本、於是龍涯與友理來乞平、使第國器之第第渭濱質我、松齡公受之、漬寺澤正成、諸將相議卒許平、於是順天城諸將以十一月十日將退兵於釜山浦、明諸將聞之以陳璘爲水路提督、副總兵陳璘、鄧子龍、遊擊馬文煥、季金、張良相等慶焉、其兵二萬餘人連戰艦數百艘、分屯忠清、全羅、慶尚海口、以拒日本兵、清正去蔚山、行長去順天、公亦自泗川將還釜山浦、陳璘聞之大悅、日殲倭兵之時至矣、乃遣鄧子龍及朝鮮李統制帥水兵千餘、守鼓金、遮日本歸軍、公從松齡公之軍、十日浮海自新寨還、繫松興善島、俟順天五家將小西、大村、松浦、五島、有馬之來、然敵戰艦數百艘遮于順天海口、不得班軍、公與立花宗茂、高橋主膳正、寺澤正成、

謀救「五家將」公從「松齡公軍」發「戰艦百餘艘」十七日晚赴「全羅道」至「於南海島」明日朝數百敵艦來弓銃交發我軍並「戰艦」發「烏銃」拒之、鄧子龍率「二百兵」乘「小舟」來奮戰子龍之舟中「佛郎機」而摧破子龍終沒「海」我兵乘「勝爭進」二百餘人、李統制馳「舟急」來救亦悉殺之、於「茲陳露季金」沈理進「大船」來放「矢如雨」又投「大石」以破「船投」火壺「以燒」船、然而我軍殊死戰、敵數百人、終取「朝鮮」大明「船六艘」敵船漸退順天「圍少解」五家之帥、得「逃」虎口「退去」不及「援」我苦戰「遠逃去」故我亦班「軍巨濟」今日我軍多死、樺山忠征同久高、喜入忠政等五百餘人為「敵被破」船未「知其死生」、公「悲之」遇有「告見」トク「宗義智舊壘之中」、伊勢貞昌聞之與有馬重純、鯨島宗俊、五代友泰「往窺」之還告、公發「救船」寺澤正成亦聞之來告曰、衆以「救」五家師「會」不虞之陀、五家之將其不可「不救之」、因言「小西・松浦・大村」發「船」、此時五百餘人者竊逃「興普島」衆往迎之、二十二日中國・四國・九州諸將燒「釜山浦」屯、時發「船」公從「松齡公軍」二十一日夜白「巨濟」渡於「昌原海口」、明日經「安骨浦」加德島、去「釜山」二里餘遠望「之黑煙」接「天」、松齡公怪之使「人乘」扁舟「往視」之謀還日、釜山諸將變「約不報」、公悉「燒」己之營而還「日本」也、唯又七郎忠豐不從「諸將」獨在「釜山城」俟、公之至、既「公至」於釜山浦、忠豐即來會、二十四日晨發「釜山浦」至「牧島」蘇島影、二十五日至「對州豐崎」

浦崎浦、十二月九日率還「築前博多之津」、秀元・三成・淺野長政俟、公父子「留」止于茲者久矣、即來賀慰「數年勞」既而告「豐臣公」大故、且語「其遺命」、公感傷不勝遂與「三成等適」京師、十二月二十四日先「松齡公」至「伏見」、四年正月七日「東照廟召」公、賜「茶且謂」公之在「泗川」也、大明・朝鮮「大軍來逼」新築「出一戰」大得「利以深賞」之、正月九日五大老東照廟及加賀大納言利家・備前中納言秀勝・安藝中納言輝元賜「感牘」、任「公少將」賜「長光寶刀」、松齡公亦賜「正宗寶刀」、先是出水郡者咸為「薩州氏之封邑」也、豐臣公入「薩摩」也出水郡內「一萬石」於對馬守宗義智、餘悉賜「又太郎忠辰」且在「大隅・薩摩內」以「一萬石」為「直隸」、在「薩摩內」賜「六千三百石」於石田三成、三千石於細川幽濟、合之凡五萬石則非「公室之有」、加之忠辰之柔弱也在「朝鮮」之役不能「遠入」重地、離「松齡公軍」在「釜山浦」且竊逃還「名護屋」故衆毀「其怯」、於是恐得「罪復渡」朝鮮「居無幾」沒「加德島」、豐臣公聞之「大怒遂取」出水封邑、今復賞「父子」大功「以賜」五萬石於「公」、伊集院幸侃者我支床而位「國老」委「國政」者有「年」于茲、先是方「豐臣公西征之日」、質「公之所」專阿「附公之寵臣」石田增田之徒、得「幸于」豐臣公、遂列「于朝臣」、乃又與「石田等」謀告「豐臣公」改「易我舊臣之封邑」、移「北鄉長千代丸」於宮之城、自由「高山」移「都之城」有「都城・安永・山田・志和地・高城・山之口・勝岡・梶山・梅北・末吉・財部・野之」三谷・永吉・

恒吉内之浦十五邑六万九千石、勢日盛也、且竊謀傾我國家、公聞之大驚、乃託茶會誘召之、手刃之、仁禮小吉賴景援、公遂殺之、公賜刀以賞之、而土侃既列朝臣、則不可同諸卿、家臣也、故公自避高尾寺以俟罪、五大老察其隱謀、有素乃赦還、公伏見郎、幸侃之男源次郎忠真在莊内、聞之大憤、乃築十砦、高壘深溝、募聚勇銳之士於遠近、貫明公使人屢諭忠真、不聽事、聞京師、於是公請歸討忠真、東照廟許之、於是辭京師、自大坂浮海歸、乃使本田六右衛門正親造大坂城、告歸、藩於秀賴、悅乃賜駿馬、公、公既至、藩遣竹内兵部贈書於飲肥伊東祐兵、告近日將討忠真之罪、且贈之衣服二領、白布二十端、閏三月忠真既修理莊内十二砦、分兵守之、自在都之城、裁處軍事、於是公率大軍、六月二十二日發、兵攻恒吉城、城兵堅守、不出、明日又攻之、不降、故姑退我軍、此日攻山田城、中務大輔忠尊曰、佐上原來援我軍、親受失石、先登有功、其自所殺傷、亦不少、衆軍爭登城終陷、忠真固守都城、不降、東照廟使山口直友來賜書曰、夫源次郎為疊世之臣、而一旦抱憤作亂、大逆無道也、其宜加討矣、然事者在於好謀而善成、不可有欲速而損衆也、松齡公亦賜書丁寧反覆告戒尤切也、東照廟又使賜書及縮緬百端、帷子百緞二千、公既拔山田城、明日獻捷書、松齡公又寄一封於伊那口書頭、以告東照

廟、七月、東照廟奏賜褒書、八月二十日恒吉城潰、山口直友自富隈往莊内、諭忠真降、不聽、九月直友歸京師、稅所越前入道、竹内織部佑從如京師、二十九日、公往莊内、軍于山田城、東照廟聞忠真不肯降、怒之、乃使增田長盛贈書於公曰、忠真母及弟三人今皆在京師、不聽於直友之言、速降、則先誅之、若登下城投降、赦其罪、而母子無事、乃先執之、置之鞍馬山中、十月移陣於志和地城傍森田、諸將多陣城西北、分兵於城東南、塞道路、絕其糧道、故城兵大苦、忠真聞之、盛糧於糧、夜自川上流之城兵、城兵以之救飢、我軍亦知之、沿川網水中奪其糧、二十一日我軍在山田城、者夜失火、火傳火藥、陣中屋舍多燒、步卒將川上藤右衛門、伊地知彦八郎燒死、東照廟復遣山口直友再來責忠真之罪、強降、且賜公書及衣服十領、十一月四日築壘於志和知地城外、守之、使城中之兵不得出入、八口敵以白石永仙之計、設三覆於安永、出輕兵挑戰、我山田兵出擊之、迫遣覆我兵大敗死者百餘人、去年十月大敗明兵於泗川新寨、明人懼請成使弟渭濱為質于我、置之寺澤氏、然不可徒久羈之、日本一故、東照廟下令自薩摩送歸諸中華、五年正月四日志和地城兵乘夜出、破壘入、糧於城中、十六日兵又出襲我軍、我軍固拒之、斬數人、乃引還、城中受圍、數月兵食共盡、竭而衆罷窮、二月五日請降、許之、十九日高城、山之口、勝岡、梶山、野野美谷、安

永城咸潰、於是忠真大失力。隨山口直友之言、請降許之、乃獻都之城・財部・梅北・梅北・末吉、以降三月十四日、貫明公與公共入都之城、十五日使岩切三河入道顯歌、文祿年中兄久保訓卒、朝鮮而後、豐臣公召公京師、使公為松齡公之嗣適、尋渡朝鮮、勞事者、五年既歸、幸侃伏見邸、又攻莊內、降之、數年之間、奔走軍事、未嘗遑寧處、至于比、國中稍穩、故欲巡行我封內、新定法令、補不足、損有餘、視土宜、便民庶、故不能遽朝京師、以修述職之禮、故上流請之、東照廟賜書以可之、公使本田與兵衛親政請松齡公曰、夫帖佐瓜生野連吉田・蒲生・山田・加治木、四寨以為固、其土亦肥美也、故欲築瓜生野、以移都矣、不識如何、松齡公曰、先是嘗有勸以瓜生野為本城者、古老或不欲、謂其不便、故其事卒止矣、夫移都築城者、人大事也、罷衆病民、決非所宜也、以予思之、以東福寺城為本城、清水川以南為外郭、耶、其他亦在鹿兒島地、豈無可建城之所乎哉、且鹿兒島者我祖先墳墓之地也、今悉移諸寺于新都、亦一三年之間、而成功、誠難矣、改築今之宮室、高壘深池、則可也、其成亦不難矣、然凡事皆咨稟龍伯公、而後施行之、勿敢專為而有少違意也、石田三成、龍伯公、而後施行之、秀賴之命、募西國諸侯、而欲擊滅東國、時松齡公在伏見、請濟兵於薩摩、然而數年之間、兵役不止、國中虛耗不能遽發、

兵國亦避遠、遲緩數月、九月十五日東西軍合戰於美濃、關ヶ原、西國軍敗績、松齡公作書使竹內織部佑先歸藩告幸侃、幸侃虎口、夫妻子母就歸路、十月三日夜、松齡公渡海、歷險而歸、帖佐、十日公往帖佐、謁松齡公、松齡公此舉遂得罪於東照廟、故衆皆危懼矣、方此時伊東修理大夫祐慶作亂、襲高橋氏之宮崎城、陷之、又遂侵佐土原城、暴掠穆佐・倉岡之間、公怒欲自將討之、貫明公固留之、松齡公亦賜書以留之、故罷出兵、今茲近衛殿下信尹賜書、關ヶ原之役我門族與松齡公相失者、往往道于京師、殿下憐之、送歸西藩、故公呈書以謝之、六年夏、浮田秀家通棹小舟、到於山川、松齡公聞之、使伊勢貞成・相良新右衛門尉往犒之、而後居之牛根、本田助之丞親貞、告東照廟之命、曰、貫明公或公自來、謝則國家無異也、公疑之、乃使鎌田出雲守政近適京師、謝之、且察其誠否、及政近之歸、本多正信・井伊直政・山口直友贈盟書、視和平之約、無有變違之意、然而衆頗疑之、故七年春、使圖書頭忠長又之京師、忠長既至、於京師、東照廟乃賜盟書、見有松齡公之罪、賜封國薩摩・大隅及書縣一郡、者如舊矣、於是貫明公決意將趨京師、初伊集院忠真降居之顯娃、出眞之母及其弟威在鞍馬、忠眞之母吉利久定之女也、頗有才畧、自來京師、訴幸侃之冤於大老、譜公父子、東照廟察彼之誣妄、使松齡公送歸之本藩、乃置之顯

姓與忠貞同居、及松齡公軍敗通歸、朝野危懼、黑田如水・加藤清正等聚兵欲伐薩摩、俟關東之命、於是忠貞竊遣使結黑田・加藤欲及期內作應之、遇鹿屋三右衛門與松齡公相失關ヶ原、後歸道經肥後、聞忠貞之邪謀來告、故松齡公乃召忠貞夫妻居帖佐、居弟小傳次於富隈、三郎五郎千次於鹿兒島、居母於阿多、然竊結黨窺聞欲作亂、故貴明公恐內亂不能遽趨京師、於是松齡公與三老臣議曰、少將殿既受禪而當國則往謝我罪可也、公聞之日苟利于國家則縱令雖殺身豈為悔哉、乃八月朔日發鹿兒島、北鄉三久・此志島國貞・伊勢貞昌・川上源三郎久好・敷根三千郎賴幸・三原諸右衛門尉重種等從焉、往次日向野尻留滯數日、十七日出獵忠貞亦從使盜射殺之、此日殺小傳次於富隈、殺三郎五郎千次於谷山中村、殺母於阿多、公之此行也風不順曠日於海上者多矣、至十月十五日乃至攝津兵庫、福島正則在兵庫、俟公之至者久矣、即來見、公曰我欲保翼公、以見內府、萬一有危禍我以身救、公公莫憂、明日與正則俱解纜至大坂、此時東照廟已還于關東、正則遣使告公之既至大坂、公亦俾市來八左衛門尉與正則之使俱如關東、二使既至于江都、廟適游政於忍、故直往獻書於本多正信、十一月九日東照廟賜書以還、使既而東照廟以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伏見、遂徵公、正則乃

導公謁廟於伏見城、廟遇之加厚賜良馬二匹、應一、八年正月六日賜告、此月公自伏見還大坂、於是使又四郎忠仍・北鄉三久留伏見、私與山口直友議曰、先是六年五月于喜田秀家關ヶ原敗軍之後無所措身竊遁來居我西藩、諸侯喪國寄身於邊邑不得不受也、故令秀家為變號成元、居于大隅邊邑牛根、我欲請彼之罪也、如之何則可也乎、直友曰我他日議本田正信宜以問暇時有請也、皇帝下勅拜東照廟征夷大將軍賜牛車兵杖、任淳和・榮學兩院別當氏長者右大臣、三月二十一日東照廟自伏見之、城二十五日乘牛車造皇朝、侯伯之在京師者咸從焉、公既歸遣本田親政拜恩遇之渥、獻砂糖、去年東照廟賜盟書也、於松齡公之罪亦有宥意、公之執謁於伏見城也、亦恩禮頗加厚國家無有是事、於是夏松齡公亦遣本田六右衛門正親、因山口直友拜之乃辱召正親於御前、特有恩命、正親拜謝、復命山口直友遣和久甚兵衛與力、齎六月六日之書至鹿兒島、日公當造京以賀拜任、且七月二十八日嗣君之長女將嫁、豐臣君賴於大坂、且竊日本田正信及直友日向問、浮田氏在藩國中、今使之直至京師、請罪可也、不然卒不能見赦矣、公乃遣伊勢貞昌・牛根說休復、僅上道休復諾之、於是八月六日令休復趨京師、桂太郎兵衛忠詮警衛之、正興寺僧文之名、

副之、七月二十八日、台德廟、長姬婦、秀賴、時、人久保相撲守忠隣
從、乘輿、秀賴使、淺野彈正少弼幸長迎、乘輿、公使、比志島國貞
先往賀、拜任及長姬之嫁、公亦既促、駕而有、有命令、無自至、
于京師、遣、川上久右衛門久明、拜、命之辱、二十七日忠詮父之護
送休復、到、于伏見、因、直友、切請、被、有、休復之罪、直友與、正
純、議告、東照廟、廟日秀家者叛逆之首謀也、其罪不容、誅然島
津氏之請有、不得、已者、乃、有、死罪、執、之駿河府中、後蒙父之
忠詮婦、反命、公聞、省、休復之死、遣、喜入忠政拜、之、公賞、忠
詮、賜、褒書及寶刀、比志島國貞到、于伏見、九月二日人獻、太刀一
口、馬代、黃金一枚、伽羅三斤、沈香十斤、鍛子十卷、拜、謁、東
照廟、即口發、書告、報樺山久高、鎌田政近、國貞遂至、大坂、因、
片桐市正旦元、小出播磨守秀政、獻、太刀一口、馬代銀十枚、伽羅
一斤豹皮二枚、薩隅日、三國者從、得佛公、以來為、我封國中伊東氏
來割、據日州佐土原城、井上氏自記曰、伊東六郎左衛門祐時、建武四年來居、日
向、至、祐時五世人和守祐時、滅、日向佐土原、宅、富
岡、半田等、邑長十二人、以、佐土原、為、所居、或曰先是祐時來居、日州、建武
年中薩隅日大亂無、所、統、一、足利將軍遣、島山修理亮直顯、來、日向、鎮、三國、
直顯據、移佐城、祐時從、直顯、多、
却、掠日向地、不知、孰是、也、世世寇、于我、及、二位入道可水、大膳大
太義祐、
勢漸大亟侵、我邊陲、於是天正五年十二月十日、貫明公白、將、兵
入、佐土原、可水放縱無道朝野怨望將士無、戰心、可水術竭走、豐
後、依、大友、日向又依、舊、為、我有、乃分、諸將、守、諸城、方是
時、以、佐土原、賜、中務太輔家久、雖、豐臣公西征之后、尚依、舊

豐久襲封、佐土原、及、豐久死、於關ヶ原之亂、東照廟下、命、遂
收、之、及、鎌田政近之婦、自、京師、山口直友使、莊田三太夫、直友之
與力、
從、政近、來、直收、佐土原、事先聞、薩摩、乃使、樺山紹釵到、佐土原、
說、豐久之家臣、授、城於莊田、從、是、縣官使、隣國、侯伯、代守、佐
土原、於是、貫明公及、公使、新納旅庵因、直友、告、豐久之未、
始、買、東照廟、之意、請、佐土原、直友與、本多正純、議告、廟、
乃下、命復、佐土原、使、公族人守、之、公乃與、貫明公、松
齡公、議、九月十七日擇、右馬頭以久、時薩摩稱、
宗恩、以為、佐土原之主、
公又請、以、佐土原、直賜、以久、且因、直友、請使、以久朝、京師、
拜、謁、東照廟、以久如、京師、十月、東照廟以、佐土原、賜、以久、
以久朝拜、命之原辱、獻、檣柴、碾茶壺、大隅櫻島在、海中、距、鹿
兒島、一里正當、城東、故又謂、之向島、此地產、檣柴、有、樹數千株、
經霜之後其味尤甘、我邦內之名菓也、山口直友嘗、之言、喜入忠政、
曰、櫻島橋味甚佳也、他又無比、以、之獻、東照廟、可也、此年冬、
遂因、直友、獻、橋數箇、獻、橋始、于此、九年三月初日、東照廟如、
京師、往、留、止、熱海、浴、溫泉、豫先、命、山口直友、發、書告、廟、
至、京師、之期、於是、公白、鹿兒島、趨、京師、圖書頭忠長、龜裂稱、
紹、
伊勢貞昌、樺山高從、焉往、至、莫根、今作、
阿久根、數日乘船來至、於是
公遠、經、海上、六月八日至、于大坂、乃以、書告、本多正純、山口
直友、遂、適、京師、謁、東照廟、此月拜、公陸奥守、賜、公在、京

師、皇居、東北方、二町餘地、建、邸舍、乃使、樺山久高受、其地、乃假、築、垣、設、門、分、衆、守、之、居、無、幾、公、賜、告、歸、藩、留、久高、監、營、作、事、久高、服、事、曰、七月、至、十二月、終、功、焉、引、流、廻、四、垣、築、屏、牆、殿、堂、門、廡、無、不、備、者、公、乃、以、八月、半、至、本、藩、紹、益、及、貞、昌、等、從、駕、先、是、福、島、正、則、封、安、藝、將、告、歸、待、公、於、大、坂、數、日、然、公、未、至、不、得、已、而、發、大、坂、遣、公、於、兵、庫、遂、反、船、自、導、見、東、照、廟、於、伏、見、城、且、謂、公、曰、公、父、子、數、年、之、間、奔、命、之、繁、資、用、或、不、給、矣、吾、今、多、貯、銀、或、糧、米、大、坂、邸、中、萬、一、有、用、度、不、贖、者、資、於、我、可、也、於、是、貸、銀、二、百、貫、錢、而、補、費、用、前、既、還、其、半、今、茲、使、伊、勢、貞、昌、贈、書、正、則、老、臣、田、村、新、兵、衛、尉、還、百、貫、錢、上、十二月、朔、日、山、口、直、友、贈、書、於、公、乃、忠、長、貞、昌、曰、來、年、正、月、東、照、廟、將、朝、京、師、台、德、廟、亦、將、以、仲、春、造、京、師、公、亦、先、期、而、至、可、也、所、願、者、龍、伯、公、曰、造、而、拜、幕、府、遇、公、之、厚、最、可、也、是、乃、本、多、止、純、奉、東、照、廟、之、命、而、使、直、友、傳、者、也、廟、每、曰、謂、欲、得、見、龍、伯、公、則、若、我、故、舊、不、相、忘、其、於、嗣、君、亦、與、公、相、結、長、如、水、魚、也、直、友、以、書、具、告、其、情、然、是、時、貫、明、公、方、病、竟、不、能、至、于、京、師、十、一、月、寺、澤、志、摩、守、正、成、來、朝、公、館、樺、山、久、高、宅、十、年、正、月、公、賀、新、年、使、獻、太、刀、一、口、馬、代、黃、金、二、枚、於、東、照、廟、此後、毎年、使、下、祝、一、歳、首、獻、中、山、物、上、不、悉、記、之、本、多、正、純、山、口、直、友、與、贈、書、促、貫、明、公、上、道、然、公、年、老、氣、衰、精、神、虛、損、卒、不、能、如、京、師、是、二、月、公、代、貫、明、公、趨、

京、師、伊、勢、貞、成、鎌、田、政、近、等、從、駕、三、月、至、于、大、坂、公、遣、町、田、勝、兵、衛、尉、久、幸、祝、歲、首、獻、太、刀、一、口、馬、代、銀、十、枚、緞、子、十、卷、於、秀、賴、片、桐、具、元、贊、久、幸、謁、秀、賴、公、又、贈、太、刀、一、口、緞、子、五、卷、於、且、元、且、元、辭、不、受、久、幸、強、之、且、元、不、得、已、唯、留、緞、子、一、卷、其、餘、皆、却、之、三、月、十、八、日、公、朝、伏、見、城、謁、東、照、廟、獻、幣、物、賜、寶、刀、大、小、不、得、明、日、又、謁、台、德、廟、公、師、飛、鳥、井、雅、庸、自、往、歲、習、蹴、鞠、之、技、許、用、冠、纓、色、袴、桐、鳳、鳳、識、文、四、月、七、日、東、照、廟、辭、征、夷、大、將、軍、而、讓、台、德、廟、十、五、日、拜、台、德、廟、征、夷、大、將、軍、聽、駕、牛、車、出、入、禁、闕、二、十、六、日、台、德、廟、牛、車、以、朝、公、亦、從、駕、十八、日、公、又、從、台、德、廟、而、朝、拜、謁、帝、及、親、王、五、月、十、八、日、山、口、直、友、贈、書、於、公、曰、明、日、幕、府、將、召、公、賜、茶、且、此、日、賜、醵、雞、皆、使、和、久、甚、兵、衛、尉、齋、之、即、日、公、入、拜、命、之、辱、明、日、公、朝、伏、見、城、台、德、廟、召、公、於、茶、亭、賜、饗、親、點、茶、以、賜、之、亭、中、裝、飾、茶、器、之、美、又、不、有、類、矣、既、還、復、入、拜、龍、遇、之、厚、七、月、有、命、曰、明、年、將、築、江、都、故、轉、漕、大、石、於、江、戶、在、薩、摩、則、新、造、大、船、三、百、艘、以、獻、之、公、乃、奉、旨、下、令、於、本、藩、營、造、之、十、日、本、多、止、純、山、口、直、友、計、三、百、船、費、授、黃、金、百、五、十、枚、此、月、公、謁、東、照、廟、於、伏、見、城、賜、休、暇、又、加、賜、馬、一、疋、十九、日、發、伏、見、樺、山、久、高、伊、勢、貞、成、從、駕、鎌、田、政、近、代、樺、山、久、高、

而留_レ守伏見邸、八月公至_レ自伏見、九月朔日鎌田政近卒、於伏見、山口直友又遣_二和久甚兵衛尉_一本藩_一、至九月十五日書云、

東照廟今日出_二伏見_一、還_二關東_一、且營造之事不可_レ緩也、大久保忠

隣、本多正信亦贈_二九月二十五日書_一、封國所有之船可_レ載_二五百

石_一者雖_二商船悉以致_二之淡州岩屋_一、授_二之九鬼長門守_一、而久永源兵

衛尉、向井將監亦受_二大命_一、往在_二岩屋_一、宜_レ受_二其令_一也、板倉勝

重、米津諸右衛門尉亟_レ贈_二書_一、促_二獻_二大船_一、十一年正月所_レ新造_二石

船_一送_二淡路・油良・岩屋等之港_一、二月公將_レ如_二江都_一、十五日

京泊、比志島國貞・伊勢貞昌從_レ焉、松齡公使_二本田親商・伊勢貞

成及麾下之上數人送_二京泊_一、既而公開_二帆_一、三月二十七日至_二安藝・高

崎_一、逢_二三原諸右衛門重種之向使_一駿府及淡路_一、歸_レ乃附_二書_一、而呈_二松齡公_一、公既至_二伏見_一、遂將_レ述_二職於駿武_一、二都直友曰、二君近

日將_レ朝_二京師_一、不_レ如在_二伏見_一、俟_レ之、公從_レ之、乃發_レ書_レ告_二諸本多正信_一、比年公往_二來東西_一、且新造_二三百船_一、獻_レ之、其費用

不可_レ勝計、是以士大夫之有_二土田_一者皆多納_二貢稅_一、是以上下困弊、

然而無_レ怨者以_二公白寡_一私薄_二嗜欲_一、與_二衆同_一苦樂也、比年疏

球懈_レ貢、貫明公與_二松齡公_一再會議、欲_二先取_二大島_一、諸老臣皆聚

貫明公賜_二費備_一盛膳、而松齡公尚以_二白奉_一之厚、為_二非矣_一、節儉

如此則其無_二冗費_一也亦可_レ知矣、四月四日公詣_二愛宕_一、即日還_二伏

見、七日東照廟_一至自_二駿府_一、十九日公朝謁_二東照廟_一、二十二日

一作_二東照廟朝_一、皇朝、公亦從_レ駕五月十七日東照廟使_二安藤

彦兵衛_一賜_二鷹雞_一一、即日公入拜_レ之、此年夏新造_二城門橋_一、

六月六日畢_二功矣_一、有_二涉始之儀_一、六日公自筆書_二賜_二之紹益及樺山

久高_一、謂_二欲_二來年秋必先取_二大島_一、其不_レ可_レ遲緩失_二期_一是時松齡

公書至聞_二貫明公疾篤_一、公大憂_二之遂至_二忘_二寢食_一、而今又得_二

貫明公之一封_一、謂及_二祐乘法印來療_一疾覺_二頓快_一、故少緩_二必十七

日有_二命_一、公朝_二伏見城_一、東照廟賜_二偏諱家字及寶刀_一、長光一口、

馬一疋、乃改_二名家久_一、乃如_二山口直友_一、本多正純第_二拜_一、恩遇之

渥、直友正純亦贈_二書_一賀_レ之、先是藤次郎久賀妹_一、久賀

所_レ久賀_一於伏見、今茲以_二紹益之男河内守忠倍_一、住代_二久賀妹_一、忠

倍乃以_二六月十九日_一發_二鹿兒島_一適_二伏見_一、公嘗從_二飛鳥井雅庸_一、

學_二蹴鞠_一、七月九日雅庸贈_二書_一以_二許_二着_二葛袴_一、十九日公告_二歸_二本

藩_一、八月公至_二自伏見_一、山口直友_一時拜_二駿府守_一、贈_二九月三日之書_一、於紹益及

比志島國貞・伊勢貞昌・樺山久高_一、謂由_二本藩_一、所_レ獻_二石船之棹手等

材在_二江府_一、與_二他邦人_一有_二鬭諍之事_一、相獄十之監_二石船_一者_一、謂_二之

赤崎左近法當_一賜_二自盡_一矣、然方_二本多正純・井上志摩守_一訊_二事之

所_一、由起_二左近之所_一言大有_二理故大感_一之乃以_二狀聞_一之、台德廟、

以有_二左近之死_一、縱_二婦之_一、正純等所_レ為_二我保護_一者亦有_レ之、遣_二

使_二謝_一、正純等_一可也、公從_レ之比年使_二我親屬子弟代_二實_一於伏見、

十月山口直友以_二代_一實之故_一遣_二和久甚兵衛尉_一至_二于本藩_一、且告_二

東照廟以九月二十一日既自伏見城趨關東道途平安、公
在伏見之日謂日琉球王近年背盟漸懈貢獻數召不至、願來年
遣兵以問其罪、東照廟台德廟皆許之、於是豫有其備、八
月大明商船至于琉球、公聞之多渡封內商船、乃以此事告
山口直友、直友報之日渡商船、審彼之動靜、可也機不可有
失、將命諸侯築駿府城、公亦在其數、然以明年將興
兵討琉球、故幕府有命止駿府役、夫犬追物射之道所
由來者舊矣、及鎌倉右幕府之時其術益隆于世、我得佛公
者即右幕府長子也、當時長此術子孫相傳以至今日、是以我
邦君方繼世有國之日、必有犬追物射之事、三日謂之代始
犬追物、公襲封之後國家多故未有此事、今茲十一月二十五日
至二十七日而三行之、又吉常久三郎次郎
倍圖書頭忠、佐多又太郎忠充、伯耆守忠政生、常陸介久政、久政生
江守久元、忠長第二子為近江守武久嗣者、藤次郎久賀、喜入攝津守忠政
季久子後、兄忠信早死、故復還為忠長嗣、
改忠續、町田勝兵衛久幸、伊賀守勝久生、長門守忠榮、忠榮生二兵部左衛門
綱、久幸忠綱母、新納拙齋、伊勢平左衛門貞成、仁禮舍人佐賴景、吉
弟嗣忠綱者、
利木工右衛門尉忠張、下總守
增宗第、川上式部太輔久國、左近將監、川上十郎久慶、後改三十郎左衛門、
三原次郎四郎重庸、後改三左、澁谷三四郎重將、相良新右衛門長泰、
北鄉掃部助久村、雲第、川上雅樂助久德、比志島官內少輔國隆、國貞、
子

本田彌六親正、新納勘解由次官久宣、川上左京進久林、左京亮
助左衛門久兼、村田刑部少輔秀經、鎌田玄蕃允政朝、刑部左衛門尉政廣
政朝即政常之弟、而嗣其後者、川上喜左衛門久幹、本田與兵衛親政、川上六郎兵衛
忠實、弟子丸右京進成與之、而北鄉次郎忠能進退應機其技為
最巧、公深感之特賜感贖以褒賞之、公今年冬將如江都、
台德廟聞之乃下命日季冬寒烈風波時起而渡遠海就長途、
則不可容易也、俟來年春和之時而至亦不晚矣、於是遣比
志島國隆于江都、因本多正純、土井利勝拜之、正純乃以聞乃又
有命日、我於薩摩守豈有疏略之意遇之、無與大御所
東照廟稱之時異也、俟仲春或季春天氣和平、發藩國四月至
江都可也、正純利勝承旨作書附國隆還之、十二年二月
朔日大夫人薨、法秀實窓、芳真大姉、三月六日、清須下野守忠吉、台德廟、薨、片
桐主膳正貞隆贈此月十六日之書以赴之、公即遣使於駿府弔
東照廟及台德廟、閏四月八日越前中納言秀康薨、遣使於駿武
二都弔之、諸縣郡大崎飯熊山別當先是為一先達官近失其官、
是以公為贈書於聖護院雜務坊以為請、明年七月許之先達官、
六月二十七日公發鹿兒島赴京師、八月公至伏見、此月朝
鮮遣使來聘、使者朝伏見城、此日公亦朝、九月公始朝于江
都、謁台德廟、未有邸宅、館於真福寺、賜豐島郡芝宅地、
冬公告遣藩國以伊勢貞昌為國老、十月九日駿河便殿災、

松平河内定勝、家臣水野甚左衛門以書告伊勢貞昌、二十八日伊集院久治癸亥稱卒、十三年二月駿府使殿成、乃以三月十一日當落成、故東照廟春不朝京師、是以有宥命、公亦無述職之事、山口直友贈書曰中山王有婦順之意乎否、頻遣使催彼之來朝、公與貫明公共遣使於駿武二都賀新年、喜入忠政為貫明公之使、常陸介常久又吉常久改稱常陸介後改下總守為公之使、感獻太刀一口、馬代黃金二枚、緋縷子十端、公別獻白銀千枚、叶去年十月駿府之災、二使以三月二日發國府、二十二日到于大坂、四月朔日出于伏見、俟物品成備、而十四日發伏見、大坂知邸藏奉行即川東善左衛門尉時弘亦監獻品、與二使同行、二十三日到駿府、山口直友使其近臣知久傳五來勞之、其后傳五再來告二使、速至直友宅、一使乃如直友邸獻、一公所贈太刀一口、馬代銀十枚、單衣二領、二使亦各獻太刀一口、馬代銀一枚、綴子二疋、明日二使又造本多正純之第、亦同前日、二十八日正純贊使入謁、東照廟獻、二公所獻物品、亦自獻太刀一口、以獻謁、五月三日召授回簡、公所獻之白銀惟止百枚、還九百枚、十六日二使將適于江都、往告正純直友、正純直友使二使贈衣服數領、正純又告常久曰、廟有近侍小臣落合長作、有罪欲放之鬼界島、卿等歸至伏見、乃將托之、以致西海也、常久諾之、十七日出駿府、二十一日至江都、明日日本多正信使小佐

手助左衛門尉勞之、二十三日朝二使造正信及大久保忠隣、上井利勝之第、有獻亦猶於正純直友、此日遂入謁、台德廟亦猶於東照廟、亦唯止白銀百枚、還九百枚、幕而乃退、明日乃適正信第拜之、台德廟使正信賜單衣十領、馬一疋於常久及忠政、且授田翰、二十七日辭江都、經木曾路、六月十一日到伏見、二十一日和久傳五受山口直友之令、至伏見、授東照廟之書、二十八日和久傳五佐々井喜兵衛尉來傳直友之令、H、常久在駿府之日既有正純之令、有人盜黃金釜、不知其為誰落合長作等當直無所逃罪也、故放諸喜界島、常久衛護之、以送致之、常久諾之、且日今祝罪人執之囚輿、惟我本藩遠隔山海、如此而久困之、罪人或致疾、請自此去囚輿、以送致耳、萬一有失常久當其罪、人諾之、晦日至大坂、七月八日出大坂、二十一日至國府、復命、明日至平松謁、松齡公、二十三日歸鹿兒島、明日常久入獻酒肴於公、反命、乃放長作硫磺島、今茲二月朔日以大夫人小祥忌、公日造不斷光院、詠和歌、以賜純譽上人四代、侍臣等多次韻作詩、詠歌、公欲新刻阿彌陀像、安上之、及命三原諸右衛門重種後利備中守、裁之重種乃使森喜右衛門細工奉行、命京師佛師康敏、刻佛像及大夫人神儀、夏安、佛像及神儀於不斷光院、公信太元明王建殿於京師、理性院、去年經營之、今茲功成莊麗、願中一山、理性院贈書謝之、公之始朝

江都也、賜芝邸宅、使鎌田加賀守政在鎮田通清之孫藏人太夫光政第二子、彈正左衛門尉政重十二世之孫營作屋舍、此年秀滿病痘、公乃遣使訪之獻毛氈及丁香等物、三月駿府便殿成功、及有落成之儀、欲往賀之、先贈書告、本多正純、東照廟聞之、命莫自朝、京極若狹守忠高臣、沖長門守後號道樞、有罪本多正純率命、錮之薩摩、山口直友使人送致薩摩、公與松齡公議、創建一寺於高野山、遣成正院賴實於高野、與檢校大僧正政通謀相所於蓮金院、改建寺、夫蓮金院者、往昔鎌倉石幕府所建也、我得佛公者、幕府之長子也、如今改為我寺、者亦似有故矣、賴實因檢校告於主、以白銀三千兩、價院地、營作一寺、在紀伊阿良見莊、買二十五石土田、以附之、至什物府庫、無不備矣、山口直友者、先是為伏見城代、任滿將、歸贈書於公、曰、向聞中山王將以六月來朝、遲延至于今、宜類催波之上道、痛譴之、公從之、然中山王不肯來朝、故公遣使者請渡軍於琉球、東照廟亦是之夫琉球之距我國三百里、而在于南海中、彼國開闢而有天孫氏者、有之、其地蟠延于萬濤間、若吼之浮水中、因名曰流虬、保元之亂、鎮西八郎為朝見放於伊豆大島、二條帝之永萬年間竊乘舟順流而求至于流虬、改名流求后室大明神武十六年、皇弟改二名、至琉球、謂古典、所謂大琉球是也、流求之人未知征戰之道、見為朝武勇、無不畏服者、為朝通于大里按司妹、乾道二年六條帝仁安元年、丙戌歲、生男名尊敦、久之為朝婦心不止又竟

乘船而歸矣、尊敦母居于浦添、漸長舉止異常、才器出群、南宋淳熙七年日本尚食帝治承四年、庚子年十五國人尊為浦按司、政治有法課農桑恤困窮、流求氏大悅、時天孫氏二十五世為逆臣利勇、見弒立浦添按司為中山君、是日舜天王、為人寬弘雄才大略國人歸之、右賢上生肉角結髻其上以掩之、國人化之結髮者始于此至第六世正統譜為二第、四世者未詳玉城王、世襄徽國中爭戰殆數十年分為二、日中山日山南日山北玉城世子西威十德不明國人多叛之、慶後諸按司廢其世子皆推尊浦添按司為中山察度王世子武寧王嗣位亦不明也、尚巴志為山南王克行四方歸之、乃發兵統三山六世尚德王亦不君也、國人歸于尚圓尚德卒、群臣弒世子立尚圓七世為之尚寧、先是琉球既為我附庸、永享年中將軍義教以琉球賜於我大岳公也、世々有貢獻船書青雀黃龍號之文船、此年漸懈貢、東照廟既統日域威振於海外、公受命屢召不至、故先是既請討琉球以問罪聽之、故今茲公使樺山久高平田增宗伐琉球、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公及貫明公松齡公造軍令授之、一口主將所命莫違、一日國家固禁鬪爭軍中尤當慎之、若有鬪爭之事姑忍之其狀稟之候之決、若私決有傷害人縱有道理豈是以罪之無若、三日銃手者莫獵射禽獸、或縱射銃把徒費火藥銃彈、四日船出入往來當齊整不可間疎以後期、五月去巳之行與

他之伍者有罪、六日凡島嶼之服我者不可有犯之、未至大島、而凡所繫船皆禁、侵掠、七日神祠佛寺莫有觸犯之、八日海陸會戰衆未至、以少寡不可禦進戰、衆皆至一時進而致全勝、九日典籍佛經等物勤莫散亂、十日不可有殺不事、十一日不審順風不可出船、十二日不可有獵執島嶼人以歸、十三日凡上所使令不可有違、本田伊賀守親政、市來備後守家政、市來八左衛門家繁、有馬次右衛門重純、長谷場十郎兵衛實純、山鹿越右衛門鎮幸、本田彌六親正、顯姓主水親智、平田民部左衛門宗位、伊地知四郎兵衛重賢、白坂式部篤利、毛利内膳元親、村尾源左衛門道笑栖、柏原周防入道有閑、伊集院平右衛門久元、佐多越後忠增、東鄉安房入道休伴、兒玉四郎兵衛利昌、川上掃部直久等從、其兵三千餘人乘艤艘百餘艘、三月四日朝解纜出山川、公與松齡公臨海濱、送之先降大島、直赴德島、島人固拒之急逼、擊殺數百人、島人大恐僉從服、永良部島亦聞風從靡、於是進戰艦、到于運天、國王之弟具志頭乃三司官浦添名護、謝那等掉扁舟來使、僧西來院請降、然未許之、二十日岩切彦兵衛國信至、連大日、公憐將士遠渡波濤、暴露外國勞之賜酒三十樽、賜書於久高、復有軍令、一日琉球若請降早許之不可有異議、二日我軍既得意則速班軍不可久留、比至六七月必歸至、三日執琉球貴族及諸島頭目者為質、以歸至琉球及諸島事

務者、將於鹿兒島定之、四日若或有國主固守城不降者、悉放火城下、唯存孤城、直引還、但執諸島質、而以歸、五日收米穀者須輕、先是琉球之於所、飲既而久高、增宗移戰艦於大腕、明日將到那霸、有告設鐵鎖干津口守之者、四月一日分軍於海陸、進放火焚民屋、直入都門、國人拒之我軍急擊走之、遂圍首里土城、中山故曰首里、欲急攻破之、於是國王尚寧諸降、久高受之乃使飯牟禮紀伊介光家、貴島采女賴張還於鹿兒島、奉捷書、於是公遣使告江都及駿府、東照廟、台德廟深感其出兵於異域、而成功之速、賜褒書、台德廟又別下命賜琉球於公、且二廟更賜書於貫明公、松齡公、深褒其成功、久高、增宗以尚寧及按司三司官等、五月五日出琉球、二十五日振旅歸鹿兒島、公賜樽酒、以犒兩將及衆、且賜褒書、賞賜亦各有差、六月十四日山田有信卒、去年秋、公贈書於醍醐山理性院、請傳大元明王之法於本藩、僧理性院許之、今茲簡一乘院往受其傳、八月、貫明公來訪、公請為和歌會、侍臣多與之分題以詠和歌、公甚興之、京師官女廣橋寺局五人通、猪熊・烏丸・飛鳥井・難波・大炊御門・花山院・德大寺・松木及義安、備後等頗有醜聲、帝聞大怒乃勅於駿府使東照廟誅之、廟乃召京師城代板倉勝重、諮之、猪熊某大懼潛逃、竄乃物色旁索諸侯之國、卒獲諸鎮西、九月二十三日勝重還京師、奏放五人女

於伊豆大島、流花山院於夷島、放飛鳥井少將於隱岐、置松木及大炊侍從、於薩摩硫磺島、難渡者、執諸駿府、有島丸、德大寺、而猪熊、與兼安備後、殺之京師、送致松木、大炊御門於薩摩、及放之畿島、公以賜琉球將、往拜之、然以新服琉球止、公今年朝覲、修琉球政事、乃遣町田久幸、謝青貝、屏障及緞子十端於台德廟、佛草花、毛利花及硫磺千斤、屏障帛五卷於東照廟、二廟賜書謝之、去年正統、直友贈書於公、曰、明年春將使西北諸州侯伯城、尾張名護屋、故諸侯咸發、後遣名護屋、唯止、公名護屋之役、十五年正月直友贈書謂止役者、台命本善意也、莫疑怪矣、十日本多止純亦贈書曰、以勘合之末、成欲渡軍於大明、豫嚴武備以待、命後、公將朝次、伏見板倉勝重私言、公曰、向有渡師明國之命、而其實非渡、師欲免名護屋之役也、明年亦將有禁裏造營之事、使諸侯治之、唯在薩摩者、以其國之遼遠、不使與之、惟欲於日向之地、採松村、使以轉運、然營造之事未有定、命時有勝重之屬吏在座、謂某向侍、大君御前有聞如薩摩者、遠在西海邊、特免其後役可也、大君若恤尊公者如此矣、多莫勞心也、五月十六日、公以中山王尚寧朝駿武、都、比志島國員、伊勢貞昌、三原重種、山田有榮從焉、六月十九日至大坂、尋出於伏見、留滯數日、七月二十日發、伏見東海諸驛豫有命酒掃道

途、修造橋梁、柔服遠人之禮尤至矣、八月六日到駿河、東照廟遣使勞之、八日、公以尚寧造朝、尚寧乃獻緞子百端、羅紗十二尋、大平布二百疋、蕉布百卷、白銀萬兩、太刀一口、公亦獻太刀一口、白銀千枚、俱謁東照廟、十八日召賜饗、有常陸介君、大納言、中納言、於鶴君、類房、之舞曲、賜貞宗之刀二口、小於公、尚寧之弟具志頭途遇疾、今也疾厚矣、不能適江都、留之駿府、養疾、平田阿波介宗衡監之、公以尚寧二十日發駿府、二十五日到江都、市廛衢里灑掃拂拭、士人警道路、老少男女充滿肆店、二十六日、台德廟使人勞之、二十七日又遣使賜米千俵、二十八日、公以中山王造朝謁台德廟、中山王獻緞子百卷、虎皮十枚、太平布二百疋、蕉布百卷、白銀萬兩、太刀一口、又獻太刀一口、緞子五十卷、太平布百疋、蕉布五十卷、於竹千代君、公亦有獻、九月三日賜饗七日召公於茶亭、親點茶賜之、十二日、公樓中山王入謁、台德廟山形駿河守家親贊、中山王十六日又召公賜饗、加賜刀二口、皆名劍也、號加賀貞宗於太長光、又賜馬二疋、號笠拔、皆名馬也、及賜櫻田之邸宅、是日遂賜告二十日發江都、中山王自東海還、公乃歸自木曾路、既歸鹿兒島之後、使中山王得不逾年而還本國、且割琉球地九萬石、以賜之、尚寧及琉球人皆扈躍而歸、公之趨木曾也、遣貞昌於駿府謝寵遇之渥、且贈本多正純烏銃二十挺、硫磺百斤、平田增宗

者我世臣而世委「任於國老」，增宗有「怨」，公不臣狀斬覺，故此年夏六月十九日增宗自「清敷」今改名「穗島」，增宗地三頭于此。將之「私邑郡山」，過「土瀨戶」使「盜放」鳥銃射殺之。押川公近及入來行司桐野上九郎左衛門射殺之云。五和國俗日與南蠻。使人來聘，六月至，我封內「送」致之駿府，七月朔日五和國使入謁東照廟，尋又如「于江都」，公獻「史記」通書疑當作「通鑑」。各一部風鈴、玉燵籠、台德廟賜書謝之，去年公發兵不日降「琉球」，安南國東京主懼今茲秋遣使通好，船至，我封內，贈「異財珍禽等物」，此所「前代未」有也，公告「事駿府」送「致使者及財物」，右馬允忠興亦與「諸侯」城「名護屋」，福島正則、寺澤忠成遇「忠興」頗加厚，公開之贈書以謝之，八月中山王尚寧弟具志頭卒，于駿府寓居，本多正純使「平田宗衡」以「具志頭之從臣」還，九月公與「本多正純」交盟，皆以「無貳」縣官、伊勢貞昌亦受「命與」正純，臣內田織部助直定「交盟」，十一月九日圖書頭忠長卒，本多正純贈書罷渡兵大明，十二月十一日公船過「筑前源界洋」，遇「颶風遽起」，衆船皆泊「相島」，然風益急，衆船敗沒，於是公與「從臣」僅逃「鳥嶼」，唯肝付伴十郎兼幸溺死，迄「僕隸」下人死者十餘人，明日發書告「事於」貫明公、松齡公，既而借堅艦於細川忠興，以得「歸」，十六年正月公遣「高崎彌六能乘」獻「太刀一口、馬代銀百枚」於「台德廟」，以賀「歲首」，二十一日貫明公薨，此年公使「正」琉球諸島經界，定「欽法」，我國多「大山」，今茲京師土木之工興，使「公獻」材木，公乃

使「柏原周防」入道，有閑士持左馬權頭盈信監之，二月板倉勝重贈「公書」曰，今茲東照廟將「朝」京師，故諸侯輻「輳」京師，公乃以獻「材木」有「宿命」莫朝「京師」，此年公將「述」職駿武二都，先發書告「本多正純」，東照廟又下「宿命」，使「正純贈」書止「公之朝」，公獻「硫磺」，東照廟「稱」之「鷹目」不混于砂石，殊「乎常品」，故甚協「廟意」，後陽成帝諱周仁。欲讓位於皇太子，故二月東照廟朝「京師」，事聞「本藩」，於是公遣「町田久幸」聘「京師」，二十八日東照廟與「豐臣秀賴」會盟于二條，四月中山文船至，公乃因「山口直友」以聞「東照廟」，直友乃遣「和久甚兵衛齋」回輪於本藩，冬送「致中山使於駿府」，十二月使者至「駿府」獻「藥物及中山方物」，貫明公凶問致「江都」，故「台德廟遣」揖斐與衛門尉齋白銀千枚及書至本藩，青山圖書助亦贈書於比志島國貞，以弔「公秋」，公遣「山田有榮」聘「駿武二都」獻「方物」，「台德廟許」有榮執「謁」中山王尚寧，既得「歸」琉球，此年既獻「文船」尚寧及諸按司又皆作「盟書」獻之，見「長」為「本藩附庸」，敢不可「有貳」之意，遂為「琉球承」世之始獻「盟書」之例，秋中華船來「本藩」獻「中華新奇小壺」二於「台德廟」，先是文祿三年故「豐臣太閤命」細川玄旨定「薩隅及日向諸縣郡田野欽法」合之，為「五十七萬八千七百三十三石」，在其內，「万石」為「直隸」六千二百石賜「石田三成」三

千石賜_レ玄旨、以_レ其餘五十五萬九千五百三十三石、賜_レ我、慶長四年、松齡公歸_レ自朝鮮之役、五大老以其功最高、悉賜_レ薩隅諸縣土田及寶刀、以賞_レ之、今公既襲_レ其封、然三國本非_レ膏腴之地、加之、向所建_レ經界、或有_レ長短廣狹之不_レ均者、不能_レ無_レ黎民苦_レ賦歛、士大夫匱_レ資用者、是以_レ公乃降_レ命、檢_レ察薩隅諸縣土田、新建_レ歛法、十一月十八日、公使_レ安_レ貫明公影像於高野山蓮金院、公以_レ貫明公遺命、獻_レ長光刀左文字脇刀丁、東照廟、定家色紙茶壺及來國次刀于_レ白德廟、去年八月、東照廟命_レ山口直友、贈_レ公書、求_レ琉球草花、今茲春、公告_レ琉球、令_レ獻_レ異草、秋悉獻_レ之、公向承_レ命、伐_レ封內之材、致_レ之京師、比來轉漕致_レ大坂、悉授_レ之有司、此歲以_レ町田圖書頭久幸、町田氏十四世、石谷伊賀守海久町田、忠榮生、兵部左衛門尉忠梅、忠梅生、出羽守久倍、久倍生、左京亮忠綱、久幸即忠綱之子、為_レ國老、十七年秋七月、公使_レ伊勢貞昌、聘_レ駿府及江都、貞昌先到_レ駿府、因_レ本多正純、獻_レ伽羅一斤有半、沈香一斤、緋縮子二十端於_レ東照廟、有_レ命許_レ貞昌執_レ謁、貞昌又授_レ正純、公之書、既而八月至_レ江都、因_レ本多正信、獻_レ虎皮二枚、大鵝絨二十卷、縮緬二十端於_レ白德廟、貞昌又授_レ正信、公之書、且說曰、寡君荷_レ兩太君之殊遇、不知_レ所以報_レ之、寡君歲歲幾四十、而未_レ有_レ嗣子、伏願賜_レ國若君_レ為_レ嗣、先是寡君既與_レ貴翁_レ言_レ諸駿府、及于今、未_レ聞_レ其報_レ也、尚貴翁道_レ達寡君之誠意、使_レ有_レ聽_レ之、正信聞_レ之、日向_レ公之所託我

何以遺_レ之、一月、大御所_{東照廟時稱_レ大御所、}將放_レ鷹於江都、及_レ此時、兩君將_レ相會、吾為_レ公語_レ之、然昔日_{十五}公之在_レ江都、日吾已告_レ其請於_レ將軍、將軍曰、陸奧守未_レ為_レ老數年之間必有_レ男焉、若無_レ有則宗族之中豈無_レ可_レ嗣者哉、不_レ聽也、吾既已_レ以_レ之告_レ公、且公賜_レ告_レ之曰、將軍亦親與_レ公言_レ之、吾與_レ聞_レ之、今又請_レ之、決不_レ為_レ聽也、足下曠_レ日留_レ於東都、不_レ啻無_レ益又非_レ所_レ其宜也、不_レ如_レ疾還_レ以_レ我言_レ告_レ於_レ公、乃授_レ回翰、貞昌遂發_レ江都、如_レ駿府、正純亦授_レ回翰、貞昌歸復命于_レ曰、於是時島津氏其危哉、及々乎、夫、得佛公百世之業將_レ棄_レ于此矣乎、是時、東照廟始得_レ天下朝廷實不_レ有_レ復權詭之風也、若許_レ公之請、則三國其德川氏之物而非_レ復島津氏之有_レ也、是豈非_レ德川氏之利_レ乎、二廟盛德不_レ苟利_レ人之有_レ、而使_レ不_レ失_レ祖先之業、昔鄧子私_レ其所_レ愛、以其外孫_{鄭子女婦_レ、}為_レ嗣、孔子作_レ春秋、以為_レ宮人滅_レ鄧近黑田氏以_レ德川宗_{少君之子_レ、}為_レ己子、以其孫女_レ配_レ之、黑田如水不_レ祀忽諸、以_レ春秋、視_レ之曰、滅_レ其國者也、舉可_レ嘆哉、而自以下_レ皮鞍覆_レ貳_{鎗_レ、}為_レ榮者何其愚也乎、公所_レ分_レ給於士大夫、為_レ三十二萬五千五百四十石餘、點_{檢國中軍用_レ、}其在_レ府下_レ者、為_レ騎三百人、步士三千五百人、步卒八千二百五十人、步卒執_レ旌旗_{者_レ、}千五百人、丁夫五千人、此外船主、水手五千人、其藏在_レ官府_{者_レ、}為_レ旗三百八十鳥銃八千五百弓、二千五百鎗二千五百、所_レ散在_レ諸邑_{之士卒_{一萬二}}

千二百二十人、封邑者不與之、鑑八百九十町・八千七百七十畝、三千五百十三鳥銃・七千二百九十六銃彈火藥稱之、鎗四千八百四長刀二百六十一、是亦居治不忘武之一事也、以三原備中守重種為國老、十八年、公將述職駿武、都遣別府舍人因本多正純、請期又有有命止、公之朝、乃遣伊集院半右衛門久元拜命、先是、公妹千鶴君久賀江都、公憐之屢賜書以勞之、敷根仲兵衛賴兼驍勇之士也、先是屢有戰功、公及松齡公之寵遇亦厚矣、而却遺其恩、漸有不臣之狀、六月殺之福山、是歲山口直友來肥前長崎、禁耶蘇邪惡教、公預遣三原重種往勞之、且以有馬地邪惡之徒多慮其或為變、乃又遣本田伊賀守率衆往守之、然直友處置得宜郡邑自靜、是以直友止本田之行、公深憐妹千鶴君遠賀丁江都、贈之書以勞之、且在日向梶野村賜二千四百石土田、九月、公又贈本多正信・酒井忠世盟書、以見無貳於大家、豐臣太閤既薨人心遂歸于東照廟、秀賴威權日衰大野修理亮治長等不為快之、陰勸秀賴令反今歲秋縣洪鐘于大佛殿、使韓長老銘之有國家安康之句、暗咒咀東照廟、竊有告之者、是以遂與秀賴有隙秀賴懼片桐市正且元、其弟主膳止元重・大野修理亮治長等謝之、韓長老亦從行至韓子驛館・德願寺、乃使人告之本多正純、東照廟聞之使正純及安藤直次成瀬・政成及傳長老、責秀賴在入坂專聚

流亡之士、月習武技繕武器、其狀如亂之將且夕起者、上下無不怪疑者而加之近、大佛鐘銘有咒咀之意、乃先執韓長老且元等謝之不聽自四月至七月、故請歸治長元重於大坂、且元獨止俟命、九月本多正信及天海上人訪且元於德願寺、正信謂且元日以鐘銘咒咀關東聚流亡之士備戰爭者事已顯然也、上下大疑之如此則兵亂必有於近也、願足下深謀遠慮以安天下人心可也、且元日安人心之謀愚慮之非所及也請問之、正信日安天下人心者有三擇以用其一者人人自安耳、其一大坂城者要害也、豐臣君據之是以世人皆疑其有反心、君若青移居於他城地世人之疑忽解其二者、今豐臣君與新將軍則有舅甥之好也、數朝聘關東修親親之義、世人之疑亦自解其三、豐臣君之母者新將軍妃之姊也、稱訪妃之起居來居關東、世人心自安、此三件之內豐臣君簡許其一則信太平之基也且元諾之於是移且元之館於駿府、九月九日晚東照廟召且元責以下聚流亡之士作鐘銘以咒咀且元陳謝此皆以所無讚之廟又責向三件以何許之、且元乃以下淀殿質於江都應之於是歸且元於大坂秀賴及淀殿怒且元之專討之、且元奔私邑茨木石河伊豆守貞政亦以黨片桐秀賴又將誅之、貞政山奔境是以大坂城中大騷動、秀賴謂事既如此關東兵至必矣、不可無備乃命大野治長蓄兵飢且移徵募兵、真田左

衛門佐幸村・長曾我部宮内少輔盛親・毛利豐前守勝永・明石掃部介全登・仙石・宗也、後藤又兵衛尉基次・御宿越前守正倫等有名諸將多至、亡命之士相聚未幾、乃至六方餘人、秀賴又贈書故大閤恩顧之諸侯、以興兵威不肯、九月秀賴贈公親筆書、使高屋七郎兵衛尉齋之、來請援、公辭之、秀賴又使高屋贈書、且正宗脇刀、強催公上道、公復辭謝返刀、秀賴又遣川北勝左衛門・頼招、公於是十月三日贈書大坂云、方今殿下將有事於東國、某亦速至大坂以同血社稷、竊謂臣父義弘向應石田三成之促、與東國軍戰于關ヶ原、親侵矢石、粉骨碎身以報故大閤之德、而我軍大敗僅以身遁薩摩、遂得罪於關東、矣、當此時我國之殆實如累卵、我祖宗百世業將滅於是時也、然幕府之大德使臣不失祖宗之封國、併有義弘之罪、此實繼絕興亡生死肉骨也、是臣之所不忍倍東國也、謹反正宗寶刀、若有復之者、終不能從也、乃遣鎌田左京亮政喬・猿渡新助信元齋・秀賴之書駿武以見不武、乃先遣三原重種男左衛門佐重饒如大坂・援中東照廟之軍、公亦聚兵至高岡以俟命、重種以十二月十二日至大坂、入茶臼山平野兩營、拜東照廟及台德廟、乃使重種陣于尼崎之傍河中洲上、而十二月五日公至日向美津、武井利兵衛又齋・秀賴書來、命東鄉肥前守重位・別府信濃守景親捕武井及其徒九人、遣景親獻俘於

東照廟、方是時板倉勝重贈公書、使疾進兵至大坂、時關東大軍充滿大坂、城兵屢失利、東照廟數遣使於城中求成、秀賴不肯、東照廟乃簡銃手數十人、自一片桐且元之陣、浪放大銃百許、射殺淀殿侍女數人、後宮騷亂、淀殿又自御樓上望關東之大軍、大軍、大懼頻勸秀賴行、成、於是二十日秀賴與關東成、日約隕外郭牆、填塹、此月九日公浮船於日向細島、雖然冬風波不穩、至二十九日僅至豐後森江、繫船、明年正月本多正純・山口直友贈書以和平既成、使公速班師三原重種亦獻書而告和平成、於是公復書正純・直友賀之、遂班軍、景親乃以十二月二十九日以竹屋到大坂、與三原重種共詣天主寺營、告事於山口直友、時東照廟已班軍、山口直友與本多正信議、使佐々井喜兵衛引景親如駿府、正月景親至駿府、獻竹屋、二月二十二日召景親許執、謁初大坂和也約、塹外郭之溝、東國之諸將令衆墮牆塹、塹直毀至內城、大坂諸將制之不聽秀賴使伊東丹後守・青木民部少輔訴之、東照廟二使追及岡崎、告廟曰、去年公所賜盟書亦曰、塹外郭之塹今悉毀內城之壘壁、塹塹何也、東照廟聞之曰吾初命毀外郭、今及內城者諸將之誤聽也、於今無奈之何也、惟有新將軍之復興營作以復舊耳、遂遣二使、今茲暮春大坂城中專調練軍馬、故世皆大疑之、於是大坂及京師商賈、或有避亂通鐵山林者、事

聞關東。四月、東照廟如尾張、遂入京師。先是秀賴遣使於駿府、請曰、去年之兵亂攝津・河内人民離散、貢稅不納、無以給於諸士。願更賜土田、得養家衆。廟未有答、故遣使於京師。復請之。廟不聽。日去年之亂、人民離散、信有然也。然至今猶多食流亡之士、幾万人也。是國用不給、固其所也。而以此衆日試武技、習進退、是亦奚為也。乎是以人人自危、日域無一日安。惟秀賴姑移國於大和郡山、安人心可也。使者還告秀賴。秀賴不聽。遂聚兵保城、備東兵。四月本多正純・山口直友又發書促公上道。公以五月五日、將兵一萬三千八百人、發鹿兒島、自京泊浮海至肥前平戶。時關東大軍既入大坂、後藤基次・木村重成・薄田隼人正義相奮戰死之。真田幸村獨大進、兵直衝中堅、敗之。東照廟懼、藏其職、避之。會加藤嘉明・黑田長政拒之最勤。真田亦死之。於是大坂衆軍亂走。東照廟益進、兵大克之。七月城幾陷。東照廟姑止兵、遣使勸秀賴降。八月秀賴及淀殿縱火自殺。大野治長出秀賴妃、自以為功、欲被赦不聽。故又死於城中。遂捕秀賴嗣子八歲、斬之京師。六条川、又捕長曾我部盛親於八幡、斬之三條川。此役也、唯伊達政宗見神保長三郎率二百七十人過陣前、誤為大坂將、擊之幾悉世皆唾之。於是五月九日直友發書告公曰、五月五日、東照廟及台德廟進兵於大坂。七日、前軍入城、明日秀賴及淀殿自殺、及大野治長等悉死。公宜止。

大軍自疾至賀之。於是公止數百之驍驍、僅率一軍、昼夜進船。然風不順、至六月二日、乃至於尼崎。其夜直如伏見。東照廟遣使勞之、且辱下。命日聞卿陪道來、故乘馬未至、我有驢騾、駁致之卿之所、從其所好、以簡一疋。公乃賜驢一匹。五日、公入拜賀。東照廟廟接遇特厚。十二日、台德廟使上井利勝來曰、卿至之前、予遇有微恙、未及面接、故遣某以勞之。公恭謝。命之辱、乃還書而告事於松齡公。浮田秀賴臣玉川伊豫守義則、避玉川、今冒本鄉氏、善射者也。向關ヶ原之役、秀家喪國、依薩摩。義則從至。公學射於義則。有年。此年三月、義則死。公聞深惜之。公之在京師也。二廟恩遇特厚。屢招延觀舞樂。七月十三日、皇帝改元和。九月二十一日、夜將半、松平長門守秀就之江都邸失火。火遷松平上總介政宗及鍋島月後守勝茂邸舍。餘焰延及我櫻田邸。留守老臣三原重種及上井里兼令衆防之。然風急須臾之間、家屋皆為燒上。十月十一日、公下令使大坂離散衆無琉球。一年春、東照廟遭疾。二月、公如駿府。伊勢貞昌從賀。十六日、自京泊浮海。三月十日至大坂。明日如京師。見板倉勝重。訪東照廟起居。十四日、早發京師。十九日至駿府。東照廟台德廟聞公至、大悅之。乃使土井利勝來勞之。二十一日、公入謁二廟。三月二十七日、皇帝使廣橋某・烏丸某聘駿府。拜東照廟、大政大臣。敕使朝駿。

府公亦奉^レ命[、]東帶侍[、]殿中[、]四月朔日[、]台德廟使[、]土井利勝賜[、]公吉光脇刀及馬時服[、]還就[、]國[、]公乃入拜[、]命[、]八日[、]公入告[、]別比口[、]東照廟疾大漸[、]乃召[、]公及松平肥前守利常[、]松平陸奥守正宗[、]細川越中守忠利床褥之下[、]以為[、]訣[、]咸賜[、]之寶刀[、]公乃賜[、]彌正宗脇刀[、]咸涕泣而出[、]本多正純繼告[、]公曰[、]大御所之命也[、]公從[、]是速還[、]國假使途中或有[、]聞[、]計直歸[、]本國[、]至[、]來歲[、]直朝[、]江都[、]以修[、]舊好[、]所[、]託在[、]茲耳[、]莫[、]遺[、]遺命[、]公領諾而出既而[、]公遂發[、]駿府[、]而赴[、]京師[、]此月十七日[、]東照廟薨[、]二十日凶聞至[、]京師[、]板倉勝重乃傳[、]令[、]凡諸侯在[、]京師[、]者使[、]不[、]敢走[、]喪[、]於駿府[、]而皆修[、]己以得[、]煇[、]公乃遣[、]使贈[、]書於正純父子及安藤重信[、]以吊[、]之[、]此年六月二日[、]世子[、]虎壽丸[、]生[、]先[、]是大明之商舶往々來[、]我薩州[、]相貿易[、]今茲[、]縣官下[、]令置[、]異域館舍[、]於肥前長崎[、]以商[、]確貿易之利[、]作[、]禁令[、]以示[、]西方諸侯國[、]雖[、]有[、]遭[、]颶風[、]迷[、]針路[、]漂流而至者[、]送[、]致之長崎[、]六月本多正信卒[、]計至[、]公遣[、]使贈[、]香奠銀百枚[、]正純辭謝不[、]受[、]先[、]是禁[、]伴天連宗門[、]有[、]以幾里須船尚來者[、]或至[、]薩隅之間[、]者送之長崎或平戶[、]勿[、]得[、]於封內[、]相貿易[、]今茲冬[、]公將[、]至[、]于江都[、]台德廟下[、]省命[、]使[、]以[、]明年夏[、]至[、]乃遣[、]比志島國隆[、]因[、]本多正純[、]拜[、]之[、]二年正月述職東都[、]伊勢貞昌從[、]駕[、]二月自[、]大坂[、]至[、]京師[、]因[、]近衛殿下[、]訪[、]今上之安[、]上辱賜[、]箒[、]俗誤[、]號[、]之遠鴈[、]傳[、]之以為[、]重器[、]二月

十四日本多正純[、]安藤重信贈[、]書曰[、]向所[、]賜之封國朱印書及奉行其事者[、]郡邑土田之策合而致[、]之[、]其或無[、]奉行者之策者[、]唯記[、]郡邑土田取斂數[、]以致[、]之[、]先國史記稱[、]惟先是慶長十四年[、]公取[、]琉球[、]東無[、]他朱印書[、]今所[、]贈書謂[、]朱印者[、]通稱家[、]既言[、]之耳[、]然卒失[、]此時所[、]賜之華押書[、]後世無[、]知其由也[、]三月二十五日[、]台德廟遣[、]土井利勝[、]賜[、]公枝柿一匣[、]公乃使[、]獻[、]之[、]松齡公[、]此年中山王尚寧遣[、]使賀[、]世子生[、]五月[、]公朝[、]東照大權現宮於日光山[、]本口正純聞[、]之贈[、]公乘馬乃被服蚊帳[、]此行也[、]公道而每遇[、]佳景[、]輒詠[、]和歌[、]云[、]台德廟將[、]朝[、]京師[、]於是六月二日召[、]公賜[、]饗[、]且親下[、]命使[、]公先如[、]京師[、]加[、]賜正宗脇刀[、]有[、]行平太刀[、]名[、]矢[、]星驕駿馬[、]正[、]八坂[、]遂就[、]閣老各弟[、]拜[、]之八日發[、]江都[、]經[、]木曾路[、]至[、]伏見[、]俟[、]廟之朝[、]廟既至[、]伏見城[、]七月七日[、]公及諸侯朝拜[、]賀佳節[、]廟張[、]散樂[、]以覽[、]觀之[、]十八日[、]公又朝[、]伏見城[、]台德廟親下[、]命拜[、]公宰相[、]兼左近衛中將[、]賜[、]吉光之刀[、]公拜[、]龍遇之渥[、]亦有[、]獻[、]二十一日[、]台德廟朝[、]皇朝[、]公從朝[、]十七日[、]皇帝[、]御政[、]政仁即[、]使[、]西洞院少納言時直賜[、]公[、]後陽成帝宸翰[、]一軸[、]八月七日[、]公朝[、]仙洞[、]訪[、]後陽成帝之疾[、]此日少納言時直延[、]公茶亭[、]饗[、]之[、]此後日入[、]仙洞[、]訪[、]疾[、]且時有[、]獻[、]二十六日[、]後陽成帝崩[、]九月朔日[、]台德廟賜[、]公松平氏[、]拜[、]薩摩守[、]賜[、]貞宗

脇刀、公拜之、亦有獻、五月、台德廟賜、公薩隅及日向諸縣、郡、百六十四邑六十萬五千六百七石押字證書、謂之、御判物、夫三國者、右幕府所封、我得佛公也、然今、德川氏掌、握日域、以臨諸侯、於是新以此賜之、遂以為例、而大家每嗣世、賜之、皆加諸裝飾、卷軸之、而以藏之官府、而卒失此、卷實可惜哉、公告、歸藩國、十月入、鹿兒島、遣使於江都、獻花鹽及硫磺三百斤、以拜之、以下野守久元、為國老、四年正月、公遣使、獻太刀一口、馬代金二十兩於、台德廟、太刀一口、馬一疋於、嗣君、以賀歲首、二月、松齡公遭、病事聞、江都、三月有馬丹波重純死、初重純為、步卒將、從、公於朝鮮之役、屢有戰功、為人、忠信、敦厚、數十年之間、奉事、公、如一日、矣、故、公深惜之、冠、事、君、能致其身、六字、詠、和歌八百、以自惜之、聞三月、台德廟賜、公書、其意欲、養、疾、無、少懈、也、松齡公病未起、故、公贈書、本多正純、以、辭、述職之期、又別遣書於板倉勝重、請醫、乃使、壽德庵法印來治、六月、近衛殿下信尋附、書於法印、贈、公、以、訪、松齡公、八月遣、伊勢貞昌於京都、而謝、先辱賜書、且、公以、松齡公疾未愈之故、後、朝覲之期、二廟召見貞昌、曰、大隅守其宜、侍、床褥、療養之、力、母、不、盡、也、何為、遠勞、卿耶、貞昌拜謝而出、既而歸復命、壽德庵療、疾以來、漸覺、快、幾復、常、於是厚賄、之以還、京師、此年以、喜入攝津守忠政、為、國老、五年正月遣、使於江

都、賀、新年、亦有、常獻、台德廟方、此年初夏、將、朝、京師、因、令、諸侯、豫至、京師、諸侯輻、輳、于京師、公亦携、次子又八郎、五月發、鹿兒島、如、京師、下野守久元町田久幸從、駕、三月二十四日、公至、大坂、遂如、伏見、薩摩、甌島者隔、海上六七里而在、大洋中、中古、小河某有、之、不、奉、我政令、焉方、貫明公之時、收、之、移、小川於高橋、此後島無、主者數十年矣、愚民相聚、耕稼漁獵以為、生計、耳、公恐、逋逃之徒來竄或有、犯、耶蘇之禁者、四月二十二日撰、本田伊賀守親政、為、地頭、甌島置、地頭、始、于此、福島正則方、慶長季、多修、封內城砦、東照廟訊、其故、正則答之曰、是本修、元就之所、城也非、我所、新城矣、廟聞、之、姑措、之、不、問、至于今、猶有、不臣之狀、六月、台德廟取、正則之封國、而置、之於出羽、莊內、托、最上源五郎義俊、尚食、萬石、八條智仁親王請、與、公為、和歌之會、五月三日、公與、四辻中納言季繼、中御門大納言資胤、中院中納言通村、阿野中納言實頭、西洞院宰相時慶、西洞院新三位五辻右兵衛尉元仲、飛鳥井中将惟胤、藤右衛門尉永慶、綾小路少將高有、冷泉中将道賴、大弼忠定、久世少將通式、會、親王之第、連歌師昌琢玄仲亦與、之、詠、寄、道祝、有、饗、膳音樂、此月二十六日、台德廟入、伏見城、公出迎、之、山科、六月朔日朝、伏見城、謁、台德廟、有、獻、四日次子又八郎亦入謁、台德廟、亦有、獻、人美、其少年貫、進退、既、歸、贈、幣於土井利勝、

本多正純等拜執謁之忝、公數年之間相往來京師及江都、王事執掌、未嘗違于寧處、加之近海內又安人人漸好華侈、故又不能不同乎俗、車馬服飾飲食贈賄之屬比前稍為優、是以費用不給乃不得已而下令於卿太夫十及神祠佛寺之有土田者、以什之半、姑人之公、其在庶士下於百石者人三分二、在寺社、亦或人三分二、或悉收其上、在其都鄙唯祈願寺、菩提寺存三分一、禁復新置寺、其自卒伍以至厮養之徒、向有土田者悉收之食上之入、不如此則公室將日頹敗、今不得已而及之、公又自放婦後宮女大半、凡奉身者無不裁省冗費、大橋兵右衛門親正從肥後來巡視我封內、今茲七月二十一日、松齡公薨、八月計至京師、公悲哀不堪、台德廟聞之即賜告奔、喪乃發京師、此月季婦鹿兒島、細川越中守忠興父子遣使弔之、且贈香燭銀五十枚經部、台德廟使花房五郎左衛門元則來賜書及香燭銀千枚、元則既歸、公遣市來家貞於江都拜恩賜之辱、先是公所獻材木以贖贖二十艘、運漕之、悉達江都、今茲悉獻之、六年正月備前忠清卒、忠清者薩摩守義虎第三子也、初忠清兄薩摩守忠辰朝鮮之役得罪於故豐臣太閤、沒加德島、太閤遂取其邑、幽忠清於小西行長宇上城、關ヶ原之役行長敗死後移居熊本、貴明公憐之召還忠清、忠清在宇土娶行長之臣皆吉久右衛門續能女、生一女一男、慶長十四年一月還鹿

兒島、公嬖其女、生寬陽公及北鄉久直玄蕃忠記、遂為公次妃、及忠清疾病、公與次妃就其宅視其疾、既婦少間卒、公深憐之為詠和歌哀之、六月比志島紀伊守國貞卒、國貞歷事三世任國老、為人謹慎未嘗有過奉、上不貳先君後已、時納矩諫所仲益不為少矣、歲七十餘而卒、公深惜之為詠和歌祭之、此月公發鹿兒島、述職江都、伊勢貞昌從駕、五月至大坂、遂如江都、十二月、台德廟以自放鷹所獲之鶴賜之、公、公使人造朝拜之亦有獻、且贈書於井上主計頭正就拜恩賜之辱、七年二月、台德廟使本多正純、土井利勝來賜告、乃人拜之、此年江都又火、我邸舍又遭災數年之間再遭災、故大家賜銀五百貫錢、以助費用、公發江都、三月五日至大坂、乃浮海自日向細島出、此月季婦鹿兒島、伊勢貞昌從駕、六月十八日、皇帝以台德廟幼女、源和、后公將朝江都賀之、此月發鹿兒島、十三日過小倉、遣山田有榮於城中、贈書及方物、乃駕船二十七日至大坂、台德廟下令、公疾至江都、故明日遂發大坂、適江都、此時廟命關西諸侯城大坂、唯使我、我不與事、此又所以優禮於我也、十四日當比志島國貞之小祥忌、公感念渠之當時盡忠貞、奉上無私詠六首和歌祭之、夫濟家僧賜公文、以任西堂者、本將軍之職而侯伯不與也、

然我_レ得_レ佛公者親錄倉_レ右幕府長子也、故當時得_レ行_二將軍之典_一、
於封國者間亦有_レ之、遂世相傳此羊十月、公賜_二大慈寺明彩公文_一、
任_二西堂_一、至于今_レ往々有_レ此事不_レ悉記_レ之、十月告_二歸本藩_一、
台德廟賜_二公黃金二百枚、絹百端、脇刀一口_一、大猷廟賜_二白銀
千枚時服白領馬三匹_一、公至_二白江都_一、島津久元・伊勢貞昌從_レ駕、
我嗣適_二十七歲_一、則必張_二犬追物_一射使_二久為_レ講武之始、祖先所傳
如此矣、今茲_二虎壽丸君年六歲_一、公為_レ設_二犬追物射_一、白監_二騎射_一、
試_二其技之巧拙中否_一、謂_二之檢見役_一、君母弟岩松丸_レ後為_二北輝出雲守
太輔_一、豐後守久賀・佐多又太郎忠治、喜入大炊助久正・新納近江守
忠影・中務大輔忠榮・仁禮信濃守賴景・下野守久元・新納刑部大輔
忠清・數根中務少輔立賴・入來院又六重通・又五郎久慶・北鄉又次
郎久加・額娃長十郎久國・桂又十郎忠能・本田長七郎・山田彌九郎
有季・仁禮少吉賴充_レ賴景之子・川上十郎左衛門久慶・澁谷周防守重將・
諏訪治部少輔經義・伊勢大隅守貞豐・上原大藏太輔・市來掃部助・
伊勢美濃守・三原彦千代丸・相良丹後守・蒲池左八郎與_レ之、八年
正月、公發_二鹿兒島_一朝_二京師_一、賀_二中宮內入內及新年_一、將_二直朝_一
江都、二十八日先遣_二喜入忠政・比志島國隆_一於江都賀_二新年_一、
台德廟乃下_二命使_一、公無_レ至_二於江都_一、歸就國、故二月二十九日
發_二自京師_一、乃使_二島津久元往留_一守江都、久元從_二舊典_一朝_二
謁_一台德廟、先是夫人已失_レ寵移_二居於國府_一、食_二一萬石_一、此年以_二

虎壽丸君_レ為_二巳子_一、四月、台德廟詣日光山_レ還次_二上野宇都宮_一、
有_レ告_二守將本多正純有_レ不_レ臣之狀_一、台德廟夜從_二近侍_一臣六七八人
急馳_二歸江都_一、遂賜_二正純死_一、收_二封國宇都宮_一、公聞_二紀伊中納言
光宣・越前宰相忠直_一後稱_二伯_一稱_二疾不_レ朝、正純又賜_レ死之言、九月發_二
鹿兒島_一如_二江都_一、先是獻_二百石土田于太神宮_一、轉_二運米穀_一、遠輸_二
伊勢_一、則費勞甚矣、故曰_二今茲_一改納_二白銀百兩_一、元和九年、台德廟
與_二世子_一即_二大猷_一廟諱家光將_二朝_一京師、預降_二命使_一諸侯會_二京師_一、於
是五月、公先如_二京師_一、島津久元・伊勢貞昌從_レ駕居_二木之下邸_一、
公素有_二好_一文學之名_一、
帝_{後水尾帝}聞_二之賜_一、公典籍一部、名_二大名寄_一、出入_二
院御所_一、八條宮、近衛殿下之第、有_二立花蹴鞠十種香等會_一、又或
隨_二師學_一瑤琴、公昔口隨_二飛鳥井雅庸_一學_二蹴鞠_一、頗達_二其伎_一、此行
也雅庸視_二公之技_一美_レ之而贈_二公褒書_一、七月十三日、台德廟及
世子皆至_二京師_一、人_二二条城_一、七月二十七日、世子朝_二皇朝_一、
公騎從_二八月_一、公賜_二告_一、歸_二自京師_一、閏八月十日南蠻船來_二繁山川_一、
海上_一一里許、乘_二二百七八十人_一、中有_二倭人三十人_一、是盈須波丹也、
王之遣_二使_一于我日本將軍、乘_二錦爛白絲及黑白砂糖_一、以_二數百梁舟_一、
曳_二入之山川之灣_一、此月、公歸_二本藩_一、伊勢貞昌從_レ駕、久元者乃先
公而歸、此年、大猷廟受_二台德廟_一之禪_二拜_一、征夷大將軍、公
獻_二盟書於_二二廟_一、公遣_二桂山城守忠能_一神祇助孫_二于江都_一賀_レ之、獻_二

虎皮三枚及中山酒一壺封內之陶數品、召忠能而賜謁、十一月十九日

皇子生^{中宮和子所生}、公遣比志島國隆賀之、有獻、十年二月晦日皇帝改元寬永、以比志島宮內少輔國隆國老、六月六日三原重種卒、公特蒙東照廟殊遇、常思所以報、今諸侯輸年朝江都及其婦也、不過留親屬子弟以為質耳、願吾與妻子俱奉事于江都、庶幾足報於萬一乎、乃使伊勢貞昌言土田利勝、利勝以聞、台德廟大悅曰、是實泰平之基也能如此、則大隅守之忠誠我決不為忘矣、十一月公携次妃及男三人^{又三郎君及若松丸萬千代丸}發鹿兒島赴江都、伊勢貞昌亦以己之妻子從焉、十二月十日自出水浮海、二年二月二日至大坂、往伏見留滯數日、至三月十八日乃發伏見、台德廟感公忠誠降命於伊勢東海驛路、隨用給驛馬丁夫、四月十三日晡時入江都櫻田邸、即遣使以告以夫人幼弱而至於閣老、二廟聞之明日遂使閣老來勞、二廟以十七日欲見公父子、又三郎君適有微恙故至二十三日、公以又三郎君及若松丸朝本丸及西丸謁二廟、各有庭實、二廟特賞遇以幼弱、至恩言尤懇到也、貞昌等數人亦執謁諸侯置妻子於江都邸、自公始矣、五月五日台德廟使土井利勝至公櫻田邸、公適出不^{在也}、既還聞利勝之來乃遂訪利勝第、而利勝亦不在乃因傳命者謝還、

明日朝謝昔日辱使者、公子又八郎忠平自元和五年夏賀于江都、今茲賜休暇而還、大猷廟勞之賜馬一疋、公贈書於酒井忠世謝之、七月二十二日公二妃卒於江都^{既備前忠清女心應慶安大師}、此月二日妃生女、此後病不能起、終及于此云、是歲大明遣使於琉球以賜冠服、十二月又三郎君有疾、二廟使訪之、公朝拜之、三年正月公告歸本藩、三月朔日、公婦鹿兒島及使吉利下總守忠張如江都謝之、獻沈香五斤陶器數品、忠張亦入謁大猷廟、此年二廟將朝京師、故閏四月公又之京師、六月公至京師、此月台德廟人伏見城、公往迎駕於途、直朝伏見城、拜賀二十五日台德廟皇朝、公亦從朝、八月十九日叙任公從三位權中納言、賜衛府太刀一口^{上貞}、寶馬一匹^{置入拜}、辱叙任亦有獻、九月六日皇帝幸二條城、台德廟入迎車駕、公騎從焉、帝留滯城中四日、公亦日直二條城、九月賜休暇、歸鹿兒島、伊勢貞昌從、公既歸遣使謝之、獻硫磺及陶器、使者亦執謁而還、公亦賀二廟、歸江都遣使獻酒肴、中山今婦仁以樂童子三人至鹿兒島、公之朝京師也以之往、公既歸悉還之、中山、十二月賜放鷹所獲之鶴、驛路傳送至鹿兒島、遠賜鶴於封國者始于此也、四月正月公遣使于江都賀歲首、中山王遣金武王子、獻寶刀一口、白銀百枚、泡盛、麴、賀公叙任、

四月數根立賴卒、立賴圖書忠長之第三子也、藤左衛門賴元無嗣子、故以立賴為己子、以女配之其先嘗封數根邑、文祿年中至立賴之曾祖中務少輔賴賀移下大隅田上城、至立賴之時慶長年中改賜高隈、復改賜市成、常為公腹心之臣預參謀議、今遽病沒矣、公惜之為詠和歌以祭其靈、公謹慎常恐不知其過、下令求諫、且謂初祖以來與衆俱守社稷連綿而至今日、今之士大夫皆黷舊之子孫也、往々有犯罪者我深哀之、最當審其情務恕以宥之也、十月十九日公發鹿兒島如江都、十一月公至江都、公好和歌、今茲冠難波津之和歌三十一字、詠歌之公幽比志島國隆川邊保福寺取其封邑、復流種子島尋賜死、國隆任國老者五年漸長驕遂非從己者好之、違己者惡之、變發剝民私值貨財、曾不恤人言違同僚好已專之、故及此云、國隆之父紀伊守國貞居國老之任、奉仕於三世而實貞良功臣也感念之、雖既取國隆之封邑家什、更又命有司以其所收資財買三十石土田、附國貞之寺源舜庵、國貞之遺室亦嘗有封邑宥之不収又遂立其後、所以報國貞之功也、公欲請台德廟大猷廟於私室、以獻饗自是歲營作櫻田邸、使大匠甲良豐後守經營之、以伊勢貞昌為總裁監、以大寺主計助諫方仲右衛門為營造監、三原市右衛門弟子丸治左衛門否笠孫左衛門・山元勘左衛門・松本彦左衛門等屬之、以築殿堂

門廡建主殿・寢殿・數寄殿・鎖間・銅火間・數寄屋・唐門等、後又以菱刈半右衛門・矢野主膳為營造監、有馬左近將監・坂本內藏等屬之佐貞昌等、仁禮藏人景親者公近侍臣也、勤慎未嘗有過、故賞其數年之勞賜之百石土田、九月大猷廟賜公休暇就國加賜金銀衣服馬鷹等、十九日發江都十月二日至伏見、此月季婦鹿兒島大猷廟賜御鷹鶴、以川上因幡守久國為國老、六年正月大猷廟疾諸侯日朝以問起居、伊勢貞昌諫酒井忠世請使世子問起居忠世然之、於是晦日世子造朝先是歲首及歲暮必遣使賀之、且有獻今茲下令止之然先使者皆往、故歲暮使者平山藏人轉之為賜休暇之謝使轉歲首使者北鄉又次郎、拜賜鶴之辱、閏二月大猷廟病痘諸侯朝問起居者日再次伊勢貞昌相世子朝、此後貞昌代世子日朝以問起居、世子則以有足之憂、三日入問之三月下命城于江都、公獻石橫目三尺七寸至二尺、縱目六尺至六尺六寸、百、公遣鎌田監物政貞於江都問台德廟起居、獻帛二十卷・赤貝・壺及陶器、廟許政貞執調、七月公遣使問大猷廟之起居、獻虎皮二枚・琉球酒二壺、七年正月三日公發鹿兒島如江都、下野守久元從駕三月九日公至江都、十八日入謁大猷廟有常獻、久元亦從執調、至今茲四月饗二廟之具悉備矣、故公以為請焉、於是此月十八日大猷廟臨照我櫻田邸、麾下將士

續雍而從、酒井忠世・土井利勝亦從至。廟先入茶室、有會席之饗、丹羽長重・加藤嘉明御食。廟手自活花於瓶中、喫茶畢乃出御。正寢、右三獻之禮、公御食賜。公太刀大口正脇刀一口正御衣三百・唐織被二十・越前綿千把・白銀三千枚、賜。世子寶刀一口來國・御衣白・白銀五百枚、賜。又十郎脇刀一口・御衣五十・白銀三百枚、賜。越後守脇刀一口・御衣十・白銀三百枚、於是公獻左文字太刀・貞宗脇刀。世子獻正宗脇刀、少間除御座屏障、則公父子所獻之物品列御前。公所獻為太刀一口黑文字・御衣二百・紅糸一百斤・黃金三百枚・生絲千斤馬一匹、馬者久元授之木村孫八郎。世子新獻為太刀一口信國・御衣二十・白銀三百枚・馬一匹、馬者久慶亦授之木村、又十郎獻太刀一口・馬代銀二百枚・御衣十・越後守獻太刀一口・馬代銀百枚・御衣十、尋彈正大弼久慶、相模守久倍・豐後守久賀・佐多丹波守忠治、佐多忠充、榊山采女正久盈、美濃守久高第二子・北鄉出雲守忠亮、北鄉佐渡守久加、加賀守三、額娃長左衛門久政、美作守兼定、心十、種子島左近大夫忠時、肥後守信基十六世、下野守久元、左兵衛尉伊勢兵部少輔貞昌咸拜。調廊廡下、獻太刀馬代衣服。廟又賜久慶・久倍・久賀・忠亮、各以御衣十・白銀百枚、賜。忠治・久盈・久加・久政・重頼・忠時、亦各以御衣十・白銀五十枚、賜。久元・貞昌各以御衣十・白銀二百枚、既而有散樂三闋後、後公乃使置菓

於舞臺、盛錢五百緡、以賜樂師五人、加衣服三領、其餘樂工二百人亦各賜衣服二領、而後廟復御正寢。公獻盛膳、公豫召中山樂童子數人陪下坐奏樂。廟大興之謂、今日日本之人而得觀異域之樂、何樂乎如此也、少間又出觀散樂、凡樂八闋而廟乃還。公以所設正寢、體白糸以金飾之、兜鍪一弓一征矢二十五、獻之。二十一日、台德廟又臨照先入茶室、有饗、丹羽長重・加藤嘉明御食饗畢出御。正寢、賜公太刀一口長刀一口正御衣二百八丈地、絹二百端・白銀三千枚、賜。世子太刀一口吉家・御衣五十・白銀五百枚、又賜脇刀一口、御衣三十・白銀二百枚、於又十郎・脇刀一口來國・御衣十・白銀二百枚、於越後守・公獻太刀一口平刀一口貞宗・脇刀一口貞宗・御衣二百・白糸千斤・猩猩緋二十間・黃金二百枚・馬一匹、馬久元授之諏方部源次郎。世子獻太刀一口平刀一口國俊・白銀二百枚・御衣二十、又十郎及越後守亦各獻太刀一口・白銀百枚・御衣十、廟又賜久元・貞昌、皆以白銀二百枚、賜。久慶・久倍・久賀・忠亮、皆以二百枚、忠治・重頼・久盈・久加・久政・忠時亦各賜五十枚、久元等皆拜。謁廊廡下、亦各有獻、尋有散樂、公賜樂師・樂工及獻盛膳、琉球人奏樂皆同。前日樂九闋、廟乃還、此日廟屢召公御前、以勸酒故大醉、廟乃下。有命、此夜公之朝入出公門、莫下與焉、既而又獻所設正寢、甲冑弓矢、七月朔日、大獻廟張

散樂、召、公、與、廟同席、覽、八月遷、中山城間親雲上及樂兒數人、九月十四日、大猷廟召、公於西丸、自點、茶賜之、十月五日、夫人龜壽君薨、於國府、葬、於福昌寺、號、持明彰憲庵主、十月五日、大猷廟賜、御鷹、八年正月三日、公及諸候人謁、大猷廟、十日、台德廟遊、隅田河、發、銃、獲、白鳥、明日使、內藤外記賜之、公、二十一日、台德廟召、公於山里茶室、手白點、茶賜之、松平宮内少輔忠雄・森美作守忠政・松平長門守秀就・細川越中守忠利・松平越前守光通等亦與之、是日、公前後兩入拜、命之辱、二十一日、廟又使、永井監物賜、公駿河橋一匣、公入拜之、二月五日北鄉忠能卒、忠能我族人而食、於大邑者也、及居、都城、為日向藩屏、忠能幼孤家臣不能、以禮教育、驕惰與、性成強暴、搖虐傷、敗彝倫、殺、戮忠貞、親、近邪曲、北鄉氏將、至、傾覆、至是、連病死、人皆幸、其死、於是、公賜、嗣子出雲守忠亮書、使、忠亮、自慎、自戒、師、古、聖賢之言、改、父子行、且令、忠亮移、居、鹿兒島、十二日、廟又賜、公御鷹、乃入拜之、公適遣、徵志、十八日、廟乃使、內藤外記賜、枝柿一篋、問、疾、能登、妙高庵塔堂總持寺者五庵之一也、今茲至、我本藩、四庵之住僧贈、書、於伊勢貞昌、口、故、大相國東照神君定、曹洞宗門派法度、自、今、以、福昌寺、定、為、薩隅日三國總祿寺、須使、派、寺院皆從、守所定之法度、忽、有、敢忽也、三月二十二日、台德廟使、賜、公御鷹雁二、二十九日

大猷廟降、命云、以四月朔日將、加、世子元服、即日、公入謁、廟拜、命之忝、於是四月朔日、公率、三子、朝、大猷廟、御、白書院、拜、公大隅守一拜、世子薩摩守、賜、松平氏及偏諱、光字、稱、松平庵摩守、名、光久、任、四位侍從、拜、又十郎忠直、式部太輔、拜、越後守忠紀、玄蕃頭、世子獻、太刀一口・白銀三百枚、御衣十襲、以拜之、酒井忠行為、奏者、公亦獻、太刀一口・白銀二百枚、御衣十襲、拜之、尋忠直獻、太刀一口・白銀百枚、御衣十襲、忠紀獻、太刀一口・白銀百枚、以拜之、既而、公及、世子就、席、先賜、公益酒及肴、須美、賜、光包脇刀、本多美作守行、酒、太田采女正為、加、次賜、世子益酒及肴、賜、守家刀、無、加忠直及忠紀亦拜、載御盃、賜、忠直包水刀忠紀元重刀、此日下野守久元・伊勢貞昌亦執、謁、即日、公父子皆適、西丸、拜、命之辱、台德廟賜、公左文字脇刀、世子、左文字刀忠直國綱刀忠紀長光刀、五日、台德廟使、內藤外記賜、公御鷹、乃入拜、賜、此月遊行三十五世、僧至、本藩、八年、公使、琉球、求、財物、於大明國、渡、銀百貫錢餘、於琉球、使、川上又左衛門忠通監、之、忠通至、琉球、治、其事、願、得、便利、公賞之、加、賜、白斛之祿、監、琉球、始、于此、所謂在番奉行是也、五月十一日、台德廟使、內藤外記賜、公鮎、廿四日、大猷廟使、土井利勝賜、公告、且黃金百枚・紙屏一雙、御衣百領・八丈絹二百端、賜、忠直白銀二百枚・御衣十領、忠紀、御

衣十領・白銀百枚。於是公父子入謁。廟拜賜。又賜馬二匹。於公。忠直及忠紀皆賜一匹。六月二日。公携忠直及忠紀發江都。七月五日。歸鹿兒島。久元及久元男久通從駕。乃遣使謝之。大猷廟召見使者。親有回命。北鄉忠亮室老北鄉源左衛門忠俊從忠能之時。執權專事使忠亮向公所。戒令一不行之。其邪修日甚。八年八月六日。公誅忠俊於鹿兒島。明日戮其父。小兵衛忠泰弟平左衛門忠仍於都城。此年。台德廟疾諸侯在江都者。日朝問起居。於是伊勢貞昌以事聞。鹿兒島。公乃欲往問。疾先告之。聞老。廟乃下。命止之。然公自至日向。驢船問。廟疾尚不愈。則欲疾至江都。以問之。乃又以事聞。於是酒井忠勝贈公回翰。以廟疾日差。使公勿來問。九月四日。公賜又八郎忠平。後改兵庫忠朗。祿萬石。食邑於加治木。二十九日。大猷廟賜公自發銃所獲之鶴。傳送致之鹿兒島。此月。公遣使於江都。問台德廟之疾。有獻。明年大明皇帝將遣使於琉球。賜中山王冠服。故是歲十月二十八日。公贈中山王書。使新納加賀守忠清。最上土佐守義時如琉球。閏十月坊津村中獲黃鷹。公使中江主水畜之。後公贈土井利勝書。獻之。台德廟。此年。台德廟寢疾。然尚遠賜御鷹鶴於鹿兒島。公乃遣平田狩野助宗弘謝之。九年壬申正月二十四日。台德廟薨。二月十日。敕謚。台德院殿。此月。公述職於江都。下野守久元從駕。二十

五日。公從道還。書告子弟。大概以為勉道藝。以學文為先。而終日擇友以為戒。蓋贈式部大輔忠直也。四月二日。公入江都。明日使酒井雅樂頭忠世。土井大炊頭利勝來勞。此月十日。公入謁。大猷廟。亦有常獻。久元亦從執謁。此日賜公米二千俵。十二日。大猷廟賜公白銀萬枚。台德廟薨也。以黃金三十萬枚。貽大猷廟。今茲二月。廟頒賜諸侯。各有差時。公不在。故今及于此。此年當東照廟十七回忌。故四月十三日。大猷廟如日光山。世子代公詣日光山。五月十八日。喜入大炊久正。乃下。命悉留諸侯大夫。酒井忠世。土井利勝。酒井忠勝。永井尚政。青山幸成。稻葉正勝。板倉勝重各列坐於白書院。或云黑成傳。命日加藤清正之男豊後守有一不臣之狀。故召夫父子問之。則豊後守之所為。而清正固始不與之也。豊後守其宜賜自殺。雖然。彼本不慧。而不能辨。救變。故事至此。是以有之以執之。金森出雲守之封邑。在飛。以賜百人之俸。父清正素不與知之。宜以無罪。然則於其封國也。又似宜不當收。雖然。察其平素所為。無道暴虐。民無所措手足矣。是以今收其封國。肥後。執之。置酒井宮內大輔之封邑。莊內。以賜萬石。口食之。於是公以我本藩與肥後接。疆介慮邊疆無賴之徒乘亂。或有侵陵郡邑。乃使久元。貞昌。令封疆。勿妄相往來。十日。下

教令書首端加押字、日之袖判條書、每條皆言、以諸士所食有多寡、應其分備武具、以勿忽之、雖萬一有緩急、其出兵行師使、無其不備也、自後行陣之備或點檢軍實、皆依之、公賜種子島忠時之室氏書、謂、忠時之上祖以來世奉公室、未嘗有二心、今至于忠時、築宅于鹿兒島、特勤勞國事、故費用或不給、余深知其忠順、先是忠時獻其所藏之碾茶壺、是我口域唯有二三、其形陶成、茄子、眞名品也、公賞之以在種子島中所收四千石、悉賜之、忠時二十四日、大猷廟使齋藤左源太賜公大和瓜一籠、即日入謝、之七月八日又賜公御鷹雲雀、亦入謝之、縣官遣稻葉丹後守・石川主殿頭・內藤左馬助・伊丹播磨守・水野美作守・秋山修理亮・石川三左衛門・朝倉仁左衛門・曾我又左衛門・能勢四郎右衛門・諸星清左衛門等、取肥後熊本及八代城邑、九月八日使千石大和守賜公美濃柿一匣、十月二十七日、大猷廟賜公御鷹雁三羽、今茲公又正三國經界田賦、十年正月二十四日、台德廟廟成矣、諸侯皆有獻、公亦獻石燈一基、此年縣官使小出對馬守・城織部佐・能勢小十郎巡行西國、去年四月、世子生男、稱虎壽丸、後名綱久、中山王聞之、乃遣久米・具志川王子・獻公太刀・馬代賀之、去年細川忠利賜肥後、今年自豐前小倉移熊本、公遣彈正大弼久慶賀之、贈鳥銃百挺、藥籠亦附之、十年唱耶蘇邪教、九郎兵衛者自長崎

來、奔薩摩白波町、長崎奉行曾我又左衛門吉祐、今村傳四郎正文贈書於喜入忠續・川上久國、使捕之、送致長崎、初左衛門督歲久永祿年中食吉田四邑、天正八年改封祁答院・宮之城十二邑、食一萬七千三百石、十五年、豐臣太閤入薩摩、歲久待之無狀也、太閤怨之、梅北之亂、歲久之臣與焉、太閤怒、使細川幽齋來殺歲久、貫明公遂取宮之城、使歲久之孫常久居清敷、食三百石、其後文祿四年賜日置・山田・神之川、慶長六年賜蘭牟田・七年賜祁答院松木一邑、九年賜黑木、十七年賜伊作中之里・高山・西方・庄内・纏瀨、及賜在鹿籠・知覽・掛宿等之内數邑、食九千八百石、天下既一統之後、公每歲往來江都、資用不給、於是收士大夫之祿四分一、是以常久亦見收二千四百五十拾石、至于茲、久慶有請、又賜東鄉食一萬千九百石、六月二十五日、大猷廟召諸侯於朝、賜宴饗、觀散樂、諸侯盡醉而歸、公亦與之、又五郎久近、母者公之妹也、名御下、先是賀于江都、為國家勤勞者久矣、故賜三千石土田、以為湯沐之邑、今茲公賜妹書、所賜之邑特除、公室之丁役、九月、公遭瘧疾、身心大惱、閏月漸瘳、然氣體頗疲倦矣、九月、大猷廟寢疾、從二十六日至二十四日、醫療無驗、於是侯伯入問起居、者日再次焉、公病未起故、世子日朝問起居、數日、廟疾愈、十月八日掘田正成・阿部忠秋・松平信綱・酒井忠勝・土井利勝贈公書、日、昨日大猷

廟狩^ニ于板橋^ニ而獲^レ鹿^ヲ、故^ニ以^ニ鹿^一頭^ヲ賜^ニ之^一。公^ニ、十一月六日、公賜^ニ書^ヲ於^ニ彈正^ト大弼^ト久慶^ト及^ニ久元^ト・久國^ト・使^ニ久慶^ト任^ニ國老^ト・公愛^ニ我^一國^ヲ遠^ニ居^ニ西邊^ニ有^ニ昏暴^ト頗^ト儲^ト之徒^ト・動輒^ニ構^ニ害^ヲ等^ニ列^ニ人情^ヲ尤^ニ輕^ニ薄^ト・乃賜^ニ久慶^ト書^ヲ・使^ニ興^ニ野村^ト大學^ト助^ト・東鄉^ト肥前^ト守^ト等^ト・深謀^ニ以^ニ振^ニ起^ニ風^ヲ・為^ニ心^ト・而謂^ニ其本者^ト則亦在^ニ國老^ト者^ト敬^ニ身^ヲ守^ニ道^ヲ以^ニ自率^ト・十一年三月四日^ニ樺山^ト久高^ト卒^ト・五月五日^ニ大猷^ト廟^ト使^ニ阿部^ト忠秋^ト來^ニ我^一櫻田邸^ニ・賜^ニ公^ト休暇^ヲ・加^ニ賜^ニ口銀^ヲ千枚^ト・御衣^ヲ百領^ト・先^ニ是^ニ平田^ト增宗^ト既^ニ被^ニ殺^ニ於^ニ土瀨^ト戶^ト・以^ニ其^ト子^ト為^ニ僧^ト置^ニ之^一・勝連^ト島^ト・今茲^ニ四月^ニ命^ニ在^ニ番奉行^ト町田^ト勘解由^ト久則^ト與^ニ三司官^ト斬^ニ之^一・去年^ニ北鄉^ト忠亮^ト卒^ト於^ニ江都^ト・公使^ニ式部^ト大輔^ト久直^ト嗣^ニ忠亮^ト之後^ト・以^ニ忠亮^ト之姊^ト配^ニ之^一・大猷廟^ニ將^ニ朝^ニ京師^ト・公賜^ニ告^ヲ之後^ト與^ニ世子^ト先^ニ適^ニ京師^ト入^ニ木下^ト宅^ト・伊勢^ト貞昌^ト從^ニ駕^ト・公之將^ニ發^ニ江都^ト・召^ニ下野^ト守^ト久元^ト於^ニ京師^ト・故^ニ久元自^ニ鹿兒島^ト來^ニ會^ト・公於^ニ京師^ト・七月十一日^ニ大猷^ト廟^ト來^ニ入^ニ一條城^ト・十八日^ニ大猷^ト廟^ト朝^ニ皇朝^ト・公豫^ニ奉^ニ命^ト束帶^ト俟^ニ駕^ト四足門^ト・從朝^ト・初^ニ中山王^ト尚豐^ト嗣^ト立^ニ遣^ニ男佐^ト數王子^ト弟^ト金武^ト按司^ト及^ニ玉城^ト來^ニ聘^ト・使者^ニ至^ニ京師^ト・公有^ニ請^ニ故^ト大猷^ト廟^ト納^ニ拜^ニ於^ニ京師^ト・閏七月九日^ニ使者^ト入^ニ謁^ト・大猷^ト廟^ト二條城^ト・十六日^ニ大猷^ト廟^ト賜^ニ公^ト封國^ト之^ニ證書^ヲ・記^ニ日^ト以為^ニ八月四日^ト蓋^ニ以^ニ預^ニ所^ト書^ヲ先^ニ賜^ニ之^一也^ト・十七日^ニ安藤^ト右京進^ト重長^ト・內藤^ト伊賀守^ト忠重^ト・永井^ト信濃守^ト尚政^ト・又書^ニ記^ニ封^ニ內鄉^ト邑田祿^ト以^ニ贈^ニ之^一・即^ニ所^ト謂^ニ領知^ト日錄^ト也^ト・二十日^ニ賜^ニ公^ト休暇^ヲ・即^ニ日^ト發^ニ京

師^ト・八月^ニ歸^ニ本藩^ト・久元^ト・貞昌^ト尚^ニ止^ニ京師^ト・七月二十三日^ニ江都^ト西丸^ト災事^ト聞^ニ京師^ト・久元^ト・貞昌^ト等^ト以^ニ聞^ト・公遣^ニ使^ト暗^ニ之^一・二十二日^ニ長崎^ト奉行^ト樺原^ト飛彈守^ト職直^ト・神尾^ト內記^ト元勝^ト禁^ニ異域^ト船^ト之來^ト・我^ニ封^ニ內^ト・九月晦^ニ日^ニ大猷^ト廟^ト賜^ニ公^ト鷹^ト鶴^ト・十一月二十六日^ニ公賜^ニ書^ヲ於^ニ式部^ト大輔^ト忠直^ト・日^ニ食^ニ邑萬石^ト者^ト國家^ト有^ニ事^ト則^ニ法^ト出^ニ騎^ト二十人^ト・今^ニ汝^ト食^ニ邑三萬石^ト則^ニ須^ニ出^ニ騎^ト六十人^ト・自^ニ今^ト定^ニ汝^ト麾下^ト諸士^ト之所^ト出^ニ馬^ト幾^ト匹^ト・與^ニ食^ニ汝^ト廩^ト者^ト合^ニ充^ニ六十之數^ト可^ニ也^一・定^ニ法^ト之外^ト不^ニ可^ニ有^ニ多^ト食^ト馬^ト也^一・且^ニ妄^ニ好^ニ游^ト略^ト不^ニ可^ニ有^ニ多^ト飼^ト鷹^ト食^ト獵^ト狗^ト亦^ニ不^ニ可^ニ過^ニ十匹^ト也^一・孟子有^ニ言^ト曰^ト庖^ト有^ニ肥^ト肉^ト・既^ニ有^ニ肥^ト馬^ト・民^ト有^ニ饑^ト色^ト・野^ト有^ニ餓^ト莩^ト・此^ニ率^ト獸食^ト人^ト也^一・夫^ニ有^ニ國^ト有^ニ家^ト者^ト臨^ニ事^ト或有^ニ非常^ト之^ト費^ト・凡^ニ所^ト用^ニ之^ト服飾^ト什物^ト之屬^ト皆^ニ須^ニ有^ニ節^ト限^ト・勿^ニ苟^ニ費^ト・凡^ニ奉^ニ身^ト物^ト多^ニ求^ニ之^ト上^ト國^ト・過^ニ好^ニ華侈^ト・則^ニ甚^ニ不^ニ可^ニ也^一・宜^ニ禁^ニ之^ト勿^ニ欲^ニ適^ニ意^ト多^ニ蓄^ニ衣服^ト財物^ト・以^ニ為^ニ富貴之相^ト・君子^ト憂^ニ道^ト而^ニ不^ニ憂^ニ貧^ト・益^ニ上^ト則^ニ必^ニ下^ニ損^ト剥^ト・民^ト自^ニ奉^ニ者^ト非^ニ聖賢之道^ト也^一・所^ニ使^ニ令^ト諸士^ト者^ト北鄉^ト氏^ト本^ニ有^ニ家法^ト也^一・勿^ニ苟^ニ從^ニ私意^ト有^ニ違^ニ之^ト莫^ニ耽^ニ嗜^ト趨^ト藥^ト士庶^ト有^ニ犯^ニ法^ト者^ト・則^ニ誡^ニ謀^ニ國老^ト審^ニ其^ト輕重^ト以後^ニ行^ニ刑^ト・不^ニ可^ニ有^ニ專^ト斷^ト人^ト也^一・夫^ニ治^ニ國家^ト者^ト不^ニ可^ニ無^ニ學^ト汝^ト其^ニ旦^ト勉^ニ學^ト也^一・其^ニ法^ト咸^ニ備^ト方策^ト矣^一・汝^ト常^ニ以^ニ省^ト用^ト為^ニ守^ト莫^ニ濫^ト費^ト也^一・若^ニ夫^ト侈^ト用^ト則^ニ傷^ニ財^ト傷^ニ財^ト必^ニ至^ニ害^ト下^ト・下^ニ既^ニ虛^ニ耗^ニ國家^ト有^ニ緩急^ト雖^ニ遽^ニ欲^ニ以^ニ此^ト為^ニ用^ト・而^ニ不^ニ能^ニ也^一・今^ニ以^ニ汝^ト為^ニ北鄉^ト氏^ト之^ト嗣^ト者^ト欲^ニ長^ニ為^ニ國家^ト之^ト藩屏^ト也^一・而^ニ無^ニ故^ト而^ニ下^ニ庖^ト則^ニ豈^ニ非^ニ汝^ト一^ト人^ト之^ト罪^ト哉^一・

勿多役百姓不足雖有土而猶無也語日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夫農工商賈各得其所以仰土之德則鬼神祐之家門自昌若下皆困苦以怨惡之則天罰忽至公建祠于私室看經禱祈以求福焉己有道誠則佛神自福之己無道無誠徒信佛神私禱己之福何益之有哉有國有家或得衆或失衆惟在主之心也占有其言今武將之家而失衆則何以能向敵乎且為人之上者最忌輕卒語日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夫主輕卒則其下不見所畏雖其使下不過三五人猶不能畏服之況為鄉縣之主者乎汝其慎之十二年正月公述職江都伊勢貞昌從駕二月公至江都三月朔日使伊豆守信綱來勞公憩息數日後徐朝公贈書於酒井忠勝土井利勝謝命之忝六月晦日召諸侯於朝元老下命日白後以夏四月宜為朝貢之期七月十二日夜將央公櫻田邸失火公夫人幼子遁走芝郎寶刀珍器名畫黑蹟之屬多為灰燼延移於松平陸奥守政宗真田氏永井氏邸宅皆為燒土以三原左衛門尉重饒鶴中守重德男為國老十三年公請築隅國府為世子之居堀田正成阿部忠秋酒井忠勝土井利勝奉命贈書以許之然自今年冬公遭病終不果三月以山田民部少輔有榮山田越前守有信男後進襲爵昌貞為國老五月告歸本藩賜白銀千枚時服百領發江都下野守久元從駕二十四日到京都六月十八日歸鹿兒島十月六日

賜御應鶴傳送到鹿兒島遣比志島監物義之謝之大猷廟召義之於御前親有報命冬公遭疾請醫江都大猷廟賜公書問疾且遣久志本式部少輔來療阿部忠秋松平信綱土井利勝亦贈書此年賜久朗加治木士及所給於其士之祿七千六百石十四年春二月以鎌田治部少輔政統為國老大猷廟不豫公遣使問起居未幾疾愈至是歲春公疾尚未差故遣使江都告不能朝大猷廟聞之下命使公綴養疾於藩國以俟其瘥久志本式部少輔久於薩摩而公疾轉劇未見其驗於是請辭歸者數頻止之至今覺少快故又請以閏三月二十九日式部少輔歸江都后公遣北鄉久加謝之公疾未差且喉腫痛故又請外科醫於京師五月外科醫祐慶法印至自京師今年秋大猷廟又不豫公遣圖書久通問起居九月十日召久通於朝閣老傳命口中納言疾未差而聞大家之疾即遠問之忠厚之情何以忘之湯藥不敢懈廢幾當有快今中納言亦未至耆老須自保重以致快全自今我俟再會之期耳遂賜公書特自書押字此欲以憫公之心也而後賜久通衣服三領道服二領十九日久通辭江都十月歸鹿兒島復命十月二十九日大猷廟遣新庄右近大夫來問疾且賜御應鶴阿部忠秋松平信綱酒井忠勝土井利勝亦贈書使者歸江都令仁禮主計賴充送之此年半井琢庵亦奉命來療

公之疾、肥前高来郡有馬氏作亂、肥後天草亦賊起、是皆所謂古利支丹之徒也、松倉長門守勝家者有馬島原城主也、夫天草者又寺澤兵庫頭堅尚之封邑也、二人皆在江都、故其老臣等發兵屢攻賊大失利、及告急於隣國、故公亦催國中兵屯出水疆界以待命、於是大家遣板倉內膳正重昌、石谷十藏討賊、松倉勝家寺澤堅尚及鄰國之諸侯皆歸討賊、天草賊威聚有馬城、守於原_{地名}十二月二十日諸侯攻之、不利、松平信綱、戶田左門氏鉄重奉命討賊、近日將至有馬、公亦奉命出軍于天草、又進會有馬、板倉重昌耻無其功、十五年正月元日大軍攻城不克、重昌為賊見殺、衆死者大半、此月十二日有命世子造朝阿部豐後守忠秋見、世子傳命使世子速歸國侍公之床褥、且戮力于信綱伐有馬之賊、世子即日發江都二月十四日到有馬、而見信綱、信綱聞公疾革使世子速歸侍床褥至十六日夜、世子婦鹿兒島頃日公之疾大漸竟以二月二十三日薨壽六十三、號慈眼院殿花心琴月大居士葬福昌寺、平田大文坊宗如、鎌田豐前、有川久右衛門貞興、山田大泉坊勢辨、谷山宮内左衛門渡邊安房綱、愛中次右衛門廉宗、寺原早介重幸、高山備後追跡、殉死、大猷廟使能勢小十郎吊之、且賜香燭銀五百枚、公遺命獻幅畫三軸、_{後鳥羽院宸翰及左近衛中將源通具左兵衛尉藤原秀能筆}寶刀一柄、_{正宗}瀨口肩衝三品、大猷廟

久保君_{稱又一郎}以天正元年癸酉歲生、松齡公元子而慈眼公母兄也、十五年夏豐臣公自將大軍入我三國、我軍不利、貫明公松齡公皆降之時、君十有五歲質於豐臣公之所、乃下書賜真幸院及諸縣一郡於君、君從至京師、至十七年、乃歸北條左京大夫氏政男氏直合有關東八州、蔑視將軍、而不肯奉命自以為秀吉亦不足畏也、故豐臣公將東征使君從軍、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君發大隅栗野至日向、乃浮海至大坂、二月二十四日適京師、明日遂訪石田三成邸、三成贈旆十二馬壹匹、_{名破}以資君之兵備、二十八日先豐臣公發京師、我三國累年爭亂封內虛耗、故不能多出兵、北鄉宗次郎三久左衛門尉時、_{半西齋第一子兵部少輔忠貞之子}伊勢貞昌、_{或曰平山源六時稱一作右衛門尉}五代右京亮友慶男勝左衛門友泰、平山作右衛門尉忠續、_{時稱一作右衛門尉}曾木五兵衛尉重松、福島半助忠辰、木村主殿佑、川野玄蕃允通親等都十五騎從之、至士卒不過四百五十人、君以素八栗脚之事

寒栢ハ盛衣食之器

兵寡列大軍之間、心甚不滿也、遂侵風雪、此日至近江草津、石田三成、淺野長政、石川出雲守康昌、早川主馬首、岡本下野守、溝口伯耆守秀勝、增田長盛率大軍陸續而進、晦日宿柘原三

成又贈酒肴、五日、豐臣公往次尾張清須、初氏政使松田右兵衛大夫守山中城、聞豐臣公大軍至、使北條左衛門大夫氏勝・間宮豐前守好高・朝倉能登守往援之、且各授之刀、日卿等其為社稷盡忠、好高日君勿勞心、臣等盡股肱之力、致忠貞之筋、續之以死耳、朝倉退歎曰北條氏滅亡不遠矣、夫山中者雖要害之地、城郭不完何以足拒大兵、邪而今氏政使故舊宿將往守之、則是奔之也已如之何乎、其不滅也、氏政又使北條美濃守氏規守韭山城、使松田尾張守・上田上野介・原式部大輔等率兵數萬守宮城野口、千葉新介率八千人守湯本口、北條陸奥守氏輝・成田下總守・壬生上總介・皆川山城守廣照率一萬人守竹浦口、豐臣公使織田信雄攻韭山城、蜂須賀家政・福島正則・細川忠興・蒲生氏鄉等屬焉、使近江中納言秀次・堀秀政等攻山中城、豐臣公亦自將大軍進逼山中、久保君受命與石田三成在後陣、諸軍進攻山中城、一柳伊豆守直末為敵被殺、中村一氏能戰城遂陷、北鄉氏勝・朝倉能登守敗走、松田右兵衛大夫・間宮好高力竭自殺、豐臣公大賞一氏之功、氏勝環守相州甘繩城、宮城野・湯本・竹浦守兵聞山中城陷、懼退、小田原城・城中兇兇關東皆震懼、四月一日久保君亦進陣山中、二日豐臣公至湯本陣、眞覺寺築松山、乃下令大進兵圍小田原、城兵亦能拒之、豐臣公登

高召、東照廟日敵悉在我目中、小田原之滅亡在于近、吾必以關東授于子、三日久保君至小田原城下、石田三成為君築營距敵城甚近、而坐受矢石、南方京軍浮數千戰艦、其三方則陣營稠密、而我歸路塞矣、眞死地也、羽柴築前守利家男肥前守利長奉豐臣公之命、將趨關東之役、北國寒沍雪深而不能出師、至二月之半乃率其兵三萬發加賀出美濃、經木曾山路出上野、越後上杉彈正忠景勝信濃毛利河內守眞田源五郎昌幸等率兵三萬餘人來加焉先攻松枝城、城主大道寺駿河守男新四郎降上田上野介者、使家臣難波田因幡守・木呂子丹波守・金子紀伊守・山田伊賀守守居城松山、身在小田原城、利家等亦攻降之、義輪鹿橋河越三城尋降、乃又攻北條安房守氏郡之鉢形城降之、利家等至小田原、謁豐臣公、公不有褒賞之言、利家等疑之且恨之而退、豐臣公謂近臣曰、此行也雖彼有功然其取數城也、皆受其降耳、無其或拔一城悉殺其將卒者、何以視威若一以宥之一以視威、則我深賞之而已、景勝・利家聞之乃率兵攻北條氏輝之八王寺城、氏輝亦使其臣橫地監物中山勘解由・狩野一庵・近藤出羽介等守之、而其身亦在小田原城、利家命松枝等降兵攻山下之外郭、近藤出羽介善禦之外郭遂陷近藤死之、利家等圍攻中丸・初中山狩野有卒千餘人、今遁潰而其見在麾下者不過三

百人、中山等言「之日予被氏輝恩、舊矣、今既被大兵、是我輩死、節日也、汝等本不與我同也、若有老父母、欲歸養者、則早去之、我無恨于汝矣、衆僉曰某等雖身卑賤、尚知有耻、唯與公等同死生而已、安苟免為乎、中山狩野大悅、此日利家等之兵蟻附攻中丸、中山狩野拒之、銃交發中矢、死傷者數百人、然利長近臣大音藤藏前登獲首級續之、雨森彦太郎亦登獲首反獻之、史記之為獲首之始、雨森辭曰始獲首者大音藤藏也、某居第二耳、利家以其無爭功之心、深美之、橫地監物見中丸亦將陷、懼奔本丸、而遁城陷中山等自殺、豐臣公聞利家、景勝陷八王寺城、城兵悉死、大賞之、四月、東照廟使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榊原康政如相州甘繩城諭北條氏勝而降于豐臣公、氏勝降焉、五月二十六日、久保君至于本營、謁豐臣公、公賜酒肴、二十九日三成遣使謂久保君賜甲冑、君贈之鎧、忍城主成田下總守亦在、小田原城中、豐臣公右筆山中山城守與成田為連歌友、六月二十日、豐臣公教山中作書贈之成田、降成田復書、因山中乞降、山中乃以書獻豐臣公、公大悅、乃召東照廟、日、足下贈成田之書于氏直、且云、關東諸城皆無一之不、通志于我、小田原亦卒不能全、氏直早降於我軍、而存北條氏之後可也、東照廟從之、乃作書附成田之書、以贈氏直、故城中群疑大興、氏政頻遣人召成田、

成田稱病不至、於是氏政又遣醫安栖告成田曰、汝背于我、通意於秀吉者、我聞之、今召汝者、試其信否耳、成田曰、敵以大軍圍、忍吾不忍、悉殺城中之士女、故乞降耳、氏政聞之大怒、使山上鄉右衛門率兵守成田之府、不得恣動、岩付城主北條十郎氏房之弟亦在小田原城、聞八王寺岩付皆陷、而小田原城中大怖、氏房謂氏直曰、關東諸城悉陷、所存者小田原一城而已、亦不能久也、興徒取敗亡、不如早因家康君獻城于殿下、以全一城命也、氏直罔然不知所措、松田尾張守者累世勲舊之臣也、關東人尤敬重之、而松田謂北條氏滅亡不遠矣、諸城盡陷、所殘者唯小田原一城耳、孤城無援、豈有永得存者哉、乃竊遣使乞降、豐臣公許之、松田大悅、以六月十七日夜、欲入細川忠興及池田輝政、堀久太郎之兵于城中、松田之二子左馬助悲泣告父之謀、叛於氏政、氏政召尾張守本丸使弟氏輝及岡江雪問之、松田曰、臣累世荷大德、豈臨危而叛之為哉、是敵人之間、君也、已氏輝江雪曰、是非敵人之間、汝之子左馬助告之於君也、於是尾張守辭屈、乃執之本丸、豐臣公遣小寺如水、羽柴勝雅告城中曰、氏政、氏直來降者、我賜之伊豆、相模二國、北條氏郡告氏政、氏政曰、予向有「關東八州」而今讓為二州、主非我志、不如死也、氏郡以為和若有成、則我當主上野也、故賴勸氏政和議、氏直憂城中大困、將士或有懷二心、

者、乃先使「松田尾張守自殺」、而後出「城到」東照廟營、而乞降、東照廟教「氏直如羽柴下總守勝雅之營、因請中豐臣公、氏直到勝雅營、謂勝雅曰、我今投降于殿下、若有憐氏政及城中將士而助之、則明日必獻城以降勝雅白諸豐臣公、公許之、氏直悅而歸城、悉出城兵、豐臣公使脇坂中務少輔安治・片桐東市正貞盛監城、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榊原康政受城、氏政・氏輝等居于醫師安栖之宅、豐臣公曰此行也我言言必滅北條氏、今悉有之則虛前言也、吾欲殺氏政、氏輝而唯赦氏直如何、東照廟然之、於是使石川備前守・蒔田權佐・中村式部太輔・一氏・佐佐淡路守・堀田若狹守如安栖宅、逼氏政・氏輝自截榊原康政亦受東照廟之命、而往焉石川・蒔田・中村等欲陳豐臣公之命、而不忍言之遲延遷時氏輝察之、乃乞沐浴氏政・氏輝皆詠和歌筆之、而後自截而死、氏政時年五十二衆皆哀焉、東照廟示二人之首於豐臣公、公曰彼等不畏天命者也、乃命石田三成致之京師、泉於一條戻橋、又使氏直往居高野山、美濃守氏規・左衛門大夫氏勝・松田左馬助・太道寺孫九郎・内藤左近太夫等三十人至僕隸下人、從往者三百人、明年十一月、氏直卒于大坂、年三十二、七月豐臣公入奥州、久保君亦從軍、伊達政宗・南部大膳太夫信直等郊迎東方地悉平、豐臣公乃賜關東八國於東照廟其餘有功

之將賜郡國者各有差、九月朔日豐臣公歸京師久保君以九月七日還京師入謁貫明公、明日貫明公召君饗之、從役者至士卒咸賜盃酒以慰撫之、二十日君辭京師歸藩國、豐臣公舉兵擊朝鮮松齡公及久保君亦奉命、文祿元年二月發栗野次大口、從兵僅二十三騎留滯數日以待從兵之至、三月至於肥前唐津又俟我戰艦之來、四月豐臣公來陣肥前名護屋、期漸近而我船尚未至、四月十二日諸將悉解纜航壹岐、於是不待已而屢數松至壹岐風本、數日之後唯數根賴元之私船一艘至風本、賴元請以私船為松齡公乘船、公許之俾君乘賴元之私船二十八日與諸將俱航於對馬五月三日發對馬航於朝鮮釜山浦、此日風烈白浪漲天、雲霧晦暝不辨西東明日卒得至釜山浦遂自釜山浦歷忠清道、到王城京畿道永平城移守金化之地江原道、金化在山谷中五穀不登業根不佳衆大困、一日君獵於山中遇虎將嚼君、君發鳥銃射中之虎斃死、文祿二年四月諸將去王城退海口、君亦從松齡公退而軍于巨濟日本人謂之唐島、君在巨濟罹瘴癘以此年九月八日卒享年二十一、法號一唯恕參皇德寺殿、鬼塚三藏・田中三右衛門・山元勘左衛門親臣親臣者二年之後、當君大祥忌追自殺殉死、平山作右衛門忠續者君之親臣也、奉遺骸以此年十月八日歸葬谷山皇德寺、明年二月以

為_二一唯君菩提_一削_レ髮白稱_二一忠房_一負_二君之本主_一、與_二同志者十有二人_一巡_二行六十六州_一、至_二四年乙未歲_一乃歸為築_二墓石於牛尿院小苗代原野_一云、

明治十三年謄寫

既刊史料名

集	史料名	集	史料名
1	薩摩政要録	18	薩藩舊士文章
2	丁丑日誌(下)	19	薩藩先公貴翰(乾)
2	〃(上)	20	〃(坤)
3	薩摩国新田神社文書	21	小松帶刀傳・履歴・記事
4	向宗禁制関係史料	22	小松帶刀日記
5	薩摩国山田文書	23	新修舊鹿兒島藩領国・郡・郷・村・浦・町附(上)
6	諸家大概 別本諸家大概 職掌紀原 御家譜	24	〃(下)
7	薩摩国阿多郡史料 山田聖栄白記	25	三州御治世要覽(三五三八)
8	御登御道中日帳御下向列 朝制度	26	桂久武日記
9	明治元年戊辰戦役関係史料	27	明赫記
10	伊能忠敬の鹿兒島測量関係資料並に解説	28	要用集(上)
11	菅窺愚考・雲遊雜記傳	29	〃(下)
12	川上忠塞一流家譜	30	桂久武諸翰
13	本藩人物誌	31	本藩地理拾遺集上(薩摩国)
14	藩陽過去帳	32	〃(大隅国・諸縣国)
15	備忘 家久公御養子御願一件抄	33	江夏十郎関係文書(上・下)
16	鹿兒島縣地誌(上)	34	示現流関係史料
17	鹿兒島縣地誌(下)	35	樺山玄佐自記並雜稿(丁未)
		36	樺山紹劍自記
			鳥津世禄記

平成九年度

鹿兒島県史料刊行委員会委員

(五十音順)

尾口義男	鹿兒島県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黎明館学芸専門員
唐鎌祐祥	松陽高等学校 校長
芳即正	尚古集成館 館長
五味克夫	鹿兒島女子大学 教授
犀川旋吉	元甲南高等学校 校長
下堂園純治	第一予備校 講師
下野敏見	鹿兒島純心女子大学 教授
晋哲哉	蒲生町 町長
畠中彬	錦江湾高等学校 教諭
原口泉	鹿兒島大学 助教授
福満武雄	鹿兒島新報社 取締役
宮下満郎	鹿兒島市維新ふるさと館 歴史解説員
山田尚二	西郷南洲顕彰館 館長
吉元正幸	県立埋蔵文化財センター 所長

島津世家

(鹿児島県史料集 第三十七集)

平成十年三月

発行

鹿児島市城山町五一
鹿児島県立図書館内
鹿児島県史料刊行会
電話 〇九九―二二四―九五
FAX 〇九九―二二四―五八二四

印刷

鹿児島市中央町二七一六
かわち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 〇九九―二五四―五〇五四